盛湖志（四种）

（下）

盛泽镇人民政府
吴江市档案局 编

广陵书社

盛湖志补

仲虎腾　啸生　补辑

沈春荣　沈昌华　申乃刚　点校

盛湖志补序

里志权舆于明卜景川乡荐梦熊，书久失传。然晋张季鹰流寓于此，昔贤谓见诸《卜志》。又明陈子昭学录宣曾绘《盛湖八景图》，刻石置古竹堂壁间，即卜氏《题景记》所谓不敢弦辙，流风馀韵足以兴起后人者也。迨国朝顺治时，余八世叔祖怡静公创为志稿，最称简核。康熙间，六世伯祖亦山公踵事甄采，尚未详备。乾隆庚寅，五世祖前村公耆年致仕，无暇广搜，遂付剞劂。文献有征，公之力也，读者乌得以未备为病哉？嗣后阙纪载者，又百馀年。地虽一偶，而人文渊薮甲于全邑。同治甲子，先大夫支仙公既赋遂初，留心掌故，尝阅叶横山明府燮、屈骏声文学运隆、钱东畦明经霨、沈果堂徵君彤邑志，石琢堂廉访韫玉府志中，涉及我里者，悉移录之。参以名家诗文、杂著，凡名胜古迹、断碣残碑、忠孝节义之事，见闻所逮，夙夜濡毫，积十馀年裒然成帙。正拟写付手民，而先大夫遽捐馆舍。腾不忍先人遗著泯没云烟，瞻仰楹书，冀承馀绪，乃因受羁薄宦，参订未遑。乙未夏，云间卸篆，家食偷闲，爰取陈编潜心勘对，再更寒暑，全帙告竣，厘为一十六卷。但先大夫所辑，断止于同治末叶，距今又二十六年矣。

世务纷纭，足资惩劝，非急捃摭，后更无稽。爰不辞管见，并蓄兼收，续成补遗四卷。其体例一遵前辑，不敢妄为增损。惟族葬、义夫、金石三目，前所阙如，特为采入。自是里中故事朗若列眉，昭示来兹，毋忘数典。尚冀博物君子详加纠正，是则腾之幸，亦吾先大夫之志也夫。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夏五月，仲虎腾识。

盛湖志补原目录

卷一　沿革 形胜 水池、井、塘 村庄 方言 物产
风俗 灾变 公署 学舍 表坊 桥梁 古迹
园宅 墓域族葬附 祠庙 寺观
卷二　职官 科第 武科 贡生 军功 袭荫 例仕
宦绩 孝友 文苑 艺能 义夫 列女 流寓
方外 羽客
卷三　金石 书目 集文 集诗
卷四　旧事 异闻 杂识

盛湖志补卷一

沿革

盛泽镇在吴江县旧二十都，案：明季，知县霍维华《履亩清册》在二十都。国初，刘定国册在二十三都。距县治南六十里。自汉以上，其名未著。吴赤乌三年，按：蜀汉后主延熙三年也。命上大夫倪让、将军徐杰、司马领濠寨盛斌，分拨地界，建渭 当作围。作田屯兵，自青草滩筑塞[寨]至野和溪。见《祥符图经》。案：野和溪即今黄家溪。后人称盛斌故址为盛寨，复转"寨"为"泽"。前明弘正间，莫氏《吴江志》无盛泽。嘉靖中，徐氏志始称为市，居民百家，以绸绫为业。其后商贾辐凑，烟火万家，百倍于昔，蕃阜气象几与郡县相埒。屈氏志云："诸镇中推第一。"参旧志及徐氏《百城烟水》。国朝徐崧·遇仲仲子述盛川今昔之异，因赋二绝：白头老子话当年，日午荒村少爨烟。却倚豆棚花下立，门前杨树系渔船。○神宗以后始繁奢，狭巷穗穗闹日斜。不见吾宗修志日，居民只有百馀家。

形胜

盛湖，一名小洞庭湖，以遥见洞庭东、西两山，故名。然吴兴道场山亦在望中。明卜梦熊《盛湖八景诗》，一曰竹堂古祠，

二曰凌巷寻芳，三曰西湾渔舍，四曰龙庵待渡，五曰东漾划船，六曰圆明晓钟，七曰目澜夕照，八曰五桥晴市。其《题景记》云，前人八景世殊风异，废举靡一，余不敢弦辙，存为羊饩，则八景之由来旧矣。国朝屈运隆修邑志，改“竹堂古祠”为“石塘烟柳”，并以“兰若丛篁”、“香波待月”，易去“东漾划船”、“目澜夕照”。秀水朱彝尊来游盛湖，以旧时八景与当境不合，更定为十景：一曰重湖烟雨，二曰白洋夜月，三曰葭潭流泉，四曰红梨晚渡，五曰石门遗筑，六曰龙庵借读，七曰白马晨钟，八曰香波夕照，九曰西湾渔舍，十曰文起朝霞。后南塘钱云又改“文起朝霞”为“笔峰晴眺”，改“龙庵借读”为“庵厂借读”，添入“二塘花柳”、“前窑书庄”，共为十二景。里人严树复改“葭潭流泉”为“绿葭云泉”，改“西湾渔舍”为“西湾渔艇”，改“笔峰晴眺”为“文峰晴眺”，复增“竹堂古祠”、“凌巷寻芳”、“兰若丛篁”、“六桥晴市”、“菱渡渔歌”、“卜庄柳浪”、“川上纳凉”、“折芦莲沼”，广为二十。**明王永昌·同袁安正、周元津盛湖晚眺：**携手盛湖侧，高谈兴不孤。逶迤展佳眺，疏散足清娱。野水横夕照，远心属烟芜。袁子固俊爽，皎洁凝冰壶。周生方妙年，秉笔春华敷。志趣同所归，优游涉樵苏。相逢成知己，枫江有酒徒。**潘一桂·月下与无可放舟盛湖：**月出水光合，空云结微冷。放舟卸轻棹，踏破寒星影。**黄光升·盛泽谣：**千家一簇万间楼，估客如云采买绸。分寸黄金分寸土，行人不断市稍头。淡色轻衫浅色裳，蓬松鸦鬓巧梳妆。虎丘山远无缘到，一岁风光佛庙香。**国朝宋景和·盛湖棹歌：**弯环远翠比云鬟，小洞庭湖照玉颜。侬借双峰作眉样，孤青不爱道场山。红梨渡近绿葭潭，一碧天光水蔚蓝。昨夜蓼花风信到，秋风直度折芦庵。

方坳曰：“盛泽镇西偏，水波渺瀰，远山一碧如画。予尝游其地，乐其清旷。”《水楼伫月图册题咏·后跋》。

水 池、井、塘

郎中荡，在盛泽荡之南。烂溪之水从柏字圩八转湾东北流，曲折而入荡。荡水由东、西舍港合流，北入于盛泽荡。

向家荡，在福海桥之南。又东过澄溪桥，至王江泾北之新杭市。

南泾荡，在老字圩之北，又东曰三陈湾。

育鱼池，在葡萄街之北。甚宽，因此地名池口。

古井，在西场圩湖滩。大旱时曾见焉，其深莫测，今迷其处。**国朝钱云·古井：**昔年近水有炊烟，今日湖滨见甃泉。始信沧桑真变幻，劝人莫取井中砖。

遵路塘，在法轮寺前。国朝康熙，里人汤维柱等筑。

村庄

海角湾，长洲沈文恪公有女适里人计嘉毅。乾隆时，计氏有丧，文恪年九十四来吊。俗有题主之礼，我里诗人龚昇、徐继稷陪宾，以诗就正，极蒙宏奖。时值秋令，海角湾曹氏植盆菊，花大而繁。文恪往观，赋诗以赠，因此得名。**国朝沈德潜·曹氏看菊：**孤村一曲抱清波，乐志幽人爱轴遮。种菊有香留冷淡，敷华无限缀条科。渊明三径何曾见，子美千株未足多。老我玩馀情不尽，梦回常复到烟萝。在镇南。

谢溪，一作谢天港，即古洪里。**国朝陈希恕·六月十五日晚过谢溪有作：**橹枝欸乃几声回，落日蓬窗面面开。柳意作风吹醉去，虫声如雨渡溪来。得闲觅睡庸非福，多事寻诗枉费才。惆怅故人违咫尺，颇思呼取共馀杯。俞家屋，在镇北。

戚家坝，在镇东。西浜、杨塘，在镇东南。
苏家埭、北潢、一作王。莲子兜，在镇东北。
楼下、一作留。山家坝、绿葭潭，在镇西北。
长田路、朱家都，在镇西南。

方言

吴江一邑，方言与一郡略同，已详载前志。然尚有可记者，补录之。躲避，曰畔。陈后主创《齐圣观民谣》。斗殴，曰相打。《南史·黄回传》。手牵物，曰扯。《宋史·杜纮传》。干求、请谒，曰钻。班固《答宾戏言》。呼箸，曰筷。《菽原杂记》。谓多，曰够。音如遘。《文选·魏都赋》：繁富夥够。又见《广雅》。嗔人勿慧，曰笨。《晋书》。目物多，为无万。《汉书》。水流物去，曰浽。吞稛切，见《留青日札》。恶人自夸，曰卖弄。《南史》。财不期得而得，曰横财。《独异志》。谓人喜过甚，曰脱下颏。《癸辛杂志》。阴地不如心地好。同上。知其一，不知其二。《史记》汉高祖语。大人不责小人过。沈作喆《寓简》。人微言轻。《史记》、《后汉书》。好不须多。晋元帝曲宴赋诗。十八层地狱。《梁书》。垂头丧气。《唐书·韩全诲传》。掩耳盗铃。唐高祖起兵时语。上不上，下不下。《唐书·田季安》。见笑大方。《秋水篇》。黑漆皮灯笼。《辍耕录》。解围释急。《吴志·吕蒙传》。各为其主。《魏志·曹爽传注》。算无遗策。《魏志》陈寿评荀攸、贾诩语。骂人，曰忘八。明人小说谓"忘礼、义、廉、耻、孝、悌、忠、信八字"也。杂种。《晋书》。老狗。汉武故事。禽兽。《孟子》："则近于禽兽，于禽兽奚择焉？"放屁。《癸辛杂志》。人面兽心。《宋书·明帝纪》。五逆不孝。梁释僧佑《宏明集》载刘勰《灭惑论》。矮矬龌龊，衣破褴褛。

《集韵》。七零八落。《五灯会元》。瞎打把势。《辽金备考》。酒囊饭袋。王充《论衡·别通篇》。寄居。《汉书·息夫躬传》。累重。汉《西域传》。什物。《后汉·宣秉传》。便宜。《齐书·顾宪之疏》。对手。《唐书·宣宗纪》。滑汰。苏轼《秧马歌》:"耸踊滑汰如鬼蜮。"龌龊。《文选·吴都赋》。流落。《孔氏杂说》。冤家。《烟花记》。分付。《汉·原涉传》。手下。《吴·太史慈传》。我辈。《晋·石苞传》。不便。《魏·陈植传》。谣言。《蜀志·刘焉传》。报应。汉华山碑:"靡不报应。"年纪、修理。俱《后汉·光武纪》。难为人。《表记》。有瓜葛。《后汉·礼仪志》。商量。《易商兑·注》。致意。《晋·简文纪》。料理。《晋·王徽之传》。消息。《魏少帝纪》。长进。《晋·和峤传》。郑重。《汉书·王莽传》。生活。梁武帝谓临川王宏曰:"阿六,汝生活大可。"多谢。《赵广汉传》。布施。《周语》。行头。《吴语》。比校。《齐语》。当日。《晋语》。分外。魏程晓上疏。本色。《唐·刘仁恭传》。古老。《书经·无逸注》。孩儿。《书·康诰注》。老成人。《书·盘庚上篇》,又见《诗》"虽无老成人"。两造、奈何。俱出《尚书》。文书、见在、官府。《周礼》。军师、消摇。《檀弓》。别号。《月令注》。老境。《曲礼正义》。好人、萋菲。《诗经》。发财。《大学》。一撮。《中庸》。先生、后生、仍旧、下流。《论语》。市井、人力。《孟子》。受业。《国语》。欢喜、事情、张罗、画蛇添足、自相矛盾。《国策》。斯丧、客气、奉承、告老、行李、请安、如夫人。《左传》。天下太平。《礼记·仲尼燕居篇》。放债。《搜采异闻录》。新鲜。《太元经》。附近。"附"古作"傅",出仲长统《昌言》。债主。《后汉·陈重传》。连日。《后汉·王符传》。中饭。《魏·王修传》。门客。《南史·戴发兴传》。搜括。《南史·梁武纪》。乡风。苏轼《馈岁》诗:"亦欲举乡风,独唱无人和。"又,何逊诗:

"乡乡自风俗。"破费。苏诗："破赀八姨三百万，大唐天子要缠头。"门生。徐幹《中论·谴交篇》云："有荣名于朝，称门生于富贵者。"阿舅。称妻兄弟，出《元史·桂完泽传》。夫人。白居易诗"惟有夫人笑不休"。姊姊。司空图诗"姊姊教人且抱儿"。偏房。《列女传·赵衰妻颂》："身虽尊贵，不妒偏房。"婊子。倡伎之称，出《辍耕录》。校书。亦妓之称。胡曾《诗赠薛涛》云："万里桥边薛校书，枇杷花下闭门居。"口臭、择日、废物。并出《吴越春秋》。封君、处士、舅父、大姊、贤弟、子婿、败子、小鬼、寡居、良家子、小儿医、府上、居间、果然、罪过、抵罪、招摇、亡赖、负荆、草稿、数见不鲜、旁若无人、一败涂地、武断、乡曲、有何面目、不值一钱、死灰复燃、后来居上、多多益善。并见《史记》。结发、同学、同门、偶然、权柄、发觉、风闻、如意、惶恐、逗遛、相思、底里、轻薄、切齿、主人翁、积少成多、和气致祥、谈何容易、延年益寿、稠人广众、见事风生、妄自尊大、为善最乐、盗不入五女之家。并见《汉书》。姊夫、妹夫、晚生、不成人、竹头、木屑。《晋书》。岂有此理、名士风流。《齐书》。酒令、一身两役。《梁书》。名下无虚。《陈书》。有始无终。《魏书》。润笔。《隋书》。良辰美景。《北齐书》。前辈、后辈。《唐书》，又《论语注》。关节、笑杀、斩草除根。《唐书》。快活、子细、脚色、十字街、风流、罪过。《北史》。大房、小房、脱空、相骂、不快活、做手势、利上生利、酒有别肠、前功尽弃。《五代史》。宗师、生熟、偏枯、风波、开口笑、不近人情。《庄子》。官长。《墨子》。放生。《列子》。深根固柢、金玉满堂。《老子》。吹毛求疵。《韩非子》。四通八达。《子华子》。烦难、请详、算计、不见天日。《淮南子》。告示、本分。《荀子》。脚着实地。《宋史》。

过桥拆桥。《续通鉴》。容情。《搜神记》。鲫溜。《郊祁笔记》。打草惊蛇。《续常谈》。读书种子。《鹤林玉露》。福至心灵。《幕府燕闲录》。人杰地灵、老当益壮。王勃文。飞黄腾踏。韩昌黎诗。丈人、丈母。《柳柳州集》。相公。王粲赋。令弟。《谢灵运集》。令妹。《陶渊明集》。夫君。孟浩然、李义山诗。老家人。孟郊有《吊老家人春梅》诗。手段。元遗山诗。处分。焦仲卿妻诗。蛇无头不行。宋云庵真净禅师语录。天高皇帝远。《间中今古录》云元末谚语。高谈阔步。魏文帝《太宗论》。一客不烦二主。《山谷集·题跋》。又有土语：圆，曰团圈。《说文·梵书》。浮，曰尒。吞，上声，《字林撮要》。盖，曰鼇。《增韵》。藏，曰匜。《集韵》。积物，曰顿。《隋书·炀帝纪》："每之一所，辄数道置顿。"关门，曰闩。《字汇补》。完全，曰囫囵。《俗书刊误》。六畜，曰畜牲。《左传》"僖十九年"注疏："养之曰畜，用之曰牲。"吾乡误呼"畜"为"中"。断港，曰浜。李翊《俗呼小录》。忍耐，曰熬。《汉书·陈汤传》："众庶熬熬苦之。"其未知所本者如：孔，曰窟窿；看，曰望；扶，曰当去声；按，曰揿；转，曰跋；捧，曰掇；稠密，曰猛；布帛薄者，曰浇；非常事，曰咤异；喜事，曰利事；忧事，曰钝事；此处，曰该面；彼处，曰个面；事之相值，曰偶凑数；钱五文，曰一花；热物，曰炖；热酒，曰烫；泻酒，曰筛；物事，曰勉勘；疟疾，曰癞子；得利，曰赚钱；首饰，曰头面；鞋袜，曰脚手；器用，曰家生，亦曰家伙。

物产

吐哺鱼，一名土鲋。好伏水底，附土而行，状似松江之鲈。春间菜花开时，逐队出游。庖人煮莼菜加吐哺作

羹，价廉味俊，非其时则不佳也。

红肉，用红曲、冰糖、酒煨制。味极腴美，惟冬间有之，馈遗者以为珍品。

糕刀，专切云片所用。以许家湾水琢磨制成，锋利而不胶糕，各处来贩，故有通省糕刀之称。

梭子，以坚树为之。两头削尖包铁，中间起空，切磋光润，织绸所用。

篾，以二青细蔑削光，用线编成。紧密润泽，亦绸机要物，胜于他处织布之篾。

风俗

尝闻之冠者，成人之道也。将责其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为人少者之行也。其礼可不重欤？冠礼废，则天下无成人矣。

俗有因亲病而婚娶者，曰冲喜。亦有因亲死而婚娶者，曰拖亲。更有吝财而诡言舅姑疾笃婚娶者，取其仓卒，无暇索礼金也。间有议财不谐，而纠众劫女成亲者，谓之抢亲。或有自幼抚为养媳，待年而婚，谓之并亲。又有招婿至女家就婚，谓之入赘。俗名讨女婿。

凡丧家，禫殓择日辰，辨生人干支所忌者，使知趋避。有力之家，开吊先一日，设盛肴请客，谓之待司丧。或用鼓乐，非礼也。按《杂说》，凡有服不与于乐，且《礼》“邻有丧，舂不相；里有殡，不巷歌”，而况身遭大变乎？此亦情之所大不忍也。乡村有阻葬恶习，纠集无赖，索诈酒食、银钱，费倍于营葬，最为人心风俗之害。

祭祀。无家祠者制龛藏宝,朔望拈香。逢节忌,设位厅事,荐食罗拜。但俗尚巫卜,非其鬼而祭之,亦复不少。

正月自初一至初十日,喜天晴,以红日落山为祥瑞。谚云:"一鸡、二犬、三猪、四羊、五牛、六马、七人、八谷、九蚕、十麦。"春甲子宜晴。谚云:"春甲子雨,乘船入市。"是月天气阴寒,主多雨。谚云:"春寒多雨水。"惊蛰前雷发声,主年荒。谚云:"未蛰先蛰,人吃狗食。"

二月初八日,祠山大帝诞。前后必寒,有风雨雪。按:帝姓张,名渤,西汉武陵人,为祠山神。俗传化身为毚,督阴兵浚河,为夫人李氏所觇,工遂辍。是以祀之,避豨用犬。生三女,一嫁风,一嫁雨,一嫁雪。待食冻狗肉,始上天。前后三女来祝寿,故有风雨雪,至戌日乃止。往往多验。十二为花朝日,俗称百花生日。忌雨。谚云:"有利无利,但看二月十二。"春分日雨,人多疾。谚云:"春分无雨,病人稀。"

三月初三日,听蛙声以卜水旱。谚云:"田家无五行,水旱卜蛙声。上昼叫,上乡熟。下昼叫,下乡熟。终日叫,上下皆熟。"谷雨前二三日,始护种收蚕。谚云:"谷雨勿藏茧。"十六日,西南风主旱,又主叶贵。谚云:"三月十六皎皎晴,桑叶头上拣人情。"春末夏初,浸谷种。按:谷种,储腊雪水浸之,可免虫灾,此经验方也。春雪则反生虫矣。

四月初八日,释迦文佛诞。俗名浴佛日。夜雨损麦。谚云:"小麦是个鬼,只怕四月初八夜里雨。"小满动三车。油车、丝车、水车。十六日晴,主水;雨,主旱;惟阴云为佳。谚云:"天上有云,地下有谷。"夏甲子宜晴。谚云:"夏甲子雨,赤地千里。"

五月初五日,晴,主水;雨,主丝贵。谚云:"端阳晒得莲头干,十斗高田九斗浮。"十三日忌雨,《田家五行》云:"五月十三连

夜雨，明年早种白头田。”二十日宜晴。谚云：“二十分龙，廿一雨，水车搁在弄堂里。”芒种逢壬起黴，或作霉。是日忌雨。谚云：“雨打霉头，无水洒犁头。”夏至日忌西南风。谚云：“夏至西南没小苗。”逢庚日断黴，又三日为头黐，或作时。五日为中黐，七日为末黐，忌雷。谚云：“低田只怕送黐雷。”

六月初三日，宜阵雨。谚云：“六月初三一个阵，上昼耘苗下昼睡。”小暑日忌雷。谚云：“小暑一声雷，翻转做黄霉。”大暑后宜热，谚云：“六月不热，五谷不结。”忌雾。谚云：“六月里雾，要雨直到白露。”

七月立秋日，谚云：“朝立秋，凉飕飕。夜立秋，热到头。”微雨为吉，晴则万物少成熟。嗣后，虹见为天收，虽大稔亦减分数。

八月初一日宜雨。谚云：“八月初一难得雨，九月初一难得晴。”白露后忌雨。谚云：“白露雨，偷稻鬼。”三八日 初八、十八、廿八。宜晴。谚云：“三八晴，好收成。”十六夜万里无云，来年大熟。谚云：“十六云遮月，来年防水没。”二十四日为稻藁生日，喜晴。若雨，则虽得谷，藁亦腐。秋分日宜雨。谚云：“田怕秋旱，人怕老穷。”盖旱必热，热则损稻。

九月初九日晴，则谷藁干。冬至、上元、清明皆晴，谚云：“重阳无雨一冬晴。”雨则皆雨。十三日，稻生日，雨则久雨，主米贵。谚云：“十三晴，不如十四灵；十四晴，钉靴挂断绳。”寒露前后有雷电，主明年有水。秋甲子宜晴。谚云：“秋甲子雨，禾头生耳。”是月骤寒，飞霜太早，谓之青霜，稻多粃少实。

十月天气和暖，谚云：“十月应小春。”风信频作，谓之五风信。日渐短，必须夜作。谚云：“十月无工，只有梳头吃饭工。”

小雪见雪，主米贱。如雷，主疫，主水。

十一月冬至日，黎明子时观云。若青云北起，主岁稔，民安。赤云主旱，黑云主水，白云主灾，黄云主大熟，无云主凶。占风，北风为上，南风主谷贵，西风主禾熟。若东南风及有重雾，主水，饥者感雾之毒气，则发疫症。西南风主久阴。谚云："冬至西南百日阴，半晴半阴到清明。"又云："冬前米价涨，穷人男女到好养；冬前米价落，穷人家益萧索。"十七日，弥陀诞，西北风主米贱。

十二月冬甲子，宜晴。谚云："冬甲子雨，飞雪千里。"初一日值小寒，主祥。东南风半日不止，主六畜灾。风雨，主春旱。初三日，宜雨。谚云："十二月初三晴，阴湿到清明。"大寒后逢戌，为大腊。伐木、动土无禁忌，故多营葬者。

灾变

光绪三年夏六月，飞蝗入境，不为灾。是冬大雪，河冻十日不开。四年春二月，霪雨兼旬，水陡涨，积久不退。豆麦伤，菜尚成熟。八年夏五月，彗星见，自西北而至东南。**李龄寿·五月廿七夜记异：**繁星如雨天河长，一星有角森斗旁。芒如匹练垂数丈，西北直指东南方。东方连年苦兵事，如毛群盗纷陆梁。天行变异众情惑，遂乃凿空谈妖祥。或云彗出将除旧，或云蚩尤新布张。或云长星或云孛，或云兵气生欃枪。竟言灾异野人野，我独歌哭狂夫狂。衮衮诸公委蛇久，妄语天命真荒唐。吾君圣仁能造命，毋乃人事犹披猖。前年戊午秋七月，所见亦与今相当。似闻太史再拜奏，云有星异犯文昌。宰相得罪举子戮，移应天变为解禳。金陵大军俄告溃，城廓连陷纷相望。钱塘怒潮拥戈甲，临安千里犹保障。海隅一角杂夷夏，清人河上容翱翔。王师

时雨久群望，坐使日月蒙清光。吾闻紫微位北极，郎官上将纷抚将。钩陈贯索各处列，蕃卫翊戴穷八荒。潢池弄兵辄垂象，岂容鼾睡卧榻旁。纷然涕泗读小雅，正月日食忧繁霜。何人奠尔一杯酒，中夜起坐空徬徨。

十二年夏五月，龄嘉桥南大街失火，延烧北大街四十馀幢。十三年春二月，东市北大街潘氏失火，伤九人。夏四月，龄嘉桥北堍失火，延烧南大街六十一幢，伤一人。

十五年夏四月，后街徐氏失火，伤三人。秋八月霪雨四十日，太湖溢，吴中大水。盛泽四乡农田积潦，不能刈禾，早稻有霉烂者。冬十二月，水始退，菜豆麦皆不能下种。知县陈炳泰勘灾，以田淹几尽，报全灾。奏允，蠲免银米。冬赈，饥民大口每名总给钱五百，小口每名钱二百五十，贫生每名钱三千八百。明年春赈，饥民大口总给钱六百，小口钱三百。

十八年，夏秋不雨。冬十一月严寒，河冰坚尺馀，半月不开。

十九年春，江震各镇市枭匪群集，开场聚赌，目无法纪。西肠圩一带博场林立。二十一年春，今尚书赵舒翘由浙藩升苏抚，剿除殆尽。遣抚标陆营右军一哨常川驻镇，而枭匪始不敢窥伺。

二十年冬十二月甲子，大雷雨，历二小时。

二十一年秋九月丙辰，地震有声，自南而北。

二十三年春正月辛卯，南大街灾火，逾庙桥，延烧北长庆坊南北两大街，共五十七幢。二月丙戌，十字街灾。东至阮承德，西至井前止，焚三十八幢。夏五月癸巳，南大街又火毁七幢。冬十一月丙戌，北大街火，延烧南长庆

坊两大街六十二幢。

二十四年,夏旱。米石钱六千。

二十五年春三月,苏松间各处掘地得黑米,多寡不一。其粒甚细,研之极松。是冬大雪。

三十二年春三月壬辰,花园街火,毁屋四十二幢。

公署公所

吴江县丞署,在大饱圩。同治初毁于匪乱。光绪二十六年,丝业各商募赀重建。

米业公所,在大饱圩昇明桥北。光绪四年,里中米业公建。

培元公所,在充字圩北大街中市。光绪二十三年,里中绸业公建。

药业公所,在饭字圩昇明桥南。建置无考。下三同。

茶业公所,在大适圩白漾西岸。

薙发公所,在西肠圩姚家坝南。

鲜肉公所,在大饱圩延玉桥堍。

学舍

松陵学舍,详前志。光绪二十年,里人募赀重修。

表坊

旌节坊,一在大饱圩。光绪十三年,为孙斗南妻张氏立。

桥梁

保盛桥，光绪二十一年重修。

东泾桥，光绪十五年重修。

泳福桥，即红庙桥。光绪二十年重修。

古迹

展砚斋，在西肠圩，国朝北城兵马司指挥、桐乡汪文柏别墅。长洲汪编修琬记，今迷其处。按：柯庭以《盛泽诗》"夜灯千匹练，秋雨半湖菱"得名。秀水朱竹垞序其集，独表出此二句。长洲沈归愚亦云："十字，非亲至其地，不如其妙。"柯庭酬邑人黄圭庵诗有"倦游已买南村宅，订尔携樽听栗留"句。自注云：予浙得别业于盛湖。可知官司城后，即筑此斋于里，藏弆甚富。**汪琬·展砚斋记**：宗人季青购得古端砚一于俞子无殊之所，其形如屐，遂以"屐砚"颜其斋。既命四方诸名士作诗歌以宠之，复属无殊命予为之记。予问曰："季青何以好此砚也？"无殊曰："此砚相沿为宋季物，阅世四百载矣。自闽流入吴中，凡更数姓，而入于季青之室。季青弱冠，以意气自豪，读书善属文。则其得砚之古者而好之，不亦宜乎？"予曰："甚矣，季青之拳拳于古也。"虽然，古之宜好者，独砚也乎哉？其见于器物者，则有钟彝、鼎罍、尊壶、盘洗之属；见于翰墨者，则有碑文、石刻、法书、名画，近代士大夫遗迹之属，是皆可谓古矣，顾犹非其至也。最上则莫如六经、三史、诸子百家，与夫汉魏以来，讫于唐宋，凡贤人君子、大家名流之文章。其好之也，非区区供耳目之玩，而侈见闻之博也。盖得其钟彝器皿，可以考制度；得其法书名画，可以怡性情；得其经史子集诸书，可以上镜国家之盛衰兴废，下观人物之是非邪正、浅深高下，而采择其嘉言善行以为楷模，而备当世之用。其益视一砚不尤大哉？夫古人之亡久

矣，流风馀韵散见于是数者之间，虽其磨灭乎兵火，零落乎山崖墟市，毁弃乎妇人孺子流俗之手，殆不知其几，而流传人间者，犹十而三四也。特患夫有力不能好与好之而无力耳。季青年少有志，又力足以副之，益当遐收博摭，使是数者悉充牣于斋中，然后能极其所好而无憾，而其端盖自屐砚始。若区区以此砚为古，则季青之名其斋也，毋乃局于一物而未之思耶？吾知其必不然矣，故为述前之说以广之。**周筼·屐砚行：**汪家兄弟务博雅，声名并起如骖马。就中季子才更优，文非近史质非野。结交颇识天下豪，辨物尤能刊真假。曲直浑如木就绳，精粗不异金归冶。佳哉古砚不久埋，贵重无愁识者寡。相传有宋南渡来，进御曾供宸翰洒。及乎国蹙远入闽，此物间关曾不舍。迄今迁转五百年，埒价黄金同玩把。形制中蹻屐宛同，走虽不胫馀足踝。质如瑛玉润且温，雾溽云蒸露珠泻。岂无他砚如尹邢，神丧来前惭士[土]苴。澄泥琐屑安足论，亦复卑之铜雀瓦。主人得此意气增，出视吾曹言笑哑。书斋环列多珍奇，殆欲奉尔尊中夏。玉座虚无往事沉，幸兹不忝论文社。未辞登几近缥缃，且复临池傍梧槚。练裙染墨晨乍书，团扇濡毫暝犹写。心手相得器物宜，柔翰流光非苟且。马逢伯乐璞遇和，相庆为尔举深斝。酣馀抚弄殊未休，相映衰颜如握赭。**俞南史·屐砚歌赠汪司城文柏：**宋兴砚贵端溪石，下岩搜采无留迹。蓬莱称首今莫传，端宗遗砚呼名屐。时值流离归闽中，会经进御帝王宫。取材坚腻如金璧，程式精良胜鬼工。忆昔开元太平日，李白题诗殿庭侧。贵妃捧出荣一时，去国凄凉永相失。道君笔墨世所稀，草书妙绘无不为。谁知陈列多奇制，零落空宫远莫随。幸逢兹砚今犹在，旧谱流传多失载。一时见者尽惊嗟，光炫双眸岂不爱。晋昌藏日比瑶琨，世世珍传示子孙。忽逢有客将金易，竟夕迟回破楚门。携归声价兼金比，骨董行中频挂齿。后来转售吴与徐，一一陶翁识终始。浮溪季子最风流，毛楮陈陶事事优。一旦逢兹似胶漆，如遇良朋快所求。因之遂令名其室，周彝汉鼎非其匹。日日摩挲砚北边，兴来一

扫如椽笔。**潘耒·展砚歌**：汪郎嗜古赏鉴精，不似豪家徒啖名。百缗购得一古砚，其背坳缺如屐形。云是宋朝大内物，奎墨龙香犹仿佛。何年流落兵尘中，砺镞磨刀苦埋没。幸遭识者重品题，国门重价双悬黎。名贤珍藏更几姓，渊源历历犹可稽。后来蓄者唐太常，砚山酷爱同元章。子孙贫穷不肯鬻，怀金到门空傍徨。天意欲归文士手，此物今为汪郎有。一日摩挲一百回，恰似参军得新妇。想当此砚进御时，天孙拂拭宫娥持。凤诺朝题紫泥字，龙笺暮写黄麻词。只今移入幽人室，笔床茶灶同清逸。兴至吟诗五字工，狂来挥翰草行疾。砚乎砚乎尔安归，谁荣谁辱谁欣悲。宁居天上，依山龙藻火之光辉。宁居人间，与文人学士相攀追。砚乎砚乎默无语，试问汪郎砚之主。汪郎隐几亦忘言，飒飒蕉窗响疏雨。**汪森·题展砚图，为柯庭弟作**：宋家国祚危无日，闽峤苍皇移帝室。东南奔窜兵燹馀，重器因嗟尽沦失。毗陵博古有唐生，家传旧砚未详明。每言兹是宋时物，太常遗自先名卿。当年历仕肃皇季，宗庙前朝馀祭器。造作肇始宣成间，一一镌铭存款识。维时典簿忘姓名，仿铸秘室潜变更。为恐太常发其弊，特以此砚求原情。其形似屐诚可爱，端宗夙昔携行在。至今神理光烂然，五百年来无破碎。扁舟偶载过横塘，好事一见喜欲狂。摩挲月下不释手，轻重请以黄金偿。唐生辗转夜不寐，口许俄然心复悔。平明竟自放舟行，携归几席仍相对。殁后贻诸子若孙，可怜好物难久存。珍藏为欲世相守，倏三易主离本根。吾家阿季负奇癖，偶然得遇心愉怿。锦囊什袭售以归，价重岂敢金钱惜。我悲尔砚当御朝，官家宵旰正郁陶。宫门夜半封事入，敕下旁午趋群寮。何知转落诗人手，月夕花晨长作偶。得共临窗傍瑟琴，更期入社随文酒。徘徊感叹起作歌，一生见此能几何。神物遭逢亦有数，对尔无烦哀怨多。

莲花墩，在雁湖东北，即濯缨矶故址。**明蒋之翘·莲花墩**：宛在一水中，野庙同渔屋。摵摵芦苇鸣，渡水僧归独。**国朝王明福·和韵**：

宛是谢公墩，清流绕古屋。一片藕花风，伊人乐幽独。**张鉴·莲花墩**：净绿唾不可，游鱼逐成队。名曰小沧浪，切弗语褉禊。

小沧浪，在莲花墩庙旁。乾隆乙巳，新杭里人宋景和偕同志筑屋如舟式，结诗社焉。咸丰庚申，兵毁。同治初，杨象济于隔岸筑一亭，仍题曰“濯缨”。**张楷·小沧浪雅集**：却喜拏舟至，无劳著屣过。湖云含雨重，小鸟避人多。宿酒倾桑落，新诗写衍波。濯缨兼濯足，何处入高歌。

园宅

郑园，在饭字圩昇明桥东南。处士郑文筑，其后即郑氏宗祠。**陆廷楷·游郑园**：竹屏遥架露残红，园傍僧庐只数弓。地落半村尘市隔，天生一水小桥通。数峰峭石荒烟外，几处繁阴夕照中。常使德门绵世泽，北邙无树起悲风。

编竹斋，在新杭市。学博宋景和居，中有疃浮诗屋。其后为桂芬楼，与其室戴素蟾倡随处，今废。**孙贯中·约计寿乔过编竹斋，访宋金庭**：美人隔烟水，相约过间门。野鸟浴孤渚，夕阳明远村。花寒和靖宅，草绿辟疆园。读遍楼头什，风流重细论。**陶曾饴·编竹斋看梅**：落片休烦扫，繁枝且莫芟。幽添雪淡沱，瘦倚石空嵌。瑶席春风度，明窗夕照衔。奚须思邓尉，一室有深岩。**戴素蟾·桂芬楼题壁**：小楼风景足清幽，丹桂今年花更稠。帘幕霏微香气动，一天凉露满庭秋。

秋蟾仙馆，在充字圩盛湖北岸。贡生杨秉桂居，旁有红梨庵。按：辛甫家临西荡，烟水浩渺。自水而北不二三里，有红梨渡，因名。今废。**钱杜·秋蟾仙馆图为杨辛甫作**：蝙蝠打窗村鼓迟，秋蟾主人方赋诗。古杉乱写墙上影，秋蟾主人醉不醒。主人手筑池上堂，肘后更有新诗囊。夜阑梦觉秋满床，吟声与月相低昂。为君写此秋夜月，我与秋蟾

亦相识。阑干小立共题诗，踏碎碧梧影几尺。**王学浩·红梨庵图为辛甫明经作**：红梨庵主爱红梨，红雨飞时花作泥。门内落红门外见，一沟流作浣花溪。**张开福·红梨庵**：红梨庵小远西偏，四壁湖光雨后天。暇日花开邀对饮，春风客至惯乘船。墨调芳草离骚句，人寄幽居笠泽篇。愧我相违才咫尺，新晴重与致缠绵。**沈曰富·秋蟾仙馆**：仙馆临湖水，先人所熟游。欲来寻片瓦，风色暗深秋。

停云读画楼，在西肠圩新街。吏目沈烜居，中有宾鸿阁、古鲸琴馆。其子举人曰富所居，曰受恒受渐斋。**钱松·停云读画楼图为沈琛厓作**：先生读画如读书，小楼幽绝如山居。先生读书如读画，终日孤情寄云外。柴门春昼长不关，吟声时出空翠间。红泥火炉蟹眼活，白竹卧榻苍烟环。春云昨夜压湖水，万绿槎枒拂天起。帆影遥飞几砚前，岚光暗落襟怀里。我买乌篷八尺船，看云闲过舜湖边。携云便就山楼坐，挥手松风谈画禅。**蒋宝龄·题沈琛厓《停云读画楼图》**：舜湖三绝推隐侯，遍收墨妙储一楼。楼名停云意何取，窃比文家书画薮。闭门万事了不关，习静自占楼三间。摩挲锦轴坐终日，一笑身与烟霞顽。西冷[泠]钱七作此卷，笔最清灵境萧远。楼头却画无数云，一湖暝色秋窗晚。**陈希恕·重过停云楼，赠沈琛厓**：三径难忘屐齿经，兴来重叩故人扃。诗和草色添新绿，酒染衫痕失旧青。名画不教寒具污，古琴要作水声听。清欢莫负南楼夜，花在阑干月在屏。**叶璠华·停云楼送春**：小楼镇日下帘衣，约束瓶花未许飞。多事侍儿窗网拓，不留春住放春归。**杨秉桂·同周柳初、陈梦琴看菊沈氏古鲸琴馆**：相见便欢喜，相怜若弟昆。深谈参雅谑，渐老恋朋尊。菊尚残枝挺，人宜晚节敦。贫交无别赠，诗义取衡门。**陶淇·宾鸿阁赠沈南一**：寥寥尘海少知音，与子论交惬素心。识我荒寒山水意，秋林茅屋待援琴。**殷兆镛·宾鸿阁图沈叔平属题**：红梨湖畔数停桡，忆赴君家伯仲招。先辈倾襟多古谊，小楼下榻话深宵。运经烽火三椽剩，人去山丘卅载

遥。犹喜季方无恙在,爪泥遗迹证生绡。**李龄寿·宾鸿阁图** 阁为沈琛厓先生所居,一时名流雅集,令子叔平丈征题:夕阳明屋角,秋风拂窗几。市声门外喧,道心阁中止。征雁南北群,拍拍孤芦起。主人有尊酒,宾客无纨绮。流风耀后人,文采罗佳士。树木长烟云,几案积文史。前人百年心,寄此三尺纸。风气嗟代降,我生已晚矣。犹托道义末,交游逮孙子。时登停云楼,遗琴徽莫理。时事足感慨,往事杂悲喜。眼中失所师,怆然对流水。

守闲庵,在充字圩斜桥西堍。博士施熊居。里人沈孝廉曰富记,震泽陈文学寿熊说。**沈曰富·守闲庵记:** 施生伯寿颜其坐处曰"守闲庵",请余记之。荀子曰:"其为人也,多暇日;其出人也,不远矣。"然则伯寿何取于闲?余闻伯寿之大父吟樵翁,尝辟屋于宅之西,名之曰"且闲居"。及尊人质庵复考室于其南,名之曰"味闲小筑"。今伯寿之命夫庵,盖犹沿其祖若父之旧名,岂真爱夫闲哉?抑余又闻,吟樵翁与质庵两世勤劬,以建有其家,求一日之安宴而不可得。夫唯不闲而偶得闲,乃觉且闲之可乐。若一于闲,亦乌知闲之有味哉?伯寿袭父祖之业,其勤劬或不逮其先世,然家事外,好披览载籍,博观而勤问,旁及艺术,无不研究。其不肯自逸犹如此,则所谓"守闲"者,殆亦欲无忘其勤劬,而故反言以自谦欤?人之五官百骸,皆天所付以劳之具也。农畈三时无违,则冬仍得休。士人朝受业,而昼夕讲贯习复,然后夜可即安。是故闲之一境,由劳而致者,乃真闲耳。吟樵父子既厚积其闲,以贻伯寿,伯寿不忍独享其间,又将固守弗失,以传之后人。其在《诗》曰:"蟋蟀在堂,岁聿云莫[暮]。今我不乐,日月其除。"此且闲与味闲之意也。又曰:"无已太康,职思其居。好乐无荒,良士瞿瞿。"此守闲之意也。垂陇之会,印段赋此篇,赵孟誉之曰:"保家之主。"今余于伯寿之名其庵,而亦云公仪子为鲁相嗜鱼。或以鱼献公仪子,不受。人问其故,公仪子曰:"吾惟嗜鱼,故不受鱼。"今伯寿之闲,伯寿之鱼也,以不敢闲为守闲,是真善守者矣。遂书于其庵壁。**陈寿熊·守**

闲说：施子祥卿好观史书，善艺事，席先世之业，不竞于声利。尝谓人曰："我祖父之名室有曰'且闲'、'味闲'者，我当守之。"因颜所居庵为"守闲"。我友沈沃之记之，勖以勿徒闲，其义甚美。祥卿将用以自号，乃复属予为之说。予惟道有张弛，时有动静，闲之为用，与勤事等，固不必伸彼而抑此也。且人之于世，或汲汲进取而所就不多，或块独寡营向可传于后。闲者，亦何必不事事。昔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其为人宜若淡然泊然者。而昌黎韩氏以谓旭之书，凡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皆于是寓之。欲为旭者利害必明，无遗锱铢。情炎于中，利欲斗进，有得有丧，勃然不释，然后一决于书。旭乃可几而淡然泊然者，不与焉。由是观之，则世之块独寡营，群目为闲人者，安知不心在千古，而虑周八荒也，亦不骛于众人之所骛耳？天下事有大于文艺者，祥卿诚用其闲以究之。其为守也，亦博矣。遂书之以为《守闲说》。

墓域

国朝

诸生计大章墓，在郎中荡西琪字圩八转湾。其弟子仲泷为营葬于大章所居之圩，至今土人称曰先生坟。

处士仲泷墓，在琪字圩八转湾。长洲汪琬志。铭曰：遥带淞江，近俯具区。有木乔如，有丘盂如。既巩既安，君子之居。维后之振，维前之储。委庆后昆，久益有馀。铭以俟之，斯言非谀。见《尧峰文钞》。

举人计东墓，在焉字圩斗家浜。长子诸生准及冢妇宋贞女祔。长洲汪琬为贞女志。见《尧峰文钞》。计光炘·偕同人访家改亭先生墓：先生不世才，弱冠已无俪。筹南论万言，卓荦见经济。终成蚯蚓蛰，身世托文字。迢迢百年来，衰宗日陵替。后嗣今几存，孤坟久无祭。翳余生苦晚，相去已数世。所嗟谱牒亡，无由析支系。我家况希姓，宗族敦古谊。如何松楸下，廿年未一至。疏略竟谁尤，俯仰但滋愧。高情

荷群彦,瓣香有同志。殷勤酹樽酒,吊古一舟系。残碣杳莫寻,野草荒弗薙。拟崇尺土封,更镌贞石志。是皆贱子责,敢复他人累。回忆先生时,孤踪鄴城寄。慨念眇山人,寂寞吟魂瘗。哦诗吊荒烟,苍茫独挥涕。今昔岂有殊,风义足相媲。弥弥溪水清,郁郁乔木翠。水流自相续,木叶递荣顿。再拜感难禁,家风邈谁继。**金作霖·谒计改亭墓**:银杏一枝高刺天,下有诗冢栖寒烟。大名满世祀不延,一卮谁酹溪阳泉。先生才略经世娴,初意岂但文章传。筹南五论才槃槃,命宫磨蝎科名悭。负米万里往复还,龙蛇一蛰蚯蚓怜。其遇厄塞其才完,由经明道文以宣。侯王汪魏姜邵间,煌煌大集相后先。舜湖蕞尔偏隅偏,先生崛起陋庶湔。至今百有五十年,人文未有堪追攀。一抔寂寞蹲荒阡,墓碑灭没封土朘。会须整顿还旧观,非吾党责畴其肩。**汤贻汾·吊计甫草孝廉墓**:挫折奇才岂天意,风尘谁识英雄志。文章光焰万丈长,死二百年名在世。珠溪之阳土一抔,天寒月黑风飕飗。但见残碑触羝犊,又闻古柏鸣鹆鹆。尝读筹南五奇策,照耀千秋心胆赤。梅花零落督师坟,天堑长江真可惜。青莲能识郭令公,一生岂料穷途穷。剩留佳话糟糠妾,独吊诗狂榛莽丛。只今寒食梨花路,马鬣犹烦鬼神护。三复文孙述祖诗,风流未坠生馀慕。感我离家岁月长,低徊春露复秋霜。青山笑看刘伶锸,顾影萧萧鬓已苍。**蒋宝龄·与同人谒计孝廉墓**:荒原烂溪阳,一水阻迢遰。孤冢犹可寻,久无寒食祭。当年数人望,卓卓江东计。弱岁雄词章,万言蕴经济。浮荣非所恋,志节深自砺。常作负米游,辄下怀古涕。龙蛇慨终蛰,归卧一庵闭。百有五十年,清门竟衰替。诸君念前哲,好事实无俪。特此酹酒来,凄然共凝睇。残碑安可觅,荒草待谁薙。整顿宁无心,同族有贤裔。天空日易堕,村远烟深蔽。踯躅向墓门,欲去复留憩。来岁绿阴时,扁舟约重系。**黄安涛·谒计改亭墓**:筹南五策郁胸中,黄土长埋意气雄。岭上梅花溪上柳,何人下马立东风。一杯酒浇草痕青,词客泉台尚有灵。等是历城怀古意,挥鞭驱使吊沧溟。**张澹·吊甫草计先生墓**:慷

慨筹南论，功名惜此才。重翻耆旧传，不遇后人哀。郁郁松千尺，依依酒一杯。溪声共呜咽，流向墓门回。

直隶深泽县知县仲周霈墓，在前窑老字圩宜善浜。

甘肃循化同知程际韶墓，在琪字圩八转湾。子广西布政司库大使庆龄、孙武康县知县聪训衬。

严州府知府仲廷机墓，在西荡北大低圩向善港。子旌表忠义燕昌衬。

宁绍台道仲孙懋墓，在老字圩宜善浜。敕赐祭葬。

附：张氏族葬所在浙江乌程县弁山之麓，田百亩有奇。国朝道光二年，张城置。震泽张履、金匮钱泳、同邑翁广平记。按：志例不越境，但世之贫不克葬者多矣。人尽知此义，逝者安有暴骨哉？张君此举可以风大江南北，故志之。**张履·张氏族葬记：**张君城示余以所为族葬条例，请为之记。张氏自宋魏国公扈跸南渡，世居姚江，后再徙湖州。明季，有讳世芳者始徙吴江之盛泽。自是以后，子姓或散居他处，而在湖州及盛泽者支派独繁衍。其间死丧相仍，棺椟日积，为雨风之所渗削，水潦之所漂荡。尊甫云九，讳兆鹏，恻然伤之，方图卜地葬埋，遽捐馆舍。哲兄讳坚思，踵成前志，又不久下世。君于是念父兄未竟之绪不可以不就，乃挈其子若侄宝铮、宝镛经营规度，于湖州弁山之麓，祖茔之东，购地若干亩，以昭穆之次聚而葬之，前后凡三百五十棺。昔唐李大亮竭其家赀，收葬五叶宗族无后者三十馀丧，史册书之，以为盛事。君所安厝，视大亮为孰多，是尤可传矣。**钱泳·张氏族墓记：**乌程弁山麓有张氏族墓者，吴江张君竹虚之所置也。地非逾乎十双，封独崇以四尺。先是张君尊甫云九先生赈乏施贫，力敦古谊，好义以耗其家，趋仁而美吾里，惟族墓之举尚有志而未逮焉。君乃恪承先志，载扬仁风，体《月令》掩骼之慈，稽《周官》族葬之礼，爰于兹山先茔之侧，购地若干亩，择族中之无子孙而不葬，与有子孙而力不

克葬者，悉以昭穆之序而埋于是焉。张氏，故吴兴巨族，地复洿下，贫乏散处者辄权厝濒湖。值岁霖潦，每患漂没。君乃豫立章程，广播宗裔，示之以期会，周之以泉币。柩之朽坏者，更以棺兆之。缕析条分，计诸籍帐，俾举臿执绋之费无扰孤贫，伏兵病符之方豫知禁忌。新鬼故鬼，咸聚乎丘壑；大宗小宗，代申其孝思。呜呼！何其盛也。顾或谓尧夫赠麦亦助朋丧，长史倾囊代埋孤姥，广汉流渥以驰誉，射声被仁以垂名。自来脂膏克润之俦，每多慷慨疏财之事。韪哉！此举亦犹是与。不知君产不过中人，君位未尝显贵。厥考为仁而不富，厥子善继以迪光，以敦宗厚族之心逮槁壤寒泉之下。於乎！范相义田，尚期宰辅；云居乡垄，未及本支。以古视今，奚啻什百，阳施长世，阴德遐纪。昔人所卜，夫复何疑？**翁广平·张氏义墓碑记**：若夫行敦本睦族之义，而遵掩骼埋胔之令，推之五服以外，广其安厝之地，使合族棺木得免暴露之虞，则张君竹虚所置之义墓为可法也。张氏自南宋渡江以来，聚族居吴兴。其六世祖季淳公始迁吴江之盛泽，中间亦有他徙者，未能尽悉。近惟吴兴、盛泽两支子姓蕃衍，间有嗣续乏人，或贫居无业者不克随时入土，不免有草木同腐之患。于是其尊甫云九公仿古制，设立义墓。未及卜地，遽归道山。张君必欲成先人之志，乃于壬午岁得地于乌程县弁山麓祖茔之东叶湾坞，计地若干亩。凡同族之浮厝他所者，以尊卑之序，群聚而窆之，各树墓碣曰某公某氏。并纠族之有力者，共襄其事，以期弗替经营。既定，立碑石于墓之中央，请余为之记。余惟孔子论孝之终也，曰："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又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所谓卜宅兆者，卜择其吉地也。《汉书·艺文志》载堪舆、宫宅、地形书，自有数种。近世流传者，张子房之《赤雹经》、陈希夷所注之《青囊经》、刘秉忠之《平山玉尺》、傅旭之《金斗诀葬法》等书。张君俱能追溯其源流，探索其微妙，故其所得弁山麓之地，真能如《铜盘铭》所云"左林右泉，后冈前道。万世之灵，兹[于]焉是保[宝]"者，乃有此吉地，不私之一己，而公之同族。其敦本睦

族之义，真可与范氏之义田、陈氏之义门后先媲美也。他日之克昌厥后，其可量乎？按：张文见《积石文稿》，钱文见勒石，翁文见《听莺居文钞》，俱节录。

祠庙

八角亭，即文起阁，祀文昌。道光中毁，同治初改筑平屋。光绪中又圮。科举既废，民俗忽视，文昌遂颓毁。

关帝庙，光绪十年重修，二十二年重建。左首逸林庵，三十年募修。

东关帝庙，光绪七年，里人拨茶捐款重修。

东城隍庙，光绪二十三年重修。

西城隍庙，光绪十四年、二十二年重修。

静安公祠，即宁绍会馆。光绪二十年修。

施相公庙，在充字圩。光绪十九年重建。

刘猛将庙，在西肠圩。光绪十七年修。

海都宪庙，在芜田港。光绪十二年修。

明伦祠，祀国朝宁绍台道仲孙懋，附祀庚申殉难诸人，在厌字圩澄溪桥西。同治七年改建。秀水杨象济记。杨象济·明伦祠记：明伦祠者，祀死事诸公及殉节妇女而作也。象济以癸丑岁从江忠烈公于皖北，庐州陷，间关归里。又三年，而故交仲兰舫观察招至宣州军中。庚申，计偕入都，闻杭州于二月失守，仲公以宁绍台道引师救援，城陷战殁。入夏，江浙全陷，间道至歙，依今相国湘乡曾公。今上即位，东南廓清。象济由楚抵京，得以族叔之铦、应钧，族兄文洪，族妹王敦德妻、五姑，及同时死节男女姓氏，呈报大部。而同时夏侍郎因以入告请恤。逾年命下，象济偕族人以逮被恩，家属望阙叩头。乃于今年戊辰八月，议营祠宇。

弥望荒墟，筹资非易，惟澄溪桥侧僧寮号明伦庵者尚存栋桷。爰集同志葺而新之，中奉仲公栗主，而于旁分置神龛，以奉里中男女主位，岁时致祭，后死者之责也。呜呼！大难之会，乾坤易位。一时蒙难者虽断头沥血，上饱乌鸢，然终以未死之人心，留河山之正气。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良以此焉。抑思释氏灭绝五常伦于何有，而今为忠魂毅魄之所托于义乃安。前之缁流命名，若预为此日而设者，不亦异欤？工既竣，为书其缘起于石。见《汲庵文存》。

仲观察祠，祀国朝选用道仲廷机。光绪十年，里人设栗主于东学舍之东阁。王壬泽记。王壬泽·同人祀仲支仙观察于东学舍记：东学舍之创始也，实赖我支仙观察仲公一人之力，其创始缘由已详碑记中，不复赘。观察去世已一年有馀矣，我同人时人学舍，或会议学中事，虽不见其人，犹如闻謦欬，在座者无不肃然。逮课期生童齐集，课程严密，佥曰："此仲公之所以造就我也。"膏火加丰，则又曰："此仲公之所以奖励我也。"噫！非公之有以动人，焉能称道弗衰，一至于是？是则仲公虽死，而犹未死于人之心。爰有请为观察之位，崇祀于学舍之东阁，以明没世不忘之意。已醵分诹吉矣，公子虎腾再三辞不获，遂属余志之。余思宦于是邦，有功德于民者，生则镌去思之碑，殁则祀名宦之祠。今为观察之位，固不在是例，而吾人惓惓之私，又乌能已耶？公生时喜诱掖后进，学舍有事，虽风日酷烈，雨雪奇寒，扶杖彳亍，不辞艰辛。今公虽逝矣，而其灵爽有必陟降于是者。香火一龛，春秋谒拜，公亦欣然于得所凭依焉，其毋辞也可。

寺观

法轮禅寺，在大饱圩。光绪十三年，重修山门、大殿。

定慧庵，在大钟圩。元泰定中，僧法玓建。明洪武二十五年，僧元祯修。嘉靖三十年，僧海容重修。天启中，

僧宝相拓建，更名过溪庵。僧智逸重修。

慈云庵，即大钟庵。在大钟圩，建置无考。下同。

行如庵，在大钟圩。

红庵，一作红庙。在危字圩东舍港口。始建无考，国朝光绪初重建。

田心庵，在大饱圩。建置无考。下二同。

万寿庵，在大适圩。

万福庵，俗称灵观音堂。在大适圩。

慈度庵，在饭字圩。国朝康熙中建，邑人潘耒记。按：慈度庵为渔人李某女尚义守贞之所。潘检讨作记，称其粹白真诚，始终如一，且不传徒而传贤，不授尼而授僧，犹为卓识。志例不载女庵，录此以示劝焉。**潘耒·慈度庵记**：三界无安，犹如火宅。惟一念勇猛，方能出离。古来高禅上士自脱俗参方，迄于登地证果，莫不以果决为先资，精进为要度。语云“出家乃大丈夫事”，然凌行婆、妙总尼辈班班载于《灯录》。是知因循懈怠，则须眉犹妇女也；坚锐笃诚，则巾帼亦丈夫也。盛泽之东有慈度庵，乃尼师尚义所建。师本新塍李氏女，父渔人也。女性慈仁，童稚即喜放生，父母不听，得间辄取所捕鱼投诸水，遭捶挞无数，终不止。既长，为择配，终不肯就婚。一夕遁去，投旁近尼庵削发，挽之不回。自是锐意修持，勤身作务，行难行之行，忍难忍之苦。始来兹乡，得地数弓，结茅数把，持诵焚修，无间寒暑。人稍加敬，往来士民家。寖久，见其粹白真诚，始终如一，益慕悦之。信施渐集，福缘渐广，而师不存纤芥之私，不贪晷刻之安，以次充拓地基，营造堂庑。今遂有屋若干楹，有田若干亩，蔚为精舍，皆从茶苦拮据、铢积寸累而得之。视他梵宇落成，艰苦固百倍也。先后蓄女徒三四人，皆以不能耐劳苦散去。今年七十馀，念无可继志者，谓畀诸尼不若畀诸僧，庶乎可大可久。谋于檀护，咸称白衣庵僧体中朴实有志操，是能不负师托者。

师遂悉所有授之曰："吾一生精力结聚于此，愿后来者精勤办道，无替无渝，于吾有光矣。"嗟乎！世人流浪生死，由于爱网难超，而师能超之。一针一草，莫不视如身肉。己物难割，而师能割之。且不传徒而传贤，不授尼而授僧，尤为卓识。非具大丈夫之作略，而能然哉？余多方外友，然足不履尼寺之尘。以师志行有可嘉者，兼与体中相识，求余文甚诚，破例记之。欲守成者，精修白业，不染一尘，庶令创业者功勋不泯也。

乌桥庵，在大低圩。光绪二十年重建。

中圣堂，在西肠圩登青桥堍。光绪十八年重建。

三元堂，在充字圩西，社庙右。光绪十年重修。

大王殿，并后紫苏殿。在西肠圩。光绪十八年重建。

盛泽志补卷一终。

盛湖志补卷二

职官

县丞

同治 汪守愚 浙江秀水人。十二年六月，由崇明县丞调补。光绪七年七月，任满验看。九月回任。十年四月，没于任所。

光绪 章有庆 浙江会稽人。候补布政司库大使。七年七月代理。

胡克烈 浙江山阴人。十年五月代理。

程　柱 江西南昌人。十年闰五月署。十一年三月，补震泽县丞。十六年五月，复署。十七年三月回震泽。

陈叔谦 会稽人。十一年，以元和县丞调补，三月到任。十二年二月，过班知县。

陈　金 浙江海宁人。十二年二月代理。

朱正伦 浙江长兴人。十二年九月署。

邵　霖 会稽人。十三年，以丹徒主簿升，四月到任。十六年五月撤任，十七年三月回任，二十年四月又撤任。二十一年八月，调署镇江府经历。二十三年，调补常熟县丞，未赴任，病故。

倪善庆 云南□□人，附贡生，候补州判。二十年四月署。

戴尔恒 浙江钱塘人，附贡生。二十一年，以苏州府知事调署，五

月到任。

姚　霆　湖南□□人。二十二年九月署。

罗　淦　湖南□□人。二十四年，以宝山县丞调补，十月到任。二十六年三月，没于任。

张廷琛　山阴人。二十六年三月代理。

董守谟　安徽广德人。二十六年四月署。

施维明　会稽人。二十七年题补，五月到任。三十二年某月，请咨引见，以知县在任候补。十月撤任，三十三年十一月仍回任。

姚佐廷　浙江□□人。三十二年某月代理。

田东莱　□□□□人。三十二年十月署。

驻防把总

光绪　李廷裕　宝山人。二年，以青村营东新塍汛外委拔补。到任六月，部驳，仍回本汛。

严益智　句容人。二年，以候补守备委署。

王正义　六合人。三年，由浦口营来安汛外委拔补。七年四月撤任，九年三月回任。十年八月，调提标差遣。十三年三月复任，十八年八月病故。

王颂清　南汇人，武举，候补千总。七年委署。

何清辉　安徽黟县人，候补千总。十年委署到汛，三月调署平望营江震城守汛把总。

王廷杰　华亭人，云骑尉。十年委署，后升补提后营宝山城守汛千总。

余得胜　华亭人，候补千总。十八年借补，二十六年十二月，没于汛。

陆长清　华亭人，候补把总。二十七年委署，到汛一月去。

杨金凤　甘泉人。二十七年，以候补把总委署。

刘得胜 江西安福人。二十八年，以提前营菉葭浜汛把总调署。二十九年十一月，故。

谢广宫 江西瑞金人。二十九年，以候补守备委署，旋被参撤任。

丁绍滨 河南□□人，候补把总。三十年委署，三十二年五月卸任，十月又署。

王西庚 湖南□□人。三十二年五月到汛，十月撤任，三十四年五月回汛。

协防外委

光绪 王廷庆 华亭人。同治四年署，光绪二年署震泽汛把总。十三年复任，十七年三月没于汛。

金国樑 华亭人。光绪二年，以提中营吕巷汛外委调署，后升千巷汛把总。

马升发 华亭人，本营额外外委。十七年委署。

王得胜 震泽人，候补把总。十八年借补，二十四年十二月撤任。

张云诩 江都人，候补把总。二十四年委署。

朱公弼 华亭人。二十五年，以金山营叶榭汛外委调署。

赵补田 □□人，松江城守营额外外委。二十九年委署，以事撤任。

沈国樑 松江人，□□营额外外委。三十一年拔补，次年十月撤任。三十四年八月回汛，十二月升震泽汛把总。

赵耀采 。华亭人。三十二年，以候补把总委署。

丁明照 华亭人。三十四年，以候补外委拔补。

科第

举人

光绪元年乙亥恩科 沈宗潮 字奏云，浙江秀水王江泾人，迁寓盛泽。淳

安县教谕。

二年丙子　王文毓　字星伯。

吴兆基　字粹峰，秀水籍，新杭市人。

吴清荪　字纫秋，兆基子。附见“文苑传”。

五年己卯　洪乃琳　字琢君，文益子。

八年壬午　沈宗棨　字芝畦。

王树敏　字振声，秀水籍，景贤从子。大挑知县，分发河工，改江苏。

十五年己丑恩科　张嘉桐　字季琴，乃藻从子。选睢宁县训导。

二十八年壬寅，补庚子正科、辛丑恩科　王大钧　字伯荃，秀水籍，伟桢从孙。

邵闻泰　字仲辉，会稽籍，寓盛泽。

按：是科始改头场史论五篇，二场时务策五篇，三场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

进士

光绪六年庚辰黄思永榜　吴兆基　山西即用知县。详文苑。

十二年丙戌赵以炯榜　王文毓　刑部江西司额外主事。

二十九年癸卯王寿彭榜　王大钧　翰林院编修。

武科

光绪十五年己丑　沈殿魁　字杏村，留下人。千总，署震泽汛把总。

二十三年丁酉　黄世雄　字鞠人。就职千总。

贡生

光绪元年乙亥　谢咸庆　字雪章，恩贡生。平望人，震泽籍，迁居盛泽。

二年丙子　洪乃琳　字琢君，副贡。文益子。

七年辛巳 施绍书 字拥百，府学恩贡。

八年壬午 夏勋臣 字忆农，副贡，吴江城内人，迁盛泽。

十一年乙酉 徐观荦 字佩青，拔贡。

王泽圻 字子封，拔贡。秀水籍，藻墀弟。刑部江西司额外主事。

十七年辛卯 王祖询 字次欧，优贡。秀水籍，伟桢子。选湖北通城知县。未任，故。

二十年甲午 王家桂 字诜一，岁贡。

二十二年丙申 王赓虞 字云史，岁贡。王江泾人，秀水籍，寓盛泽。

二十三年丁酉 王大钧 详科。拔贡。

二十六年庚子 钮毓麒 字仲清，恩贡。王江泾人，秀水籍，寓盛泽。

唐树芬 字颂清，恩贡。秀水籍。

孙光文 字星华，岁贡。桐乡籍，庆棠子。

军功

同治□年 周宝钧 字镜庵，监生。山东军功，保知县，署浙江馀杭县。

袭荫

同治七年 仲虎腾 字啸生。以嗣父宁绍台道孙懋在杭殉难，赐袭骑都尉，归标学习。期满引见，用都司，署江南提标左营中军守备，赏戴花翎。

例仕

光绪□年 王宝莹 字星卿，廪贡生。秀水籍，伟桢弟。授黄岩县训导，升山西交城县知县。

王宝璐 字子莘,附贡生。秀水籍,宝莹弟。授山西静乐县知县,调兴县知县。

沈斯湛 字鹭乡,附贡生。秀水籍,景修从子。江苏候补巡检,代理太湖角头司,历署丹徒县丹徒司、震泽县平望司巡检。

二十九年 王祖锡 字梦麟,廪贡生。秀水籍,伟桢子。授福建将乐知县:

王大勋 字仲贤,附监生。秀水籍,大钧弟。授兵部司务,选湖北黄州府管粮通判,署宜昌府同知。

孙昌绳 字粹如,监生。元和籍,金彪子。山东试用知县,代理淄川县。

宦绩

宋文澜 仲廷机 郑庆庄 王景贤

宋文澜,字锦昭,号讷庵,监生,桐乡籍。雍正八年,授湖南蓝山知县,决狱平允。九年,调补福建崇安知县。严察胥吏诸弊,如匀丁浮额、受贿滥免、私删比簿、移人无征、有收失催、诡名首垦之类,悉为厘正。县北偏道五铺司久裁,而工食岁尚报销,并革除之。人皆颂其廉明。《福建通志》,参严辰光绪《桐乡县志》。

仲廷机,字组缦,号支仙。生而颖敏,过目成诵,父诸生宗濂亲自课读。弱冠补诸生,岁科试诗古辄冠全军。道光乙未举人,充景山教习。期满以知县用,援例为知府,签分浙江。咸丰八年,巡抚晏端书奏派综理金处粮台,随提督周天受克复永康、武义等处,以军功加道衔。十一年八月,巡抚王有龄委署严州知府,因差事未竣,在省接印,

至九月中赴任。十八日，行抵富阳，知严郡已于十六日失陷，即会同炮船驻桐、富接壤之窄溪，为咽喉要道，三面受敌，扼守两月。王抚奏报失守案内声明署府未及到任，奉上谕，从宽免议。十一月，奉巡抚密札，以省垣被围，亟盼援师。查上海外国兵素称骁健，现在内地通商，自应不分畛域，共维大局，应即迅募来杭，会同扫荡，即赴沪赶办。廷机以援师紧急，将印信交桐庐县徐森兼护，申报起程。行后六日，杭垣遽陷，路途梗塞，航海抵沪。当时华夷会剿，方以收复苏垣为急，骤难设法。同治元年，谒巡抚左宗棠于衢州，呈明缘由。三年，全省肃清，捐升道员，归部铨选。未几，两耳重听，解组回籍。生平笃志好学，手不释卷。八年冬，以学舍颓废，于镇东添设肄业公所。里有善举，如浚河道，葺祠宇、社仓、育婴(堂)，公呈条议，咸出其手。独于工程款项谢不与闻。以百馀年来里志失修，网罗编订成《盛湖志》十六卷。年七十四卒。同人设栗主于东学舍，示歿世不忘之意。著有《舫斋诗文稿》。本家传，参行述。

郑庆庄，字敬甫，号静轩。先世居秀水之新塍镇，自其父迁居于里，其占籍仍秀水也。咸丰元年举人，屡困公车。同治二年，知县拣发陕西。三年，委署榆林。甫三月，丁艰归。服阕后，于九年赴原省。是秋，分校乡闱，旋署鄜县。在任数载，案无留牍。光绪元年秋闱，复派内帘，补授华阴。当秦晋要路，素称繁剧，庆庄尽心民事。二年夏旱荒，捐廉助赈，设厂施米，民赖以苏。三年冬，蒿岔峪匪徒滋事，督民团入山搜捕，获为首七人，置诸法，馀党分

别安插。时饥民留养益众,庆庄昼夜不安,以劳瘁得疾,卒于官。

王景贤,字诵先,号仲仙。祖元相,父亨谦,俱见义行传。景贤,同治二年进士,授户部贵州司主事,擢云南司员外,转本司郎中,充宝泉局监督。光绪十三年,京察一等,简放广东高廉钦道。留京二十馀年,部务练达,凡事研究终始,钩稽考核,不遗馀力。在道任才三月,督抚以其办事精实,委署臬司者三,调署粮道者一。粤东人命盗案甲于他省,景贤权臬时,严禁窝赌,以清盗源。披阅案牍,确核讼情,昼夜不敢告劳,心力交瘁。十四年,充乡闱外监试。明秋复充内提调。其时江浙大水,急思一省松楸,陈情开缺修墓,未蒙俞允。十七年冬,引疾归,暂寓苏垣。越一载,卒,年六十。

孝友

仲枚 屈茂垣 兄庆镛 徐儒选

仲枚,字敦乘,号月涛,前窑村人,郡诸生。早年失恃,事亲尽孝,能使后母视如己出。性俭质敏,劬学寡言。以诗古受知于周学使某,所作《纸鸢赋》结句云:"程许鹏抟,愿从此出人头地;门多鹊立,喜今朝坐我风中。"学使喜其命意不凡,大加激赏,刊入校牍,一时脍炙人口。父病,躬视汤药,衣不解带累月。父殁,哀毁骨立。年四十馀,尪瘠似老叟,不数年亦卒。家传。

屈茂垣,字星阶,号壬叔,新杭市人,监生。天性孝友,醇谨谦让。年四五十,事其异母兄庆镛,日共一室,

每出必偕，怡怡如幼时，乡里称之。同治十年，以悌弟旌。为诗冲和淡远，不事矜饰。著有《招鹤山房稿》。庆镛，字邦千，号友渔，监生。性峻洁，喜吟咏。与弟茂垣倡和为乐，终身无间言。著有《忆山亭稿》。邑《续志》，参《闻湖诗三钞》。

徐儒选，字梅邨。家贫业贾，自幼至孝，能曲礼亲意。光绪十五年四月朔夜半，所赁后街屋火，儒选殉其母，与兄女三人烬焉。母年七十四，卧病楼上。火发自楼下，儒选有妻母客其家，速儒选走，则曰："我有母不能出，亦不出矣。"其妻母走，火及梯欲断矣，犹闻楼上足声甚厉。明日，焦土中检遗骸，母身覆红毡，有未烬者；儒选面犹可识，但肢则残矣；兄女焦骨而已。其妻母言，母床故无毡，意儒选仓卒欲裹其母，从窗中绌下也。来吊者皆曰孝子。年四十三，明年以孝汇旌。《匏斋遗稿》，参旌册。

文苑

宋贵 洪文益 张乃藻 徐树勋 史丙奎 李龄寿 郑恭燮 郑恭和 仲元焘 陈其荣 王景曾 堂兄藻墀 吴兆基 子清荪 李道悠

宋贵，字慎诸，号镜楼，桐乡籍。乾隆乙酉府学拔贡，官宁海教谕。长身玉立，与人交，胸无城府。先补西安训导，以忧归。起服后，历权湖州、德清、太平、临安、萧山诸学篆，皆能周恤寒畯，家亦因是稍替。好作诗，随手散弃，或遂火之，有句云："诗犹垂老学，家为服官贫。"嘉庆十二年卒于学署。著有《镜楼诗存》。子志亨，字会嘉，号春圃。性谦抑，游庠食饩，才藻翩翩。诗亦追迹风雅，

尝赋秋燕云："春归天上无消息，住向人间也寂寥。"不久即化，盖成诗谶矣。宋咸熙《桐溪诗述》。

洪文益，字谦之，号受甫。自幼好学，博览经史。道光庚子举人，礼闱两荐未售。援例为员外郎，签分刑部，不数年丁艰归。时粤逆窜扰，服阕后不复出。既而江浙大定，奉前抚李鸿章委办苏松善后事宜，劳绩加四品衔。文益内介外和，手不释卷。里有公事，尝偕仲廷机为之主办。晚岁一志著述，罕出户外。子乃琳，甚慧，以县府院冠军游庠，旋中副车，登贤书，计偕入都，而殁于京寓。哭之大恸，遂抑郁以卒。著有《国朝名人事述》、《续今世说》、《犹及编》、《诗草偶存》等稿，惜未刊行。

张乃藻，字文之，号梦莲。少时归渡莺脰湖覆舟，作《溺水再生记》。沈孝廉曰富见而奇之，遂与定交，文名大噪。书法独出冠时。咸丰辛亥举人，再试礼部不第，就职国子监学正。性慷慨，亲族贫不能葬者，出资购地代营。粤寇之难，族人迁避流离者，月给薪米。仗大义，举团练，为守御计。忧劳成疾卒，年仅三十六，蒙旌表忠义。著有《博议楼》、《希范堂诗文》等稿，散佚不存。同时有徐树勋，字子敏，咸丰壬子登贤书。虚怀好学，工诗文。勤于启迪，请业者踵相接。十年，粤贼窜镇，其父士涛被刃伤死。树勋痛不欲生，每一念及，血泪交迸。遂闭门茹素，注《丹桂籍》以劝世。越二年竟卒。

史丙奎，字藜光，号侣芷，谢天港人。父致充，见艺能传。少好学，能诗文，书法欧、褚两家，妩媚可爱。尝从沈正郎镐游，读书黎里周氏古芬山馆，有名于时。顾负才不

偶，困于诸生无愠色。复客授禊湖徐氏、倪氏有年。同治间，荐贺荪陈臬两浙，辟掌记室，深资倚畀，后以病卒。蔡丙圻《黎里续志》，见流寓。

李龄寿，字君锡，号辛垞。自少刻苦为学，为诸生试辄高等，饩于庠。秋闱屡试不售，以廪贡入成均。旋弃举业，益肆力于诗古文。中年专攻医学，与青浦熊其英善，同以医主莘塔凌淦家。淦尝欲辑江震两邑之文，遂发所藏，相与斟酌出入，精心采辑。不足则取诸他氏，搜访略遍，断自国朝，迄道咸，得文三百馀首，名《松陵文录》。复与其英同修江邑续志。晚岁遭际多故，才逾五旬，须发皓然，未几即卒。同人编定其诗文，曰《匏斋遗稿》。同时能读书可成就者，若郑子恭燮、恭和，仲子元熹，并年少于龄寿，而三人相友善，惜皆不永年。恭燮字理卿，恭和字寅卿。元熹字澄生，孙樊子也。当咸丰十年乱时，三人朝夕慷慨论时事。恭和尤笃实，尝拟为《幾[畿]辅屯田策》，言西北水利开垦事甚尽。元熹讲求泰西诸火器，后乃喜儒先性理之书。恭燮言《周官》一书，官多而秩卑，皆任职事，故事易治，后世视丞尉为闲僚；州县又任重而权轻，故事难治，著《职官考》，未竟其说。三人先后卒，年皆未三十。恭燮兄弟并诸生，元熹荫知县。参凌泗《匏斋遗稿·序》，郑、仲事略见邑《续志》。

陈其荣，字荄庵，号桂顾。世居嘉禾，因粤寇之乱，徙避于里，遂家焉，仍以嘉兴籍中同治丁卯举人。博览群籍，终岁校勘不辍，家无儋石，泊如也。善化许瑶光守嘉郡时，聘修府志，成经籍一门。尝编辑《国朝师儒传学表》，于近

时诸儒学术源流了如指掌，足与《汉学》、《宋学师承记》并垂不朽。又辑《槜李文系》数十卷，惜未脱稿。晚年大挑得教谕，未选而卒。

王景曾，字复莽，号梦仙。嫡堂兄藻墀，字迈庵，号振之。以同岁生，少同学，长同试，均占籍秀水。景曾同治六年举于乡，藻墀十二年拔贡生，遂登乡荐，同赴计偕。友爱之笃，为近今所罕见。景曾学问淹博，性磊落，豪于饮。或振笔疾写，诗文词顷刻立就，兼工法书。援例得员外郎，签分刑部，未几丁艰归。家居十馀年，复入都供职。不数月，派管司务厅江西司主稿，越三载而殁。藻墀诗文之外善画墨兰，雅秀绝俗，书法神似董文敏，更精医理。考充景山教习，期满以知县用。旋卒，士林惜之。

吴兆基，字贞伯，号粹峰，新杭市人。发愤读书，文名籍甚。咸丰五年，以秀水籍中副榜。课徒衡文，循循善诱，弟子多所成就。越二十年，复于光绪丙子与子清荪同登贤书，艺林传为佳话。六年成进士，以知县分发山西，历署神池、崞县，授宁武。公馀之暇，仍以诗文课士。十一年分校乡闱。为政勤慎，不苟年老，卒于官。著有《震旡咎斋文集》。清荪字楚芗，号纫秋。简默寡言。中式后，侍父赴礼闱场。后呕血不止，卒于京邸，年仅二十一。

李道悠，字子远，新杭市人。早岁补诸生，即弃帖括，专力于诗。兵燹后，移家平湖，小阁一椽，键户长吟，豪旷如东坡、放翁，幽隽如圣俞、子美，蕴藉如景纯、叔夜，殆所谓每变益上。晚年病足，为丝业司会计。置几二，左列筹算，右罗书籍，颜其斋曰“求有益”，因名其集。辑有《竹

里诗萃》、《闻川志旧诗》、《闻湖诗三钞》，皆刊行。参石中玉《诗钞》序。

艺能

仲宗滋 简斯锷 施熊 沈景脩 孙庆棠弟庆渠 李锡琛 仲泰弟亨

仲宗滋，字德如，号又邨，前窑人，诸生。天资敏颖，傲骨嶙峋，不肯泱涊从俗，以故与世龃龉。诗文罕寓目，而操管立就，铿锵协律。精于汉隶，深得曹景完碑体势。尤善医理，切脉定方无不应手而愈。

简斯锷，字少愚，监生。少从吴门名医钟孝存游，以精其术。仁和姚铣知吴江时，曾患伤寒，诸医棘手，延斯锷治之，投剂立愈，给额表其庐曰“妙手回春”，远近求诊者屦盈其户。性耽吟咏，暇则与兄斯铨倡和，著有《棣华吟馆诗草》。

施熊，字伯寿，号祥卿，监生，捐职太常寺博士。山水喜作小幅，高洁精妙。为人雅自修饬，题所居曰“守闲庵”，洒扫洁清。笔墨精良，炉鼎罗列，有倪迂风也。邑《续志》。

沈景脩，字汲民，号蒙叔，咸丰辛酉拔贡。先世秀水之闻溪人，兵燹后卜居于里。应试仍占原籍，乡闱屡荐未售，援例为教谕。历署宁波、萧山、分水、寿昌各学校官，赏戴蓝翎。少时文名籍甚，于诗文词皆殚力而究其指归。书法为世所推重，作楷如初唐诸家及魏晋六朝，无不肄习。而晚年自信可传者在行书，流布最夥。年六十五卒。著有《蒙庐诗存》、《骈体文》、《井华词》等集。本行述。

孙庆棠，字尚木，号憩庭。同治癸酉桐乡籍拔贡，朝考一等，以知县签分四川。性拘谨，不习酬应，见生客辄面赧。工举业，楷隶名噪于时。庆棠故不善逢迎，在蜀听鼓五载，无所藉手，佣书自给，穷愁逆旅。得瘵疾归，至上海病已笃，卒于客馆。弟庆渠，字笑轩。早岁饩于庠。工篆书，善钟鼎，兼精铁笔，为赏鉴家所称。参沈景脩《蒙庐诗存》。

李锡琛，字敏叔，号亩竹。少从沈孝廉曰富游，以诗鸣于时。性尤聪颖，真草篆隶不学而能。画山水自写胸臆，天真洋溢，颇有雅趣。兼善竹石，残墨败笔顷刻立就，亦潇洒有致。晚年因境累，业医以为生。

仲泰，字平甫。工写照，如镜取影，情神酷肖，深得曾波臣笔意。又善传神。弟亨，字平江。善画人物仕女，喜仿《改玉壶稿本》，得意处，虽赏鉴家莫能辨别。

义夫

吴桂馨 郑钟祥

吴桂馨，字冬荣，监生。年二十八，妻沈氏病殁，誓不续娶。或劝之，则曰："吾已有子，先祀不绝，何续之有？丹青之信不敢渝也。"咸丰十年，粤匪窜扰，骂贼不屈死。守义二十三年。光绪十八年，学政溥良奖给"义行流芳"额，十九年汇旌。采访，下同。

郑钟祥，字沧粟。秀水籍诸生，食饩，有声于时。年二十六，妻徐氏病殁，伤悼无已。子清徐稚弱。期年后，亲族咸劝续娶，辞曰："娶妻本为后嗣计，予已有子，又何

续为？”遂不复娶。孝养二亲，训子清徐，亦游庠。守义三十六年，至老未尝二色。光绪十三年卒，十四年汇旌。

列女 贞

吴贞女，邑人。幼失恃，无兄弟，善事其父。年十八，字谢溪程昌运。幼随其从父某游粤西幕，寻旋里。婚有日矣，病殁，女父不令知。及父卒知之，遂不食。叔父某嘉其志，约以不再字，始食。旋遭寇乱，迁避穷乡。未几，叔父没，依叔母居。同治癸亥，寇平。甲子春，程氏具礼迎归，坐卧一楼，邻里罕见其面。嗣夫兄昌祚之季子高蕃为后。晚年含饴弄孙，喜形于色。十年旌，其后病剧，坚不服药。子妇劝之，则曰：“自我为未亡人，未尝见外人面，安有将死而见医者耶？”寻殁，时光绪元年七月也，卒年五十有七。参邑《续志》，本施传镳撰传。

列女 节

程氏，监生宝锋女，宋善长妻。年二十二，夫亡，屡恿欲绝。坚持清节，常依母居。守节三十馀年，道光□年汇旌。参《见闻录》。

沈氏，谢溪程昌祚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三十二年。同治十年旌。以下采访。

郑氏，从九程鸣樟继妻。年二十七，夫亡，守节二十四年。光绪十二年旌。

周氏，谢溪程庆云妻。年二十三嫁，数月而夫亡。守节六十六年，光绪十五年旌。按：以上专旌。

吴氏，仲宁和妻。年二十三，夫亡，守节五十三年。同治十二年故，光绪十四年汇旌。

蔡氏，黎里人，监生诜桂女，旌表忠义仲燕昌妻。年二十八，夫殉粤匪之难。守节十六年，光绪二年故，七年汇旌。

沈氏，举人曰富女，黄溪嘉郡诸生陆荣河妻。年三十，夫亡。抚孤承祖成立，游于庠。守节十三年，光绪二年故。二十三年，学政瞿鸿禨奖给“松筠节古”额，是年汇旌。

钮氏，从九蒋瑞章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十六年。光绪三年故，未旌。

徐氏，监生锡奎女，宁绍台道仲孙懋继妻。年二十九，夫调守杭省，粤匪陷城，巷战阵亡。守节十九年，光绪四年卒，二十一年汇旌。

金氏，丁济妻。年二十五，夫亡，守节二十一年。光绪六年卒。十三年，学政王先谦奖给“光耀重泉”额。

沈氏，朱章洪妻。年二十三，夫亡，守节七年。以上二人，光绪十四年汇旌。

柳氏，监生张乃润妻。年三十，夫亡，守节二十七年。光绪九年卒。

史氏，监生张嘉澍妻。年二十七，夫亡，守节二十年。光绪九年卒。

仲氏，监生张嘉树妻。年二十七，夫亡，守节二十五年。光绪十二年卒。以上三人，十六年汇旌。

董氏，诸生张乃淞继妻。年二十七，夫亡，守节

二十四年。光绪十八年，学政溥良奖给“潜德流芳”额。

唐氏，监生张恒周妻。年二十，夫亡，守节三十二年。

朱氏，宋英甫妻。年三十，夫亡，守节二十六年。以上三人，光绪十九年汇旌。

叶氏，职监张椿妻。年三十，夫亡，守节三十年。光绪十九年卒，二十一年汇旌。○李氏，张椿妾。年十九，夫主亡。守节亦三十年，与正室叶氏同旌。

洪氏，诸生郑恭和妻。年二十二，夫亡，守节三十二年。光绪二十四年汇旌，是年卒。媳邵氏，诸生郑慈崧妻。年二十八，夫亡，守节八年。先姑一年卒，与姑同旌。

周氏，监生夏宝立妻。年二十八，夫亡，守节五十一年。光绪十六年汇旌，二十六年卒。

王氏，荫袭知县仲元熹妻。年二十二，夫亡，守节三十一年。光绪二十四年汇旌，明年卒。

陈氏，秀水从九姚尉妻。年二十八，夫亡，守节二十九年。光绪十年卒，二十六年汇旌。

范氏，职监张乃潢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三十三年。光绪十三年汇旌。以下采访生存节妇守节年数，照旌年计算。

仲氏，诸生湘女，诸生金科妻。年二十二嫁，未三月而夫亡。抚嗣子绍祥成立，游于庠。守节三十八年。光绪十三年，学政王先谦奖给“节峻寒松”额。下二人奖额同。

柳氏，仲大椿妻。年三十，夫亡，守节五十二年。光绪二十七年卒。

彭氏，丁诜妻。年二十六，夫亡，守节三十一年。

王氏，孙巽昌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二十二年。

沈氏，秀水陈友竹妻。年十九，夫亡，守节五十三年。

沈氏，朱章源妻。年二十，夫亡，守节三十五年。以上六人，光绪十四年汇旌。

项氏，秀水吴钧深妻。年二十四，夫亡，守节五十年。

夏氏，仲孙杓妻。年二十六，夫亡，守节二十六年。以上二人，光绪十六年汇旌。

陆氏，汤锦章妻。年三十，夫亡，守节二十八年。

奚氏，秀水职诸生沈宗瀛继妻。年二十七，夫亡。抚孤兴桢成立，游于庠。守节三十年。以上二人，光绪十七年汇旌。

周氏，前窑仲孙槃妻。年十九，夫亡。抚遗腹孤元焘成立，守节四十年。光绪十八年，学政溥良奖给“峻节遐龄”额。

王氏，监生张乃澂妻。年三十，夫亡，守节三十三年。光绪十八年，学政溥良奖给“柏节松龄”额。

归氏，监生张嘉栋妻。年二十七，夫亡，守节二十九年。光绪十八年，学政溥良奖给“清节芳徽”额。以上三人，十九年汇旌。

王氏，宁绍台道仲孙懋妾。年十九，夫主调守杭垣。粤贼陷城，巷战阵亡。守节三十四年。

沈氏，乾朝坝人钱洪福妻。年二十五，夫亡，守节四十六年。以上二人，光绪二十一年汇旌。

吴氏，谢溪举人陈宗恕继妻。年二十八，夫亡，守节二十三年。光绪二十三年，学政瞿鸿禨奖给“清芬靡忒”额。是年旌，二十七年卒。

仲氏，职监孙标女，宋治和妻。年三十，夫亡，守节三十二年。

施氏，秀水从九钮锦辉妻。年二十七，夫亡，守节三十四年。

钮氏，李承泰妻。年二十七，夫亡，守节三十七年。

以上三人，光绪二十四年汇旌。

张氏，秀水监生姚岑继妻。年二十八，夫亡，守节二十七年。光绪二十六年汇旌。

附未合请旌之例，已邀宪奖者：

王氏，从九承康女，举人张乃藻妻。年三十六，夫亡。抚百日遗孤嘉荣成立，游于庠。守节二十八年，光绪十三年卒。是年，学政王先谦奖给“节并松筠”额。

项氏，监生方世隆妻。年三十八，夫亡，守节三十五年。光绪十七年，学政杨颐奖给“清节芳徽”额。

钱氏，张永林妻。年二十二，夫亡，守节十五年。光绪十七年，学政杨颐奖给“冰雪同清”额。按：前二人，夫亡时年逾三十，不合例。后一人，生存、守节未及三十年，均宪奖附录。

列女烈

平氏，谢天港人，戴载祺妻。伉俪情笃，居止安详。载祺病剧，氏誓不独生。及卒，号恸视殓。治丧毕，遂闭户绝粒以殉。距夫死才十日耳，年二十九。时光绪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也。二十一年汇旌。采访。

李氏，监生傅霖女，秀水诸生沈传模妻。年二十九，夫亡，无子，矢志守节。为小姑所谮，遂遭翁怒，绝其食。

归依母居，纺织度日。夫服将阕，归夫家，为夫终制。或问其故，氏曰："余已适沈，何尝一日忘夫哉？"服除，而翁仍不留，夫族之人亦无与言者，于是复依母处。其后夫之叔祖服阕，氏归，翁深恶之，诟谇特甚。不堪其辱，吞阿芙蓉膏而死。时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十一日也，未旌。采访。

沈氏，孙锦高妻。锦高织绸为业，染疫猝亡。氏哀毁哭泣，既视夫殓，投环以死。遗有一子。距夫殁二日耳，年仅二十三。时光绪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九日也，未旌。采访。

列女 孝

孝妇王氏，诸生彦昇女，烂溪监生吴廷伟妻。姑唐氏患失明，遍访医治不效。氏吁天祈佑，闻古有舐目复明者，遂日舐二次。积岁馀，微有光。久之，障翳尽消，远近传述。后姑殁，翁季良患哮喘，病发辄废饮食，遇冬尤剧。氏奉盘匜喂食七年，无怠倦。翁疾得瘳，尝备书其事，使后世子孙毋忘氏之贤孝云。乾隆十四年卒，年六十五，未旌。参沈德潜撰传。

沈孝女，詹簿文梓女。父病笃，割臂肉和药以进，服之罔效。父殁，大恸，哀毁成疾而卒，年二十三，时同治十一年也。光绪十八年，学政溥良奖给"青闺至性"额，十九年旌。采访。

葛孝女，名兰芬，监生兆堉女。生有至性，能曲体亲意。年十五未字，父多病。独子葆明钟爱特甚，兰芬之爱

其弟倍挚。癸巳秋，葆明病笃，兰芬亦病，仍强起调护，日夜祷家祠及灶神前，愿以身代，复坐卧有风处。家人劝稍休，泫然流涕曰："我可死，弟不可死，我欲速死，弟或可免，以宽亲之忧也。"已而葆明竟死，越二日，兰芬亦死。易簀时，见里衣血迹沾襟，股间肉缺如指大。共相惊骇，始悟前之强起者，实欲得间以股肉进葆明，特人皆不觉耳。其意恐弟死，则父病殆而母益忧伤，乃忍而出此。固将活其弟，即活其亲也，于时族党咸称为孝女云。光绪二十一年，学政龙湛霖奖给"音徽自远"额。参王家桂等公呈稿。

列女才

吴丽珍，字兰仙，邑人监生茂华女，仲廷机继室。幼聪慧，受业于吟莲女史王宝珠之门，自唐宋以来诸名家诗，上口辄成诵。女史族兄明经王祖康，诗人也，多女弟子。一日酒次，丽珍方垂髫侍末座。行觞政，命举古人诗有"花"字者。末至丽珍，起曰："请自出一语，可乎？"即吟曰："碗底见青花。"明经叹为新异而有性灵，遂授学焉。及于归，主持内政井然秩然。女红多暇，伉俪唱和。尝请出其所为诗，丽珍庄语曰："妇人善诗，莫如雄雉两言，不忮即不妒，而求利与求名皆求也。余妇人何取以诗求名哉？"卒不以示人。年五十二，中风骤卒。后于遗箧中得其诗，皆七绝，多性情伦常之语，盖始终无以诗求名之意，可谓贤矣。其稿名《写韵楼遗草》。庄人宝撰传。

顾佩英，字湘蘼，理问大圻女，学博沈景脩继室。幼

颖敏，善吟咏，喜诵姜白石词。及归沈氏，操内政有法。性修洁自喜，颇好身后名，于古之贤媛有馀慕焉。著有《晕螺阁吟草》。同时有屈纫蕙，字静芬，新杭市人，旌表悌弟茂垣女，监生徐椿室。亦能五七言诗，秀雅可诵。本李道悠《闻湖诗三钞》。

流寓

叶存慧 汪凤 郑锟 弟镰 吴涵 金鸿煦 陶逢吉 陈熠 陈元骥 杨陈谟 陶模

叶存慧，字我闻，常熟人，监生。幼工举业，不得志于有司，遂远出函谷、荆山、粤水、秦树、燕云，往来名胜之区，成寻山问水诗稿，恬淡寡营，无纨袴之习。后家渐落，孑然一身来游我里，寄居王明经麟勋家，授徒三十馀年，足迹罕出户外。精易理，善六壬，课占验甚神。《诗萃》。

汪凤，字友鸾，自号曰樵谷，休宁人。幼颖异，年十三通韵语。随其兄琴川逸岩客吴江之珠溪，营什一利，非其志也。弱冠后游淮徐，居停河督李某幕下。李器重之，遵河工例，授从九品效用。越三年，河决。归，行李萧然。生计益窘，寄居我里，仍理计然旧业。暇即厘枕图史，肆力于诗古文词，常与吴越诸名士结社往还。笃于友谊，好义，若勿及，愿节薪水费以周恤贫困。经纪钱司训大培、沈知事焞丧葬，其尤卓卓者也。著有《客寄吟》。本方洄撰传。

郑锟，字芙江，秀水人，桐乡籍，道光乙未副榜。沉默寡言笑，来游我里，馆其族人孝义堂四载，未尝与人交，终

日手一卷不辍。工诗，不多作，亦不以示人。弟镰，字子霞，诸生。幼即耽吟，曾刊《新溪棹歌》百首。馆其族姓家有年，后因酒成疾，年仅四十。著有《抱山楼诗词集》。《续诗萃》。

吴涵，字春林，山阴人。客我里，为童蒙师二十馀年，人颇朴愿。喜作今体诗，尝与张澹交，后且执贽门下，年齿实长于澹也。迨澹移家申江，复欲师仲湘。湘固辞之，然有所作辄乞商正。年近花甲，归越数载，卒于杭垣。同时有金鸿煦，字仁斋，休宁人，亦久居我里。工诗，著有《留青书屋吟稿》。同上。

陶逢吉，字古山，秀水人，诸生。兵燹后，侨居我里。子女皆先卒，一室中傈然老夫妇相与数晨夕，而性仍狷洁。苟非义之所在，虽竟日炊烟未举，一介不取诸人，课蒙自给而已。与逢吉同县人有陈燿者，字晓峰，监生。贾而好文，喜作小诗，不自收拾。同治后亦寄居于里。老且病，境益困，卒年七十馀。《闻湖诗三钞》。

陈元骥，字范之，号念东，秀水人，咸丰戊午举人。工诗善书。庚申避乱，赁居于里。辛未大挑二等，初署山阴教谕，后选宣平训导。赴任未及半载，骤得痰疾，不两旬卒。有《抱经堂诗稿》。同上。

杨陈谟，字溯韩，海宁人，诸生。性落拓，不拘小节。诸子百家、九流二氏之书，罔不涉猎。庚申避乱，赁居我里。以境累业医，屡踬名场。丙子秋闱后病剧，自知不起，作五言绝句曰："随缘五十载，非释亦非儒。水尽波穷后，无心返太虚。"神色不乱，端坐而逝。《蒙庐诗存》。

陶模，字方之，号子方，秀水人。为诸生时，避难徙盛泽。家赤贫，米盐琐屑、析薪担水皆身任之。晨起摒挡家务毕，入塾课徒。颠沛之中不废力学，从平湖顾访溪徵君、吾里沈南一孝廉，讲求程、朱之学。介然有守，和而不同，识者许为国器。同治丁卯，举浙江乡荐，戊辰进士。庶吉士散馆，选授甘肃文县知县。陇右僻远，兵荒之后官多亏累。模不携眷口，不聘幕宾，钱谷、刑名、抚民、治盗，巨细毕举。总督左宗棠博采舆论，调补皋兰首县，擢秦州牧。光绪初元，晋豫秦陇大祲，罄所储筹赈，全活流民万计。大学士阎敬铭密保人才。新疆初复，奏调迪化州。塞外苦寒，拊恤疮痍，擘划尤瘁。升宁夏府，署甘州、兰州府，所至咸得民心。癸未，简放兰州道。明年，署甘臬。丙戌，陈臬直隶。戊子，开藩陕西，两护陕抚。辛卯，巡抚新疆，奖廉惩贪，辑兵睦邻，一以息事安民为主。乙未，河湟回乱，奉命入塞剿贼。地广兵单，用寡敌众。丙申，补授陕甘总督。久历风沙，遂患气喘，累疏乞罢，温诏慰留。庚子任满，乞假就医，闻拳匪酿祸，椎心呕血。寻移督两广，仍力辞，不允。岭南政烦赋重，屡以民困入告。为时事所迫，征求叠至。模因事与心违，病又大作，连疏辞职。壬寅八月，得请解任。九月九日，卒于广州，年六十八。谕旨有"秉性朴诚，清勤练达，抚绥培养，吏畏民怀"之褒，赠太子少保，谥勤肃。子葆莹，附生，早卒。葆廉，附贡，主事，赏员外郎，官陆军部郎中。葆霖，附贡，主事衔。长孙善培，荫生，刑部主事。其家居吾镇几三十年，后徙还嘉兴。节录行述、墓志。

方外

见空，化成庵僧。终年茹素诵经，寒暑不辍。咸丰庚申六月，贼窜至里中，与得泉僧皆被掳至苏，仍持戒律。逾月，贼勒换僧衣。佯许之，夜自经死。贼瘗之，而逐得泉。《江苏昭忠录》，参王希曾《表忠录·附见》。

洒尘，楚人，行脚僧也。居化成庵，工拳技，有胆略。此庵在盛湖中央，多风波之险，时有戒心，即打包僧不敢卓锡。光绪丁亥七月，群盗来劫，洒尘只身击退，从此安戢。惜不永年。今武庙宏开僧，是其徒也。参《蒙庐诗存·小注》。

羽客

陈良才，字复古，里人。性喜行善，济人利物，无不为之。嘉庆戊辰，闻湖长虹桥圮，工钜费繁，无敢创议。复古劝募绅宦，如响斯应，于是闻溪人踊跃捐助。甸上陶氏认铺桥面。壬申至乙亥落成，复古之力也。又以所馀楹架木，于盛湖筑御风墩，构精舍居之以终老，即化成庵云。本李耘庵《诗话》。

盛湖志补卷二终。

盛湖志补卷三

金石 金石文字，一邑且鲜，矧在偏隅。然故家收藏，见于名流著题者，宋元略有可纪，明与国朝亦间及之。

商

守册父巳爵。高今工部营造尺五寸八分，深二寸六分，口径长五寸，阔二寸三分，重一十九两。两柱三足，有流有鋬。鋬有铭曰"[illegible]"，凡四言，周用刻云雷文。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载是爵，据陈仲鱼摹本编入。阮云："册者，君所锡命，世世守之，示不忘也。"

册丁酉爵。高五寸八分，深二寸九分，口径长四寸三分，阔二寸二分，重一十六两。两柱三足，有流有鋬。鋬内有铭曰"[illegible]"，凡三言，纯素无纹。右二爵，旧藏王氏话雨楼。张廷济跋：爵文，或在柱，或在鋬内，有甲乙字者，昔人俱定为商器。右二爵器文俱精，真堪藏弆。许槤跋：爵，雀，古今字鸟之微者，饮器象之。以爵饮至少，示戒之义。所见不下百馀器，而此二爵，为绝无仅有之品。嗜古者当共赏之。"**周梦台·题王旭楼所藏商丁巳二爵景本**：一爵回雷琢形式，七寸馀高四合实。四字在鋬古且质，一爵朴素不雕饰。容可半升径半尺，篆文三字鋬内刻。斯二爵色黝然黑，历四千年人不识。泥沙杂揉铜剥蚀，王君一见为拂拭。宝而藏之加什袭，好古之家造君室。摩挲二爵意若失，觉已所储钱不值。**方坰·题商丁巳二爵景本**：王君禀家学，好古胜欧儿。彝器什袭藏，为尊为敦卣。就中商爵二，册父巳

丁酉。其质坚以黝，其高七寸强，其量半升受。其文灿娟娟，缺月隐星斗。迢迢四千载，珍重入君手。晴窗几摩挲，光彩射户牖。

己丁敦。高营造尺五寸，口径七寸九分，腹深四寸六分，周围凸线两层，左右云纽双环，敦身纯素。腹底花纹双鱼，足底有“ㄣ尒·”款识。上巳，下丁，中列人形，是“孫”字。右敦失盖。藏仲氏小於舟。腾按：宋吕大临《考古图》，有己丁敦，高七寸，深四寸八分，容六升，铭三字，文与此同。以古尺较之，高深亦近，惟此器为质素。薛氏《钟鼎彝器款识》云：“己丁敦铭六字，盖曰孙己丁。”今失其盖，只存是器，铭与薛氏所载亦同。薛曰：“商之君有以己为号、以丁为号者，然不应并铭一器。则己丁当是享祀之日，故又以孙铭之。若曰祀，孙子之职也。先言孙，后言己丁，明是器孙所自制也。器以孙名，己丁之间又言孙，用其日享祀耳。”

周

父癸斝。高营造尺二寸，口径阔三寸二分，腹深一寸四分，重一十五两。周围上截斗方卍字，下截纯素。三足，腹内有铭曰“[illegible]”，凡五言。腹底花纹圜形八卦，回文如意。右斝藏仲氏小於舟。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云：“告者，癸告之器。或曰告，古造之省。圜形，盖谷黍形。斝之义，为稼，故取象焉。”腾按：父癸斝铭五字，镂在腹内，上列亚形，中是告字，下列左父字，右圜形，中癸字。戊戌夏日，予于市上得此，通体莹润欲滴，深翠斑驳，土蚀剥损。盖入土已久，为周时遗器无疑。予向见是铭于积古斋本，知阮文达有此器。今观铭文浑朴，不知即文达所有否。或古物流传，犹书画之烟云过眼耳。

汉

五铢泉笵。长三寸八分，阔二寸四分。泉文面漫，相间各四。右笵藏仲氏小於舟。**张燕昌·金石契初刻**：五铢泉笵，藏盛泽王勺山楠家。按《泉志》，五铢钱品数最多，有传形者，名蜀钱；肉好有郭者，名梁钱；背文

四出者，名角钱，及赤侧“当两女钱”之类，文皆五铢。且自汉至晋，犹有铸行者。今笵有“五铢”字，亦不敢定为何时物。**姚学经·因宜堂摹古法帖**：《隋书·食货志》曰，梁武帝别铸五铢钱，除其肉郭，谓之女钱，与此合。钱笵，前人未经道及。朱竹垞太史始举其名，盛泽王氏宝而藏之。**张廷济·跋**：五铢笵具面、背文两版者，尤著录家所绝无。右笵，王氏世传之物。虽背无文字，然审是汉京遗制，非近今乡壁虚造，并镌金数字以惑盲者比，是可宝已。**张开福·跋**：邗上江郑堂获货泉笵，背有篆文母字，嘉定钱氏定其名曰“钱母较笵字”更确。此五铢泉母面漫，各四。藏王氏话雨楼。先徵士曾收入《金石契考》。五铢钱始于汉武帝，班史谓“元狩五年，罢半两，行五铢钱”是也。**许槤·跋**：泉笵始著录于近时金石家，而出土者亦复不少。此笵完好工致，字迹茂美，尤希世珍也。**瞿中溶·跋**：余幼年喜聚古泉，弱冠后思继宋洪文安《志》作续志。积之既久，见洪氏书中多遗而未备，爰于嘉庆初年辑成《泉志补正》一书。至泉笵，始发于康熙中朱竹垞太史，前人所未及也。近年颇有续得者，亦泉谱中当补之品。见友人芑堂张徵君处有勺山王先生所藏此品拓本，遂摹以补入，私心向往已卅馀年矣。**徐楙·跋**：五铢泉通行于汉魏六朝，故其泉特多，而笵亦较多，于半两货泉、大泉五十等。古人以二十四铢为一两，六铢为一锱。秦制，半两与两锱，盖十二铢也。汉孝文制三铢，式如半两泉。既而行五铢，其制始有轮郭。沿及六朝，隋制稍变于前。此正汉泉笵也。有两笵对合者，有一笵互用者，此又一笵互用者也。**腾按**：文鱼不敢定为何时，叔未、石鲍隐然主汉，珊林、木夫则不定年代。《话雨楼碑目》宗姚说，属梁，似与文鱼所云“肉好有郭”相反。今据问蘧，属诸汉矣。【文鱼，张燕昌字；叔未，张廷济号；石鲍，张开福号；珊林，许槤字；木夫，瞿中溶号；问蘧，徐楙号】**杨秉桂·题王氏所藏汉五铢泉笵景本**：上清童子铢衣净，空山夜谒岑中令。锡祚天开宝瓮祥，得一古钱重拜命。唐代去汉数百祀，五铢宝贵已如是。更阅千年尚留笵，笵为泉母溯厥

始。琅琊好古今无匹，搜罗金石此其一。此尤影本取形似，我曾亲见青铜质。闪闪活碧腾精光，纵量古尺五寸强。椭圆形制若宝砚，面幕各四居中央。冬桐作花黄龙世，其时鼓铸夸新制。荒唐铜匮渺难稽，六品流传但泉币。敢托清流薄阿堵，重是前朝资考古。岂惟汉制得追寻，圜法居然师九府。娜嬛福地饶珍蓄，我是张华记游熟。请复来观压胜泉，长寿宜男为君祝。**邱璋·题五铢泉笵景本：**宓羲之币庄山金，始制国用资民生。钱圆函方自周制，九府圜法衡其平。汉时吴邓钱最多，五铢肇自武帝初。周郭其质不得磨，黄牛白腹谣非讹。万物由来贵适用，如泉之流便者众。错刀制好格不行，惟此相沿逮刘宋。先生好古能博识，购得当时旧钱式。熊熊其采赫赫光，绝胜三官铸赤仄。摩挲重是千年物，况复籀文真健笔。石墨流华姚氏镌，云烟过眼文鱼跋。古意磅礴信堪宝，拓本传观勿草草。细数何劳姹女工，珍藏端契幽人抱。呜呼！世人积钱遗子孙，彼和峤者徒纷纷。不如君家以此传，云礽寿与金石同无垠。**杨澥·题五铢泉笵景本：**千泉万泉作虏守，何如一笵宝其母。阴阳对列分布置，凿枘吻合辨枢纽。话雨楼中数金石；商爵兄与汉碑友。主人保此富寿康，子母长生永不朽。**杨炳春·泉笵拓本，为王旭楼题：**五铢泉笵精且良，曰汉曰晋或曰梁。寿世要以千年强，此千馀年谁知惜。宝之拓之逾拱璧，重钱笵尤重手泽。古哉何独笵古乎，如主人者今已无。爱钱则多爱笵孤，以笵示人人不喜，一笑铜山俱休矣。寿世更千年，笵与主人耳。

唐

照日镜。大鼻小圆镜，圆径二寸八分，内有海兽四，外铭文二十字，正书。铭曰："照日菱花出，临池满月生。官看巾帽整，妾映点妆成。"腾按：余家有河东君所藏唐镜，背有诗，与袁牧《随园诗话》合。先是查慎行《金陵杂咏》云："宗伯奁清世莫知，菱花初照月临池。点妆巾帽俱新样，不用喧传镜背诗。"见《敬业堂集》，知是镜久传人口。河东君盛泽人，见钮琇

《觚賸》。**黄金台·木鸡书屋三集·柳如是遗镜记**：徐淑合欢，镜真可玩，乐昌半破，镜亦重圆。从古佳人，非无宝鉴。若乃以西陵之丽质，作东美之捐躯。莒妇工谋，荀女就义。龙涎紫结，芳尤烈于焚馀；蛾粉红偪，艳更伤于蜕后。吾于河东君遗镜，不禁抚摩三叹焉尔。其红杏芳龄，白莲娇态，香招媚蝶，枕置神鸡。精素素之楷书，擅田田之尺牍。陋他楚女专解行云，奚必谢娘方工咏雪。张秾改姓，将封国夫人；柳翠前身，素称善知识。紫衣入户，谁为李靖英雄；绿绮当垆，期作长卿佳偶。斯时之镜，则固当眉写翠，对脸傅红。稚齿韶颜，丰姿出众，雪肤漆发，艳冶非常矣。既而见摈黄门，致惊打鸭。言归蒙叟，为赋栖凰。许张敞之画眉，笑陆展之染发。不胜李书记华年之感，大有杜司勋晚遇之情。每当秋舫一帘，春屏四壁，称诗弟子，伴病维摩。撷西天称意之花，种南国相思之豆。述师爱妾，岂只能歌；子京丽姝，时观修史。担书五岳，恒藉清娱；拥髻三更，忍离通德。而且情柔于水，语妙如珠。薛瑶英龙绡侍客，无事猜嫌；步非烟蝉锦贻人，尽容放诞。自是司空见惯，不忧丞相怒嗔。斯时之镜，弥觉碧光连日，紫气属霄。鹊盘玉蕊轩中，蟾照绛云楼上者矣。亡何，兔舞周京，狐游汉殿。三千里龙骧军至，刁斗森然；五百年麟脯筵开，沧桑变矣。于是握绳讽义，指剑沥诚。素号东林之党魁，宜尽西山之名节。乃毛惜偏能誓死，而褚渊只解偷生。早知燕颔难封，谁料龙头无耻。三朝实录，自称危素老臣；一纸降书，竟出梦炎名士。沈郎反覆，空令老婢之取怜；张谷迟疑，枉负新声之苦谏。斯时之镜，未免凄凉寡色，黯淡失辉。网户珊瑚懒相拂拭，妆台玳瑁不用摩挲矣。迨乎戴洋见征，萧贯赴召，鸾分俪影，鹊恨单飞。屋频穿夫鼠牙，巢将覆其鬭卵。承嗣之觊觎未绝，严武之愤恚难消。泪洒犀帘，愁紫鹦槛，遂乃粉书壁壁，带挂贞枝。甘为罗爱爱白组之悬，不虚关盼盼黄金之费。当年红线，幸充记室之名；尔日绿珠，须报君侯之德。雾沉洛艳，月吊湘魂。斯时之镜，则又银字烂斑，锡花零落。昭阳七出，无复饰奁。武都一枚，任教表墓矣。

是镜也，余为记以永之，俾知节高晚，盖莫轻杨柳之身；义激颓风，益重蘼芜之号尔。**戴熙·习苦斋集·柳蘼芜妆镜，为汪适孙赋：**绮罗丛里一团秋，阅尽兴亡不解愁。曾映点妆人几许，等闲飞入绛云楼。○写翠传红手自擎，青衫乌帽作书生。世间休说无佳偶，第一流人本是卿。○窗前红豆笑春风，睡起珠钗缀玉虫。琴角诗边须记取，一双人影在当中。○击碎金瓯翠黛颦，勤王有志总成尘。妾心镜面郎心背，文字蟠胸不照人。○裧衣入道鬓慵梳，从此妆台夜月虚。镜若有知当早破，不教巾帽换尚书。○旧物摩挲忆乐昌，昙花开落亦沧桑。汪伦莫宝无情物，殉葬应归拂水庄。**仲廷机·咏河东君藏唐镜：**归家小院凝妆日，红豆山庄掠鬓时。多少世间眉史在，惟君青眼系人思。○浪子江南才第一，文人终得美人怜。绛云姥已成仙去，阅此清光二百年。

明月镜。大鼻大圆镜，圆径七寸，内有海兽八，外铭文四十字，正书。铭曰："明逾满月，玉润珠圆。鸾惊钿后，凤舞台前。生菱上壁，倒井澄莲。情灵应态，影逐妆妍。精神鉴物，代代流传。"又外飞走形。右二镜，藏仲氏小於舟。腾按：是晚唐人语，字亦唐人楷法。

宋

兰亭砚。大腰圆式，高二寸五分，长八寸四分，阔六寸六分。挖底，正面周围刻兰亭全图，背琢柳雀芦雁，款在左侧，篆书阳文"皇宋淳祐五年"。右砚藏仲氏小於舟。腾按：此砚为南宋旧物，石质豆绿，上下四旁刻右军兰亭修禊事，款亦端整，奏刀精细，绝非庸手所能。**殷树柏·题兰亭砚拓本：**右军风字失流传，宋琢铭镌淳祐年。好供先生鼠须笔，日临禊帖纸三千。○金稜玉海价连城，何若雕镌制更精。只有扈斑堪作配，端溪龙尾俱为轻。**吴鸣锵·兰亭砚拓本：**龙跳虎卧信超伦，莫道兰亭迹已陈。雕琢犹留淳祐手，风光如见永和春。

铜铸牌。长二寸一分，阔六分，上有圆孔。两面正书，一曰"临安

府行用”，一曰“准五佰文省”。右牌藏程氏小米舫。郎仁宝《七修类稿》云：“是南渡国穷补救变通之物，交会钱引之类。省，省钱短陌也。”腾按：南宋建都杭州百五十二年，皆称临安府。钱牌为支钱之券。当时以七十文为佰，故著“省”字。**张廷济·清仪阁杂咏·临安府钱牌：**几竭中原炉火寒，小朝廷忍说临安。和金自纳千缗易，铸铁宁知一错难。陌短有谁筹左藏，孔方无计变钟官。饶他挂向寻春杖，醉看湖山半壁残。**郭麐·灵芬馆四集·临安府行用铜牌，孙古云属赋：**销金窝里笙歌沸，十万金缯买和议。当时国用日仓黄，那有铜山供岁币。牌如带铸椭以长，上有圆穿贯可系。皮币之后宝钞前，直百当千此遗意。汴州父老来临安，入手摩挲定流涕。金牌已召岳家军，难见太平兴国字。

单昇墓碑。明天启三年出土，今佚。

元

延祐权。重二十二两，六角式。文凡五行，正书，曰“成曰十分”，中行“杭□□□”，三字磨灭不可辨。再中旁二行，俱曰“延祐五年”。右权藏仲氏小於舟。腾按：元仁宗年号皇庆，改元延祐。史书，戊午五年二月，诏写金字佛经，铸此权。时盖有元方盛之际也。黄君舜良嗜古，以研易来，知余爱之，遂见赠。**仲虎腾·咏延祐权：**秦权莫考问奇字，莽权美新动异议。有元幸无旁落虞，六百年来存名器。**黄金鳌·咏延祐权：**蒙古文奇略识难，斯权楷法两行看。浑然元气编金石，想见衡平凡百端。

吴江州达鲁花赤阿撒都剌圆墓碑。在充字圩，入土不可见，仅露其首。今佚。腾按：邑志载碑文略云，阿撒都剌圆以后至元元年二月任，九月卒。居官廉洁，贫不能归葬。赖知州刘太初、同知亦思剌、判官宋宣、提控案牍张光、都目杨敬等赙金，始得葬此。

赵文敏与万石相公札。行书。右板藏仲氏小於舟。孟頫顿首再拜万石相公尊亲家阁下：孟頫上翟总管至得所惠书。审 二哥承荫文书，

得早发来为好。动静安胜，亲闳悉佳，慰喜无量。且蒙记会，远赐玉粒，如数拜领，每食必感。不肖留此粗安，但书经犹未愿乎，日夜思归，而未有期，极无聊也。所二哥见许，黑小厮望遣过湖州家下抬票，庶望少长可以相安耳。来侍冀道及小儿，想无事。瞿琴轩想礼上多时，曾托其于受云溪处求兰亭，应是陈直斋物。不知如何？或会有，千万扣及，示报为感。今因便草草具字，不能道谢万一。不宣。九月十九日，孟頫顿首再拜。腾按：赵文敏墨迹，吾里祝氏镂诸板，今归于余。神采依然，当与《民瞻十札》并珍耳。

吴仲圭墨竹。上题草书五绝一首，诗曰："风入湘竹林，翛翛发清响。可怜物外民，秋光对罗幌。"梅道人戏墨。右板藏沈氏勤补堂。按：以上二种，国朝咸同间镌板，因元人书画，故列诸元。**王礼·题沈新甫所藏元梅道人墨竹寿诸板**：山水流传见正锋，箨龙偶写墨花浓。一竿神似坡仙笔，可有官奴秉烛从。○千亩胸中具渭川，淋漓腕底起云烟。虚心愿立梅花下，只恨生迟五百年。

明

洪武权。重三两，如净瓶式。两面正书，一曰"洪武三十年"，一曰"应天府制"。右权藏程氏小米舫。

天顺爵。重一十六两，流外有长方印，正书二行，文曰"天顺己卯湖州府造"。右爵藏仲氏小於舟。腾按：天顺己卯，英宗复辟改元第三年也。

成化桥柱石刻。刊在右柱。国朝嘉庆二年，重建斜桥出土，今不知仍存其柱否？大明成化七年岁次辛卯八月吉日鼎建，干缘善士张季宗、沈或、沈璐、沈琮，助缘张文忠。王鲲《松陵见闻录》云，是刻周围花纹古拙，字法端整足正。邑志讹为宋淳化也。

项墨林木几铭。隶书八行，每行八字。右几旧藏王氏话雨楼。枕箪铭·项墨林著：贞坚奇木，质润理鲜。刻削制器，荐于文团。凝神静魄，适性宁眠。卧游旷朗，冲虚太玄。灭想无梦，绝虑忘言。物我齐化，一觉蘧

然。隆庆庚午七月巧日。腾按：首行前有寄傲腰圆印“项元汴印”，方印后有六角“墨林父印”，“子京父”方印，侧有“天籁阁”长印，“项墨林父秘笈之印”方印，俱刻于几。

崇祯炉。重一百六两。口下周围篆书：崇祯元年戊辰冬日，澂阳署中制。火门曰“宜鼎”，左右四言六行：抚仙之滨，政洽如神。委蛇退食，姥鼎娱宾。数友得一，世世永珍。右炉藏程氏小米舫。

崇祯大圆镜。重六百馀两。背有正书一行曰：崇祯十六年置。右镜藏法轮寺。

国朝

仲翁墓志铭。长洲汪琬撰，并正书。详见《尧峰文钞》。右石陷琪字圩丙舍壁。

观音像。里人沈烜摹其室叶璚华楷书《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于上方，嘉庆十七年四月勒石。右石陷化成庵壁。

千手千眼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女史朱萼增楷书，钱塘冯箕橅观音像于前。道光五年六月勒石。右石藏仲氏小於舟。**陈赫·小琼海诗·题朱萼增所书大悲心陀罗尼神妙章句拓本：**千手千眼出一手，一手一字归一心。心心南无观世音，字字印合紫竹林。深闺无事吟初罢，悠然弄笔间窗下。广大圆满陀罗尼，具大悲心以心写。纤纤本是兜罗绵，时复含豪思邈然。白豪光即簪花格，银红袖底出金莲。现女人身而说法，自然自性通于禅。端庄流丽三十二，每相婉婉而娟娟。此段功德本非细，何为萼直便西逝。本拓徒伤老父心，集成欲下阿难泪。愿传万本好摹临，特开线帖当神针。吾知天下善女子，悲心各向腕中寻。**高簪·题大悲咒：**翩翩笔格内思经，龙树因缘悟性灵。一自茗华镌琬玉，断肠何啻瘗琴铭。**归懋仪·题大悲咒：**慈云大士惯低眉，救苦寻声恰为谁。悯彼贪嗔痴不醒，誓将甘露洒杨枝。○海角天涯愿力深，圆通无碍大悲心。披图载展陀罗句，如对灵山

紫竹林。**王静卿·题大悲咒**：千手千眼大慈悲，海上春风着意吹。写就陀罗勤合掌，好和龙女共追随。

泥无身自写像。秀水郑照作记于上方，长洲钱瑶鹤楷书，道光十年闰四月休宁邓煃刻。右石旧藏郑氏书带草堂，今藏仲氏小於舟。**郑照·记**：此卜孟硕先生自写小像也。钮玉樵《觚賸》载先生临殁之岁，有乞其书画者，但题曰泥无身，则是像乃其病寝时所作，殆逆知后世必有慕其风者，故为是而留于后欤？岁庚寅闰四月，吾里同志之士慕先生之才，伤其无后，于宸洲道院之西偏，妥先生栗主，供以香火。照忝与先生同籍，而侨居先生绿晓斋旧址。既得遗像，不敢自秘，摹诸石以奉祠中，继诸君子志也。案：先生讳舜年，字孟硕，号野水，居吴江之盛湖。入籍嘉兴，为秀水学生。少负隽才，工书画。恃才自放，卒以废，死年止三十有二，无子。有手定《绿晓斋集》，弟子徐天羽刻以行世。泥无身，不知何所寓意。其像红衫高髻，狂态可掬，见者可以知其人已。**冯登府·石经阁集·卜孟硕画像赞并序**：孟硕名舜年，盛泽人，占秀水籍，为诸生。尝读书东塔废寺，风雨一床，四无人居，青燐野火间吟啸达旦。性喜鬼，每露宿榛莽，冀得一遇。暑月挽高髻，衣红苎袍，跣足行歌市中，人皆笑为狂为怪。少工画，见赏于陈眉公、董思白。国变后，颓废益甚，自放于酒坊歌板，以瘵疾卒。与洞真道士苏蓬头游，受吐纳术。或云仙去。其年三十二。明以来，盛泽之以诗名者，实自孟硕始。秀水郑照重刻其集，摹像索题，爰为赞曰：猗欤，孟硕无之而不奇。其志抑郁而无所宣，乃托于为仙为佛而诡越以死。嗟人世之滔滔，情恍惚而无与俦。恒好殃欣祸之不已兮，幸诗卷之长留。叹三百年之一奇士兮，仿佛乎天池老莲之流。

金石附录：

明

柳如是青田石书镇。石长二寸五分，广二之一。刻山水亭榭。

款云：仿白石翁笔。小篆颇工致。面镌崇祯辛巳畅月，柳蘼芜制。旧藏梅堰王砚农徵士之佐家。**张鉴·咏柳蘼芜书镇：**写罢乌丝笑破钱，谓钱岱勤为姬捉刀人，见王沄诗注。笔床砚匣日周旋。归家园里伤心树，转手沧桑二百年。○山庄红豆正花开，花底齐牢酒一杯。展向春风重太息，绛云书卷久成灰。**于源·咏柳如是书镇：**角巾相对尽风流，戎马中原且莫愁。付与美人新管领，图书高拥绛云楼。○小字蘼芜手自镌，摩挲长日伴丹铅。不知一角残山水，更向江南住几年。

柳如是伽南香笔筒。见海宁王海村文学斯年《秋塍书屋诗钞》。**王斯年·柳如是笔筒歌：**云烟瀚染龙蛇走，珊瑚光映翘轩帚。梵海香琱优钵花，美人韵寄章台柳。词阵谈锋冠一军，桑田蔓草泣秋坟。马樱花谢馀红豆，玉蹙楼空锁绛云。摩挲细认尚书笔，款镂牧翁姿纵逸。色相难捐自在身，曼陀仍署我闻室。想见抽毫拈韵时，白须红袖斗新诗。蝉衫钏褪挥应速，茧纸霞舒阁恐迟。纷纷归狱矜诗史，臣节馀生因女子。焚琴煮鹤得毋痴，况际琴椎鹤已死。锦袜香消金椀亡，事关名艳易神伤。裘钟倘篆桃根字，江左风流自属王。王献之有笔筒名裘钟，世无其匹。

书目

国朝

四书义索解编 十卷。洪潮元。下同，并未见。潮元，字洽三，号半湖，诸生。

桦叶山房诗 二卷。

绿晓庄诗草 郑熙。佚。熙，字震山，号子村。

盛湖志 十六卷。仲廷机。下同，存。

舫斋诗 一卷，文 一卷，金石跋 二卷。存，未刊。

国朝名人事述 四十二卷。洪文益。下同，存，未刻。

续今世说 二卷。未见。

犹及编 二卷。未见。

居易轩诗草偶成 十二卷。未见。

倩吟秋馆集 周元圭。未见。

清晖书屋诗存 李豫康。未见。豫康，字邦宪，号蒓村，新杭市人。

雏音编 李达康。未见。达康，字质夫，号绘轩，新杭市人。

棣华吟馆诗草 简斯锷。佚。

希范堂文稿 四卷。张乃藻。下同，并佚。

博议诗 一卷，赋 一卷。

丹桂籍讲义 二卷。徐树勋。存。**陆以恬·序：**阴骘之说，始于《周书》，而阐于文帝。读斯文，咸知尊奉，鲜能笃信力行者，盖未尚深究其理，而疑作善降祥之不尽可凭也。夫天之报施于人，岂或爽哉？特其机甚微，不可以迹求；其道甚远，不可以时限耳。常人不察，谓天难知，弃德从恶，无所顾忌，由是习以成风。竞趋浮薄，生理亡而杀机长，上干天和，遂成劫运。今日者寇盗充斥，极刈戮之惨。人方谓气数使然，莫可解救，而岂知敝俗迁流，沦胥不返，实有以致之。徐君子敏知其然也，欲人之皆勉于善，以挽回祸变，于是劳心焦思，殚一年之力，注释斯文。既诠解其指归，复推明其义蕴，切实精详。上可为入圣之阶梯，下可为禔躬之准的。自有此注，而文帝垂训之旨畅，文帝牖民之道益彰矣。君籍隶吴江，举咸丰壬子孝廉。虚怀好学，工文辞。授徒勤于启迪，请业者踵相接。尤喜行善，好修不怠。使其见用于时，当必有远大之业，可以维持世运。乃自遭乱流离困顿，遽以疾卒，士林皆悼惜之。犹幸是书已成，其徒集赀刊行，俾天下后世读是书者，晓然于善之当为，还淳返朴，共迓嘉祥。君虽殁，而君之心不且无复遗憾也乎？

刚甫遗文 二卷。郑庆筠。存，未刊。庆筠，字刚甫，号淡轩，秀水

往而思来者，其意不更殷欤？

匏斋遗稿文 一卷，诗 四卷。李龄寿。存。凌泗·序：我友李君辛垞之卒，沈君蒙叔裒遗著，寄柳君子屏。子屏病甚，却还蒙叔，乃以书抵余。予始识君在咸丰癸丑，与子屏同补邑弟子员，相见极欢。三人年少，意气豪上，谓古人事业可立致。时我邑沈南一、陈子松两先生，受桐城姚氏之传于娄姚春木氏，以昌明正学、守先待后为己任。余与子屏家邑之东乡。君与两先生居近，故君为古文独早，为之亦辄工。既连哭两先生，遭乱窜海滨，遁于医，乱后资其业以为生，而作亦渐少矣。咸丰十年，从弟砺生归自京师。青浦熊君纯叔主其家，君亦以医来此。于是宗娄姚氏《国朝文录》之例，为《松陵文录》一书。《文录》成，则修《吴江县续志》。盖自同治壬申至光绪丁丑，七年中，君晨起治病，午后相聚论文。子屏时棹扁舟来访，饮酒谈笑，极一时朋友之盛。未几，河南赈事起，砺生偕纯叔往。明年，纯叔殁于赈所，君为撰行状。去年六月，君复来此，砺生客沪上，独余与君嗒然相对。时谢君绥之搜刻纯叔遗稿，余方任校编之役。七月初，将别去，谓余曰："纯叔传矣。子屏发早秃，我与若早白，异时谁定我文者？我三人互相订及，我之见也。"余诺之。不三月，而君讣来矣。昔欧阳永叔谓："自尹师鲁之亡，二十五年之间，相继而殁为之铭者，至二十人。"不独善人君子难得易失，而交游零落如此。返顾身世，死生盛衰之际，又可悲夫。余自癸丑识君，逮今三十八年，即江震同案之亡者，已不止二十人。其间又罹兵火，文凋献谢。思守邑先正之说，嫫之后进，而同辈年少，若郑子理卿、寅卿，仲子澄生，既不幸早世，子弟能读书可成就者，又多不永其年。然则我邑斯文之传，其自此止乎？抑欧阳公序苏子美文十卷，梅圣俞诗十五卷，皆穷于世而奇伟郁勃之气托文章以自见。君即才不逮苏、梅，而衣食奔走夺其日，力穷而不得竟其所学，所存止此。此则余之悲君，更有在欧阳公所悲之外者。而老友如子屏，又衰病不及论次，乃使不文如余，念宿诺而为之序，可胜慨哉！君

才气通敏，为文操笔立就，多散佚。今存者皆合于桐城义法，诗趣豪胜，于东坡为近，合为《匏斋遗稿》。蒙叔慕文忠公之为人，近自号欧斋，故举欧说论列之，还质之蒙叔焉。**沈景脩·跋：**匏斋既殁，子屏寓予书，属搜辑其诗文谋授梓，而以编定之责自任。予从其孤敦，复裒遗稿寄之。子屏适病作，愈甚，复寄还，旋亦谢世。予多病，又牵人事，因念能文章且知匏斋之深者，莫莘庐若。少同里闬，长共吟社，诗学最深者，则首推子远。于是分致两君，各操选政，为之编定诗文各若干首，曰《匏斋遗稿》。予惟匏斋天才亮特，肆应充沛，稿中少作已老成，设得从容岁月，纵其所之，其成就当更可观。乃中年专注于医，医书多所发明。晚岁遭际多故，才逾五十，须鬓皓然。予犹幸其真气内实，饮啖过人。于世事之辛苦磨淬，且十倍于予，孰意先予而逝哉？呜呼！形有尽而心无穷。今睹此编之成，既痛逝者，行自念也。

竹山存草 屈其镗。未见。其镗，字震东，号竹山，新杭市人。

枕流漱石居诗钞 张廷焯。存，未刊。廷焯，号俾云，府学增贡。

见闻宝鉴 同上。

国朝师儒传学表 陈其荣。佚。以下流寓。**自序：**慨自师道不立，而学术益以荒。学术不明讲，而人材益以杂。昔韩子作《师说》，举传道、授业、解惑为言。夫授业、解惑之大者，乃所以传道也。彼讲授经书，结撰文字，为业之小；穷理、修身、型家、善俗，其大也。句读不知，文义不明，为惑之小；役志、荣名、系情、物欲，其大也。果得有道之师，以业之大者讲明之，惑之大者剖抉之，又安见道之所传，不得其人乎？且传道在师，翼道则有友，共学诸子尤赖得其人焉。尝闻胡文忠公有言曰："凡官自督抚、司道，至于牧令，均宜岁奉千馀金或数百金，敦请道德忠鲠之儒以为师友，匡正其心思，增益其耳目，知虑之所不及，必如是而后德可修，名可保。"此即古所谓宾师者也。彼得志行道者，犹必亲师取友，以补拯其学识之疏，政事之拙，矧士之学业未就者乎？顾何以世之言学术者，必分离汉宋为两途，以为考证、义

理绝然不同。而不知考据家之解释辞意,综核度数,即为格物致知,与理学家之辨别是非,讲求本末,其术不同,其道则一而相为质证,俾斯道之传不致晦塞,又何事强分宗旨,各立门户以之求胜乎?则经师、人师均为学者之先导也。又或家学渊源,得贤父兄为之裁成,则有累世传诒,后人继绪,学业益昌,亦师承有自耳。维我朝正学昌明,名儒蔚起,辑是表者所以纪诸儒之宗绪,授受有原,行谊、学术、功业卓然可传。师儒之望固有以矜式乎当时,垂范于后学。有志斯道者,果其闻风兴起,能自得师,而学业有成,不且绍遗绪于弗替哉?

蒙庐诗存 四卷,外集 一卷。沈景脩。下同,存。**谭献·序**:献于沈子蒙叔,所谓积素累旧之欢也。自同治乙丑夏,倾盖全椒薛师之门,胜友如云,而相视,而莫逆,惟子最先。盖其玄言高寄,体素储絜,少成若性,则朋好交推之。独献以为胸次槃郁,有不可磨灭之气。虽跌宕文史,而折旋道义之中,尺寸无所苟已。而连蹇于场屋,其不自得之颜色,俄焉若忘,惟超然燕处,上与古人晤对,次与朋辈流连山水文字间。以内行孝友,吐辞安雅。以沉酣群籍,沾洒妙墨。或以为寓意于物,或以为自适己事,而不知沈子之流誉四方。庄生所谓"善者机耳"。凡其恃原以往垂四十年,足了千人者馀事焉云尔。君志节不群,既无所于试举,拔萃大科,一入长安门,被放广文冷官,非所乐也,寄焉而已。体羸善病,差以道力。消息之至,于游艺有韵之文,无韵之笔,左右徐、庾、柳、欧者,未著录人间传写之。三数年来,献垂白息景,与君益亲,行歌互答,靡间于形骸。乃与老友榆园、许叟,敦其编次古今体诗稿,付献读定,次第得五卷六百馀首。情志之诗,窈以曲;游观之诗,舂以愉。酬赠之诗,敦笃而不陈;哀怨之诗,悽悱而不殚。以为清声,则奇骨寓焉。向所见磅郁不可磨灭之真气,跌宕文史者,其表;折旋道义者,其里。世且不乏伯牙、师旷,其人弦外求音,则文外独绝。沈子之似古人乎,抑古作者之偶于沈子乎?君潜研声诗,谓古作者夙有定论。圣清

二百馀禩，诗人别集披榛之采，导泾之分，称心而言成。论诗绝句百章，知其人，论其世，殆非一人之私言也。沈子书艺逸荡秀峻，使人不思赵、董。沉浸石墨，渊原篆分，又以绝句诗八十篇，扬搉而陈二百馀禩之书人。抑扬尽致，亦非一人私言也。献乃次二者，合为《蒙庐外集》。知人论世之学，亦通于《春秋》。所见所闻所传闻之教，文儒修辞，未有不可推大者邪？以积素累旧如献者，读定君诗，欣然忘食，率尔而言，庶几相视而笑，终焉莫逆于心也。**李道悠·序**：闻川，悠故乡也。国初以来，代有能诗。近百馀年为尤盛。蕞尔之区，三刻总集，积三百人之多，此盖宗教相承，后觉者效先觉之所为尔。同治甲子，粤寇肃清，犹有存者杨君利叔，悠族弟匏斋及沈君蒙叔为最著，则此风未衰也。之三人皆能自辟蹊径，越前人而过之。乃越十馀年，利叔去世。又十馀年，匏斋卒。至是，则蒙叔一人硕果仅存矣。蒙叔悦亲信友，内行既备，一冷官无所求，故其沉浸典籍，发为咏歌，洵足令当世人景仰，而一昌其诗教也。今将梓其存稿，问序于悠。悠客居衰惫，奚敢序蒙叔诗，而有不能已于言者。今日之闻川，风雅不绝如缕矣。虹桥雁水间，欲问其提铅握椠，群相勖以感发惩创之义，一以无邪为归者，邈不可得。虽然，诗本性情，最易流露，特患无觉之者耳。蒙叔先觉者也，先觉觉后觉，俾此邦之人咸知近接利叔、匏斋之迹，以上复乾嘉百馀年之盛，而不能自已。谁谓此风遽坠于地耶？然则蒙叔当绝续之交，正大有造于闻川也。后觉者何幸，而亲炙之者哉！悠于是乐故乡之幸，而书之为序。若稿中诸体无美不臻，谭大令已详言之，不复赘云。

蒙庐续诗存 □卷，骈体文 □卷，联语偶存 □卷。存，未刊。

井华词 □卷。存。

寻山问水诗稿 叶存慧。未见。

客寄吟集 十六卷。汪凤。未见。

新溪棹歌 一卷。郑镰。下同，存。**余树湘·序**：余尝自槜李归，道

出新塍，见其风气朴遬，人情醇美，因念此间必有修洁自好之士而不及访也。已而果识郑君雅子。雅子神采谖谖，杰然以古作者自命，谈次手所著《新溪棹歌》百二十首见示。余受而读之，则前所云风气之朴遬，人情之醇美者咸在焉。嗟乎！新塍一僻市耳，孤悬境隅，距省会且数百十里，非有山水之胜，沿革兴废之感，而所记载自俗尚、物产诸琐屑外，凡节义、贞直之事，足以振颓风而肃人心者如此。于是叹古道之不绝，未尝不凌铄于通都大邑，而散存于堘垣蓬艾之区也。虽然，朴遬醇美如新塍者世岂乏所，不有雅子其人出而纪之，俾节义、贞直之事之堙埋而无闻于外者，何可胜道？然则仅以吟咏风月，读雅子之诗，岂真知雅子哉？

抱山楼诗词集 十二卷。未见。

留青书屋吟稿 金鸿煦。未见。

写韵楼遗草 吴丽珍。存，闺秀。李龄寿·序：不忮不求，士君子所以处世而无怨尤者也。雄雉，诗人能言之，今吴夫人能述之，异哉！夫人幼工诗，及归仲丈支仙观察，不一以示其夫，何不欲以才自见如此？夫人之言曰，求名与求利一也。斯言也，士君子或不能道，而夫人能道之。窃观古之才女，若曹大家之伦尚已降，而至于谢道韫、李易安辈，或反以才累焉。《诗》曰："无非无仪，惟酒食是议。"其所称愿者，固在彼不在此，夫人其有见于此矣。夫人既殁，观察始得其稿，录而存之。今读其诗，固无所谓风云月露之词也。中更丧乱，家室播迁，又丧其长子，大都危苦之词多，欢娱之意少。而所言又不越闺阃之内，日用之常。《诗》三百篇，多妇人女子之作。以此例之，夫人其亦雄雉诗人之俦哉！

集文

国朝

谭书 字辰山，号二酉，震泽人。乾隆戊子广东举人，推归本籍，官荣

明县教谕。

王倚帆咏菊诗叙

诗之次韵，始于皮、陆，盛于宋。惟东坡于此体最为工妙，有三叠、四叠者。如《松风亭》等诗，往往后作胜于前作。盖其浩瀚不可控驭之才，为韵所局，不得耽思旁讯，选词按部，故能离众绝致，应绳必当。然于“辛”字韵，不免以数数往来为厌。盖虽东坡不能不局于一字，因宜适变而不穷矣。王君倚帆持诗一帙，属余为序，盖分题咏菊诗，至三十馀首，止用一韵，何其才之富也。韵中“春”字最难消息，入菊字中易涉浮响。倚帆诸作用心深细，穿穴稳惬，既无艰窘之态，亦不失之勉强凑合。视东坡之窘于“辛”字，不几前贤畏后生乎？近来诗家唱和，大都次韵仅三四叠而止，未见有数十首者。非必尽窘于才，良由畏难不肯竭其心力耳。夫人不从事于其所难，则心思不能入细，学亦不免失之卤莽。今倚帆能自竭其心力若此，他日所就其可量也哉？倚帆有数家书体，又善篆刻，今又得见其诗，心甚重之。既识数语，且告其令尊霁台先生，余于倚帆，似逸少之羡王怀祖也。《临江阁集》。

杨复吉 字列欧，号慧楼，邑人。乾隆壬辰进士，截取知县。

《蓉庄秋霁图》跋

群鸥舍北，十亩溪南，谁为东道之主人风流。自昔云是西村之别墅，日涉于兹。花自冥冥，居原寂寂，百年废坠，谷变陵迁，万事苍茫，烟荒草蔓。望霜葭兮一水好，从

湄俟以溯洄；譬风引兮三山除，向图画而省识。此蓉庄先生所由托之丹青寄其想像也。嗟乎！桃花流水，别是人间，桂树小山，居然物外。莫寿神明于金石，幸留手泽于云礽。忆当年，青草滩边画栋雕阑，胥成陈迹；洎今日，红梨荡畔诛茅穿径，别构幽栖。为藉探微，绘斯尺幅。一丘一壑，允宜位置于此中；某水某丘漫溯钓游于往日。《慧楼文稿》。

赵基 字开仲，号药亭，邑之黄溪人。乾隆丙午岁贡生，官金匮县训导。

题《蓉庄秋霁图》后

芙蓉庄在青草滩之阳，回流断岸，波湍无际，高榆苍桔，撑出云表，望之使人意远。明徵士史西村先生别构之一也。蓉庄丈为西村后人，故以自号而并绘图云："徵士在胜朝以隐德著，然硕学伟略，功在当世，非轻世肆志者比。"余获瞻其遗像，修髯丰颐，衣冠岸异，如晋魏间人。其自赞曰："岂邯郸排难之流，抑大梁监门之徒。"余读其词而悲之。蓉庄豪情胜概，无忝家风，鸠合徵士遗集，镂版流播海内。徵士墓田在郡之西山，为土人割据，竭数年心力直而归之，不失尺寸。余又称其事而慕之。蓉庄少岁即结交多老苍，与张瓜田、李客山为忘年交。后薄游燕赵，匹马出雁门外漠，然无所遇。归即杜门却轨，艺花课子，与里中宿契尊酒赋诗。令人想见徵士曩日图书、宾客之盛，与吴匏庵、沈石田一辈人俯仰揖让，犹可仿佛万一，胚胎前人。蓉庄无忝于徵士矣，此图之所由作也。蓉庄，

余父执也。与先君子同庚生，情好弥间，故余知之尤深。一门群从，多负奇略，好远游。难弟稚菘以文学著，曩年捐馆舍于邠州。令子诵芬扶榇数千里外，音问断续，言归无期。蓉庄块然独处，每与余言而伤之。余自垂髫早蒙知爱，今亦颓唐放废，不克树立。乃蓉庄以故人之子，属委承役，此尤余所抚卷长怀，不能已已者也。丈今家红梨荡北，去芙蓉庄五六里许。余家即徵士故宅，鱼汀鹤柴大半芜没。《诗》曰“维桑与梓，必恭敬止”，况贤如徵士者乎？徵士之有后而复贤者乎？画手为阳羡谢君晓山，宗法倪、黄，必传于后世无疑矣。《乳初轩文集》。

张鉴 字春治，号秋水，浙江乌程人。嘉庆辛酉拔贡，甲子举人。

《溪阳展墓图》记

闻溪计君二田，将梓其族祖菉村遗书，追念旧德，因于道光辛卯，偕同人展其族曾祖父甫草先生之墓于烂溪之北，各赋诗纪事。善画者复为图以张之，谒文于余。予展卷良久，不胜频蹙而言曰：“君之志洵盛矣。虽然，敬宗之谊昔人所同。韦孟讽谏，首及彭城；灵运述德，始言贤相。是不足为君重也。今夫烂溪当松之西南，上承頔塘，下沿长水，曾不百里而近，而此累然者墓田，长林丰草，漆火神鸦，谓仅足资凭吊乎？”盖其地为小东林诸君子之所回翔，而其事尚有俟于后贤之表襮者。当社事肇兴，绵延十馀省，综核数千人，忠孝者接踵于其间。人知吴江人助之，不知吴江人实首之者也。其人为谁？吴扶九、计青辚、沈圣符、张将子、张九临也。扶九家頔塘，与

青辚辈交，乃破产输粟，俾同邑畸士孙孟朴联络之。青辚者，甫草父也。而扶九者，甫草之妻父也。甫草承庭诰，往来于婿乡，以成兹宅，相非一日矣。自是溪之前后左右，若潘仲和、孙久贞父子，吴日千、沈君晦昆弟，则又为之羽翼者也。已而明祚潜移，社业复振。吴梅村以国子祭酒起持其柄，吴根越角之人方弹冠拭目以俟。及为《复社纪略》一篇，略不一挂齿颊，此甚不得其平者也。当是时，甫草以率性堂一贡生，遗书争之。谓祭酒侍西铭讲席，久熟闻东南往事，不应文中仅以“吴江大姓”四字没其头尾。此则百五十年之沉冤，孰能为之昭雪者。昔长水朱锡鬯以扶九子南龄为婿，习闻上世绪论，故其载社事綦祥。苟非《静志居诗话》剀切言之，则滔滔江河，举后世千万人之目，不且以一手障之欤？甫草中年尝梓其《天尺楼纪年诗》，扶久之弟羽三为之序，举青辚易簧之言以勖之，则当日两家之拳拳于此何如哉？然则今墓中人饮恨，正不在区区文字之末。故余曰诸君子之所回翔，俟后人之表襮者此也。若夫世事之推迁，人代之变易，宗谱之遵守，固诗家所当慎重。陶彭泽千古高士，其世系明志于晋宋两书，及南史昭明之传矣。而《赠长沙族祖》之诗，人既疑非士行即孟府君传长沙桓公之名，又嫌为孟氏所添署。然则此一役也，在二田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固可以为世法。至于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岂非吾党之士所当共为扼腕，急宜详志于邑乘者，不徒为读是图之兴感也？爰为之记以诒之。《冬青馆·甲集》。

黄金台 字海靖，号鹤楼，浙江平湖人。诸生。

《溪阳展墓图》记

夫韦孟念祖，扬四牡之前徽；谢公述先，溯五湖之往迹。陆机曾咏世德，曹休亦拜遗容。绵绵生之瓜，忍忘遗泽；蔌蔌方有谷，幸附清门。然或芜没郑乡，寂寥扬冢。一盂莫奠，三尺渐倾。狐曳栾书之骸，雀衔昭明之胫。斯则乔公叹息，不徒鸡酒之虚；柳子悲伤，弥切马医之痛矣。闻川计君二田，甫草先生之族裔也。墓在烂溪之北，上承峴塘，下沿长水，既历二百年星霜之久，保无五十步樵采之侵。红蔫一枝，绿惨千树。怪松谡谡，饥鸱互窥。败芦萧萧，荒蛤乱吠。兔窜幽而甓坠，牛触痒而碑移。道光辛卯岁，二田谨谒其墓，拜扫良久。元堂勿毁，石室弥坚。神鸦衔祭肉而飞，瑞燕带香泥而贺。岂是云礽莫考，只凭仁杰之告身；初非氏姓偶同，妄哭汾阳之故垄。能惓手泽，更笃心香，此《溪阳展墓图》所由作也。按，甫草先生为青辚公子，吴公扶九之女夫。当社事之兴也，名夸八俊，声应三明。牛耳争盟，虎须频捋。先生与西园之宴集，识东国之人伦。苏过是玉局之儿，渊源有自；李汉系昌黎之婿，刚略相同。况复丹篆罗胸，墨书盈掌，才如仲任，万牒吐文；智比叔皮，千言草奏。其所作《筹南五论》，马宾王之卓识，陈同甫之豪情，蔑以过焉。既而鹿鸣早赴，雁塔迟登；班笔空投，陈琴欲碎。大中对策，偏摈飞卿；嘉祐抡科，独遗明允。遂乃一鞭月镫，十载霜鞍，恨阮籍之穷途，慕向平之名岳。龙城雕野，眺览雄区；兔园雁池，流连胜迹。访燕赵悲歌之士，交齐鲁奇节之人。拜霍川之

空庭，残花黄落；吊茂秦之荒碣，宿草青芜。迨乎朝廷征博学之儒，卿相膺举贤之任。方将试正藏，以五体荐夷吾，以四科乃兽袍。未夺东方，而鹤驭先归西海。生前罗隐，无分成名；殁后方干，难邀补阙。感文章之九命，极身世之七哀，吾知先生有遗恨矣。今日者空林鸟语，幽圹萤飞；老鹤晨归，酸螽暮吊。幸二田心耽风雅，义重钧衡，频念遗簪，不记故砚。长沙族祖早成靖节之诗，河南将军免构安生之讼。扫寒山之虺蜮，散春社之鸡豚。域巩眠牛，坟宜下马。某丘某水，其地孔嘉。有竹有梅，伊人宛在。壬寅之冬，二田属余记之。呜呼！存则有蛰庵之筑，殁则馀蜃圹之封。嗟我后生，每希前哲。英魂虽逝，愿偕辅嗣相谈；词客有灵，窃想孔璋应识。《木鸡书屋·三集》。

贾敦良 详见正编“流寓”。

仲澄生字说

仲生元熹将冠，而请易其字。予字之澄生，而告之曰：昔汉陈蕃，晋祖逖、卫玠俱有澄清天下之志，而蕃之名尤为著。当东汉之季年，宦寺乱政，蕃与窦武欲诛之，谋泄被害。蕃少时不治一室，人问之，则曰：“大丈夫当整齐天下，遑暇治一室乎？”夫以蕃之高识远见，即留其身以有为，何所不可，而必欲殉身凶暴以成名？然则不治一室者，亦其用心之稍疏乎？生有志向学，喜谈经济之事，予恐生驰心于外，而未能定其志也。故以“澄”之说进。若夫淡泊宁静，澄其志也；释躁平矜，澄其气也；居敬行简，澄其心也；息养瞬存，澄其虑也。学问以充之，思辨以审

之，密以检其身，精以励其识，夫然后出而有为，即澄清天下，非异人任也。区区补苴罅漏，仅以经济之才见，又足多乎哉？《餐霞仙馆文集》。

杨象济 字调一，号利叔，浙江秀水人。咸丰己未举人。

屈壬叔五十寿序

凡人性情，古厚而今薄，君子忧之。阳湖陆大令继辂深病近俗，切究其变，著文警世。以后世女多奇节，由人各昵其私，而后为所私者出非常之事以报之，故近世孝悌之行不少见焉。盖人心之汩也久矣。自宁都魏冰叔矫励末俗，约兄弟同葬，而桐城方氏为圣贤之学，亦敦于同气，而谓家庭之故恒起于妇人，然世或以为迂怪。象济早岁奔走，多识当世通人达士。其行谊章灼，无事论列，而穷居蓄德，里巷无闻。若我同里屈壬叔者，殆古所谓孝悌独行者欤？君与兄友渔异母，日共一室，每出必偕，或为诗词倡和，终其身无间。配姚氏为济中表，昆弟能和其家，此于人为常事，然抑何其能之者鲜焉？余尝持论，谓君不应举，而近世又无孝悌等科，则君固将与庸众人同归泯灭。然世之权贵显要赫赫一时，而内或有愧于君者，其所得为何如也？君三子皆入学而才，诸孙罗立，家不丰而饘粥犹给。同治庚午，其嗣文锜以君夫妇明年五十，乞言以欢其亲。因念人事起灭，中经兵变，二十年来历历如昨，而不意君今为五十人也。虽然，年齿者有尽者也，德业者无尽者也。君德修于身，而子若孙又世承其学，以寿君于无穷。此古人之所难能而不可必得者焉。象济与君交久，

而益钦其人，故不敢以世俗之说进。《汉庵文存》。

柳以蕃 字价人，号子屏，邑之北厍港人。附贡生。

送李诵裳孝廉之宿迁校官序

以一官而居数年之久，苟竭其心力为之尚，何患教之不行哉？顾世往往鄙其官为无足为，即为之，其自处在闲曹冗吏之列，人材之道卒无一二可闻焉。呜呼！学校之不振，岂非司教者之不举其职欤？吾友李君诵裳为邑中名孝廉，既累试春官不中，第以大挑得教谕职，选宿迁。人方憾其所就之隘，而君顾不以为无足为，行有日矣。宿于春秋为钟吾子国，秦改下相，项羽生焉。北魏、齐梁之朝，代有战争，故其民剽健而善武，其俗强悍而好斗，然秉性忼直，忠义奋发之气亦时时呈露于其间。而士之习于其乡者，文采或简，朴诚未漓，顾以兵燹之后弦诵久废，或无所藉以陶铸其气质。诚得醇行之师扩之以典籍，申之以条约，俾中材之士有所禀法。而有志振拔者，且自奋于苍凉艰苦之中，以成就其业，则所谓振风俗，植人材，孰有大于是者邪？抑余更有说焉。宿为东南要区，负高山大川之雄胜。君于文酒之暇，与都人士登临，纵目览黄、运二河之流，眺峒峿、马陵之冈麓，巍乎浩乎，皆足以恢廓其志气。退而徘徊访古，瞻拜魏忠壮公之祠，为之一发其慷慨。吾知是行也，必益有以壮君之才者，则君之有资于宿，与宿人之资君又无以异也。爰书此为赠，并以风世之浮沉于其官者。《食古斋文集》。

集文 土著

国朝

仲湘 详见正编“文苑”。

《木兰洲觞月图》序

去市以南，在溪之北，有木兰洲焉。径可逾丈，广才容刀。烟水弥望，萑苇杂生。树皆绝奇，竹亦尽苦。桥危怯人，半剩白板。庵破见佛，四无绀墙。斜日垂地，犊蹲两三。旋飓簸天，雅战千百。林叶骚骚，未坏而先脱；野花簇簇，有香而不名。间来渔父之艇，橹音悄然；近多鲍家之坟，诗唱凄绝。盖其荒也不关乎秋，而其静也适宜于夜已。戊寅八月十有三日，小娜嬛主人邀近局客，借邻家船，维夕是选，于野若谋。时则婪暑避舍，些凉泥人，秋光欲平，争此片刻。月魄旋满，欠惟一丝。银河斜兮络角，珠斗灿其阑干。天围蔚蓝，水宕虚碧。揉毳絮而荻缟，滴胭脂以蓼殷。枫树倚岸，薄添醉容；菱花出波，淡照尘面。虫语各穴，渔讴数滩。蟹灯导前，凫梦腾上。谭弥高而宿犬惊，影或俯则潜鳞觇。由是媵爵无算，扣舷有歌。助筝笛于万籁，呼旗亭之一星。筹递记罚，投如报更。瓶空立旁，横即替枕。射覆之字，匿掌窝而渐消；拍浮之杯，濡头帻而未放。迨至樯乌不飞，蜡凤如睡，云去无滞，烟流亦寒。修修露零，承襟袖者盈寸；飒飒风峭，触匙箸而作声。始各越席，相于褰裳；联臂彳亍，踏残月华。扶头瞢腾，吹散酒气。可谓极良宵之晏酣，忘野境之萧瑟者也。预斯集者各纪以词，而余为之序。见墨迹。

仲廷机 详见“宦绩”。

书戴文节公行状后

邵位西副郎为公状，谓庚申二月，杭郡之陷，咎在缪都转梓，非也。由罗中丞仓卒无备耳。先是以兵属李定泰赴湖，湖败，贼径趋杭。杭无兵，初八日，檄余从弟宁台道孙懋至省。弟所部勇向在皖南防剿，颇得力。比赴甬任，已遣散，乃令重募。而只身偕段臬司至独松关。十六日，勇稍集，市井无赖滥充者多。未及汰，警报叠至。十九日，贼至武林门，遂以登陴。二十日晡时，弟自独松折回，与贼遇，生擒数名，即于城外扎营。雨甚，不能掘壕，都转邀之入城，戮俘贼以徇。贼环攻，弟数击退之。当是时，瑞将军力疾，率旗兵驻城楼。中丞恇怯，未尝一登。然所遣分守各门文武属官悉禀中丞，令都转昼夜上城巡绰。中丞深倚之，杭人以是咎都转也。贼掘城，鸣金鼓以乱其声，雨连日夜不止。二十五日，弟掷火罐，风回，燃臂及面，头胀如斗，色黝手僵，舁归馆。余驰视，弟不能言。噫！伤已。二十七日，城裂，遂陷。嗟乎！都转狃于守衢之役，诚果于任事，然微都转、中丞气沮，谁为杭画守者？且杭与衢势殊。衢阻水，易守；杭跨岭，难守。都转未必不知，特以无锐师可以出击，不欲以柔脆付诸一溃，姑坚忍以待外援，而竟不及至，与城俱亡，亦可哀也已。方围急时，余弟扼腕曰：“令我向所部诸勇在，开城击贼走矣，岂任猖獗耶？”是夕，遽受伤。呜呼，岂非天哉？余益泫然于弟卒罹煨烬，不得以马革裹尸还也。《舫斋文存》

李龄寿 详见“文苑”。

与沈南一先生书

南一先生有道：前日归舟已晚，匆匆一谈，胸中所欲言未尽也。龄寿今秋应岁试，虽无得失可言，然此心常若不自得，以为世不足知我，我不足以供人知也。独居自念，今所欲为者，皆众人所笑为迂拙而无用。众人之所为，非不欲为之，为之辄不乐也。先生辱教以不争一日之名，不慕乡里之荣。昔夫子尝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又曰：“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夫不争一日之名，必求百年之事矣；不慕乡里之荣，必务远大之业矣。龄寿岂其人哉？虽然，窃有志焉。龄寿生今二十有二年矣，学问之事毫未有得也。然见今之号为学者，私谓古人当不如是，颇欲寻古人为学之次第，而同辈中类皆不足与深言。既已势孤助寡，思自策励，以求古人之学于万一，则又才得才失，日知月亡，自叹质之卑下，不足以自进于道。恐过此以往，人事日牵于外，忧患日更于中，终不足与于斯事也。没世之名，非所望而所求，为可知者更安在哉？先生其何以善其后耶？《匏斋遗稿》。

集诗

国朝

汪琬 详见正编“集文”。

松陵江歌送计甫草

君不见松陵江，层波浩淼东入海。荒烟蔓草迷古道，

惟有江流长不改。西风吹彻水漫漫，为忆高人旧往还。鲈乡亭畔莼丝尽，斗鸭栏前杞菊残。行人频行江上路，江边风物仍如故。去雁犹侵笠泽云，斜阳自落包山树。故人方尽别离觞，一任扁舟入市乡。扬帆举棹忽不见，回首江流空复长。《钝翁类稿》。

余鹏年 详见正编"集诗"。

赤霞史君以其世父蓉庄先生《秋霁图》属题

赤霞邀我披横图，云是老阮之幽居。怀人应作竹林咏，绕庄却写夫容敷。西村构时名此得，水上昔日盟鸥凫。秋风开落三百载，客有吴 匏庵。沈 石田。来相于。滩声到桥咽危石，山影登户窥清醐。只今闻孙足文采，未教寂寞愁菰蒲。颇闻鞍马别家早，花时谁复联杯壶。水云处处志游钓，归来图此霜盈须。我未识翁聊看画，阿咸 谓赤霞。指点心赏俱。何时更过红梨荡，真共看花行山厨。见墨迹，下五同。

欧阳辂 原名绍洛，字念祖，号硐东，湖南新化人。乾隆甲寅举人。

题蓉庄《秋霁图》

木芙蓉里数椽屋，诸老风流海内闻。想得松陵江畔路，夕阳花影烂如云。

哲孙邂逅资阳道，屈指流年二百馀。仍见旧家风格在，白髯红颊一编书。

逊国当年万里行，君家日录剧分明。天南一掬孤臣泪，不为钱朱掩姓名。侍讲公《致身录》言逊国事特详。西村先生，盖侍讲孙也。旧家遗卷，抚之慨然，故溯源及之，且使读斯录者毋惑于牧斋、

竹垞之说也。

赵魏 字洛生，号晋斋，浙江仁和人。贡生。

题《秋霁图》，奉蓉庄仁丈教，并言小阮君、赤霞尊兄梁园之别

闲闲老圃湛秋容，十里荷花逸兴浓。莫道虚堂还却扫，青山白发半吟筇。

清才雅擅竹林游，玉破鲈鱼客自休。致语河梁言别者，濡毫曾为赋勾留。

巴慰祖 字予藉，号隽堂，安徽歙县人。贡生，候补中书。

题蓉庄《秋霁图》

青草滩前留别墅，红梨荡北老诗家。为思夹岸芙蓉里，策杖秋晴睇暮霞。

阿咸才调许谁同，谓赤霞。谢赫丹青讶最工。旧与晓山交，知其善画。观此卷，颇为心折。信有渊源家学在，悠然犹见竹林风。

曹秉钧 字仲棻，号种梅，浙江嘉兴人。贡生，官山阴县教谕。

前题

层岩秋气高，日出万竹冷。方塘一水澄，残荷卓枯梗。霜花点长堤，娟娟静女影。虚阁偶小憩，真想只独领。秋容淡无迹，极目悉诗境。坐久山月凉，天空闻鹤警。

吴翼凤 字眉盦，号枚庵，江苏长洲人。郡诸生。

前题

西村遗迹未全荒，两岸秋来发拒霜。不是茱萸沜前水，游人那识辋川庄。

西风门外冷红飞，中有幽人白袷衣。只惜阿咸轻远别，疏花落尽钓鱼矶。谓赤霞远客楚中。

名流辐辏夜开尊，不愧徽君十叶孙。它日瓜皮浮小艇，看花准拟叩柴门。

陈文述 字云伯，号退庵，浙江钱塘人。嘉庆庚申举人，官江南江都令。

题《木兰洲觞月图》

何处木兰洲，凉波瑟瑟流。词人一尊酒，明月几分秋。阑槛开三面，笙箫载两头。女郎花采采，残梦伴闲鸥。见墨迹，下四同。

郭麐 字频伽，号祥伯，邑之芦墟镇人。附监生。

前题

兰洲菱沜淡秋烟，剪取吴娥一尺天。只是莫教鸥鹭醒，月痕凉到第三舷。

江湖浩荡雪盈头，老矣心如不系舟。却笑客怀无籍在，让他年少说清游。谓王井叔。

毛岳生 字休复，号生甫，江苏宝山人。承袭云骑尉。

前题

青山几角淡于秋，森森湖波一叶舟。冥色垂虹初到处，斜阳蘋末梦闲鸥。

荻花枫叶波千里，雨笠风蓑乐半生。何日江湖充钓叟，醉扶残病听秋声。

王嘉禄 字绥之，江苏元和人。诸生。

前题

抵得兰亭序一篇，清秋风月记流连。人间尽有荒寒境，不遇词人不会传。前年读子湘此序，亟叹其工。沙柳微摇风瑟瑟，露桡寒荡水冥冥。断无人处商秋句，闪过渔灯一两星。此才清绝似灵芬，妙赌新词想练裙。却忆江湖人日酒，家山好处总输君。薇人词翰绝似频伽，今春余与频伽有焦山倡和诸什，故云。黄垆寥落旧诗朋，保社归来百感增。迟我拏舟同觅醉，一枝风笛下松陵。此感子山司马、瓜亭上舍之亡。

平翰 字樾峰，浙江山阴人。嘉庆□□进士，官江南苏州守。

前题

飒飒风生何处秋，舜湖南去木兰洲。荻花枫叶浔阳客，鹤影箫声赤壁舟。万顷凉云无冥色，三更华月与清游。酒怀宽渴容陶写，珍重吟笺互唱酬。

黄安涛 字凝舆，号霁青，浙江嘉善人。嘉庆己巳传胪，官广东潮州守。

题蒋子延为王旭楼鲲作寒窗读画图

缥囊玉轴手纷披，暖酒围炉促膝时。划破一方灰雪白，梅溪诗句竹山词。

未曾祭灶请邻家，不管催租户外哗。惹得童奴旁匿笑，连朝忙煞玉鸦义。《息耕草堂集》。

沈炳垣 榜名潮，字晓沧，浙江桐乡人。嘉庆庚午举人，官江苏松江海防同知。

题张春水澹《梦影庵图》三首

梦中非假影非真，人世因缘总一尘。无数恒河劫沙里，超然谁是净莲身。

听风听水味俱谙，车脚劳薪意细参。头白相逢一尊酒，落花禅榻话江南。

著书岁月慰平生，老去光阴重晚晴。更与卅年添画稿，爪痕前后认分明。《祥止室诗钞》。

徐达源 字丈际，号山民，邑之黎里人。监生，官翰林院额外待诏。

杨辛甫秉桂以其新正三日大雪诗见示，次韵却寄

结交须黄金，金尽无一可。方寸愁万斛，遣之仗三雅。朱门憔悴姿，不若野花朵。富贵仰他人，饮啄安有我。

本不为生理，焉知拙与否。三命瞬息间，何事樊笼久。荣悴如转环，烦恼皆自取。但得道义明，今古无先后。

入春苦春阴，东风亦寒乞。畏寒缩如猬，掩户不敢出。四野哀鸿多，几人知赈恤。我思谋其远，昔贤有仁术。

子云负高才，独将硬句盘。珠玑灿满架，岂羡佩玉珊。结梦在家庭，幽栖有馀欢。努力志千古，遑论饥与寒。《新咏楼诗钞》。

孙晋灏 字恭穆，号补云，江苏长洲人。嘉庆辛酉举人，就职直隶州州同。

周柳初梦台手制四石印介静芗见贻，赋长句志谢

老柳高奇殊绝伦，独抱古意非今人。黎里柳湾一见面，七年怅望江头鳞。堂堂笔陈森严极，磨尽平生万铤墨。祖祢钟索兄欧虞，千家屏幛生颜色。还分馀事刻玉楮，几辈石交吾与汝。手割他山一朵云，追琢玲珑作缟纻。一枚端正平不颇，斗魁耿耿精芒多。斗纽。一枚差小其纽带，戍削刳中更方外。带纽。其馀一双径寸量，铜台古瓦飞鸳鸯。瓦纽。往时堆案数十品，得此都觉材非良。感君此意何能忘，老柳爱我逾寻常。君不见，毁茶裂画传口实，肯为俗夫矻矻终日操刀忙。斲轮削锯毋乃似，结眦蜡屐寓意尔。陶公孤赏无弦琴，不须绝调弹山水。印未篆刻。累累四印长毋刓，宝之不啻珣琪玕。同县赵掾君老友作歌问讯，早晚为我短札生飞翰。《曼陀罗盦诗草》。

赵勤 字敏夫，号篱士，邑之平望人。监生。

新正怀杨辛甫 秉桂

雪霁红梨渡，春光烂物华。噪晴闻鹊语，呵冻写兰芽。渐觉条风转，还看玉树嘉。雍容拜家庆，韶景正无涯。

又·怀周叔斗 梦台

一别忽改岁，东风开霁华。迟君移鸭嘴，扫雪煮龙芽。古砚老为友，疏梅态自嘉。抟沙期郑重，咫尺若天涯。《奇雨楼诗钞》。

赵筠 字竹君，号静芗，邑之平望人。监生，捐职按察司知事。

寄周柳初

尽日西风急，虚堂只影寒。不闻双屐响，重理尺书看。事往流年疾，思深入梦难。吟蛩浑未已，兀坐惜更残。

寄杨辛甫

一衣带水隔，放棹亦何难。岂不因人事，相期结岁残。断云空盼望，浮世忽波澜。屡约同访六琴不果，六琴已化去。独酌不成醉，凄然坐石阑。《瓶隐庵诗钞》。

叶树枚 字条生，号改吟，邑之池亭人。布衣。

次韵周柳初见赠

月黑灯残奈此时，疏帘袅起影丝丝。虫如对语只无赖，蝶有秋心不肯痴。如此头颅尚宜酒，与时俯仰且言诗。三分辛辣七分苦，未要人前说与知。《改吟斋诗钞》。

陈赫 字家心，号二赤，邑之黎里人。诸生。

宋金庭八十

八十翁真矍铄哉，不扶短策过桥来。近时诗律谁宗匠，譬论禅门少辨才。重赴泮宫前进士，曾经沧海小蓬莱。向摄崇明教谕。逍遥游最闲居好，乡里群将祭酒推。《小琅嬛诗·四集》。

邱嶝 字铸人，号东湖，邑之黎里人。附贡生。

端阳菊 并引

舜湖王氏斋中莳菊，冬干不萎，端阳复华。主人瀛之上舍鲲属和，兼呈其兄霭之学博元煦。

菊有黄花秋九月，是月阴五剥阳一。傲霜华兮肃霜天，君子共类硕果匹。夏五中气阴始生，日至以前阳气壹。天中正当极盛时，未筮初爻系金柅。此华经冬干不凋，忽乘午会盛阳出。幽馨远从东篱来，化机近托南讹衷。生逢中天尧舜朝，弗留箕颍贤遗逸。草蕃庑外征休征，造化吾从畴范悉。麦秋至得馁粮兼，更先嘉禾呈颖稟。汇征应及秋江蓉，天上日边无妒嫉。佳色纷披真意孚，时兮一任薰风拂。作歌驰报主林神，昌黎序为邵南说。《长春草庐诗集》。

陈来泰 字仲亨，号讱庵，邑人。震泽籍诸生。

答张春水 澹

满地江湖阔，还教客兴饶。马卿惟立壁，伍员惯吹箫。共话年将尽，相看鬓各凋。大鹏从运海，鸥没亦逍遥。

寒食清明节，逢君乐不支。诗前尔王勃，年长我袁丝。老矣赵岐在，怀哉鲍叔知。客中聊共慰，小海唱迟迟。谓静甫。《寿松堂诗钞》。

陈希恕 字养吾，号梦琴，邑之芦墟人。诸生。

题周莪删 璋《西来吟》

短衣匹马去天涯，听尽边风更塞笳。万里壮游随朔雁，十年乡思为梅花。河声岳色诗怀壮，冷雪荒烟客鬓华。检点归装成一笑，只馀吟句胜冰车。《灵兰精舍诗钞》。

汤贻汾 字若仪，号雨生，江苏武进人。承袭云骑尉，官至浙江乐清协副将，殉难，予谥贞愍。

题杨辛甫 秉桂 明经《绿晓寻诗图》

绿晓村前拜黄土，才人才鬼同千古。庄前老柳枯还青，柳下长眠人不醒。寻烟而语求精灵，灵气绸缪长不死。黄鸟嘤嘤绿烟里，天外飞来诗在此。

寄怀张春水 滄 上海

十年何计遣相思，蠲疾时还把酒卮。对月情怀秋蟋共，看山踪迹蹇驴知。兵戈海国音书断，儿女灯窗涕泪滋。旧雨休怀严节度，那无人爱杜陵诗。

《九溪十八涧纪游图》，为仲子湘 湘 茂才题，戏用半至万字

溪九涧十八，同游四五人。千峰双屐断，一瞬百年陈。二水三山客，长贫半死身。七旬经万里，难忘六桥春。

寄张春水 滄

家具琴床与药笼，眠餐只在水云中。对山突兀亭台阁，绕径芬敷紫翠红。泉石无非娱老物，神仙不过炼丹功。别来腰脚犹粗健，两耳惟于世事聋。《琴隐园诗集》。

方洄 字从伊，号星厓，浙江秀水人。布衣。

雪中过盛泽

村北村南一色齐，踏来屐齿不粘泥。寒封破庙僧偃卧，冻合危巢鸟乱啼。天女散花凭客玩，化工留画索人题。无端引起子猷兴，短桨冲冰穿玉溪。《卜砚斋诗集》。

张鉴 详见"集文"。

汤雨生都督画《鸿案联吟图》，为张春水赋，
时春水久游不归

将军妙画本通灵，纸阁芦帘旧典型。如此流光忍抛掷，祝君先忏破鞯星。

递到邮书亦索诗，春秋归棹惯迟迟。怜他京兆生花笔，只解联吟不画眉。

擘笺分韵几曾闲，风雨蓬门尽日关。应让东吴陆卿子，花时偕隐似寒山。

王少吕以所刊《话雨楼碑帖录目》寄诒，
因索为《秋夜校碑图》。图成，题长歌报之

近人金石谈，覃溪于北竹汀南。金石证经史，竹垞亭林亦如此。职官地志历与书，一一穿穴为佃渔。探源火敦恼自宋，彼夹漈郑犹拘虚。鼎足之三洪赵欧，刘球。娄机。杨询。薛尚功。同一丘。到今仪征之阮镇洋毕，裒然巨袠追前修。青浦萃编隘千载，阳湖碑录凌九州。其外瓦当及钱品，于此分派为支流。我生同饿隶，换少砖碟觅无计。半世奔波眼力穷，转手烟云徒雪涕。岐阳猎碣 天一阁宋拓本。陶陵铜，积古斋旧藏此器，今舍置焦山寺。王子鼐鼎 藏虎丘山寺。泰山砺。琅邪台拓本。华岳碑全 扬州阮氏所得天一阁不剪本。散盘工，此器旧藏徽州洪氏，额龖使贡入内府。见必摩挲日校谛。归来一扫四壁空，秋宵耿耿梦必通。君才毋乃杨南仲。刘原甫。亚，有此奇特寄我使。我至老而相逢，旧传既充箱，新获亦照轸。世皆泛滥，己独峻整，著其手录，芟彼篡并。满堂宾侣眉共扬，举宙豪贵目敢哂。夜阑高烛思虑清，洗

涤尘根开百城。刘沓肉谱各贯串，宋绶掌故非支撑。茧丝牛毛皆入据，直与二十四史相纵横。因君博物肝肺热，落月停云思转切。千墨庵昔闻婿乡，旧友袁绶阶婿贝氏，昔曾为作诗而未会。清爱堂今官巩昌。诸城刘燕庭尝从予游，去年官汀州守。曾以所刻彝鼎文寄予，今擢巩秦阶观察使。一人半尔朱右甫，为弼。老以风病滞侍郎。爱而不见路阻长，欲往从之河无梁，只有两铁严铁桥可均，温铁花日鉴。居今稽古日在旁。噫嘻乎，愿君密宝弗炫曜，世间巧偷豪夺皆自召。独不见赵宋向公明，按图索骏半由长城刘瑄成。又不见李唐释辨才，卖蚕种来，朝夕唯宿酲。纵使重梁复槛藏之尚不可，世岂少此萧翼一辈能赚之狂生。《冬青馆诗集》。

杨炳春 原名庚，字澈芸，邑人。道光己亥顺天举人，拣发浙江知县，历署泰顺、鄞县。殉难，赠道衔。

赠沈南一 曰富

巍峨嵩华山，钟毓千寻木。上沐日月光，下滋灵泉沃。天生此异材，隐以栋梁属。抱材而自小，恐为生者斫。匠石纵未来，根柢当先足。愿言慎培本，以赴凌云目。

人才生不易，闲世常相俟。即生并世中，或千里百里。今天大破慳，意在玉成尔。风雅集一门，交游尽名士。不然市尘满，独学何可恃。勖哉鲁子贱，勿负诸仆子。《抱雅堂诗集》。

陈克家 字梁叔，江苏元和人。道光甲辰举人，议叙内阁中书 在籍殉难，赠荫如例。

赠沈南一

披豁相看酒一樽，高明星月在虚轩。功名可致非人力，文字无多况罪言。已过少年如梦觉，向来怀抱为谁温。风前马策行将赠，望眼迢迢到国门。时南一将应礼部试，故云。《蓬菜阁诗录》。

殷寿彭 字雉斟，号述斋，邑之长田人。道光庚子传胪，官至正詹。

题王旭楼《寒窗读画图》

松陵闻见集，君之大著。著作笔如椽。樽酒暮云句，图书今雨缘。论交契金石，留客醉觥船。记昔窥清闼，音尘已七年。

题王少吕《月夜听秋图》

彻夜商声与耳谋，一丸凉月做成秋。少陵诗句欧阳赋，写出天边尔许愁。

几回梧竹响凄清，蛩语微闻诉不平。如此风光如此夕，争教秋士得忘情。

地偏径折护疏篱，触发秋心若个知。独自携琴写瑶怨，满衣清露五更时。

话到秋心我倍伤，剧怜鸿影太凄凉。况兼听水听风惯，那不催成两鬓霜。《春雨楼诗集》。

殷兆镛 字序伯，号谱经，邑之平望人。道光庚子进士，官至礼部侍郎。

三月十五日访沈笠君曰寿、南一曰富昆季，越二日而南一过访，别后却寄

与君半载别，懒我废吟诗。忽地过从数，相怜襟抱奇。

虚名规画饼，小坐劝衔卮。各莫倚年少，催人鬓易丝。

制举区区业，何关学重轻。知君淡富贵，奈世艳科名。勿与时趋背，而遭俗眼惊。此言牢记取，努力志前程。

杯心蓦明月，照别意弥亲。文史千秋契，弟兄两地身。中才谁出众，下策最依人。盼汝新诗寄，邮筒莫厌频。《齐庄中正堂诗集》。

计光炘 字曦伯，号二田，浙江秀水人。监生，议叙光禄寺署正。

李容庵王猷近更号耘庵，又号耘史，戏为诗赠之

发白不可耘，妙语闻坡公。君年未及艾，秋霜点飞蓬。更以耘自称，此义我则懵。鬓丝镊难尽，窃恐头先童。或慕宋贾收，收字耘老。抑希植杖翁。君谓皆不然，子言非我衷。青鬓讵能再，古人亦难同。治身如治田，畦陇宜疏通。养心如养苗，稂莠毋姑容。为学悔不早，庶以勤自攻。闻言为嗒然，却立心忡忡。我生困尘累，如草纷蒙茸。芟除恨无术，嗟哉成惰农。既往已如此，未来亦匆匆。终当荷锄去，与子相追从。《守覠斋诗钞》。

顾文治 字桐君，浙江嘉善人。附贡生。

盛川寓中

鸳湖久住盛湖初，落魄江湖十载馀。衣破剩缝慈母线，囊空好负古人书。感僧丈室能容寓，知我扁舟不易居。持得一瓶兼一钵，天涯笑指是吾庐。

恶岁原非出砚田，其如笔墨有因缘。山阴但著换鹅事，江左未传易米笺。若不问奇杨子宅，便当泛月米家船。

多君怜我褰羞涩，早寄春衣可典钱。宋咸熙《耐冷续谭》录出。

唐员 字益之，号逸之，浙江秀水人。附贡，议叙七品职衔。

舜湖舟中

帆影参差入渺冥，不妨舟小似蜻蜓。趁墟人走三叉路，落日鸦栖八角亭。烟弄晚晴湖面白，草舒冬暖岸头青。树中灯火遥相待，知是谁家门未扃。《逸子诗钞》。

陶淇 字绍原，号锥庵，浙江秀水人。布衣。

寻李耘庵丈 王猷 不值

来敲溪北钓师门，斜日行吟过别村。近水人家先暝色，隔湖烟树着秋痕。峻嶒病骨嫌裘重，冷淡诗肠要酒温。孤往每伤无伴侣，岂因违意始销魂。

沈南一 曰富 见顾招梁叔来会，是晚南一大醉，越日赋此，索二公和之

钟声破梦苦嫌迟，昨夕深杯竟不辞。细草看添新雨色，繁花尽放下风枝。昔年草草分灯火，去日堂堂各鬓丝。漫使园林坐超忽，醉中挽袖一题诗。《忠孝堂诗录》。

杨象济 详见"集文"。

柬沈南一

闭门心迹似匏瓜，庑下梁鸿计总差。别后君偏能纵酒，年来我亦爱看花。文章无力驱穷鬼，岁月惊心上鬓华。醉折杨枝重寄远，春光一例到贫家。

鲁港追吊仲兰舫观察

楚王城址失崔嵬，师驻黄池二年。儒将怜才数举杯。百战貔貅存毅魄，全军鹅鹳作秦灰。邓、周、陈三军门及胡侍卫均死宁国。疆臣裹革心何壮，君补宁绍台道，守杭城战死。老母凭棺事可哀。惆怅鸠江投笔地，黑风吹浪阵云颓。《汉庵诗存》。

陈鸿诰 字曼寿，浙江秀水人。诸生。

怀王秋言 秉礼

又是西风蟋蟀天，美人别去已经年。射襄城外帆如荠，不见沧江书画船。

怀周祖白 宝彝

周郎丘壑胸中满，几渡拏舟鸳水游。记得草堂来话雨，一樽共醉菊花秋。《味楳华馆诗集》。

张尔旦 字信甫，号眉叔，江苏常熟人。诸生。

得吴江仲子湘 湘 书，寄酬二首

频年溷俗守衡茅，未学扬雄赋解嘲。珍重缄书问离索，天涯此意感穷交。

犹喜衣无京洛尘，闭门寂寂送青春。文章不是梯荣物，谁信菰芦尚有人。《种玉堂诗稿》。

柳以蕃 详见"集文"。

李诗裳 葆恩 辟居夏湖，偕其弟辛垞 龄寿 往视

浩荡风尘此息形，尊前相对极伶俜。离踪久散秋林叶，浮迹如团急浪萍。意外羁愁双鬓白，梦中乡信一灯青。

乱馀岂独朋欢渺，四处分飞感鹡鸰。

简李匏斋

世态纷纭日万般，倏如汤沸倏冰寒。事当老去平情见，名在人间息影难。风定潮平行路稳，天空海阔置身宽。此中消息谁同证，渺渺思君抚瑟弹。

寄怀李诗裳，即送其之宿迁校官任

公车五度走京畿，幕府三年滞客骓。久历风沙殊未老，随缘饮啄总忘机。人无俗韵官宜冷，士肯长贫见已稀。莫向斯人惜憔悴，绝胜低首老江扉。

千里携家出故关，敝裘羸仆客装孱。风涛却尽江南路，齐鲁分看境外山。地不耕桑生理薄，土鸣弓檠诵声闲。谁言儒术多迂阔，定有书来一解颜。《食古斋诗录》。

庄元植 字叔侯，号子封，震泽之震泽镇人。附贡生，捐职知府。

赠王秋言老友礼兼索画册，追忆旧游，怆然赋此

平生好交友，佳士必相亲。出游年未冠，来往鸳水滨。舜湖梨花里，一水相比邻。灵秀钟斯地，风雅多才人。瘦沈富文史，谓沈南一孝廉。经学尤推陈。陈子松茂才善诗文，晚攻经学。钓师善吟咏，李耘庵茂才工于诗，自号为芦雪菰烟老钓师。东杨法右军。杨东甫茂才书宗二王，兼善画兰。绘事宗二田，计二田署正工山水，取法沈石田，花卉仿恽南田，因自号焉。大陶吐烟云。陶锥庵能诗善画，后专力于山水，得元明诸家之胜。小陶妙设色，其弟镜庵擅写意花卉，书法娟秀。渲染让安仁。潘一水精钩染法，诗亦清隽可诵。梦窗词藻丽，丘壑自有真。吴彦仙茂才著有词集，尤工山水。

王郎兼众妙，花鸟含精神。其馀擅一艺，后进犹纷纷。谓陈雪盦、王瘦石、陈紫卿诸君。各抱不朽业，愧我独无闻。何幸厕其间，吟啸度芳辰。焚香快读画，把酒细论文。一朝分手去，别绪不得伸。忽忽卅馀载，宿草滋丘坟。数子长已矣，仅存我与君。前年曾把袂，尺幅比球珍。辛未秋日南归，一见为画菊花寿石。今来访旧雨，感逝泪盈巾。更念远游者，多才不救贫。叶笙甫工花卉人物，尤精音律。今久客甬东，不通问二十馀年矣。请君一挥洒，四座皆生春。人生须行乐，结交良有因。毋为常戚戚，共保岁寒身。《寄庐诗草》。

陶模 详见"流寓"。

随沈南一、陈子松两先生及张倬云、沈谱笙诸君观荷芦，雨葬用少陵《丈八沟》诗，分韵得"放"字、"客"字 咸丰戊午六月七日

临水结茅庵，位置自清旷。芙渠若亲人，灼灼窗前放。布席面澄波，遥峰淡相向。酒酣一散步，烟际闻渔唱。

对酒溯前游，转瞬一年隔。少壮不自励，岁月真虚掷。安得二三子，裹饭挟书册。烟萝相与娱，胜作风尘客。

张王熙 字欣木，浙江秀水人。同治丁卯举人，太平县训导。

戊子仲秋六日小集盛湖化成庵，次蒙叔韵，即送陶方翁往关中，并示拙存世兄

万里归来客，难为此境幽。赤觞邀胜侣，水木赏清秋。近喜缁尘浣，遥看碧浪流。浩歌天宇豁，且漫动离愁。

正值湖山约，登临郁抱开。笵仙将之武林。征鸿偏独远，

退鹢莫相猜。余往来绍兴，过杭仅一宿而行。拔帜争先路，时值秋试。操筹识异材。拙存精算学。好承庭诰去，休念故园莱。

共说河防急，休夸海不波。大藩堪作砥，冷宦待张罗。龙尚壁间化，骊应酒后歌。愧余太无俚，故策倦编摩。

张鸣珂 字公束，号玉山，浙江嘉兴人。咸丰辛酉拔贡，官江西奉新令。

怀吴江张春水先生 澔

栖隐吴江滨，茅堂蔽风雨。说诗雷丸阁，掀髯笑挥麈。松陵十四桥，烟波荡柔橹。

怀秀水沈蒙叔广文 景修

并辔游长安，才名冠当世。献赋蓬莱宫，同作等闲弃。乞书酬兼金，碑版照四裔。《寒松阁诗钞》。

周之桢 字祝年，号卓岩，震泽人。廪贡生。

仲啸生同门弟以乡前辈杨辛翁 秉桂 墨兰便面见示，得读龙石翁 澥 所题诗。已阅四十馀年，墨韵风情犹如昨日。承属补画，乃率为涂抹。自愧佛头着秽，聊以报命，并媵绝句

昔年梨渡抱琴游，潜吉堂前草已秋。遗墨犹堪夸腕力，应知猿臂足封侯。《潜吉堂集·题兰》有句云："莫更逢人夸腕力，可怜猿臂不封侯。"故及之。

如椎指笑韭花涂，短叶疏丛墨淡濡。翁画为邢我为尹，汉宫相见不相呼。

诚斋诗句更清奇，谓龙翁。快读两人画与诗。兰臭未

曾通昔日，抚琴遥结美人思。《小停云馆诗钞》。

浦宝春 字少篁，浙江嘉善人。诸生。

仲啸生世职风雅好古，尤嗜丹青。精舍延宾，谈艺甚乐，属写小於舟图，并题拙句

小舟名不一，如芥又如叶。乘风可挂帆，济川必用楫。虽小亦容人，往来甚便捷。今顾仲君斋，栋宇精且洁。中有一矮屋，地仅可容膝。修竹挺数竿，奇书纷四壁。凿池引泉流，叠石成峰立。春风复秋雨，著作等身积。或如妥子宅，爽垲不更辟。又若半闲堂，蟋蟀声唧唧。自谓小於舟，于焉永朝夕。安得借一枝，我不得栖息。见墨迹。

集诗 土著

国朝

顾贤庚 详见"艺能"。

题王丈旭楼《寒窗读画图》

丹铅著述一编新，丈著《松陵见闻录》。读画消寒古趣真。不少时人夸眼福，江南春卷是希珍。谓仇实父《江南春卷》。

斓斑彝鼎列纵横，挥麈风生一座倾。爱客不愁天欲晚，斜阳犹注小窗明。

讨论六法拟荆关，曾有冬心与浦山。为证家藏盟风好，不缘娱老要清闲。

当年评古共追陪，话雨楼中岁几回。丈频设评古会。俯仰不胜今昔感，琅函珍重莫频开。《盛湖续诗萃》。

李王猷 详见"文苑"。

岁暮自遣

论诗逋峭人谁爱，入世疏慵我自知。狂语偶留缘被酒，争心未净尚耽棋。树栽隙地成阴早，禾秀磽田见获迟。堪笑穷年兔园册，一方破砚伴书痴。《菸烟芦雪集》。

仲廷机 详见"宦绩"。

题杨丈辛甫秉桂为金丈甘叔作霖四十寿画兰

故人兰臭卅年前，宿草萋萋满墓田。想见莱衣舞彩日，金丈令子擎伯，讳兰祖，与余同入学。一回展读一凄然。

红梨庵主墨研螺，谓杨丈。零落诗篇署画多。赢[赢]得碧城新咏句，天涯芳草怅如何。丈为友画兰，赠行题："天涯芳草夕阳多。"陈云伯大令载入《画林新吟》，即用其句。《舫斋诗存》。

仲孙懋 详见"宦绩"。

题沈南一曰富三十小影

男儿三十不为老，盛年作计苦草草。董帷谁费十年功，潘发徒嗟二毛早。君于今年始曰壮，巍巍已见于思绕。春风家令旧腰肢，陡觉年来渐枯槁。我思人生无百年，丈夫意气当无前。怀铅投笔各有志，岂堪龌龊尘埃间。君不见岳家将军三十二，手握牙符专节使。又不见莱国寇公三十一，身登秘院参枢密。功名富贵少年事，卿相应须身早致。蠹鱼干老废书丛，不识鹍鹏截天地。何为株守蜗牛庐，室人交谪饥来驱。到门时有催租吏，握管手成乞米书。儿童日日蒙求我，执卷咿唔满堂坐。众声嘈杂聒耳聋，摇手不得彼口夥。先生卓然拥皋比，一编兀兀神怡

怡。欲迫大笔起衰手，不作委巷歌谣词。文章名世意未满，直探徽洛穷源支。立雪门经六百载，遥遥独领春风吹。昔闻鲁斋三十岁，始谢异学纷支离。况君仰止识途久，伫看咿哦登堂基。我独狂言效规切，寿词不用谀词悦。心传语录日纷纷，此名似向禅宗窃。儒者读书贵有用，不在区区崇论说。有如樗栎附乔松，即遇阳春岂无别。愿君努力继儒修，要使虚声归实获。三十而立立何事，莫被人嗤啖名客。不然生世走风轮，古来几个能传人。何如泼取春醅醇，痛饮三百有六旬。祝君康乐百福臻，祝君长寿逾灵椿。旷然且作无怀民，只用作此疲精神。《窥甲集》。

李道悠 详见"文苑"。

寄怀王紫卿希鏊二首

书中岁月易骎骎，南浦西风落叶深。一样清虚堂上酒，知君独酌看秋霖。

一片诗心入暮云，湖天人寂耐思君。夫容开落清霜冷，渺渺丛芦有雁群。

散步同辛垞

莫将姓氏挂胸间，便与溪云尽日闲。鸦鸟惯近秋后客，野人能见树中山。《求有益斋诗钞》。

李龄寿 详见"文苑"。

嘻嘻出出谣为徐孝子作

嘻嘻出出火夜半，发曰后街徐氏宅。○烈焰腾腾，飞如流星，霎时栋宇摧崩。烬者七十四岁之母，与子与孙女

三人。○母老且病不得出，孝子仓皇在其侧。裹母以毡出无术，残骸枕藉不离尺。○同舍出者有妻母，见其若欲背而负。顾谓妻母尔速走，母不能出我则守。○母笃老，女则稚，不出于火迫于势。子则殉母蹈火死，光绪十五年四月之朔事。○焚屋不十椽，死者三人行路怜。孝子殉母，可征妻母言。○孝子谁，徐儒选。鬼夜哭，形夜现，有邻者闻柝者见。《鲍斋遗稿》。

沈景修 详见"艺能"。

陶方之方伯省墓假还，招钱笆仙礼部振常、张欣木广文王熙、王梦仙比部景曾洎余同游化成庵，哲嗣拙存茂才随侍

载酒冲波去，水庵庭宇幽。德星联旧雨，一席各千秋。结想云龙合，浮生野马流。临觞忽不乐，平子善言愁。欣木病瘳，意兴大减。

大有西湖胜，庵在水中，绝似湖心亭。轩窗四面开。野风菱芡熟，生客鹭鸥猜。作砥资群力，湖中多风波之险。嘉庆间，累土作墩，舟楫始安。张叔未解元书碑记事，嵌于壁间。防秋惜将才。此庵时有戒心，打包僧不敢卓锡。前年洒尘居此，只手击退群盗，近已安辑。家声还运甓，转眼出蒿莱。谓拙存。

世事方多棘，人心日有波。漫言歌当哭，谁以礼为罗。懒索长安米，谓笆仙、梦仙。愁听匏子歌。谓郑州事。无聊才学佛，我意在维摩。予方乞谭仲脩求江干六和塔宋贤石刻《四十二章经》。

题仲母吴夫人《写韵楼遗草》

一卷吟笺尽简遗，楼高写韵锁葳蕤。独抒敦厚温柔旨，不作风花雪月词。碧海三生空证石，黄门两鬓渐成丝。女萝薜荔秋萧瑟，隐约墙阴唱鲍诗。

逼天烽火角声残，琐尾悲歌行路难。揽镜双蛾愁蹙损，衔芦一雁共惊寒。荆榛满眼家何在，骨肉伤心泪未干。怅望白云亲舍近，枫江呜咽水含酸。俱用集中诗意，夫人时有老母。

集诗 闺秀

国朝

严蕊珠 字绿华，号宝仙，江苏元和人，诸生家绥女。少工吟咏，年十七，名列随园女弟子中。

寄戴柔斋夫人 素蟾

闻川烟水望迢迢，我住松陵第四桥。他日挂帆容访戴，不逢雪夜即花朝。《露香阁诗钞》。

计琛 字小娥，浙江秀水人，广文楠孙女，适同邑王氏。

《西湾消夏图》，为仲子湘先生 湘 题二首

微茫疑露隔溪山，拍拍飞来水面鹇。三里横塘浮一艇，有人放棹绿杨湾。

云满林梢水满汀，风流名士一船并。河桥落日歌声起，谁是当场最善鸣。孙贯中《桐溪草堂诗》录出。

盛湖志补卷三终。

盛湖志补卷四

旧事

仲拱宸孝廉 枢 与平湖籍吴惺堂孝廉 元伟榜，姓徐。为康熙五十二年癸巳科隔省同年。吴居徐家浜，仲住镇西，文行俱重于时。秋试后，里中有义举，二人欣然为之倡。有某氏者性吝啬，二人往劝输助，不应，且语侵之。忿甚，遂同取其键户长闩作殴势，主人遁入内。不意闩长，误及其屋梁。梁有贮诰轴之龛，金碧灿然，盖捐六品职衔，为其先人请封以饰观瞻者，竟为闩所击，砉然坠地。主人以毁诰敕为不敬，大声叱缚之。二人急走，恐其兴讼，伏于家不敢出。越两日揭晓，二人皆捷，某氏遂噤不言。

嘉庆二十三年二月十六日，里有沈氏夜被回禄，一家十一口俱焚死，独不得其妻潘氏之尸，以其绣鞋一双纳诸棺。方火炽时，众见其楼有妇人因梯断不能下，欲从楼窗跃下，则又临河，恐溺死，无术以救。楼旋倾，众谓妇死于火矣。越数年，里人徐某娶妇于苏家港朱氏。冬月风作，冰胶其舟，停泊村落。媪有凌姓者，入村民家乞浆。见沈氏妇故在，骇问之。泫然曰："妾挈珠饰一包从楼跃下，适坠于灰船之泊者。灰船人利其赀，值人声沸时，竟解维

载之去，哭喊无有闻者。至其家，逼与其子婚。后因纤弱，不任操作，复转鬻于此。”媪顾其室隘陋，身亦褴褛。怆然久之。妇谆嘱归语故夫，为破镜重圆计。夫已更娶，且谓妇失身，竟讳之不肯浔[寻]访。后其妇乘间脱归，夫不礼之，仍使从其所适者。按史载，晋延康中，陈诜妻李遭贼，请活姑命，为贼略去。诜更娶卢氏，后得李消息，迎还。李亡，诜疑制服。司马王愆期议曰：“诜有老母，不可以莫之养。妻无归期，纳妾可也。李虽没贼，尚有生冀。诜寻求之理不尽，而便娶妻，诚诜之短也。诜不应娶妻，要以卢为继室。”庾亮从其议。沈妻因灾被略，正与遭贼无异。沈不寻求，而更娶，其短在沈。潘自归而不纳，沈真薄幸哉！

我里沈星堂孝廉焕工制举业，刻意求精，每以迟滞为虑。道光乙酉科场前，与杨子琴茂才逢原为文会，就正于郡先达，辄击赏沈文，杨亦亚之。沈于壬午已荐而未售，至是以必中为期。杨自负不在沈下，及入场，适同号，遂相谓曰：“文必互观，至惬意方誊。”踌躇斟酌，漏下二鼓，仅各得一讲，于是慌张，戒勿再视，举笔直书。首艺完，而天将曙，号中已多交卷者。沈因嘱杨为次艺，己为三艺，交换写之，不顾雷同，取完卷免贴而已。试毕，二人各嗒丧。迨揭晓，沈竟高中，头二篇俱发刻。中一人，而所刻乃二人之文。沈不遇杨，名无由成；杨不逢沈，才无由见，冥冥中若有神助。杨卷未出房，故雷同不觉。迨领落卷出，次艺炳然在闱刻中，亦无怼言。按：科场中似此者多。若我父执黎里陈雨亭茂才福畴，道光癸卯北闱，人录其窗课中第九。咸丰壬子南闱，人录其窗课中第四。是科，陈亦在闱中，录已作，而未荐。迨阅闱刻，文固高取，且批云：有目共赏。陈谓先君子曰：“余适遇无目者。”呜呼，岂

非命欤？未几，陈竟卒。

杨辛甫广文秉桂工诗善画兰，书法词学皆擅长。为人谦和温厚，好结交名流，然意所不可，未尝阿顺。壮年与里中郑药耘经历寿南酒后斗口，各不相下，至取樽壶互击，醒后亦各不计校。如是者数十年，两人俱年近六旬，欢好如故。经历先卒，将及大祥，其子治丧送栗主入祠。遵俗行题主之礼，延杨为之。杨允其请。是日至郑氏入吊拜奠，继就宴席，起居谈吐如常。后着公服升堂，神色从容。众方环观，不意执笔欲下，手若不能动，身亦木，强视之，目瞑矣。众大骇，急舆归其家，点主之礼遂辍。人谓经历为厉拒之。不知杨为人和厚，宜以无疾卒。惟着公服而瞑，亦异事也。

枪船者，始只太湖滨北舍港一带有之，以枪击鸟为生，其眼力最准。道光中，江苏吴江之盛泽，元和之周庄，浙江秀水之王江泾、新塍，桐乡之濮院，湖州之乌镇、南浔，皆有土棍开设赌场，互相械斗，私制苗刀、长枪，各雇枪船为助，此土棍雇用枪船之始。后赌益盛，赀益集，竟自制鸟枪，买火药，造小船，用游手。每船三四人，泊于其聚赌处，此土棍自设枪船之始。二十九年，苏松嘉湖大水，饥民抢掠富室，乡村寄赀城市，中途恐劫，则雇枪船保护，此民间雇用枪船之始。咸丰三年，粤匪窜金陵，居民迁徙，已有反为所劫者。迨浙江设防于平望，招募枪船百馀于莺脰湖。暇日立标中流，演水操，飞凫迅疾，发枪命中，官给赏以励之。其实惟北舍善枪者二三十人能中鹄，馀俱乌合，不能临阵。久之，浙防募台勇往上海助剿，枪船裁

撤。黄旗招摇，散处各村。平望鳝尾浜、黎里罗汉寺，后竟以保卫局为名，开设花鼓赌场，枪船始应官募，继冒官设矣。于是官之下乡催粮，差之解征拘犯，无不用枪船为卫。值苏州有广棍之扰，吴江有粮匪之集，大王庙有抗粮之案，湖州有拒捕之变，兵勇少，姑以枪船佐之，实无能为役。保赌抢掠是其所长，亦偶有用之得力者。

粤贼洪秀全，自道光三十年倡乱于广西之桂平，咸丰二年窜永安，陷武昌。三年春，窜踞江宁，苏常戒严。浙师以平望为全浙门户，巡抚黄宗汉委同知仲孙樊率勇驻盛墩防堵，密布梅花木桩于塘河之两旁，以御贼。复有同知白让卿于东溪河设支应局。后以经费不敷，计二年馀，均撤去。黄兆柽《平望续志·纪兵事》。

咸丰癸丑，粤逆陷金陵，蹂躏皖南北。时我邑仲博山太守孙樊以名进士令浙中，条上兵事，请出省防堵，南驻安徽宁国府，北驻江苏震泽县平望镇。譬之人身，宁国为江浙腰膂，平望则由苏入浙之咽喉。黄寿臣中丞宗汉韪其议，檄太守之平望相度立营。盛墩即前明嘉靖时歼倭寇于此，易名胜墩者也。未几，太守率所部随剿刘逆于上海，以劳卒营次。黄中丞移督四川，而盛墩之营遂撤。庚申之变，贼由宁国窜入金陵城。贼溃围出，江浙糜烂。同治初，以次戡定。曾文正督两江，奏设经制水师，分布各要害，平望驻有淞南营及留防营。太守防患于机先，而远谋中贾；文正规宜于善后，而成法久行，其时会使然耶？

凌泗《平望续志·后跋》摘录。

同治三年正月，湖州贼党屡扰南麻、檀丘、新塍诸市

乡，思犯盛泽、平望，以解嘉兴围。经水师迭败之，贼不得逞，遂于二十八日放火，盛泽屋宇被焚者十之三。江浙各巨镇，惟盛泽于庚申夏款贼独早，商民苟安。虽中间略有小警，藉伪官纳贿弥缝，避地迁居者甚众。至此亦遭一炬，岂定数难逃欤？参《平浙纪略》、王希曾《表忠录》。

光绪二年四五月间，传有纸人剪辫打印，黑兽魇人之事，谓被剪魇者，越数日或百日后必死。人心惶惶，有迁避他处者。闻起自无锡，由北而南，约七日徙一方，惟鸣锣及贴《易经》可以驱逐。每夜鸣金伐鼓，至晓始定，举国若狂。射利者刊八卦爻、河图、洛书等图，并有“䶂䶂䶂䶂”及“㺇㺇㺇”诸字，用硃印于黄纸，粘贴门上，谓可辟邪。至六月中，苏省拿获冯阿吐、许阿葆、许徐氏三人，供称金匮人，有妖人给伊钱洋，教令学习咒语，施放纸人，遂置诸法。我镇讹言亦息。参《黎里续志·杂录》。

光绪八年重午前一夜，南大街永和酒馆被窃，贼穴而进。店主刘阿巧卧室有洋数十元藏枕畔，睡梦中惊起擒贼。贼出利刃乱刺阿巧腰腹，刃入五寸许，肠流腹外盈尺。一息尚存，两手犹牢握不放，至店伙麕集始释手，倒地乱滚而绝。越数日，阿巧之母自四明踵至，恸哭几绝。阿巧新婚百日，年仅二十有四，悲夫！

光绪二十四年，西杨家衖余姓业绸，买旧屋改造高爽。其妻于夏间常见鬼魅，兼发痴病，礼忏设醮无效。其子于秋间亦发狂，与父争论。却有时骤清，问之全不晓。尚有祖母宠爱此孙，其父不得已，往茅山请羽士画符驱邪，仍无益，所费甚多。及交冬令，妻子均霍然，后亦不复发，不

知是何冤孽数月缠扰。余姓因不利，遂嚣于他氏。同上。

中浜某氏有俊仆胡升，年二十馀，安徽人。其主二尹在日颇得宠，出必鲜衣，仿佛佳公子也。二尹于前年夏间暴亡，胡即辞去。不时往来，暧昧难明。二十五年五月初七之夜，潜伏于主母某氏卧室，声息全无。忽于三鼓后哄声大作，胡将二尹所遗佩刀向氏乱劈，被伤右耳及手臂等处，若逢祟也。氏夫兄闻声排闼入，见氏已晕于地，家人急救始苏。胡见酿祸难遁，遂将氏所吸烟膏吞服。群逐于门外，逾时毒发毙于墙边。某氏诡以借钱不允，误伤主母，自行吞烟毙命报官。氏越两月，仍因伤重而死。好用俊仆者，当以为鉴。录《新闻报·盛泽命案一则》，错误处更正，而隐其姓。

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初三日，枭匪吴均禄一股，在徽州会馆左首搭棚聚赌。邑丞、营汛会同防营哨弁驱逐，匪类遽先开枪，营团分路截击，鏖战数点钟之久。夺获匪尸马老胡子等五名，生擒匪首吴均禄等三名，营兵死三名，伤二名。是日，哨弁荆某身临前敌，最为奋勇云。参《警钟》、《新闻》两报。

异闻

万历十七年六月，三吴大旱。吴江令赵瑞明名梦麟者，命主簿入乡勘荒，投宿于车溪寺中。寺久名饶裕，僧中一少年号传衣者，见门役而悦，诱与为欢，约以丙夜。门役故绐曰："吾榻设在南牖，汝漏下见就可也。"不知此役已先说簿，后窗虽邃而湿，吾当移彼中，公老人可卧南

牖以纳凉爽。簿喜从之，比夜饮，潦倒就枕。更深后，传衣者洪醉入室，迫床抚尻，乘锐深捣。簿秦人，老岁荐也，梦中受创疾呼，此僧狂走去。诸阍黎皆惊起，簿大怒，谓："何物铁锥刺吾肠？执絷群髡，将诉之令公，毁寺治罪！"髡震惧乞哀，尽出所蓄，不满数则以粟足。簿载归，县赵令已先知情状，迎笑曰："三长官暮年能以后庭博多金，可贺也。"簿羞恶叩首而已。吴江人因作对曰："老主簿巧献屯田，荒岁供粮加倍入；痴和尚误钻库穴，祖传衣钵尽情抛。"盖以屯为臀，以库为裤也。沈德符《敝帚斋馀谈·吴江谑语摘录》。

江苏昭文县署，钱谦益红豆山庄别业也。县为康熙间新设，因其址为署。有杰阁三楹，相传谦益之妾柳如是藏娇于此。凡令是邑者，居之多不利，封闭数十年。北平王锦性倜傥，喜声伎，于乾隆五十年某月来莅是邑。整榱垩壁，令三姬居其上，老媪伴焉。入居之夕，见一妇人，髻高盈尺，两鬓如蝉翅，著红衫，修裙广袖，不类时世妆，凭窗而立。诸姬以主人平日恶言怪，秘不语。三人合一床，令媪卧旁榻，而燃银烛于几。甫合眼，烛辄灭，瓦砾落衾枕如雨，扪之无有也。无何闻于王令，有所见，速往报。薄暮，红衣妇复掩映窗间。王挟剑趋至，则有巨蛇如臂，自梁间堕，倏忽不见。家人咸劝王避之。王愤然曰："余奉天子命守此土，朝廷署舍不容邑令安顿细小乎？且谦益不忠于前明，获罪于我朝，魂魄有知，宜垂首弭耳于地下。何物妖姬冥顽若此？"先是，王有姑母孀居依于王，其卧室离阁仅三舍，是夜闻阁上诟谇聒耳。姑为三姬之

嫉，群阋斗也，令婢往谕之。逾时不返，姑亦睡去。次早见婢倨卧檐下，救之始苏，云："昨夜遇红衣妇披发伸舌，索环于颈而仆。"共呼三姬，不应，排闼登楼，则骈缢床上，伴宿老媪犹蒙衾酣睡也。一宵而经三女，上官疑王陵逼毙命，拟黜其官。按之得实，乃免。阁因复闭，不敢再登。俞蛟《齐东妄言》。按：志例不越境，柳系盛泽归家院人，归虞山钱氏，以节终。轶事异闻亦所不废，因摘录数行。

吴江黎里东栅外，某氏墓庐半就倾圮，仅存破屋数间。一日清晓浓雾，有谢天港书贾屈姓船经其地，见侧扉中有人招手，若欲买书者，遂泊岸侧。一叟面瘠而黄，蹒跚傍舷，问有医书乎？屈以《医宗必读》进。叟略一翻展，径携书入，顾屈少待，即取钱出付。良久不出，窥扉内有人隐几睡。呼询之，并述取值意。其人斥其妄，曰："此间除吾守舍外，久无居人，尔岂白日遇鬼耶？"屈言叟形状，其人嘿然指迤西一屋。俾入视，则停棺一具，适所携书在棺上，书旁尘迹掌印俨然。屈错愕，手书归舱，咄咄而唾，遽促解维去，不逾月死。其伙伴疑团莫释。后复由此停船，叩前守舍人，知死者生前业医则技拙，为同道所訾笑，无延诊者，悒郁而殁。后嗣无力营葬，寄厝于此。黄安涛《贤已编》。

阿喜者，谢天港周剑湖家婢也。性戇而贞，及笄，嫁黎里西乡某姓。姑导某乱之，不从而缢死。后某过其厝侧，见一蛇怒目相视，光如火射，遂得心疾而死。沈翰《见闻杂钞》。

道光间，池亭叶改吟与里中杨辛甫为吟社友，各有名

士气。叶晚年害眼病，治之无效。杨曰："我有一方，用蜡涂之当愈。"叶曰："出何方书？"杨曰："俗不云'眼瞎腊 借作蜡。搭乎'？"叶悟其戏，即曰："兄病口吃，弟亦有一方，俗云'舌格卵拌'，请用之。"吴俗谓阳物为"卵"。

道光时，里有程秋涛茂才，性甚拘执。是年岁试出场，途人问何题，答曰："人知之亦贡贡，人不知亦贡贡。"问者窃笑，程竟罔觉。大约幼时误读而解释不谬。后招覆一等一名，补廪，馆于里中郑又桥家。夏间纳凉，闲谈云："我的皮衣多蛀。"主人云："先生太俭省，何勿穿上身即不蛀矣。"程明晨狐裘黄黄坐在书馆。时方盛暑，见者骇然。主人出问曰："先生有恙乎？曷不暂归医治？"程曰："昨晚主翁教我穿穿，故今着在身耳，并无欠安。"主翁及徒哗然大笑。《见闻宝鉴》。

咸丰兵兴以来，军营保举及事例捐纳者夥，于是知县无不蓝晶其顶，佐杂等官亦多水晶、砗磲者，分防县丞、巡检率皆红伞矣。同治四年，余榷盛泽厘捐。署县丞某，未经加衔，仍用青伞，乡民讶曰："此官戴孝，所以用此伞。"闻之不禁大笑。陈其元《庸闲斋笔记》。

新桥南有王姓老媪，年五十八。光绪七年五月朔日黎明，忽有一蛇蜿蜒至媪床上，啮其颊。家人急救，媪肿痛已极。势渐剧，遍觅蛇丐医治无济，遂死。

里有金龙四大王庙，年久失修。光绪二十二年正月，有圬者毛三九，与看庙吴姓买得梁木七根。还至家内，口吐鲜血，昏倒于地，自言不该买此旧木。合家往庙中磕头

许愿，斋献扛还，始得复原。慢神受罚，可为炯戒。

计生子耽，姚家坝益卿之子。甫弱冠，作文斐然。赴小试两次，忽患吐血。时已聘吴某幼女，婚期选定，诸礼均送至坤宅。子耽竟病不能起，越一年而夭。吴女另字葛姓，已嫁四年，忽子耽附身，朗读文章，语无伦次。不旬日，女卒。光绪二十三年五月事也。

杂识

柳如是，原本作如之，误。吴江周氏宠姬。年稚明慧，主人常抱置膝上，教以文艺，以是为群妾忌，独周母以其善于趋承爱怜之。然性纵荡不羁，与周仆通，为群妾所觉，谮于主人，欲杀之。以周母故，得鬻为娼。其家姓杨，乃以柳为姓，自呼如是。扁舟一叶，放浪湖山，间与高才名辈相游处。其在云间，则宋辕文、李存我、陈卧子三先生交最密。时有徐某者知如是在佘山，以三十金与鸨母，求一见。徐蠢人也，致语云："久慕芳姿，幸得一见。"如是不觉失笑。又云："一笑倾城。"如是乃大笑。又云："再笑倾国。"如是怒而入呼鸨母，问："得金多少，乃令此奇俗人见我？"知金已用尽，乃剪发一缕付之，以此偿金可也。又徐三公子为文贞之后，挥金求与往来，如是得金，即以供三君子游赏之费。如此者累月，三君意不安，劝如是稍假颜色，偿夙愿。如是笑曰："当自有期耳。"迟之又久，始与约曰腊月三十日当来。及期果至，如是设宴款之饮，尽欢曰："吾约君除夕，意谓君不至。君果来，诚有情人也。但节夜，人家骨肉相聚，而君反宿娼家，无乃不近

情乎？”遽令持灯送公子归。徐无奈别去，至上元始定情焉。因勖徐曰：“君不读书，少文气。吾与诸名士游，君厕其间殊不雅。曷不事戎武，别作一家人物，差可款接耳。”徐颔之，闲习弓马，遂以武弁出身，乱中死于炮，其情痴亦可悯也。初辕文之未与柳遇也，如是约泊舟白龙潭相会。辕文早赴约，如是未起，令人传语，宋郎且勿登舟。郎果有情者，当跃入水俟之。宋即赴水。时天寒，如是急令篙师持之，挟入床上拥怀中煦妪之。由是情好遂密。辕文惑于如是，为太夫人所怒，跪而责之。辕文曰：“渠不费儿财。”太夫人曰：“财亦何妨？渠不要汝财，正要汝命耳。”辕文由是稍疏。未几，为郡守所驱。如是请辕文商决，案置古琴一张，倭刀一口，问辕文曰：“为今之计奈何？”辕文徐应之曰：“姑避其锋。”如是大怒曰：“他人为此言无足怪，君不应尔，我与君自此绝矣。”持刀斫琴，七弦俱断。辕文骇愕出。钱肇鳌《质直谈耳》。

萧士玮读《初学集》，云钱牧老语：余言每诗文成，举以示柳夫人。当得意处，夫人辄凝睇注视，赏咏终日。于寸心得失之际，不失毫发。余尝以李易安同赵德甫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几行，以中否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则举杯大笑，或至茶覆怀中而起。每思闺阁之内，安得有此快友？而夫人文心慧目，妙有识鉴，似此易安犹当让一头地。惟朝云谓子瞻“一肚皮不合时宜”，此语真为知己。然则公与柳夫人当相视而笑也。蔡景真《笠夫杂录》。

钱牧翁于丁亥岁以事被急征，河东夫人实从公。子

孙爱年少，莫展一筹，瑟缩而已。翁于金陵狱中《和东坡御史台寄弟》诗，有“恸哭临江无孝子，徒行赴难有贤妻”之句，盖纪实也。孙爱见此诗，恐为人口实，百计托翁所知，请改“孝子”二字。今本刻“壮子”，实系更定云。王应奎《柳南随笔》，下四条同。

东坡云：“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故作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而钱牧翁云：“丁亥岁三月晦日，忽被急征，锒铛拖曳，命在漏刻。河东夫人冒死从行，慷慨首涂，无刺刺可怜之语，余亦赖以自壮焉。狱急时，次东坡《御史台寄妻》诗以当诀别。狱中遏绝纸笔，临风暗诵，饮泣而已。”夫寄弟诗也，而谬曰“寄妻”。《东坡集》具在，不可证乎？且牧翁原配陈夫人此时尚无恙，而竟以河东君为妻。并后匹嫡，古人所戒，彼乃悍然不顾，即此一端，牧翁之不惜行检可知矣。

钱宗伯既娶柳夫人，特筑精舍居之，颜之曰“我闻室”，以柳字如是，取《金刚经》“如是我闻”之义也。一日，宗伯坐室中，目注如是。如是问曰：“公胡我爱？”曰：“爱汝之黑者发，而白者面耳。然则汝胡我爱？”柳曰：“即爱公之白者发，而黑者面也。”侍婢皆匿笑。

钱宗伯晚年嗳柳如是，财货出入悉柳主之，其族人疑柳多私蓄。宗伯既没，拥众突至，颇有所索。柳佯为好语曰：“先宗伯遗赀信有之，然须少待，当不虚来意。”众姑诺之。柳既入，众待久不出，方大声诟之，而柳已闭阁自缢矣，众始惊窜。钱之不致家破者，柳之力也。于是邑中

之士，作《河东夫人殉节诗》以挽之，咸谓其能晚盖云。

柳如是既适钱宗伯，居绛云楼，唱和甚得。宗伯选列朝诗，内"闺秀"一集，皆柳所勘定也。为人性机警，饶胆略，颇能制御宗伯，宗伯极宠惮之。乙酉五月之变，柳劝宗伯死，宗伯谢不能，柳奋身欲沉池水中，持之不得入。是时，长洲沈明抡馆宗伯，所亲见之，尝以语人。见宗伯门人长洲顾苓《河东君传》。

昆山吴殳作《正钱录》，攻击东涧不遗馀力。同时汪钝翁复为之左袒，吹毛索瘢，势焰甚炽。计甫草深为不平，因语钝翁曰："仆曾游泰山，登日观峰。神志方悚慄，忽欲小遗甚急。下山且四十里，不可忍，乃潜溺于峰之侧，恐重得罪，然竟无恙，何也？山至大且高，人溺焉者众，泰山不知也。"钝翁跃起大骂。然观《尧峰集》中，有《与梁侍御论〈正钱录〉书》，亦谓"此录非不义严而辞辨，然尚有未合处，得无盛气攻击，而未暇商榷考证欤？"由是言之，钝翁亦未尝以《正钱录》为定论也。《柳南续笔》。

计甫草东游京师，戏谓人曰："遍京师皆官，无我做处；遍京师皆货，无我买处；遍京师皆粪，无我便处。"闻之可发一噱。甫草与余为忘形交。宋荦《筠廊偶笔》。

吴江计甫草孝廉东，忍辱好奇计，负经世才，不得志，与尤展成、王阮亭交最善。将至京师，有作寄所知云："帝城隐隐接云霄，又见梯航万国遥。遂有黄金能市骏，不妨青海看横雕。乘风摇曳三千里，感旧凄凉十四朝。多少菰芦遗老在，敢将词赋问渔樵。"过鄴城，见谢茂秦墓圮坏，尽橐中金为修墓，赋诗吊之。沈文慤德潜于东所作诗

下题一绝云："眇目山中足性灵，诗盟寒后苦飘零。后来谁吊荒坟者，只有吴江计改亭。"改亭，甫草别号也。其事益著，张船山云"并为怜才哭，计东"也。查为仁《莲坡诗话》，参《别裁集》。

计甫草自海陵归，渡江，会大风雨雪，舟不得发，同行者垂首叹惋。计坐舵楼下，手阮亭诗读之，至论郑少谷绝句，哭失声。既乃大喜，拭涕起坐雪中，观江涛澎湃，吟啸自乐。按：阮亭论少谷诗云："三代而还尽好名，文人从古善相轻。君看少谷山人死，独有生平王子衡。王廷相子衡锐意诗文，见善如不及。"少谷山人郑继之与王未谋面，乃有诗云："海内谈诗王子衡，春风坐遍鲁诸生。"王见之，有知己之感，于郑死后，数千里入闽，经纪其丧。甫草生平奇事最多，余友朱导江岷久居江左，备述其颠末。《莲坡诗话》。

牧斋与合肥龚芝麓，俱前朝遗老。遇国变，芝麓将死之，顾夫人力沮而止。牧斋则河东劝之死而不死。城国可倾，佳人难得。盖情深则义不能胜也，二公可谓深于情矣。及牧斋殁，河东君死之。呜呼，河东其情深而义至者哉！钮琇《临野堂集·题顾元美河东君传后》。

龚鼎孳娶顾媚，钱谦益娶柳(如)是，皆名妓也。龚以兵科给事中降闯贼，授伪直指使，每谓人曰："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见冯见龙《绅志略》。顾苓《河东君传》："乙酉五月之变，君劝钱死，钱谢不能。戊子五月，钱死后，君自经死。"然则顾不及柳远矣。陆以恬《冷庐杂识》。

高安朱芷汀孝廉舲博雅好古，私淑顾亭林。藏书三万卷，颜其斋曰"古懽"，寝馈其中。著有《夏小正正义》，极为精核。注其师袁穀廉翼《邃怀堂骈体文集》，于

明代遗事搜罗极博，多补《横云山人史稿》及张文和《明史》所未及。尝题《邃怀堂集·王义士柳枝词后》云："才人末路肠偏热，倩女欢场酒最腥。博得金珠冠一顶，佃夫座上酒初醒。"按：才人者，谓钱虞山谦益也。倩女者，谓虞山妾柳如是也。佃夫者，谓阮大铖也，大铖号佃夫。虞山末路失节，以声色自娱。既投阮大铖，以其妾柳氏出为奉酒，阮赠以珠冠一顶，价值千金。钱命柳谢，且移席近阮，其丑状令人欲呕。事见计六奇《明季北略》。又按：王义士名沄，字胜时，陈卧子高足弟子。卧子死，沄收葬之，故称义士。见《江南通志》。芷汀诗讽刺虞山蒙叟直而不迂，可称诗史。《射鹰楼诗话》。

余读《钱氏家变录》，窃叹虞山妾柳如是之忠于钱氏焉。凡忠孝节烈之事，不必尽出于读书之人，大家之女。余友朱芷汀有诗云："家变独能持大义，虞山身后有家姬。"言其能知大体也。同上。

钱塘戴文节熙《赋柳蘼芜妆镜词》六绝句，第四首云："击碎金瓯翠黛颦，勤王有志总成尘。妾心镜面郎心背，文字蟠胸不照人。"一香奁题发如许议论，亦正大，亦贴切，那得不拍案叫绝，真绝唱也。吴仰贤《小匏庵诗话》。

范小湖崇墉以河东君小像属题。图止半身，披纱幅巾，清眸秀眉，靥辅承颧，仿佛风流放诞之致。余旧有河东君小影，为吴江闺秀陆澹容所描，长不满尺，而眉目意致，与此幅无异，知必有所本也。郭麐《樗园消夏录》。

盛泽郑谅伯照刻其乡先辈卜孟硕《绿晓斋诗集》四卷见寄。卜没于万历时，年仅三十二。负才佚荡，乡里目为

狂生，自署其门曰："乡人皆恶，国士无双。"《吴江志》、《松陵文献》、《明诗综》皆著录大概。振奇好异，不屑与俗同，使老其才，或能与文长、次椒相上下耳。《霏馀丛话》，下同。

舜湖沈琛厓 烜 能诗好古，所居停云楼，藏弆名迹甚夥。钱叔美为作图，余曾题句云："我有桓橱三百轴，比君谁是最痴生。"又寄画一册，索为题句，书卷之气溢于楮墨。乃知君于叔美、七芗两君深参画禅，而收藏富有，目染耳濡，固宜臻此。中有《梅花书屋》一幅，设色布置直逼松壶，为题一绝云："羡杀轻舟来往频，分湖烟水舜湖春。算来只有疏香阁，解与梅花作主人。"用其夫人叶氏归舟诗意也。

昔在郎署与刘公酂、汪茗文辈过从倡和，计甫草亦与焉。公酂改吏部，例应关防。一日计诣之，阍者弗为通，计退而献诗曰"隔墙空望马缨花"。公酂寓邸有夜合一株，最高大，花时常饮集于此，故云。长安传以为笑。王士正《分甘馀话》。

计改亭东云："予与陈其年同读书于宋司业德宜家，其年居西舍，予东舍，灯火相照。予不能夜坐而喜早起。其年吟咏必至夜分，而起每迟，好为惊艳绝丽之文。予嗜苍凉古质之作。两人性不相易，然至相契。"阮葵生《茶馀客话》。

余读改亭《筹南论》，而喟然长叹也。当其著五论上史阁部时，岁在甲申年。才逾冠，而于天下大势瞭如指掌，且于历代之幅员、疆域、形势、险阻要害之所在，与夫战守

机宜、联络照应之法，规画详明，直如烛照数计，可不谓之天下才欤？徐斐然《书改亭文钞后》。

改亭落拓不偶，挟其所学驰驱南北，角立坛坫，为名流所激赏，亦足以自豪矣。其作《筹南论》时，年仅二十有一，雄才大略有陈同父之风。他作尚少深沉之思，殆恃其绝足，脱去羁勒，一往奔赴，所谓若灭若亡若得若失，则未之能也。丁子复《书改亭集后》。

张燕昌曰："王勺山楠长子翼之燕书斋，一壶底有八分书'雪庵珍赏'四字。又楷书'徐氏次京'四字，在盖之外口，启盖方见，笔法古雅。盖之合口处，总不若大彬之元妙也。"余不及见供春手制，见大彬壶，叹观止矣。吴骞《阳羡名陶录》。

昔在王勺山话雨楼出示宜兴蒋伯荂 时英 手制壶，相传项墨林 元汴 所定式，呼为天籁阁壶。墨林以贵公子不乐仕进，肆力于书画，所见流传器具无不精美。又陈鸣远 远。手制，壶底有铭曰"汲甘泉，瀹芳茗，孔颜之乐在瓢饮"。则鸣远吐属亦不俗，岂隐于壶者与？近于勺山季子斋头见一壶，冷金紫制，朴而小，所谓"游娄东见弇州诸公后作"也。底有楷书，款云"时大彬制"，内有纹一线，殆未曾陶铸以前所裂，然不足为此壶病。张燕昌《阳羡陶说》摘录。

仲子湘 湘 近号"公之骚骚训忧"。子湘曾有幽忧之疾，以此志其不忘耶！顾灵均作《骚经》，以香草美人借抒胸忆[臆]。余为子湘作《墨兰》一帧，亦欲其藉以忘忧耳。然子湘诗文得屈、宋之遗，直于渚蘅岸芷撷其菁英，则子湘之名与号克副其实。其肇锡有非偶然者，而余之说太

支离矣，并系小诗一首："屈宋言词墨未寒，灵修一脉许跻攀。文章气息由天授，不在骚骚屑屑间。"杨秉桂《画兰题记》。

吴江周叔斗丈梦台工书诗古文词，俱有法度。尤善作铭，凡案头笔床、砚匣、茗壶、香几皆有铭。己亥春，来寓里中卖字，年已六十，长身玉立，鹤发萧然，晨夕过从谈艺，乐甚。五月间暂归，不意遂成永诀。丈诗文集向为人窃去，后遂不复留稿。余最爱其铭，因记数首。行箧中印匣铭云："无令名载而行，含章可贞。"壶庐研铭云："壶公居，壶中天。腹有墨，乃神仙。"圆茶托铭云："茗热不炙，椀盛不脱，月圆不缺。"纨扇柄铭云："一捉搦，五流连。谢芳姿，忆当年。"笙铭云："淡黄月地，花影如戏。理竹音之，最细乌木。"书卷式墨床铭云："墨同色，虽缁不涅。墨在卷，不妨点染。"界画画尺铭云："佐界画之画，叙尺寸之劳。心细于发，惟汝操。"紫檀书镇铭云："混混平平，背作圆式。平，叶先韵。物贞乃坚。镇诸妄动，无陂无偏。"椰瓢鼻烟壶铭云："以瓢作壶，鼻饮可乎？"杖铭云："此杖得之鸳鸯湖，湖上策策聊相扶，鸳鸯偷眼看老夫。"黄杨节图章铭云："木有节，密以栗，逢闰不厄文字吉。"印泥盒铭云："红泥田玉，龙耕种垂，蜿蜒收令，名乃有年。"《镫窗琐话》。

《馆坛碑》为海内孤本，旧藏稼堂潘氏，后入盛泽华阳堂，顾氏即因碑而名其堂也。道光末，浙江某司马官吴中，以五百金购去。咸丰三年，金陵失陷，遂殉兵火。先是翁叔均大年。双钩一本，贻李方伯某。李刻于扬州，石亦毁。

叔均考证诸家所记载，审定原碑高广，行列字数，仿《瘗鹤铭考》，为《旧馆坛碑考》一卷，谓："此碑翁覃溪、钱竹汀诸前辈屡求而未得，石在茅山玉晨观，明嘉靖间毁于火。"顾亭林《金石记》云："今在茅山，乃臆断之辞。"覃溪谓："亭林曾见原石，皆失之不深考。今叔均子棐藏拓本一，为叔均手摹刻也。其首行云'上清真人许长史旧馆坛碑，弟子华阳隐居丹阳陶宏景谨造'，凡二十四字。又一行云'此一行隐居手自书'，凡八字。文凡一千四百馀字，云是弟子孙文韬书。"邑《续志》"杂述"。

道光十五年乙未恩科，吾里赴试者向老关帝庙求签。有人求得内有"一着仙机君记取"，是科仲丈支仙 孙机。中式，暗藏"仙机"二字。又咸丰八年戊午科，借浙闱乡试，并补行乙卯科，王君紫卿 希鏊。求签，中有"玉免[兔]重生应发迹"句，亦中式。恰是补行乙卯，应在"玉免[兔]重生"也。《见闻宝鉴》。

王任堂 楠。居吴江之盛泽，好古而善聚，自周秦彝器，下至历代石刻，闻世有精善者，必罗而致之话雨楼，故金石之名颇著。编有碑目，考证亦精。陆心源《金石学录补》。

盛湖志补卷四终。

跋

《盛湖志》刊板在杭垣琵琶街近文斋，为予所介绍。甲子夏，全书垂成。不意六月初九之夕，为邻居失火殃及，该斋各种板片尽付劫灰。犹幸初印校本尚存，则覆刻稍省写样之资。然斋主张莲舟力所不及，予为代偿。计覆刻之字二十六万二百七十字，共费银圆二百四十一元有奇。其初刊二十七万三百八十七字，并写样费五百六十八元有奇，此则归冕臣独力担任。备书于此。乙丑六月，周庆云识。

后　跋

我盛湖之有志也，肇始于明卜景川先生。然书已久轶，今仅存《题景记》及八景诗数章。先九世祖怡静公及七世祖亦山公，先后均有所辑，旋亦散轶。至五世祖前村公综辑前后遗稿，梓以行世。然乾隆迄今亦百有馀年，其间遭兵燹，饱蠹鱼者不知凡几，存者仅吉光片羽耳。而里中人文蔚起，甲第相望，民烟稠密，人事日繁，职官制度早异前代，且中经洪杨一役，忠孝节烈事迹昭然。若非继续修辑，何以彰潜德之幽光，传之久远乎？先祖支仙公耆年致仕后，旁搜博采与里乘有关系者，俱录之，裒然大成，只以未及写付手民，遽归道山。先大夫啸生公于既卸都戎篆后，家居闲暇，爰取先祖所辑，更为损益厘订，成为一十六卷，复辑《补遗》四卷，共成二十卷。将梓以行世，不意先大夫又忽弃养。雄不忍两世手泽泯没不传，亟拟刻剞，而又独力难举，乃以遗稿商之南浔周湘舲姨丈。经周丈力赞其成，并允任督促手民之责。嘉兴陶拙存世丈又允任校正，遂决意雕镂开刊。凡两阅寒暑，工将竣，不意又遭秦劫，书板荡然。闻耗之下，惊忧交集。何区区一镇志见忌于造物之深，而使之不得其成，以罹此劫耶？且

原刊工资，以镇上公款竭蹶，由雄独力筹措。家不素丰，只以累世心精所结，手泽所贻，不忍弃置，稍鬻藏书以襄此举，勉强奏工。复经波折，乃叹一书之成，其难如此。嗣后更安能继吾镇，其将终不得有志矣。周丈湘舲惜此志之功败垂成，来书慨任复刊之资。此役也，造浮屠七级之层颠，进为山九仞之一篑。存亡绝续，不独雄先祖父两世苦心孤诣积累成帙不致湮没不传，而吾镇自卜景川后文献得藉以流传者，皆周君力也。兹以复刊将竣，为述其厓略如此。俾后之人不没周君之德，并知周君之于吾镇，曾有一番翰墨缘也。雄惭不文，犹希当世大雅有以教正之，幸甚。

时在乙丑季冬之月，孙冠雄谨跋。

盛湖志

二卷，乾隆三十五年再增纂刻本

仲沈珠纂　仲枢增纂　仲周霈再增纂

沈春荣　沈昌华　申乃刚　点校

盛湖志序

余留心《盛湖志》者有年，而不得所本也。辛卯始于友人斋得睹卜景川先生行略，谓曾辑《盛湖志》一卷。余不胜向往，及遍求终不可得。既见景川《题景记》及八景诸诗，亦多与当境不合，殆景川所谓“世异风殊，废举靡一，不敢弦辙，存为羊饩”者也。既阅府县志，得轶事种种，遂手录之。而节庵二兄亦出《水利》一篇相示，不禁跃然曰：“志有本矣。”因以所见为经，所闻为纬，凡里中耆老备历咨询，务得其真信者书之，疑者阙焉。更以溪湖为四方之限，南起麻溪，北抵红蓼，西接烂溪，东距前姚，袤延各十里，广纵四十里，暨村落穷僻、津桥祠宇躬历而考询其实，爰书于策。又浮一叶，溯洄观之，周知大概。乃合四十里而为图，举地方形胜、前言往行、诗文事实，集成一书，名之曰志，庶几有所权舆矣。虽然，古之隐君子不遇于时，身居穷巷，其文章行事湮没无闻。迄于今，传述不足信，文献无可征，名之曰志，而志之遗焉者多也。余能无怃然，然愈不能已也。所望好古之彦，景行之贤，或家有真藏，或地有实录，缄寄不遗，为征古之助，盖亦梓里一胜事云。

顺治十年癸巳暮春既望，仲沈洙撰。

盛湖志序

志之传世也，夥矣。统志、通志之外，若府与县莫不有志，区区草镇复何志哉？虽然，远者近之推，大者小之积，画井始于亩，建国视乎野，选贤与能，搜乘简卒，莫不肇于乡，孰谓吾盛湖之为草镇也而忽诸？然余尝有意于斯矣，特以无稽者不确，弗询者不公，不确不公，何以信今而传后？若吾弟孺文竟成书焉。问其所录，虽不及数十纸，而疆域之错杂者井然，营建之纷纭者厘然也。宦游与隐处并列，孝友偕节义咸伸，盖数十里之境，数百年之人与事如指诸掌。若是者，其谓之信今传后之志欤。抑不谓之信今传后之志欤，要其成之也实难，手指心追，远稽近考，矻矻孜孜，几易寒暑。至予与仲兄节庵之参酌损益，补缺拾遗，更无论也。自是梓行焉，即谓一镇之志，有裨于州县郡者之志可。

顺治十年癸巳荷月五日，仲时镕撰。

盛湖志叙

盛湖之志，自卜景川始也。景川以桑梓之地，高曾规矩之所存不可不传，故志之也。余阅景川行述，谓确有是志也，而竟不获见也。或曰倡之而未终之也，或曰成之而复轶之也。询之其家，亦等之乌有之事，惟题景一记、八景诸诗则彰彰较著。噫！景川先我数十年，其所闻所见犹为近古，商彝周鼎必多可观，乃竟不传，不可惜哉？幸也孺文弟之复有是志也，经之纬之，大而弗夸；综之核之，细而弗诞。故有是志而地始不朽，有斯志而人亦不朽。有斯志，而凡系于地，关于人者皆不朽。以景川之载而复灭者，今得再发于孺文焉，是吾镇之幸，而亦景川之幸也。虽然，康有附鄙俚于末者，使传于后而有识者焉，不几詈骂之，诟谇之，亦不朽也欤？用供一笑。

顺治十有一年甲午孟春，仲绍康撰。

盛湖志序

《盛湖志》创自孺文仲先生，此不朽事也。是役也，与风化相表里，志道学以励操，诗文以励修，古迹以彰胜，概水利以明趋避，维持安全之意详矣。夫盛湖一隅耳，往哲题咏甚多，久远亦渐遗落。尝读卜景川先生书，有"张季鹰翰绘图"之语，不知何据？盖先晋事也。又许声虞称陈学录善画，所绘八景图妙绝，则近事也。余欲得见之，觅之，今亡已，夫可慨也。语云，恨我不见古人，又恨古人不见我。此盛湖事实之失，而好古君子所为怏怏也。兹览先生此志，考订详明，同异辨悉，数百年来泯泯之贤，泯泯之迹，读之了然，余自此释然矣。又于镇中民风士习，有关利病得失者，每惓惓致意。先生不惟有不朽之文，更有不朽之心云。

顺治十有一年甲午，目澜衲子正因撰。

盛湖志序

盛湖一志，先耕云府君命不肖曰："此若祖之手编，吾欲梓之行世，而力未逮者也。"不谓栻兢兢受之，而仍未逮也。然非有所退托而勿逮也，特以举子为业，则毕力于应制，授时而不暇，兼以馆谷为生，则役役于句读词章而不暇，且不特如此而已。我怡静公之距今凡六十年，其间形胜之迁变几何，建设之兴废几何，风俗之盛衰、人才之隐见又几何，即欲守其前而遗其后，亦不得矣。今丙申夏，偶至拱宸弟处，见《盛湖外编》一册，甚为惊心动目，叹赏者久之。弟以怡静公《盛湖志》为询，栻因矍然蹙然曰："志在当日为已成之书，在今日犹为未成之书也。其未成者，皆吾之固陋而未能张皇梓里，以缵述前人之过也。今则幸矣，有弟为参考较订，则缺者补之，略者详之，陋者文之，志其有成矣乎。"拱宸欣然任之曰："谨如命。"

康熙五十五年丙申阳月，在制仲栻识。

盛川题景记

盛川去邑治六十里，西枕大湖，北环巨浸，南带横溪，东通西浙，四水际也。《禹贡》谓“厥田下下，厥土涂泥”是已。蛟龙水患间作，而村地曲僻，远城邑、官道，兵燹不加，淫靡不入，争讼未起。宋元以来，夙言安堵。我朝九有甸奄，民俗淳庞，市弗贰肆，狱无典犯。男耕女织，用享二簋，屠日不能毕一豚，标枝野鹿熙如矣。成化初，具区陈先生聿起文运，吴南建帜，嗣有踵接硕儒名辅周恭肃公、史明古辈，风采朝野，增秀川岳，济济洋洋又如此矣。迨嘉隆间，日繁民齿，声文过昔，黉宫蜚声，骚墨游咏。七贤祠以镇东土，三元堂以拱西湖，五桥以锁奔流。峙碧霞而旋目澜，走洞庭而飞白马。引苕霅之水以入两湖，属两湖之水以归大海。清流激湍，奇树晴沙，出没鼋鼍，起伏蛟蜃，洵盛湖大观哉。前人有竹堂、凌巷、渔湾、野渡、划船、晓钟、夕照、晴市八景分著。世异风殊，废举靡一，余不敢弦辙，存为羊饩。若夫民俗淳庞，浸浸变矣，屠沽盈市，博讼日兴。下人衣纨袴，游子挟娼饮，云水优俳重为民蠹，兼以赋税之繁盈，官盐门摊之增益，民亦苦于不支。《诗》云：“涓涓不塞，流成江湖。两叶不去，将用斧柯。”

还淳去害，所望于今之贤侯，后之君子。

万历甲申六月望前二日，卜梦熊撰。

盛湖志卷上

分野

傅说一人，象应星宿；丰城有剑，气射斗牛。志分野。

据费直分星次：斗十度至女五度为星纪，于辰在丑，吴越分野。《地理志》：吴地斗分，越地斗女分。桑悦《辨志》曰，南斗在云汉下流，当淮海间为吴分；牵牛南河渐远，自豫章迄会稽，南逾岭徼为越分。宋《天文志》云，天市垣二十二星，东西各列十一，其东垣南第六星为吴越。据此三说，盛泽镇为浙直交界，吴越分疆，或适当织女之分，未可知也。又天市垣与帛度皆聚于此，非四海九州之绸帛皆来取资之象乎？不然，苏杭皆设局，天下之衣被资之盛泽小镇，何亦与之并峙而称也？

舆地

沿革

时有古今，地多沿革，名城大都皆然。即如吾邑，汉时为松陵，梁时为松江。至后五代朱梁，始名吴江。宋元明遂因之，变迁盖不一矣。盛泽得名果何自哉？晋兼唐魏，犹列旧风；卫得邶鄘，竟存新什。志沿革。

盛泽古名合路。因春秋间吴越相争，而古槜李在王江泾，名射襄城。盛泽与黄溪皆边城之地，可为吴，可为越，难为分析，故名合路。后禾城迁徙，是处化为青草，故孙吴时名为青草滩。至唐宋时，仍名合路邨。《莫志》载，二十三都有合路，即盛泽也。僧善住：此路何年有，扁舟几度过。晚烟青草岸，春雨白鸥波。野市楼台少，江村花柳多。客怀无可奈，雄唱采菱歌。《屈志》以合路邨、青草滩专属黄溪市，非也。宋南渡后，临安盛章以建都之所第宅丛集一廛，月数十金，遂迁吴江之二十都。后论功封章为吴江开国伯，食邑于此，土田第宅在在有之。一都为盛庄，二都为盛家舍，四都为盛乌田，十七都为盛墩。其地若盛家田、盛家廊、盛家汇，不一而足，而二十都其旧居也。东西连大泽，遂名盛泽。市东犹有盛家港、盛家荡，至今子孙犹居之。前志俱不详。明成化间，居民附集，商贾渐通，后遂成镇。今则万家烟火，百倍于昔，其热闹与郡阊门埒。《屈志》称为诸镇第一，信不虚云。

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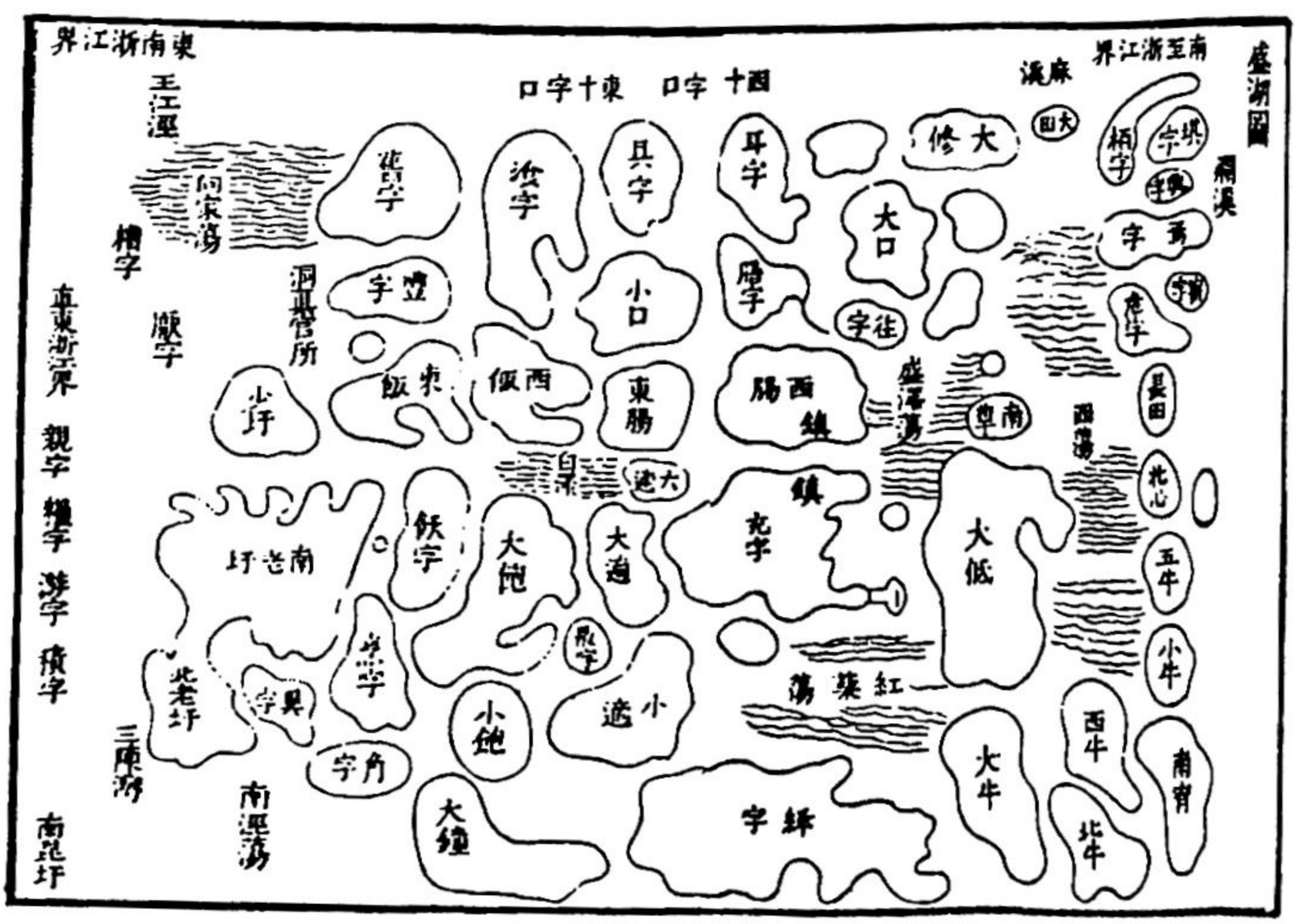
此疆尔界，万国纷纭；于理于疆，一井不乱。志疆域。

盛泽镇属南直省苏州府吴江县，跨西肠、充字两圩而为镇。东肠、大适、小适、饭圩皆居货致积、工贾艺术所杂处者，纵横不过一二里，绵亘直数十圩。南逾麻溪至浙江界，北尽绛圩，东邻王江泾，西边烂溪。乡为澄源，都二十三都，向为二十都。畺八。故前庄、茅塔在盛泽南域，《屈志》列二十都。东王、西王、中王、南王在盛泽西南隅。《屈

志》列二十四都。前庄邨、小口圩、洞真宫在盛泽东南隅,至新杭与浙江界。车溪在五牛圩,盛泽之西域也。《屈志》列二十三都。李墩、前姚、下姚、饭字圩,盛泽之东土也。苏家带、荡北中山桥,则其北地也。

北至平望镇一十五里,八拆[坼]塘三十八里,县城六十二里,苏府城一百里,江宁城六百四十里,北京城陆路二千八百馀里,水路三千三百馀里。西南至乌镇四十五里,杭州省城一百八十馀里。又西南至新城镇三十里,濮院镇五十里。南至嘉兴府城三十馀里。东至王江泾六里,松江府一百五十里。西至震泽镇三十里,南浔镇五十里,湖州府城一百四十里。

盛湖图



山水

崧高峻极，山甫所生；泗水长流，宣尼是钟。志山水。

东西两洞庭去镇五六十里，而耸峙遥映，恍若一镇之屏蔽，故言胜势者，曰洞庭远翠，非虚也。盛泽荡亦名小洞庭湖，卜景川《题景记》云“走洞庭而飞白马”是也。

盛湖源流水：盛湖在烂溪之阳，麻溪之阴。考《徐志》云：烂溪源出东天目，经临安、杭州，合西湖之水南流，兼受嘉兴、崇德、桐乡、石门、斗门诸水。由乌镇分为东溪、西溪，数里复合，逶迤经鬼头荡东北行。又西受麻溪，复东北行，经潜龙渠分流，过东与麻溪合。麻溪源亦由东天目来，受南麻漾水东流。过烂溪，复东南行，至王江泾闻店桥出运河。其三十里间，南受嘉兴秀水县诸水，自三条桥北播而为方荡，为郎中荡，为盛泽荡，与烂溪合。北流为白马寺后荡，为南泾荡，为计家荡、北角荡，为三陈湾。其烂溪之水分播为三，一自东汲港，一自白龙桥港，一自计家港，并东流入盛泽荡。麻溪之水，自郎中荡、东西舍港入荡。是两溪之水并会盛泽湖入市，其来源远而长矣。至麻溪之水东去，复由茅塔北流分播为两，逶迤屈曲，一自乌新桥，一自东泾桥出口。而白马寺后荡之水，东行入大伏港及盛家港，复返南流。一自百家桥，一自搭北桥出口，并与市流会聚白漾，然后从大港东去。分流回抱，环匝重重，此五聚之所由名也。或谓大港去水似太直，至前姚南出向家荡，又似反跳。不知形家言原不必泥，况筑墩建阁于中流，足资潴蓄。昇明桥一锁之于前，福海桥再锁之于后，而少圩又横拦水口，即以形家言亦何尝不合也

哉？ **袁了凡·烂溪夜泊：**载酒携琴访翠微，前村灯火对鱼矶。孤舟自傍芦花宿，老鹤应疑道士归。明月满前村树冷，好山犹在主人非。百年心事同流水，半夜闻鸡泪满衣。**高季迪·溪上：**秋色共溪长，游人语笑凉。萍开天倒影，莲落水流香。渔罾和星漉，禽置带雨张。从人摇桂棹，不必问潇湘。**钮琇·溪上晓发：**疏星数点映春堤，画舸乘风发晓溪。两岸雾开微见树，孤村月落远闻鸡。烟中行客歌相答，水上人家望欲迷。自叹浮生游已倦，争如林鸟尚安栖。

坊巷

碎锦名坊，富庶之验；乌衣为巷，诗礼之风。志坊巷。

镇以街名者三，以坊名者五，以巷名者八。

大街。一在西肠圩，一在充字圩，俱过东西，两夹市河。新增后街，在充字圩大街后。

新街，在西肠圩，上南落北。南出姚家坝，北接善嘉桥。

太平街，即观音衖。

秀园坊，在西肠圩。因仲氏花园得名，又为南廊下。**仲枢·和德载设关秀园坊：**开土今移锡，先人曾筑园。潇湘改旧色，仲家园旧名小潇湘。兴复愧空门。白马驮经远，红尘逼市喧。安禅心不动，风过任飞翻。○不道炎熇候，偏来法律禅。博施金布地，苦行力支天。掷锡飞空响，磨砖成镜圆。是人能赞善，香火口中莲。

南胜坊，即西肠圩南浜处。

北胜坊。南北两坊，皆里人沈万三所建，在充字圩斜桥处。

尚义圩[坊]，在东肠(圩)，即三义士墓处。

武曲巷。卜氏所居处，今名卜家衖，在充字圩。

凌巷，即八景中“凌巷寻芳”处，在充字圩。

马家衖，在充字圩西老太庙东首。一在西肠圩钵头衖东南。

钵头衖，在西肠圩。

仲家衖。市河南北各有衖，一在善嘉桥东北，一在登春桥东北。一在龄嘉桥西南。**钱宛朱作并注：**冢宰堂馀碧草荒，侍郎井已没寒塘。烂溪有周白川天官第，穆和溪有史子亭、侍郎井，去市约皆六七里。行行墟市东西巷，犹带先贤姓氏香。市河南北各有仲家弄，北弄为文学孺秀、少贞弟兄所居。拱宸、思则叔侄孝廉，即少贞孙与曾也。河南之东弄为新宇乡荐所居，子尔膺副车，仲子及子敬并为文学。涤久则子敬之子也，并有文名。**钱宛朱·怡寄斋诗并注：**径未尝深门未关，秀园一角静如山。予所馆殷易中书斋，即仲氏小潇湘地。门旧题曰“补衮”，系文学仲孺璋、孺范、孺文、孺璧旧居，今无一存。所称河南西仲家弄，亦改称殷家弄矣。外有花竹池馆，另属管氏。曾来几个耽幽客，抱膝玉兰银杏间。此二树亦仲氏旧植。**又·诗并注：**人物无多地一拳，也堪采入志书传。自从卜氏编成后，欲问乡风已百年。卜仲登《盛湖志》不传。仲孺文重编，云题景诸诗多与当境不合，而仲孺范序载亦未备。近其孙豫材、从孙拱宸复加搜罗参考，始有成书，惜未刻。

桥梁

鹊桥可驾，仙子所夸；舆梁必成，三一大要。志桥梁。

开源桥，一名观音桥。明崇祯五年置，旧系木桥。今乾隆年间，已易之以石。

永安桥。向有木桥，俗名西老太庙桥。康熙元年，易

之以石，名永安桥。【吴江图书馆本(以下称吴图本)补：陈范箴公苏人迁居后，又重建】**仲枢**：南北河分街两条，东西神庙锁尘嚣。永安添得虹梁在，晴市休题旧五桥。

善嘉桥，在镇中。乾隆十七年三月，毁于火。里人计南珍重建。

登春桥，在镇中。宋雍熙二年建。

龄嘉桥。唐开元八年建，在镇中。

庙桥，在东老太庙前。故晋泰始五年建。以上六桥俱跨西肠、充字圩，即旧所谓"五桥晴市"也。**仲枢**：伏港南来会盛川，彩虹晴落庙门前。曾经晋代风流客，记取桥成泰始年。

嘉会桥，即庙桥北堍，跨充字、大适两圩。明洪武十四年建，俗名小庙桥。

孟公桥，在市中，后填塞。康熙五十五年，拆开驳岸，尚有桥门可见。今又填塞。秀才浜口中圣堂西有桥，不知何名，或即孟公桥。存疑。

孟婆桥，在市中。俱属西肠圩。

太平桥，在归家浜大适圩。【吴图本改为"大适圩归家浜"】

香波桥，在宸洲右角，下连长堤，名十锦塘。堤植桃柳，为宸洲拥卫之大观。天启元年，儒士仲大绩建。康熙四年，金陵闻嘉相重修。**刘鸿嘉** 字忍仙，崇祯己卯举人，庚辰进士，为仙居县知县：秋到平湖色倍赊，彩虹落处却停车。千章古树撑残照，十里惊波濯晚霞。尺素应随鸿便得，孤舟只共片帆遐。久之不厌寒潭影，对话西风箬下家。

拾锦塘。盛泽西南隅有宸洲殿。宸洲西畔有芦梗[埂]通关王庙。仲大绩捐资筑石塘数十丈，泄水有桥。

塘畔植桃柳，以为游观之胜，有西湖之景焉，故名十锦塘。今塘存，柳犹在，而桃不复见矣。**仲枢**：十锦塘干忆昔游，香波桥畔思悠悠。空馀柳絮因风起，不见桃花逐水流。**又**：柳舞轻风翠带长，丹拊红萼斗新妆。自从陡激桃花水，桃叶桃根尽已伤。**又**：纵使玄都树已空，未妨来往绿阴中。只愁游女春风面，无复桃花相映红。**仲楷·春日游十锦塘戏题**：积雨新晴水没篙，堤边景物苦相撩。柳腰桃面人如蚁，不羡西湖有六桥。**金去疾**：散步平堤芦梗[埂]边，沙汀处处有渔船。红桃浪暖香腮映，绿柳烟轻俏眼鲜。未是六桥偏粉黛，借名十锦共蹁跹。闲鸥独立湖干上，赢得骚人诗一篇。

理安桥，在北浜。【吴图本改为“里安桥”】

沉瓦桥，在镇西南角，跨往字、西肠两圩。

迎龙桥，即龙庵渡口。乾隆元年建。【吴图本补：跨西肠、膳字两圩】

东秀桥，俗名乌新桥。元至元三年建，跨西肠、东肠两圩。

新桥，康熙三十九年建，乾隆二年易之以石。【吴图本补：跨东肠、西肠两圩】

东泾桥，唐开元二年建，跨东肠、饭字两圩，乾隆十七年重建。**仲枢**：东迳桥名古，相传自李唐。开元全盛日，二载造为梁。有墓安吾祖，西流来巽方。每逢寒食候，圯下肃冠裳。此桥堍下，即仲氏祖坟，至今祭祀，子姓肃拜者不下二百馀人。

永福桥，旧名计家木桥。康熙五十六年，史南明捐资易之以石。乾隆十七年重建。

昇明桥，在白漾东口。崇祯二年，仲时锳、归一原、汤三聘始创。仲时锳、时铉，王士龙、仲绍康落成。雍正

十一年，宋永隆等捐资重修。【吴图本补：在关帝庙前，跨饭字、大饱两圩】

小山塘，在地藏庵前。

利行桥，在大伏港，跨大伏、小适两圩，木桥。雍正三年，易之以石，（更名）如意桥。

小桥，跨充、伏两圩。

北胜桥，在狭扇港，跨充字、大适圩。【吴图本补：今呼为还桥】

塔北桥，在东港，跨大饱、大适圩。乾隆三十二年分防厅罗公设法重建，并增高，便大船出入，更名带福桥。

栢家桥，在大适圩，原名终慕。乾隆六年重建，改名百嘉桥。倪师孟有碑碣，以俗称栢家桥而误也。诗人龚昇正之以诗云："简该孝行著分明，两字桥题终慕名。谁假锄经文削迹，可知通国有公评。"桥系宋孝子栢深山所建，盖承亲志也。今遽改其名，恐旧迹无考，故及之。

斜桥，在北胜，跨充字、大适两圩。倪师孟有记，立碑。

中和桥。【吴图本补：在斜桥北】

小桥，在大氏、小氏二圩。

白马寺桥，本名东阳桥，俗名圆明寺桥，跨充字、小氏二圩。乾隆三十三年桥圮，议重修。镇耆徐玉庭乐善好施，倡捐银二百两。工费不赀，其子君茂仰承父志，先后共捐银七百两，以落成焉。咸称徐氏父贤子孝。

中山桥。

白龙桥。【吴图本补：对开源桥，跨五牛、南超两圩。南心圩、北心

圩旧在白龙港口，光绪二年丙子重建，移在港中】

万安桥。

摊溪桥，跨烂溪，在琪字、增字两圩。今桥已圮，设渡以通往来。**计大章**：七十馀里溪路长，帆樯南北任风飏。摊桥共说前朝事，古庙依然对夕阳。

钱溪桥，跨麻溪，在柏字、殆字两圩，俗名钱家桥。【吴图本改为青云桥，“柏”旁注“北”，“殆”旁注“南”】**计大章**：烂溪南望是麻溪，环抱乡村烟树迷。陌上草庵临野渡，晓钟声和野鸡啼。

溪桥，在茅塔村左首。【吴图本补：耳字圩南跨】成化十年，道人沈某建。

种福桥，跨大修、熟字二圩。【吴图本：“大”旁注“南”，“熟”旁注“北”】

禄安桥，在大修、大猷二圩。

长生桥，跨熟字、易字二圩。以上三桥俗名三条桥，明万历里人仲廷选建。

桂林桥，在麻溪。【吴图本改为：在(麻溪)茅塔耳字、无字二圩。“耳”旁注“东”，“无”旁注“西”】

竹溪桥，俗名火烧桥，跨兴字、柏字二圩。

侍郎桥，晋咸宁二年建。

连云桥，元延祐四年建。

永昌桥。

佛婆桥。

张家桥。

李家桥，在焉字、兴字两圩。

猫儿桥，在茅塔村。

安向桥，在干姜港。

众兴桥，在芜田港口荡南。【吴图本补：跨往字、大口二圩。"往"旁注"东"，"大"旁注"西"】

小口桥。此桥堍下即中山古茔，至今仲氏子姓祭祀不绝。

水月桥，在前庄村。

杨桥。【吴图本补：在王江泾镇后石界兜之北】

安德龙桥。

闸桥，在甘家溇口。

福海桥，亦名前姚桥。【吴图本前姚桥旁注：北老字，南饭字】明洪武十七年建。一云永乐五年，道士徐某建。又名前窑桥。考《徐志》，前姚、福海系西桥。桥下注：永乐三年，道士徐某建。无"洪武年建"字样。**钱汝楫·福海春波**：夹岸流莺矢好音，左看福海任浮沉。桃花水泛春风暖，红引婵娟出汲深。**钱萼千**：桥上人呼桥下应，一篙新涨碧沉沉。孤舟送客情何限，奚啻桃花潭水深。

下姚桥，明永乐五年道士徐某建。以上二桥，相传沈万三置碗窑处，故亦名后窑桥。【吴图本补：西老字，东粮字】

画师桥。【吴图本补：亦存泾镇】

长溪桥，即登云桥，十三洪，去市五里许，去王江泾里许，跨溪，约二十丈。邑中自垂虹外，无逾此者。**明李敕禧**：路自前窑过，长桥横白波。两傍郁古庙，中道对森萝。闻店吴江尽，临溪越水多。往来舟似织，唱晚悉渔歌。**钱宛朱**：湖市南头一水通，溪行路出小垂虹。勾吴於越分疆处，只在烟波七里中。

闻店桥。桥傍有古嘉禾郡木坊，即射襄城。**张尧同元**岑士贵《税署亭记》称，宋武节将军朱张宣家闻湖，并非姓闻：此地连江海，曾经古战争。干戈今不见，空有射襄名。附考：射襄城在禾郡城东北三十

里，吴王御儿之所，一名闸川，今名王江泾。又东三里，为闸家湖。宋武节将军居此。元孙恂为进义校尉，死崖山之难。又朱竹垞先生《鸳鸯湖棹歌》有"射襄城北南风起，直到吴江第四桥"句。

大里墩桥。《徐志》作李墩桥。

石界兜。因近江浙界牌，故名，俗讹为石家兜。宋景和：平田漠漠浸斜曛，远树依依隔断云。浙水江流环似带，望中石界迥然分。

打铜汇。宋景和：不断湖流西复东，遥村下濑路能通。港前铁店原无铁，汇畔打铜真卖铜。接战港在塘东，今误作铁店港。见周桐邨《鼎疑舫集》：打铜汇在塘西，所作响器名闻各省。

新杭市。王江泾大半属浙省，惟新杭属吴江。马上红颜翀翠翘，亲携二竖卷征镳。捕蛇槛犬军储急，绝倒当时花瓦谣。田州女土官瓦氏，嘉靖十四年调使征倭寇于苏州，提二竖孙并狼兵数千应之，日索有司捕蛇、槛犬为军储。与官军夹击于王江泾，大败之，斩首二千级。时土兵有腊其肉者，人为语云：花瓦家能杀倭，腊而啖之，有如蛇。《明诗综》称曰花瓦谣。朱邦宪·江南感事诗：帐前竖子金刀薄，闸外将军宝髻斜。田父诛茅因缚犬，乞儿眠草为寻蛇。一时和之者合百馀首，见《西湖诗话》。宋景和：锦绫织就费千丝，花样鲜鲜是折枝。估舶不远千里至，新杭桥外卸帆迟。王江泾河北市原名新杭里，居民以织纴为业。

井泉

府县志俱不列井泉。王守溪《震泽编》著诸山之泉，名地详悉，故别列此。养而不穷，井之重也；正以蒙告，泉不亟乎？志井泉。

万三井。斜桥西堍向有碗池，池南有井。今池已塞，井亦圈入人家矣。

充字圩井。嘉善桥西三官堂东，井犹存，然亦属民居矣。

义井，在西肠圩。仲季甫住宅西有园，东亦有园，所谓“东园载酒西园醉”近是也。宅中有井，不便公汲，其孙深源因南隙地开之，以便居民。

潭泉，在绿葭潭水中，冬夏清彻，镇人利焉。**仲枢·夜过绿葭潭：**澄潭碧水好延缘，游到更深未拟还。水底青天两桨破，波心明月一篙穿。

白马泉，在白马桥下。夏水多泛，此不泛也。月夜波静，泉水独高可认。必有大蚌踞泉上，蚌行动，则泉始出。为盛泽二泉中之第一。**仲枢：**殿阁翠飞亭翼然，圆明香霭盛湖烟。行人小憩停阑饮，白马桥头白马泉。

东迳泉，在饭字圩东港坝内，渟泓莹彻，人争挹之。**钱宛朱：**东迳东畔有名泉，三里三泉品第三。白马泉第一，绿葭潭第二，此为第三，在东瓜坝澄泉庵后。三泉俱在三里内。又卜仲登墓在东迳港。凭酌一瓢清又醒，看人醉梦日酣酣。

形胜

两溪远拱，众水同朝；文章蔚起，名胜实饶。志形胜。

盛湖，周二十里。湖光回绕，遥接平林，凫渚花汀，更多殊境。且渊源远而流天目之云，砥柱深而飞洞庭之雪。千村万落掩映云峦，贾舶渔舟疾催飞鸟。贝货所由，饮勺所赖。**戚元佐** 字仲嘉，嘉靖中进士，官尚宝卿·**湖上诗：**小阁堪乘兴，清尊倚暮酾。湖虚先受月，林密暗巢云。短榻临秋半，轻绨怯夜分。沉酣有同好，那用世人闻。**陈继儒·宴湖上：**水月淡无际，秋风清可怜。是谁能领略，

罢钓野渔船。**又·卜梦熊**：漾舟盛湖渚，冷若御风轻。灼水萤光细，眠沙鸥梦清。杯停秋露湛，心彻夜蟾明。客有乘槎思，浑疑河汉行。**又·同王文化、汤声振泛舟**：莺花三月盛湖上，士女兰舟竞举杯。西水碧流天目远，北山青插洞庭来。渔湾巢径栖云杳，仙阁莲台逼岸开。今古登临无限思，倚栏时有客徘徊。**又·湖上同盛府庠**：采芳夙有木兰缘，僻性偏于湖上便。一片野云晴日雨，几船箫鼓醉花天。莫辞酩酊酬春事，漫学忘怀似晋贤。昭代烟波原不禁，尽容鱼鸟自陶然。**又·同王使君自湖北归游盛湖**：使君持节远还吴，画鹢青帘访旧过。更喜清流醒俗眼，不嫌红颊醉颜酡。落花似布樗前局，山鸟还供席上歌。珍重名家且留赏，误人青鬓易蹉跎。**又**：簪合星槎起夜游，荻花和月满汀洲。已喜清霄明似镜，即看银汉下中流。狂歌散发休相笑，到手深杯且漫留。西去洞庭应不远，水云千顷自悠悠。**又·吴经府以江淮船载美人入盛湖**：燕掉平沙水拍天，中流特诉米家船。海鱼新荐盈盘脆，野蕨初肥入馔鲜。羯鼓玉箫江上客，画眉红颊水中仙。是谁更唱江南曲，惊起沙边白鸟还。**又·湖上酬张孝廉、许山人**：盛湖涨湲水晶晶，此日乘舟湖上行。野鸟恋樯如素洽，溪花照眼若为情。诗无烟火随心得，奕有风云仗酒生。醉向夕阳蓬底卧，两峰遥峙碧流清。**又·北湖酬盛府庠**：湖上林阴风日晴，轻艘短棹放歌行。情同幽壑流云逸，心逐明沙止水清。鸥鸟双随帆影落，蜻蜓独立钓丝轻。采芳振藻沧浪曲，赢得身无世虑萦。**又·湖上次盛时济韵**：碧天如水晚凉浮，泛泛云槎人汉游。月照半江连渚白，风翻群叶满林秋。当歌击节悲同调，对景披襟酒漫酬。人世几回如博望，斗牛深处为须留。**又·湖上晚归**：蓼花香散洞庭秋，月在杯中人在舟。曲岸柳枝临水处，谁家睡鸭未全收。**又·七夕仲七生邀泛湖上**：曳曳出兰桡，清秋挟二娇。夜凉河汉近，江旷酒船遥。人醉歌中月，僧归画里桥。百年身似客，大半混渔樵。**卜舜年·盛湖古意**：天源裂地维，谷风改天颜。一本作"童仆载我行，北风惨天颜"。片舟若枯蚌，巨浪如活山。颠播盛湖中，

吾神清且闲。强如众人心，平陆起波澜。**又·湖上送别**：西风奋枯林，潮沸盛湖晚。泪眼明残阳，看君行渐远。**又·晨起湖上居**：纸窗清映盛湖晓，窗里宿云浑欲飞。湖鸟群呼动高柳，山鸡唱阑开矮扉。春涛十里牙樯细，夜雨一园蔬甲肥。自信直钩常罢钓，无鱼不与素心违。**释宏慈·癸卯孟秋夜月同诸文学泛舟**：水村多逸兴，况值早秋时。皓月开明镜，微风上钓丝。桡惊鸥梦断，萍乱睡鱼知。更复呼舟子，随云款款移。○水色虽无二，芦汀有曲深。未穷仙岛处，安识野鱼心。压浪月光满，欺风花气侵。谁家庭畔柳，摇曳弄秋阴。○蕺月夜将半，蓬窗兴未残。瓦炉传旧火，茗碗试新湍。秋向天心见，萤从水面看。纡思穷物理，栖露滴衣寒。○赏心虽处处，最胜是移舲。一夜兴无穷，千村玩不停。雁声起别浦，月影下芦汀。归棹更阑后，和衣卧草亭。**王永昌·同袁安正、周元津盛湖晚眺**：携手盛湖侧，高谈兴不孤。逶迤展佳眺，疏散随清娱。野水横夕照，远心属烟芜。袁子固俊爽，皎洁疑冰壶。周生方妙年，秉笔[笔]春华敷。志趣同所归，优游涉樵苏。相逢喜知己，枫江有酒徒。**陈尧德·盛湖除夕诗**：一年冬已暮，百里路偏赊。人岂长贫贱，天犹转岁华。剑歌投竹叶，诗思托梅花。明日春无恙，并州莫忆家。**前人·秋夜泛盛湖**：菱叶才凋翠，芦花又着绵。总怜人似梦，那惜酒如泉。雁阵冲寒月，渔歌破冥烟。平湖三百顷，稳泛米家船。**前人·盛川去槜李一衣带水，留滞半载，恍隔千里。寒宵枕上偶成，调《如梦令》**：霜压酸风不起，月白小窗如水。中有独眠人，魂断松陵客邸。梦里，梦里，咫尺路迷千里。**仲枢·邀吴觐文游盛湖诸胜，并索其诗，效宋人体**：欠个才人到盛湖，却教胜地等尘污。百篇要尔留题咏，一叶相招入画图。泽畔横塘波濯锦，十锦塘、香波桥。漾中涌塔水跳珠。白漾中有文昌阁。东西好景观初了，写入毫端庶不辜。**盛湖怀古**：盛湖名始盛临安，宋时盛章自临安迁此，因名盛泽。合路殊称变易难。盛泽旧名合路邨。开国吴江曾晋爵，食封户口此栖鸾。章封吴江开国伯，住盛泽之盛家港。岂容近日黄溪市，独

占当年青草滩。晋时，盛泽、黄家溪一带俱名青草滩。唐改为合路邨，言江浙交界也。今县志以青草滩、合路俱属黄家溪，误。有港尚馀章后在，漫劳寻访总无端。今盛家港章后裔尚多，询以来历，懵然不知。〇道场山并两峰青，湖外天西作画屏。盛泽荡向名小洞庭湖，专为洞庭两山而名，岂知道场山未尝不在望中。衍庆窠巢空鹳垤，当时衍庆圆明寺多鹤巢，时飞止镇中，今为人逐去。报慈沉水剩凫汀。荡中向有报慈禅院，今沉于水。日非寅亥皆成市，向时镇上止寅亥日稍盛。地是庚申尚有亭。亭在镇之庚申方，又成于庚申年，故名，即沉马桥亭。菰雨芦烟渔唱晚，数声欸乃醉时听。自金龙大王庙西筑堤，延至西栅口，俱有菰芦，渔舟舣附其际。〇洞庭爽气接湖头，东漾西湾尽日游。洞庭青色照映湖中八景，中有“东漾划船”、“西湾渔舍”二景。画舫春风菱叶渡，白漾向名菱叶渡，大小画船皆集于此。茂林夕照木兰洲。八景旧有“目澜夕照”，沈石田改名木澜。阁飞文起崇三级，分水墩有高阁三层，名文起阁。桥锁昇明聚五流。镇东昇明桥锁五路去水，榜眼曹允大先生勋取名五聚桥，后邑令改今名。天太两峰仍未起，一作“最是东南仍少塔”。【吴图本眉批：天乙辛方，太乙巽方。《玉尺经》云：“天太两峰不起，须知无贵扶持。”】朱公有志迹空留。昔年朱公之蕃与先伯祖孺育公观盛泽地理，谓宜于东南建塔，因于龙庵厂造大佛，像顶着大梁。意后之好事者必来兴寺筑塔。古龙庵额，其手书也。一云，于天乙、太乙两方建塔镇之，尤大利。〇不见当年古竹堂，季鹰画图有谁藏。八景中“竹林古祠”其一也，祀竹林七贤及张翰等。卜志云，先晋张季鹰绘图，后学录陈子昭补绘盛泽诸景，刻石置竹堂古祠壁间，今失。金银气烛五桥市，八景中有“五桥晴市”。罗绮香生十锦塘。春时，塘上士女烧香不绝。白马寺钟犹吼月，八景中有“圆明晓钟”，圆明寺又名白马寺。古龙庵渡已成梁。八景中有“龙庵待渡”，今已成桥。更寻凌巷无闲地，何处还馀旧日芳。凌巷旧名北书房，绮疏曲栏，八景中所谓“凌巷寻芳”也，今尽为民舍。〇肩摩接踵日纷

纭，古迹尘埋总莫分。尚义谁过三士墓，东肠圩有尚义坊，葬三义士。其墓今不知何处。寻芳空上九娘坟。沈万三第九房妾葬中山桥东堍，坟上自生水仙花，去之复生。再生有树碧霞护，报慈禅院既沉于水，其下院废为碧霞楼，即今宸洲。殿门前榆树死而复活，因名再生树。实果无花香积薰。地藏庵有无花果一株，在斋堂前。珠蚌逾寻蛇百尺，相传荡中有大蛇如龙，圆明寺桥下有珠蚌大如船。年来灵怪亦希闻。自建圆明寺高阁而珠蚌罕见，自建大王庙而大蛇绝迹。○近在寰中半未谙，幽奇何事更穷探。市廛此日分千百，甲第当年总万三。沈万三本盛泽人，市廛皆其宅。相传荡北周氏屋其故居也。窑起前村还起后，前姚村、后姚村，姚一作窑，皆沈万三烧碗窑处。坊标北胜复标南。万三建北胜、南胜两坊于宅旁。红梨花尽空名渡，字误亭碑并误庵。俞家渡向名红梨荡，渡名红梨渡。沈万三种红梨于四围，故名。今荡侧有碑名洪离，有庵作红里，皆非。○麻溪九曲拱前村，镇南有水九曲，自麻溪来，经前庄村到镇中，入白漾。南北分流抱水墩。盛泽荡有数口皆来水，惟沉马桥水去往东南，仍落北，合圆明寺之去水，仍东北流，抱镇后会流，南入白漾。漾东大港泄五路之水于此，故设桥墩为锁。贵毓尚书三占部，吏部尚书周用生长镇中计氏，即用母家。礼部尚书朱之蕃生长东肠圩，刑部尚书朱大启生长三家村。荣钟及第两抡元。三家村朱国祚，万历癸亥状元。朱之蕃乙未状元。联芳况有登台辅，国祚、大启伯侄进士。国祚后登台辅。独秀宁无晋总藩。王锡命住李墩，嘉靖间进士，由江西参议升布政司。大半离乡营第宅，周用迁溪西，朱国祚、大启迁嘉兴，朱之蕃迁江宁，王锡命迁王江泾。盛湖不识有高轩。○盛湖题景记犹传，十[卜]景川有《盛川题景记》。麈尾风流志晋年。假寓偶因鲈鲙客，清谈曾聚竹林贤。相传晋张翰寓盛泽，竹林七贤亦曾寓此。迹留唐宋多名句，事迨元明有杂编。卜孟硕为其父景川先生行略云："盛川为府君桑梓钓游之地。先晋张季鹰绘图，晋唐宋元诸名人杂有题咏。其中高士勋贵、孝子贞妇、古迹

曲芳，府君一一搜拾为《盛川志》。”怡静增修孙又续，先叔祖怡静先生增修《盛川志》，其孙预材家兄又续修之，余为足成。捜罗何日枣梨镌。钮琇·盛湖晚眺：十里湖光似镜澄，石塘晚景在西汀。落霞连浦澜生紫，远山浮村树失青。次第客帆归片片，依微渔火集星星。一声欸乃人何处，更向桥边倚醉听。金士吉 名去疾，雍正甲辰浙籍举人，严墓人·盛湖夜泊：帆影湖光绕眼中，停桡随处碧天空。五桥晴市朝晖白，十里烟波夕照红。远远钟声敲古寺，轻轻晚唱渡长风。尚稽此地何人始，定是临安第一功。

盛湖八景

五桥晴市，在市中。一庙桥，二龄嘉桥，三登春桥，四善嘉桥，五开源桥。又新增永安桥，俗名西老太庙桥，在庙左。仍其旧，则五桥云。卜梦熊·五桥晴市：谁凿云根驾水乡，清流叠叠影飞梁。节收夷略茂陵老，履拾阴符下邳郎。载酒棹牵溪藻乱，卖花声近野薇香。欲分霁色频拖杖，回首东风鬓已霜。一作苍。○近水楼台蓬岛中，上有神仙驾彩虹。饮水长鲸横日落，卧波飞栋跃春空。梧桐客醉金樽月，杨柳人歌纨扇风。题柱漫应夸驷马，相如辞赋动临邛。仲时镕·前题：晴市何以云胜，盖入金市而乘羊，出铜街而试马，春思所由赋也。盛川数千廛，远商鳞集。紫塞雁门，闽越滇黔，殊方异域之俦，椎髻贯胸之长，辐凑来宾。虽曰乡市，实都会也。故志之。锦市纷纷跨五桥，连甍接宇人层霄。如何日暖无雷殷，却似人间有怒潮。珍贝半来重译长，轻肥不羡五陵豪。题桥未遂相如志，小隐屠刀傲市曹。

竹堂古祠，一作石塘。宋崇宁二年，里人仲世昌建，今废。卜梦熊·竹堂古祠：荒篆荆蓁满路傍，野狐将子上虚堂。晋杯千载沉鹦鹉，秦吹何年起凤凰。风凉女萝衣败叶，夜深野火照幽廊。阿谁更鼓湘灵瑟，老眼频经倍感伤。○竹堂祠畔水声哀，此日登临愧劣才。野庙残春啼杜宇，古碑无字绣苍苔。清风高节馀禾黍，白骨埋香半草莱。圣代

只今崇祀典，何当淇澳葺层台。**仲时镕·前题：**竹堂古祠，祠名贤也。有茂林修竹，故名。今废，不可考。间有传闻，然无碑记，终难附会。名流不知何人，湮没不知何代，景行往哲，废而不祠，悲夫。志之以吊古云。追忆名流思悄然，故宫衰落是何年。野祠鬼燐犹腥火，礼乐衣冠付草烟。俎豆不闻名字旧，文词谁识古人贤。空馀景行传遗胜，吊古征歌问采莲。

圆明晓钟。宋乾德中，僧月觉募蜀铜铸造，四方士女多投精金冶炉中。其声越麻溪、平望、黄家溪、王江泾四镇。嘉靖三十二年，倭寇为乱，县取钟铸大将等炮，钟莫能碎。偶有一人，谓以土实之当碎。工如其法，应手而碎。其人忽不见，咸疑碎钟者即铸钟者也。本朝康熙三年，复铸，非其旧也。**卜梦熊·圆明晓钟：**古刹嶙峋曙色青，珠林钟动叶俱零。未飞楚岫惊神女，只促吴山灼晓行。估客樯帆穿树杪，渔人网罟下寒汀。三千沙界眠醒半，百八声分一卷经。○水国寒生欲曙天，数声鲸吼破林烟。山童敲火供新爨，衲子披云起课禅。幽壑清闻回鹤梦，文渊响落唤蛟眠。西斋有客思东鲁，仿佛周公记不全。**仲时镕·前题：**盛川之西为圆明古刹，钟楼峙其左，声闻数十里。湖光灭没，月隐星回，万籁寂寂，铿然一声，徐而爽气朝来，千顷澄澈，树色如黛，红霞连楣，不减西湖春晓，故志云。十里澄波缥缈中，更筹初断一声通。松围殿角连云黑，月隐楼头遽火红。好梦未回惊昧爽，雄心急起看长风。景阳故事今难忆，深省犹闻彻远空。

目澜夕照。**卜梦熊·目澜夕照：**鳞鳞斜日烁寒汀，朵朵丹霞飞洞庭。客坐竹间皆散发，鹤归树杪并梳翎。疏篱泊艇悬鱼网，西[西]阁排窗曝蠹经。莫讶阳乌暂辞去，东山白月更清冷。○湖上波光荡日辉，湖光景色两依稀。渔收网罟悬疏树，僧坐茅檐补衲衣。沙浅鳞鳞浮夕照，竹幽细细逗清晖。兰亭有客未言去，数遍归鸦坐翠微。**仲时镕·前题：**目澜四面环水，小桥曲径，竹木千竿。有石桥柳堤控带，西湖远山双峙，渔帆乱影。既而若

木将低，湖光成锦，盛川之最胜也，故志之。斜照深篁一径明，小桥流水接云平。锦霞染遍澄湖镜，落日穿开绿柳城。双岫渐从烟树没，乱帆犹带夕阳征。闲看不觉归来晚，又见东林月已生。

西湾渔舍，在充字圩。茅檐树锁，芦渚云迷。卜梦熊·西湾渔舍：诛茅曾不受朝暄，屈曲桃花水面餐。罴猎未膺周史卜，羊裘尚拥客星寒。月明哀笛兴三弄，风紧雄涛漱八滩。自是中原疏结网，任公志岂在渔竿。○结茅湖上面芙蓉，莳木成蹊远市东。出网鱼肥桃叶渡，隔篱犬吠豆花风。钓滩日借群鸥宿，津路时容一鸟通。天际欲浮沙草绿，回看归艇夕阳红。仲时镕·前题：西湾渔舍数十家，矮窗低户，面对夕阳，蒹葭四围，门临杨柳。薄暮挂罾木末，老幼携持相饷。既无苛政之扰，又无蛇虎之虞。志之以俟问津者。绿柳蒹葭绕曲塘，竹篱茅舍隐斜阳。风吹挂网摇波影，日暮归舟乱荻芳。堆髻散云村妇调，鱼腥鲁酒野人觞。闲闲不减沧洲趣，静展丝纶岁月长。

东漾划船。屈志无换，兰若丛篁。昔冯具区先生手制《八景图》，划船，龙舟也，诗者皆本其说。然龙舟只一时事景，未即该疑是划船也。卜梦熊·东漾划船：菱叶渡头新水生，健儿鼓枻榔鸣鸣。药师倾雨天瓢上，昌黎攀汉龙背行。扬旌江面鼋鼍遁，代[伐]鼓渊底蛟蜃惊。长沙有赋而今在，湘水茫茫不尽情。○艾虎朱符士女喧，争携嘉会看龙船。彩标风卷寒涛雪，紫楝花飞野渡烟。螭尾搅开波底月，虬须划破水中天。分符解粽年年事，湘水茫茫愁黯然。仲时镕·前题：盛川东漾小艇数十如凫，荡漾晴波，情虽羡鱼，若有意无意间，故志东漾划船。今则画舫笙歌日以继夜，而昇明桥高逾三仞，雪月风花俱自可人，且旌旗壁垒，屹然重镇门户，则淡妆浓抹，不胜慨古伤今也。昔传下濑荡轻舠，嫩绿春深烟锁桥。箫管画船移旧色，旌旗壁垒撼遐郊。长虹衔月开三镜，彩鹢凌波驾六鳌。追忆旧游渔浦夜，篝灯风雨自萧条。

龙庵待渡，在西肠圩东南，里人问渡于此。旧有龙庵茅厂，今改建庵宇。更架木桥，旋易以石，古渡废矣。卜梦熊·龙庵待渡：古刹盘云卧法龙，断虹新涨伫行踪。天分匹练并刀剪，地拥金莲贝叶封。春雨一蓑迟饷妇，夕阳两岸未归农。西岩野老商家楫，引鹤闲来策短筇。○苇荻声寒两岸风，溪流湍急未全通。短篷自系孤村里，落日人呼野渡中。何处渔歌彭蠡晚，长天鸟下洞庭空。问津沮溺滔滔是，滦洧犹思乘舆功。仲时镕·前题：庵在镇东南隅，为镇龙首，故称龙焉。龙不可犯，故仍渡焉。村落万家，出入于是，春花秋月，横舟待渡，亦村居图画也。草蓬四壁历年赊，几处山村缀晚花。河广一杭云树里，人归两岸夕阳斜。渔翁唱晚归南浦，稚子迎门望远沙。安得岳阳飞渡去，莫教带水隔天涯。

凌巷寻芳，在大适圩斜桥北，旧名北书房。绮疏曲栏，歌姬并集，今改为民居。卜梦熊·凌巷寻芳：石磴盘纡路几回，小车花外载新醅。鹿眠香径迷兰荳，鸟啄晴沙破藓苔。两屐芳云随去住，一瓢新月共徘徊。少陵不厌探幽事，抱得瑶琴日日来。仲时镕·前题：凌巷名姬如张轻云、宋如姬、杨影怜、梁道钊，皆翰墨名世。影怜摘藻六朝，道钊墨妙二王。又皆殉节御侮，不负所主，铮铮女中奇男子。故志之，以作女史云。曲巷红楼映彩霞，纷纷丝管阿谁家。朱门小立迷云梦，玉脸低徊闭月华。金粉六朝佳句色，阵图两晋葦[笔]间花。兴亡节义知谁是，吊古伤今女史嘉。又·钱宛朱：记得章台柳一枝，先舒青眼后牵丝。名妓张轻云等外，又有徐云翾者，张西铭太史曾访之于市，属意其弟子杨爱爱。后改姓名为柳如是，归钱牧斋宗伯。以节义死，不愧投赠诗所云“风前柳欲窥青眼，雪里山应想白头”之句。事详钮玉樵《河东君传》。从移红豆山庄上，花絮无飘野店时。又·宋景和：市廛烟景总模糊，西望遥通盛泽湖。侬爱放舟白漾去，归家同口问靡芜。柳如是，小字蘼芜，盛泽归家园人。过访海角湾曹氏菊，盆菊三株，高及梁栋。花大而多，约有百馀朵，目所罕见。归愚沈宗伯时年九十有

四:孤村一曲抱清波,乐志幽人爱轴荭。种菊有香留冷淡,敷华无限缀条科。渊明三径何曾见,子美千株未足多。老我玩馀情不尽,梦回常复到烟萝。

祠庙

棋置星垣,文章大矣;缀设祠庙,美观具焉。志祠庙。

倪推官祠,在镇东地藏庵左,今废。

新安书院,在东肠圩。康熙三十八年,医士张佩兰建。乾隆三年拆废。

三元堂,在充字圩西,旧名明真道院。明正统元年,法师陈绍正、俞真曜建。嘉靖十五年,钱应璋、史应麟修。清初为镇兵所居,几毁。乾隆元年,道士建。**祝允明** 号枝山:玄峤时登试振衣,郁林苍树远霏微。云端洞口仙人过,月下山中长史归。金锁牵床砂气伏,紫霞穿径木芽肥。神仙能咏不能遇,一夜爽灵峰外飞。**仲枢·和前韵**:人院登楼绝摄衣,香风拂座紫烟霏。碧桃开处刘郎到,白鹤来时丁令归。炉贮深灰丹火伏,庭滋积雨药苗肥。蓬山万里犹应去,莫怪门多仙舄飞。**宋盘** 号讷庵,称讷庵居士:地老山空半杂苔,傍湖仙室绮云开。青浮极浦遥山峙,红入长林返照来。**沈周** 字石田:踏破青青一径苔,碧云深处洞门开。紫芝瑶草春长在,前度题诗今又来。**仲枢·和前韵**:殿锁香烟径锁苔,洞门未许市儿开。明真旧院如何似,邀得诗人几度来。**王宠**:白玉壶中羽景悬,寰居亦自有神仙。桑田碧海生秋思,谁解乘鸾向紫烟。【吴图本,"白玉壶"原刻为"白王壶"】**仲枢·次韵**:我屋琳宫数武悬,未闻小市有真仙。忽来白鹤盘空舞,锁尽红尘散尽烟。

贤圣庙,在三元殿前,即唐张巡庙。

通天侯祠,在三元殿傍。本朝封威灵王,俗名西老太庙。旧只为廷堂,以奉神而已。今创前后两进,并有戏台作门楼。

利济侯祠,(在)东庙桥北堍。明初效灵,敕封随粮王,俗名东老太庙。亦增其旧制,俱道流守之。属充字圩。

中明庵,(在)充字圩。

城隍庙,有二。一在杨家浜底,属充字圩。一在白漾北岸慧龙庵前,属大适圩。

中圣堂,在西肠圩秀才浜口。**仲枢·薄暮步东市,赠僧妙轮集唐句:**才名不断爱逃禅,历尽红尘道力坚。信是游行无罣碍,共师文字有因缘。城南碧草犹堪藉,楼上花枝是独眠。棋局动随幽涧竹,枉教阆处笔如椽。

关帝庙,在西肠圩西荡口。金陵闻家相及道人杨天性募建三义殿于后,并修筑香波桥焉。

西爽轩,在三义殿西角。金陵闻家相募建。本镇仲孺璋题额。麻溪计采臣讳大章序。**仲枢:**薄暮登临兴不孤,轩开西爽面澄湖。波中红日沉还照,天际青山淡欲无。一艇横竿拦乳鸭,几林匝树点归乌。钩帘景物争供眼,胜向晴窗展画图。**又:**西爽轩中眺盛湖,薰风拂楹日将晡。千章远树排诗律,一带遥村拥画图。足可赏心兼悦目,不须挈榼复提壶。瓯香钓叟乘馀兴,更向烟波觅钓徒。**又:**晚游西爽轩,见落霞捧日,有异寻常,故篇末及之。何处轩窗可息机,闲临西爽晚风微。鸥随艇过轻轻泛,鸦和云归缓缓飞。泽畔莲摇白羽扇,塘千[干]柳舞绿罗衣。天公着意娱游目,更遣彤霞衬落晖。

大悲庵,在三义殿溇北。**仲奕云·士[壬]申三月,庵中曙白师讲经,赠之:**般若初开已十年,今闻阐教喜加前。拈花真谤无三二,微笑当机孰后先。草木遍皆沾法化,愚痴亦得悟空缘。盛湖彻底澄清水,洗尽污泥发妙莲。**又·九月十四日夜,月色甚朗,同王既平步大悲庵:**仄地临河畔,澄空夜更幽。孤村数里月,野鹤一声秋。兰若来清赏,尘心得小休。王

君爱禅理，夜半尚淹留。**仲枢·重阳后一日同眉坡过大悲庵访翼云，时值卧病，作诗以慰之：**才过佳节重阳后，共访维摩一室中。沉病久缠难免瘦，秦医素习岂无功。窗前剌剌芭蕉雨，门外萧萧芦荻风。野市濒河秋景好，未应抛掷旧诗筒。

宸州殿，在西肠圩。嘉靖十二年，道人卜俊建玉仙行宫。儒士仲应麒舍地拓建，通政司崇德吕希周作记。康熙三年，改建玉皇阁。后又增建斗母阁、三星阁。邑志似即报慈禅院。**卜梦熊：**蓬壶幻接碧沙头，客子方舟信宿游。笠泽蟹肥香稻晚，洞庭柑熟菊花秋。白云更许尊前榻，黄鹤仍来江上楼。遮莫瓮头双竹叶，直迟海月过西洲。**又·九日同陈行甫登碧霞楼：**去年九日客燕京，敝裘羸马天街行。虽有绨袍好兄弟，遥怜故乡白发生。今年归卧东篱曲，惟是年饥苦不足。妻儿绕膝对瓦盆，一任西风吹破屋。岑参湘水荐客豪，崔灏仙台望转遥。处士白衣仍送酒，参军乌帽复成搔。紫萸黄菊香应爱，折向佳人满头戴。手持巨觥劈巨蟹，强似挥戈横北塞。故人邀来黄鹤楼，蔡泽貌丑广不侯。且贳吴缸三万石，直教醉杀洞庭秋。**卜舜年：**靳我卓锥地，将为千仞翔。危楼临不极，安堵各苍苍。桑柘隐村店，菰蒲迷水乡。美人何巷遇，迟暮不能忘。**释弘慈·陪金持庵尔初法师碧霞晚眺：**危楼孤镇水云乡，碧草瑶花满迳芳。老树无枝栖鹤影，玉童有意炙炉香。兰舟浪暖随春雨，仙院花深对夕阳。何幸得携观绝胜，临窗徙倚欲吟狂。

刘猛将庙，在宸州殿西。

金龙四大王庙，在宸州殿前。**仲枢：**好景由来劳梦思，盛湖嘉胜有谁知。略无一个留题咏，未必斯楼不要诗。**又：**独独斯楼景最奇，追寻创造亦何为。逢人只管来观剧，泼眼湖光总未知。**又：**西面澄湖涤市尘，南洲东阁坐生春。个中大是清谈所，合着风流两晋人。**又：**一片琉璃十里明，登楼独对水泠泠。新诗还藉山成就，遥挹天西万叠青。**又：**树隔遥天青

破碎、烟生近市碧徘徊。不须更倩名人画，自向楼中管领来。又：但觉川原四望通，误疑身已在层空。天供诗料应收拾，知落谁家句子中。

骨池庵，在盛泽荡中，附西肠圩。元至元十四年，僧善莹建。庵南首莲花池，乡人无葬地，皆水葬其中，故名。今池外有竹埂周遮。至正中，僧琇奏请赐额曰"圆照"。又以四面皆水，波澜在目，故又名目澜洲。宣德八年，僧德钦修，太常卿嘉兴吕宪追记其事。嘉靖二年，僧大霏重修。**史鉴**：闲逐东风舣钓槎，绀园开傍白鸥沙。僧伽也悟无生法，缓步长廊学散花。**仲枢·和韵**：观澜拟上挂星槎，怕渡危桥踏浅沙。月白风清人不到，骨池开遍碧莲花。**沈周**：不到目澜洲，何堪为赋咏。开洲水中央，四面水如镜。忽然微风起，澜生水不静。僧作如是观，心目自争竞。不争与不竞，乃是静者性。若作如是观，静业中大病。不若改木兰，字异音不复。令人无多议，吾诗与印正。**仲枢·次韵**：石田爱此洲，假寓为题咏。观水不观澜，却喜湖犹镜。镜平何足观，自得偏于静。谓彼风水遭，未免心目竞。动可会禅机，静可见佛性。有澜戒弗目，木兰庶无病。易字不易音，于义实相复。但恐迂不切，我当仍改正。**沈周**：目澜识是木兰洲，我梦时时一远游。今日问僧方证定，满家水竹似丹丘。**仲枢·次韵**：景题夕照在斯洲，惹起名人烂漫游。赐额至今何处去，颓垣断瓦等荒丘。**卜梦熊·早春目澜谦集**：春到招提十日赊，尚馀寒雪印寒沙。座中不有神仙客，竹里那知大士家。茗碗炉薰强似酒，水光山色独饶花。胜游莫惜兰庭夜，梅月留人兴转嘉。**又·复过妙声上人**：历览重来印上方，危桥依旧竹纡房。茗炉分得清时座，尊酒何知岁月长。大块劳生真梦鹿，多岐反觉是亡羊。胜游不减兰亭禊，醉踏蟾蜍归不妨。**又·同陈行甫过目澜洲**：为访禅林到水湄，漫移双舄自穿云。清江问字同诗律，白社开尊避俗群。收暑竹深秋倒影，浴沙风细浪交纹。维摩扶醉相劳送，秋色柴门路半分。**又·九日同陈行甫登碧霞

楼再过目澜有怀：九日携尊上小楼，寻僧又过目澜洲。谢家池草编篱绿，僧舍茶烟夹竹幽。蕨末晚风双鳥下，江天落日片帆收。潇潇烟水中洲隔，孤负黄花插满头。**又·和王少伯**：天远浮洲渺，江空一棹孤。客心湖上洗，暑气竹边无。潮落东归越，山青西出吴。渔郎相见讶，指点网[辋]川图。**庄世庆·春日过目澜次孟硕韵与孟硕**：怪尔游何处，朝歌夜不归。水云封薜荔，花雨泣蔷薇。情重骚人笔，春轻游子衣。骨池庵下见，试一叩禅机。**陈尧德·为赞元上人**：一苇渡江干，开林在目澜。讲筵灵鸽绕，咒水毒龙蟠。衲破云为补，粮空石可餐。逢人如说法，明月大江寒。**又·卜胜兆燕归目澜读书处**：目澜洲上草如烟，助尔文章半入禅。杏子花开春有待，漫将远梦夜游燕。**王永昌·为表弟沈美溪读书目澜，地多竹木幽境聊寄**：见说梵宫好，门临古盛湖。横琴时寄手，点笔且开壶。树杪栖寒鸟，芦丛隐钓徒。未能踪迹尔，想已就三都。

玄坛庙。

种福庵，在海角湾，绍兴人会馆，仲深源舍。乾隆三十二年，凡绍兴人居镇者廓充兴建。

龙庵厂，在西肠圩东南。先是两岸无桥，待渡者恒有，故立茅厂以休行役。万历年间，建木桥五架。康熙时改石桥三砌，名迎龙桥。庵亦移数武，盖为大厦。其地诗文颇多，并咏茅厂，从其朔也。卜舜年：僧寮明厂我参居，慈饭蒿汤好读书。恢复龙庵千载后，卷舒乌阵夕阳馀。关深地险无人到，僧老心空我不如。身外徒萦过去事，讹言清救墨兵除。观朱鼎元之蕃手书“古龙庵”三字，故辨之。

施相公庙，在饭字圩。

小宸洲，在尘字圩洞真宫南。

白衣庵，在饭字圩。

洞真宫，在二十一都尘字圩。宋淳熙二年，道士陈守贞建。景泰间、万历乙丑及戊戌年重修。乙亥，道士仲文绮募置义田一十二亩五分，按察司佥事王锡命撰记刻石。时全真苏蓬头修炼谈玄，善吐纳之术，在宫左建楼一所。又宫后建道房五间，编篱治圃，供老君像一尊。顺治十七年，殿宇圮甚，楼房尽废。道士吴鸣珂募资重建，未成。康熙丁卯年间，道士汝飞卿募修。卜梦熊尝有对联云："三千年桃花开，五百里贤人至。"张我备赠苏仙对联云："丹成柳色黄金嫩，石煮梨花白雪香。"卜舜年·赠苏蓬头：散发蓬头一废人，荒天鸟兽与相亲。风雷碌磕飞真气，霜月孤明映此身。乱斩群魔非仗剑，常留本性似怀胎。知君姓氏题天籍，我亦思从作帝臣。

龙潜庵，在老字圩福海桥北堍。

沉潜庵，全真道院，在东瓜坝。

东岳庙，在老字圩下姚。每年三月廿八，香客云集，庙会甚盛。

下姚庵，在老字圩。明洪武二十五年，僧如净建。

会贤庵。元至正中，僧本原建，今废。

折芦庵，在老字圩水中。前有荷花池，池外有芦埂，几与骨池庵相埒。

三官堂，在老字圩。

积善庵，在少字圩。

李墩庵。

分水墩，在昇明桥东，一名文起阁。仲枢：杰阁青龙起，文光辟市尘。端耸破空碧，脚插入泓渟。梯云知几级，喜得逼苍旻。西村烟一抹，凭栏水面春。白浪翻无地，和风湿人垠。抚景重太息，昂首睨云津。大

声叫阊阖，听我前陈陈。帡幪无私覆，僻壤有冠伦。庭事惟兹土，家室徒溱溱。青紫久断脉，天地未趋新。危峰仗文笔，力挽千万钧。精思开窈奥，如穷山隐辚。神明应肯可，敢弗早谋身。快哉此放目，励志娱清沦。看取霹雳槌，变化九九鳞。

法轮禅院，在大饱圩昇明桥北，俗名地藏庵。创自天启丁卯。大清顺治年间，僧圆朗拓基为禅林。康熙三十九年，僧慧闻重修。

关帝庙，在大港，即山西会馆。其亭台园林之胜，与金龙四大王庙相埒。建于康熙五十年。

城隍庙。施棺局，即在庙东。

火神庙。

五路堂。

慧龙庵。俱在王少伯墓前。

圆明禅院，在白马寺桥西堍小圩。本名东阳桥寺，旧在车溪桥傍，宋乾德中，僧月觉建。明洪武、永乐年间重建，后废。正统初，僧祚移于盛泽，俗称白马寺。嘉靖中，僧寿源舍地拓之，归并旁小庵为一。其匾额乃谈公相所书，为一邑之冠。其中为大学士朱国祚读书处，有“护法”二字。**王奂** 字可庵：五夜钟声动上方，江天晓色正苍苍。客舟欲发山沉月，鹤梦初回树带霜。已入江风分远近，更随仙梵共飘扬。从兹愿学无生理，时坐茅斋一瓣香。**吴复** 字益修，元人，住桃墩·**游圆明寺**：不到禅宫二十年，庭前古柏已参天。衰容自哂多华发，故旧相逢亦白颠。劝客新醅春未煮，留人苦茗夜重煎。一窗风雨催归兴，好向溪头问钓船。**仲枢·次韵**：萧寺闻兴乾德年，钟声敲动水中天。许询自可酬支遁，韩愈应来谒大颠。白马泉香和月取，红炉火活对风煎。晚归问渡临前浦，一曲菱歌放小

船。**高启·圆明访吕山人**：怜君不出院，结夏与僧同。阴竹行廊远，香花掩殿空。饭分斋钵里，书寄藏函中。茶晏归来晚，西林一磬风。**仲枢·次韵**：访隐寻萧寺，山人野衲同。湖烟浮碧落，庭柏拂青空。桥衬虹梁外，亭涵鸥浪中。吕公难再得，想见旧高风。**仲枢**：早辟僧窗宿雾迷，绿潭东北白漾西。自凭钟散穿花蝶，不藉邻居报晓鸡。**卜梦熊**：林间宿雨晴，曳杖叩圆明。泉洁分鱼影，花繁迟鸟声。僧清浑鹤瘦，客散类鸥情。尽日耽元度，浮名何所萦。**又·圆明寺赠贺姁**：湖上风烟接素秋，萧萧水竹似浮丘。客耽玄隐停青雀，僧懒机心狎白鸥。草阁夜凉生小簟，鲈乡云净见孤舟。瑶琴独抚西江月，那更潇潇不自由。**又·同陈孝廉、史文学圆明归自北湖**：陆饮溪堂又泛舟，闲云随屐下汀洲。独怜狂客偏疏放，兼喜良宵不厌游。沙渚影摇芦荻月，海天香散蓼花秋。深杯到手休轻掷，岁月驱人易白头。**又·陈行甫坚上人夜坐圆明分得名字**：客子微酣后，披裘踏月行。沙寒水浅洁，霜白夜深清。怪石疑蹲伏，灵山得胜名。江天正岑寂，孤鹤戛然鸣。**释行正作·圆明寺小八景**：龙桥待月 彩虹高跨两湖宽，夜落潮声入梦寒。如有鱼龙从下隐，岂无仙子泛幽湍。清风拂拂凭云渡，碧水依依任客看。为爱冰轮时小憩，露华初湿石栏干。○古木归鸦 低低草屋十馀家，古木凌云影曲斜。下有小桥通别径，旁依高陇引平沙。枝残苔藓从秋杀，叶缀青霜着夜花。薄暮老僧无所事，杖笻仰面数归鸦。○洞庭远翠 寒林摇落暮天空，小立平桥见远峰。飞翠欲来侵袖色，断云初散露芙蓉。秋江漫曰归张翰，夜月高吟有远公。秀色可餐遥入暮，更怜烟树锁重重。○葭岸僧归 垂柳成行绕碧溪，石头攒砌路高低。荻花风老犹依岸，木叶霜侵还衬泥。戏水野凫窥客意，啄枝寒鸟向谁啼。东林月色初浮动，相引山僧归杖藜。○深芦钓艇 孤舟每宿荻芦深，撑出寒溪傍柳阴。箬底岂无三代意，钓头终有五湖心。水云漠漠萍花乱，岸柳依依葭叶侵。为避风波依别岛，收纶科坐对孤岑。○午市鸡鸣 渔村野店石桥东，午市由来遵古风。竹舍自惭无可易，书斋清坐有谁同。

毛锥石上题诗句，麈尾床头但拂空。忽听鸡声云外唱，炊烟相接乱秋丛。○别浦归帆 萧萧芦荻正逢秋，散出寒塘景更幽。天际一鸿云共没，沙间双鹭自为俦。丹枫积径和烟暮，翠岫横波带月浮。回首前村石桥外，片帆隐隐欲何投。○古院钟声 寂寂寒林晓欲开，胡床惊醒梦初回。莫教敲落峰头月，乍听疑如水底雷。急响宛因催客棹，馀音犹是护生台。只缘识得元通理，此际何劳更用猜。**又·和高太史《访吕山人》韵：**水色环蓬户，高踪木石同。书窗羲御远，□□□□空。寺见石桥外，僧归葭月中。予非欣地僻，希见古人风。**又·和吴隐君韵：**静深聊可息馀年，同在人寰别一天。石卧讲台神似醉，鸟来花底意成颠。荻汀水月常耽咏，茗碗松风或自煎。课罢夕阳犹在树，轻帆隐隐泛归船。**陈尧德·初冬过圆明寺：**石路走黄叶，空檐卧紫藤。鸟惊初到客，犬候未归僧。水月无生法，乾坤不夜灯。清凉当此国，回首总堪憎。**仲化鲲·游圆明寺：**枫叶馀秋色，行看到寺门。横桥锁泽水，小路接孤村。僧定风帆渡，庭空柏子繁。顿清尘俗虑，曳杖向西园。

庆寿庵，俗名西庵。元至正中，僧本厚建。明成化二十年，僧圆证增西云楼。嘉靖十三年，僧庆真修。有《续灯记》，赵宽撰。康熙四十七年，僧彻观拓建。庵僧彻观、需轮、德载辈皆能诗。**卜梦熊·暮抵西庵，王司马公留作：**再过琳宫日已儚，数声清磬落寒罍。江湖散发寻诗客，灯火长廊施食僧。玉麈停挥银汉转，竹炉犹热茗烟凝。孤云野鹤松头歇，梦破禅关第一层。

毘罗[卢]庵，在南草圩。

红庙，在盛泽东舍港口。

善庆庵，又名法华忏堂，在茅塔无字圩。宋咸淳中，可洪建。明洪武十一年，僧嗣与重修。正德十二年，僧道璿修。内有老梅一株，荫盖满庭，圆整奇绝。

澄明大王庙，即澄源乡土谷祠，在无字圩，南对溪口。

有仲棟碑记。王不知何神，今碑载神系计需亭先生。事详碑记。

土地庙，在茅塔登云(桥)北堍。

三官堂。一在膳字圩，一在大氏圩绿葭潭西口。

流福庵，在廿一都。宋咸淳中，僧本敬建。今废。

惠明庵，在廿一都徐家浜。元至正中建。明洪武二十五年，僧宗底修。嘉靖中，僧智熙重修。

源庆庵。钮棨·宿慧上人禅房源庆庵：坐卧菩提道，方知自在天。钟声来枕上，月色到窗前。习静推魔垒，观空谢俗缘。梦魂聊自适，何必更谈禅。计大章·题源庆庵：寂寂溪庵野径通，苍凉竹树映寒空。沙鸥渔艇纷纷集，万斛风涛一望中。

云隐庵。

翠筠庵。

积庆讲寺。宋建炎元年，僧戒南建。宣德中，僧善见重建。

杨竹庵。一作湾。计大章：垂杨野渡影萧萧，咫尺烟波路似遥。何处菱歌声断续，一湾秋水竹溪桥。

盛湖志卷下

风俗

从俗从宜，于以守正；示俭示礼，在乎识权。志风俗。

盛湖风俗，大约不出县志所载。惟在镇之丰歉，固视乎田之荒熟，尤视乎商客之盛衰。盖机户仰食于绸行，绸行仰食于商客，而开张店肆者即胥仰食于此焉。傥或商客稀少，机户利薄，则怨咨者多矣。

中元夜，四乡佣织多人及俗称曳花者，约数千计，汇聚东庙并昇明桥，赌唱山歌，编成新调，喧阗达旦。七月十五日五鼓，出盂兰会。小童数百，自八九岁至十四五岁止。一捧佛，一执炉，行二三步，执炉者辄转身相向对拜。周镇一转，入庙而散。二事皆他镇所无。

新年灯会，盛川于二月间尤盛。各乡马灯会聚到镇，演扮奇巧，百技毕陈，亡虑千计，而生事互殴岁岁有之，亦足当杀风景之一。至东、西两庙赛会互相争胜，备极华靡，费逾千万。奔走如狂，哄闻一二百里，观者如堵。志之以备留心风俗者览焉。

土产

翠旗鼉鼓，秦不必生；皮革羽毛，楚用以享。志土产。

绸。绫罗纱绢，不一其名。京省外国，悉来市易。

银鱼，盛湖所出与莺湖埒。

青蚬，出盛湖者佳。

饭蚬，出昇明桥下至文起阁前，馀皆无之。生二三月间，形如螺螄而白，可饲鸭及池鱼。

湖珠，出溪荡者佳。剖蚌取之，小者时有，大者间出。

蟹，出烂溪，名溪蟹，极佳。

土银鱼，出烂溪，长四五寸，多肉有子，极肥，霉天有之。

菱，盛湖各处皆佳，出大港者为最。

黄雀，出大钟圩南镜荡，地名毛家庄，胜于陶庄。

韭，出绿葭潭，名小庞山。

饴糖，以米为之。用以练绸，洁白甘鲜，食之绝佳。他处杂用别粮，故皆不及。

古迹

涂山骨节，孔圣识之；实沉为神，郑相博矣。志古迹。

碧霞楼，即宸洲殿故址。卜梦熊：湖上春归望不穷，春光尽在碧霞宫。浮船新水平堤绿，照眼名花拂棹红。巨饮不辞中濉酒，散怀无奈发梳风。绝胜岱岳登颠处，百里回旋烟雾中。泰山绝顶有碧霞元君庙，是帝子也。上下各四十馀里外，大约登陟至十里馀外，便不可仰视矣。

文昌阁，昔在宸洲殿东北隅，今移置西北隅。

莲花池，在目澜洲及折芦庵。又有南北莲子兜在老字、异字圩。

再生树，在天妃宫前。枯数十年复生，即今娘娘庙榆树也。

无患木，在地藏庵楼前。一名拾栌木，又名桓木，鬼魅畏之。生子可作素珠。明会元曹勋手植。

无花果，在地藏庵斋堂前。

庚申亭，在沉马桥西堍。以其在镇之庚申方，又成于庚申年，故名，即今知止亭。

菱叶渡，即白漾渡。

沈万三窑，即今前窑、下窑两村。郡邑旧志并作姚，存考。

洗碗池，在镇后斜桥西。有大缸，其厨房所用物也。

北书房，即“凌巷寻芳”处。

红梨渡，即今俞家渡。

申明亭，在充字圩东市中。有碑记，今在店房内。

寅亥市，即盛泽市。宋元间暨明初，惟寅亥日稍盛，故名。盖古亥市之意也。

古井。钱宛朱：昔年此处有炊烟，水涸湖滩见甃泉。始信沧桑真个事，教人记取井中砖。井在西肠圩河滩。大旱时，露见一井，内皆砖筑，其深不知几许。予男萼干馆沈孝子宅，与井相近，亦取一砖。

晚香亭，旧北书房地。亭为卜仲登建，著有《晚香亭集》行世。事详栾公《骆亮节先生传》及其子孟硕《景川府君墓志》。孟硕亦有《晚香亭小集诗》。又栾《赠李孟荣兼示孟硕》有“数条瘦骨不受肉，一种文肠能打髓。尘中叫跳望天走，下视泰华两培塿。幻出奇情新日月，放开大胆笼今古。小儿李郎大儿卜，眼中着此一生足”等句。钱宛朱：云天万

里壮游归，新缚亭临旧钓矶。谁人君家诗酒社，红裙白袷与缁衣。

墓域

金粟堆前，龙凤何在？铜人枕畔，翁仲犹存。志墓域。钱王墓。钱镠第四子。在麻溪口柏字圩。其地多钱姓，有桥名钱家桥。

三义士墓，在东肠圩东秀桥东堍下。姓名未详。按邑志，二十三都西有尚义坊，恐非是。卜梦熊·吊三义士墓：步出东林里，垒垒三冢横。愁云松杪结，侠气地维生。一诺千金重，片言九死轻。潸然双泪堕，落日不胜情。

中山古茔，在小口圩。此四字即墓门上所题也。旁有两行小字，云“万历四十八年己未，十一世孙大绩重修，云间陈继儒题”。至今定期三月初十日，合族子姓备物祭祀。钱宛朱·中山古茔：人来泽畔始诛茅，地择牛眠向近郊。高龛院舜钦墓亦在小口圩。鼻祖已占椒衍实，耳孙重见凤扬苞。此为盛泽仲姓祖茔，子姓繁衍，子服职方，拱宸、思则孝廉，皆其后裔。馀不细载。

陈宣墓，在中浜。宣字子昭，宣德己酉第八名举人，后为国子监学录。有坊曰“文林”，在吴江学前大名桥堍下。仲枢·吊陈宣墓：陈公，吾里先达也，有诗才，具载郡邑志中。往予八世祖月溪公修家乘，属公为序。予读其文，未尝不想见其人。丁丑春，忽于盛湖之东肠圩得公墓碑，序其官迹，较详于前所闻者。诸同人共作诗以吊之，予勉继一律，以追往事云。昔我远祖修家乘，载取陈公序一篇。今识陈公潜寐处，盛湖东畔草芊芊。剩留宦绩苔碑卧，雅有诗才邑志传。为是吾乡先达者，揭来凭吊思凄然。

王少伯墓，名锡命，官参政。墓在白漾北大适圩。今

有城隍庙、慧龙庵在墓前。**钱宛朱·王少参墓：**闻说王参议，才名盖里中。诗寻环秀路，碑勒洞真宫。幽窆依初地，孤魂泣晚风。可怜无祀冢，学录与相同。

高舜钦墓，在小口圩。明天启间，浙省进士，仕至两淮盐院。

卜梦熊墓，在东泾桥。

九娘坟，在中山桥东堍，沈万三第九房妾也。至今墓上有水仙花，去之复生。

园林

名山大川，壮观在矣；引流叠石，胜景寓焉。志园林。

仲家园，在西肠圩姚家坝底，明诸生仲鸣岐所筑。中驾小潇湘阁，隐居著书，有《小潇湘集》四卷行世。后圮毁。六世孙儒士季甫改迁于东，池塘、竹树，石磴、孤峰，宛有山林之致。仍筑水阁数椽，榜曰“小潇湘”。凡衣冠之族，往往讲学论文于其中。霈幼时犹及见园林景象，今则石磴、孤峰尽为人取去，池亦圈入他人宅内。其池南墙上仅存“小潇湘”三字云。**沈承休：**一丸尘市内，乃有小潇湘。勺水吞云梦，孤峰秀辟疆。竹疏迎晓日，蕉展送斜阳。鸡犬桃源物，绮纨步障长。桥空人不渡，洞锁世常忘。好客联诗句，狂歌未厌狂。**刘鸿嘉·秋夜有感：**顾影萧萧短发垂，酒兵茗战且相持。灯沉细雨空阶静，夜响凄风落叶知。伏枕几番惊欲起，绕阑百遍亦何之。而今仅有牛衣泪，况对江澄枫冷时。**释宏慈：**胜景来探曲水滨，护垣丝柳拂波纹。客舟夜雨浑相似，远岫晴峰岂易分。就地凿池堪逗月，买山移石为招云。新篁古木成阴翳，犹羡楼台射落曛。**仲时镕：**嘉会值绮节，园林有微风。良朋怀古道，选调高商宫。

一叶静中落，双星象外逢。潇湘清泚味，留取各篇中。

徐园，在北胜。徐寅所筑，即卜景川旧园。

西园，在大氏圩，仲文涛筑。子姓日繁，谓宜习诗书而甘淡泊，尘市哗嚣非所以诒谋燕翼也。故于绿葭潭置一别墅，筑园其中，延名师以为肄业之所，非以饰观也。有计大章《西园落成，诗得香山绿野三十韵》录后：石门营所住，田南复树园。缅怀谢灵运，激流并植援。香山会九老，齿德俱已尊。裴相绿野堂，宾客会寒温。猗欤两贤达，勋名耀中原。冠被何奕奕，容貌亦轩轩。相与乘休暇，堂构集轮辕。优游泛清觞，络绎供盘餐。鹿鸣食野草，和衷协篪埙。朝野传盛事，珍重如瑶琨。自古良有作，于今矢莫谖。西园欣落成，碧潭映衡门。开荒筑长圃，绕屋列长垣。垣中浚方池，溶溶水潺湲。引流灌蔬果，花草随时繁。亭榭既幽敞，楼阁又掀轩。洞庭落照里，竹树罗远村。四顾周大泽，风涛相驱奔。枌阴足流憩，烟萝可手扪。向夕揽宿莽，露坐依云根。地僻自奇旷，心逸忘哗喧。谋野洵有获，于郊谊夙敦。三径多荆棘，五亩罕峻樊。南州有悬榻，北海无空尊。良辰成雅集，翰墨自翩翻。白璧云已琢，青钱待选抡。披襟恣游谳，衔杯载笑言。晓钟开宿雾，鸣鸟喜朝暾。乐志林泉下，古道堪重论。相期景芳躅，风流千古存。**又·看西园栽竹漫咏：**三径新栽竹，萧疏十数竿。清风时瑟瑟，幽韵已珊珊。嵇阮乘闲集，王猷几度看。蓝田休种玉，元圃尽琅玕。**甫草北上，过西园言别，有难自惬者，作诗以慰其行云：**事有不能已，栖栖事远征。寒风帆影急，朔雪马蹄轻。心切倚闾望，难忘负米情。此行兼附骥，到处有逢迎。○儿见江湖士，犹怀魏阙深。况堪振羽翮，何必卧园林。才望京都重，文章千古心。时方重国士，应不少知音。**仲楷·春日游西园：**二月春光好，新晴唤往还。梅香惊扑鼻，酒熟共酡颜。兴到盘飧尽，狂嫌诗句悭。坐来不觉晚，落日半衔山。**又·题西园竹上：**郁郁将军大树傍，森森翠竹万竿强。扫除赤帝三分

酷，探借封姨一段凉。**又·夏日至西园四兄所居**：为怕炎蒸懒出窝，侵晨幸趁早凉过。暂违手足如年远，喜接音容尽日和。蝉噪每牵吟客兴，荷开却映醉颜酡。归家更俟昏鸦集，赤日西沉伴月娥。○一钩新月满天光，却为归家得趁凉。云叠峰峦奇似画，水铺枕簟稳于床。行穿曲曲湾湾径，看放三三两两航。景趣未容常领略，等闲羡杀钓鱼郎。**西园芍药将开，戏柬三兄**：寻常一朵犹难觅，胜事三丛一并开。寄语花神勤守护，少留数日待余来。**戏答四兄**：芍药芳菲已久知，何烦更寄此新诗。只因落笔惊风雨，辜负花前酒一巵。**仲鸾鸣·绿葭潭西园村居**：纷纷扰扰例无无，只爱高眠忘百须。愁为青州从事遣，病缘造化小儿拘。怕过危矸寻舟渡，恐触狂猧取路纡。且喜闲来闲未惯，呼鸡饵米学朱朱。○自问原非廊庙珍，此心甘学葛天民。看人富贵人骄我，道我清闲我傲人。几阵花香风领趣，数枝竹影月传神。虽然不是桃源隐，也爱栖身寂寞滨。

汤园，在饮字圩，汤维柱所筑。**钱汝楫·和屈穀贻汤园看菊次韵**：旧说园林好，黄花绕洞门。二乔晚自媚，万寿老还存。月冷池边石，云迷市后村。临流有骚屈，不羡酒盈樽。

行行且止亭，在白马寺桥西。沈茨雪大令题额，暑月歇凉施茶处也。**钱宛朱**：烟路东西亘野田，云帆南北走通川。寺门客过津亭去，孰问清冷地下泉。康熙年间，有毕钺者行乞于市，书关山一联于亭壁。仲瑶光见而异之，留至家，唱和累月，厚赠之而去。

小潇湘：临野何年结构成，曾传水竹秀而清。至今烟井西偏路，犹擅花园胜地名。仲季甫重修，命诸子仲孺璋、孺范弟兄辈读书其中。旧称南廊下，今名花园脚下。

车溪：有客歌吟二十年，先王父抱璠公读书溪庵最久，即卜仲登、王文翰诸人与唐上人吟诵处。山僧古湛开法于此。元僧善住诗有“板桥横处行人少，修竹参天落照明”句。溪湾人尽识彭篾。闲常一过晚香社，小泛葭潭

渡口船。出门便觉世途狭，举目早知时习奢。野服散行归去好，与儿西泛毓珠槎。毓珠溪在盛泽之西，南塘之东。吴默庵有“云横孤岛外，花落小桥西”句。周白川有“越树秋风晚，吴江暮雨频”句。

御书堂：波生宦海棘名场，中道潘郎最可伤。潘睿思修书内庭，先帝询及父母，御书“永庆”二字以赐，归悬于堂。丁内外忧后，叙授广东高明令。未至任，殁于途，子亦夭绝。向日人如问长物，御书两字耀虚堂。

秀才浜：廛居王沈号清门，王九苞与又白、师硕父子，沈稚明与任白卿、又新兄弟并家市上，颇有文名。近慨东阳迹鲜存。二孝双贞无孰问，陈西雍父被劫，身代之死；沈馀光母疾笃，刺心以救，人称双孝。宋杨氏、张吴氏未婚夫死，奔丧守志以终，时号双贞。又，又新妇以烈死，西雍妇计以节终。更谁能访茂才孙。

折芦庵：数亩田庐水一区，竹深好处学僧趺。平桥浅草莲塘路，庵地数亩在水中，自成一区。小桥、丛竹、荷池，境绝幽雅。弘觉国师曾居其处，传有法嗣焉。时有幽人访苾刍。

梅花墓：望里漫山覆白云，寻来千树散清芬。还闻少妇心香烈，不独花开处士坟。沈若采母徐氏以烈死，此亦其家先垄也。有梅数十株，在市南前庄村。又沈能八分书，又与张东侯、仲鸣远、赵膺绂、吴超诸人真草书咸为近所推让焉。

可以栖迟地：隔断市尘三二里，风轩月榭尽幽闲。范秉如所居，姚书山旧颜其门曰“可以栖迟”。欲寻竹影频香处，周阆昭侍御过仲孺璋前富庄居，有“绕座蕨香舒啸咏，半帘竹影写心同”句。仍在廉泉让水间。

东溪：小溪清泛毓珠东，十里重湖近与通。倚棹尚书吟渚月，乘槎太史溯葭风。周白川尚书有《东溪诗》。陈虞佐太史，别字东溪。

蜗庐居：谁说能兼笔与诗，致多宾友款扉时。绝怜汪翼中范经朔清才外，南海新归谢客儿。谓钮心舟。○枫江笠泽已分疆，兹地同乡亦异乡。先武

肃王奏割吴县松陵镇为吴江县，后人或称枫江，或称笠泽。雍正四年分吴江、震泽两县，东西以烂溪为界。予里属震泽，此属吴江。虽同一澄源乡，而已为别县地矣。云树非遥烟舍远，时时回首望南塘。

书带草堂：笺经老手志名家，寄迹来从浙水涯。堂下每生书带草，庭前最盛合欢花。郑不群所居也。子博也、希上、合水、周宰、清渠皆能文。弟亦亭孝廉、芦邨大令常来诗酒。

白龙庵：滨湖旧结普明龛，红蓼当门荻绕庵。庵里经声桥下听，自教长镇毒龙潭。庵在白龙桥侧，僧乳峰有道行，远近称之。又竹隐和尚姓沈氏，澄源乡人。出家青墩，从鲁山文游，淹通教典。明初，筑室澄源溪上，奉旨笺注《楞伽》诸经，御制"竹隐说"赐之。

中山桥：岸少人烟水自波，高低不断客帆过。清溪北去平川路，知有隐流遗迹多。桥在洪里庵前，桥畔有亭，直北距平川数里。"隐流"谓玄真先生、孙颖叔处士、曹顗若布衣及家廷佐孝廉诸人。又桥北一带，人称西坟头，即沈万三九娘葬此，墓尚存焉。

建置志

自古宫室台榭之纷纷，皆人所设，而非天所造也。然建置得宜，上有以利于国，下有以益于民，则裁成辅相之道寓焉。故义学、社学所以育才，义仓、社仓所以赈济。其馀若施棺局及义冢与桥梁、道路，皆建置之当亟者也。至庵观寺院日新月盛，徒以蠹民，亦何为哉？顾其中有古迹可备参考，有公所藉以设局会议，则亦有不可废者。作建置志。

本朝鼎兴以来，文教日盛。雍正年间奉特旨，省会各设书院，发帑金万两为修脯资。惟江南，则江宁、苏州、扬

州并皆设焉。盛泽向无义、社学。前任苏府雅劝捐公费，设有书院一所，在充字圩西栅。乾隆九年七月十三日，知苏州府事觉罗雅尔哈善撰记，立碑于学舍第三进东壁，颜曰“松陵学舍”。知县丁元正，分防县丞熊晋。碑阴，乾隆十年清和月，县丞署县事熊晋记。计开姚重英、殷宜锳等共三十九人，及济宁、济南、平阳众商共捐实银一千零二十两零四分。一、置买沈渭纶房屋一所并基地、渔池、空地，共三亩九分，价二百七十两，文契附卷。一、除修造外，存各典生息银五百两，每年息银六十两，遇闰加五两。一、东首房屋十一间出赁，每岁收足制钱十五千四百八十文，遇闰加三百九十文。一、每岁塾师修脯五十两，门役工食六两，馀作会课饭食并修理等费。每年例由分防厅造册报府核销。一、学舍计共三进：第一进墙门三间，第二进敬业堂五间，第三进七间，内设先贤、紫阳文公朱子神位。

又添设义学教读，其按年公费，系本邑原任长沙府通判倪南溟名兆鹏捐，所捐田亩仍属本家掌管，每年交七折钱廿八两，作修脯资。

又乾隆年间，设立社仓五所。社长王任堂等五人分任其事，谷亦分贮各家。

中丞书院，为巡抚吴公名存礼设也。康熙五十年以后，鄙豪借普济堂名，私税一镇绸匹，设柜按日敛钱。是时行头范秉如、汤维柱、戴起瞻等奔控抚宪，立饬禁止，其患遂熄。镇人感之，建立书院，规模宏敞，费千馀金。乾隆三十三年，县胥藉稽查匪类名色，令绸丝各行按月巡环填报为累，亦经行头陆惠中等控府饬销。此与前事，皆扰累商民之弊政也。故

附记之，以备后人参考。

盛泽属分湖司，借寓白衣庵，无所为公署也。自添设分防厅，遂即以吴公书院广之为署。

驻防汛公署，向寓充字圩三官堂。康熙十九年，汛官张骑龙与里老等价买西观音堂居之，遂为公署，在西栅口。后又添设汛官一员，借寓。

施棺局，设在火神庙内。乾隆六年，里人募资公建。凡孤贫者到局领棺，分文不费，并给楮锭。立有碑碣。今董事陆惠中等实心任事，镇人共乐道之。近又添置水龙，以备救灾之用。

义冢。管君宜等设普同塔于地藏庵东。徽人设义冢于洞真宫侧。绍兴人设义冢海角湾种福庵前近。乾隆年间，分防熊公名晋，捐设义冢于饭字圩东南，近向家荡。皆美事也。

新庄。旧庄向在市河南、北大街，四乡业绸俱赴庄售买。自乾隆壬申三月，庄面被火灾者多，因于西肠圩之极南择地面空阔处，构造百馀间，谓之新庄。

职官表

吴江县分防县丞 驻盛泽。

初任乾隆五年 贾又正。顺天人，在任一月。

乾隆 张 玮 山西人，在任二年。

乾隆 熊 晋 江西南昌人，在任十七年，升任清河县。

乾隆 潘世英 浙江山阴人，在任六月。

乾隆 杨宜岑 直隶灵寿人，在任二年，升任武进县。

乾隆　罗　经 广西苍梧人，在任四年。

乾隆　史尚确 山西举人，在任半月，升去。

乾隆三十四年十一月任 杨延辉 直隶曲阳人，拔贡。

寓贤

宣尼至卫，去有馀思；孟氏在齐，人为矜式。志寓贤。

仲基，字址生，号益庵，先贤仲子裔孙，世居山东济宁州。宋钦宗朝，授高邮判。高宗南渡，偕孔端友扈跸南渡，出知台州。建炎己酉，侨居浙江秀水天字圩。后迁吴江膳字圩，子孙因家焉。

盛章，字如晦，临安人。仕至吏部尚书敷文馆学士，迁吴江之二十都。居近大泽，因名盛泽。后封吴江开国伯。子孙蕃衍，散居城乡者甚众。

周用，字行之。明弘治壬戌进士，历官吏部尚书。其父赘于盛川计氏。用生长母家，后居澜[烂]溪之西。其子孙复分居盛川北荡、谢天港及五牛等处，科第不绝。钱宛朱：云村烟市唱酬频，谓龚岑玄、汤念伊、仲方裴诸人。寄迹还多迈俗伦。谓张巨之，朱白民、不远，吴巨手、归玄恭、殳彤宝、范嵣山，郑不群、亦亭及张符九、家若三诸人。二朱、吴、范及郑不群、张符九，后俱家于盛泽。范夫人项吹聆善画卍字，诗百韵，传诵于时。殳夫人陆观莲、女墨姑皆能诗。范有《遐青集》。小洞庭春歌一曲，可谓传遍采莲人。湖今多种菱芰。汪季青司城有"夜灯千匹练，秋雨半湖菱"句。

人物志

昔人有言，曰"人杰地灵"。大约有颜渊而陋巷名，有

子产而东里著。地之以人重也久矣。特其间立德、立言、立功，品不必同，而要足以光闾里、耀史乘，即一长一技以及闺阁流芳，亦非湮没不传者也。作人物志。

科第

陈宣，字子昭。宣德四年己酉举人，玉山教授。终国子监学录。有诗才、工绘事，曾绘《盛湖八景》。墓在中浜。

周兆南，用子，字仲阳。嘉靖壬子顺天中式，住谢天港。

周式南，用子，字仲翰。嘉靖戊午举人，赠太仆卿，住谢天港。

周京，用孙，字世臣。嘉靖戊午举人。住谢天港。

王锡命，字予卿，秀水籍。中壬戌进士，江西参议。后迁王江泾，无子。墓在本镇城隍庙后。

周应偁，用曾孙，字起白。万历辛丑进士，宜春知县。住南庄。

计可献，字葸我。万历辛卯举人。住舍港。

王家彦，字季美。万历二十八年庚子浙江举人，甲辰进士，任庐州推官，升稽勋司主事。入都，卒于公馆。《独秀集》其所著也。住茅塔村。县志入"名臣传"。

周应愿，用曾孙，字公谨。万历戊子北榜中式，住谢天港。

仲景亨，字孟嘉。后改名嘉，字子服。万历三十七年己酉秀水籍中式。己未成进士，授山东青州府乐昌县知

县。丁艰服满，补福建建宁县知县。内升工部营膳[缮]司主事，转兵部职方司员外郎。崇祯甲戌，典会闱春秋房。有诗才，其《报国寺短松歌》载《槜李诗集》。初迁嘉兴，后迁苏州葑门南园，极山水之胜。鼎革时，为营兵所废，然至今犹名仲园基址。报国寺之短松，枝叶如盖皮如龙。肩随有二各奇绝，秋水冷照光溶溶。高风过头影不觉，如纸半皱千山峰。霜鳞雪脂尽苔藓，针叶短短无春冬。铺阶盖地三丈馀，谱以岁月知几重。会看历尽大小劫，帝城万古青云封。《槜李诗序》载，公官至山西佥事，与志不符，存考。

周灿，字光甫，用曾孙。崇祯辛未进士，江西巡按。住谢天港。

钮应斗，字宿夫。崇祯十五年壬午秀水籍中式，癸未进士。福建漳浦县知县。住东计港。

国朝

计东，字甫草，号改亭。顺治丁酉北榜举人。胸罗今古，才压俊英。家贫，负米千里外养母。海内士大夫莫不知计甫草名。近则与汪钝翁先生讲欧、曾之学，远则谒汤潜庵先生讲程、朱之学，故其学有原本，文皆醇正和雅。自京师北走宣、云，南历洺、漳、邢、魏，东之济、兖，所至虚馆设席，以礼下之。宗伯王文贞公与相国宛平公父子尤器重焉。中州宋公牧仲年甫弱冠，公一见即推许之，曰："异日功名，严郑公、李赞皇流辈也。"后果开府江南，声望赫然。人咸服公有知人鉴。公既高才不第，又以奏销案被黜。年五十二，婴疡疾以死。子默，邑庠生。其《改亭集》，宋中丞公序以行世，尤展成为之作传。

钮景锜，字云奏，应斗子。康熙二十年辛酉秀水籍中

式。钮琇有《忆云奏弟》诗。庭外栖乌绕树鸣，西风拂拂乱云轻。一窗棡锁梧桐影，四壁灯连蟋蟀声。枫叶醉馀霜自落，桂花香尽月还明。悬知莺水流难极，偏为离人动远情。

周景崐，字鲁圻，灿孙。康熙二十九年庚午举人，丁丑成进士。住谢天港。

陈王谟，字虞佐。康熙四十四年北榜中式举人，钦赐壬辰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改授礼部主事。住计家港，地名近头。

仲枢，字拱宸，号亦山，景亨从曾侄孙，诗文并负重名。康熙癸巳恩科江南举人，拣选知县。宗人府宗学教习。《盛湖志》其手编也。

吴元伟，榜姓徐，字雍来。康熙癸巳恩科浙江中式，经魁。

仲周霈，榜姓周，枢胞侄，字思则，号资万，别号前村。由副榜中式。雍正二年甲辰，江南三十四名举人，钦取教习一等第一名，宗人府宗学教习，选授泰州学正。历办灾赈，俸满保举升任直隶定州深泽县知县。莅官六载，于乾隆壬午引年致仕。

管嵩，字可高。乾隆壬申恩科江南举人，取明通榜，选授无为州学正。丁艰回籍，补靖江县学教谕。三十五年，题准卓异。

司马梦祥，本姓沈，字南英。丙子科中式举人。系镇南大谢圩人，今迁入城。现任灵璧县教谕。

程瑶，字朝章。乾隆乙酉江南举人。

荐举

历代求贤，兼收异路；各朝取士，不名一途。志荐举。

仲胤文，字阆师，基曾孙。宋理宗辛酉，嘉兴县学贡。

张士安。洪武十四年，以人才授武陵县丞。

仲讷，字朴存，号缄斋，基裔孙，吴江邑庠生。洪武二十二年，苏郡进《鱼鳞册》，高祖拔耆老之贤者为散官。子怡，字宝伦，亦同征。详吕文懿公原《徵君仲宝伦传》。子之愉，字宗恺，号易庵，年十六入归安学，庠生。正统三年，以人才荐。详陆容《仲宗恺传》。

杨永，字文远。正统十三年贡，任清平卫经历。

程鸿儒，字渐夫。嘉靖二十八年贡，任新城县训导，升开封府教授。

计楠，字东乐。嘉靖三十一年贡，廷试第一。

仲玮，字天章，基裔孙。生四岁能属对，年十五入嘉兴学，以廪贡授丹阳训导。久而得升，旋罢归。详稽世臣《仲天章传》。

仲绍颜，云龙子，字尔膺。万历丙午，浙江副榜，与孟硕齐名。早卒。周季侯为作传，称其“珠光剑气，终不可没”。

周采，用孙，字亮畴。万历七年贡，都司经历。

国朝

汤渊，字振鳞。顺治十一年例贡，官广东布政司经历。

计东，字甫草。顺治辛卯，浙榜副榜第三名。详“科第”。

范钊，字文曾。例监，晋州吏目。

于学，字在三。例监，高明县知县。

潘秉钧，字睿思。康熙乙酉南巡，献诗，召试取入武英殿纂修。议叙选东乡县知县。丁艰，再补高明县知县，道卒。

张宗日，字宸臣。例监，广东知县，升陕西凤翔府通判。

沈嘉琛，字楚珩。例贡，任固城县知县，升寻甸州知州，内升刑部员外郎，转郎中。

于勋，字鼎安，学子。例监，秀水县知县。

范承淹，字兼三。贡生例，任太平府训导，补凤阳府训导。

周历，字卜远。廪生出贡。住五牛计家港。

仲果捷，字质纯。邑庠贡生，候选训导。

沈士端，字简在，嘉琛子。例监，任福建福州府经历。

仲鸾鸣，字景南，庠姓章。仁和县籍贡生，候选训导。

宋文澜，字锦昭。例监，任湖广蓝山县知县，再补福建崇安县知县。

周振业，字右序。乾隆元年，江苏副榜。住谢天港。

仲周霈，字思则。雍正癸卯，顺天副榜。详“科第”。

沈锦，字成章，嘉琛孙。例监，任湖广鹤峰州吏目，捐升陕西西安府知事。

仲云，本姓沈，字虞全。云南巡检。

沈应元，云子，字圣为。例监，四川达州吏目，再任湖南郴州吏目。丁艰归。

沈教忠，云侄，字秀山。例监，分发安徽以县丞用，借

补和州吏目。

张继龄，字符九，工书法。由监生效力实录馆，议叙选授毫[亳]州州同。卒于官。

陈位坤，字惕功，王谟子。由监生效力史馆，议叙选授江西宁州州判。

王大绩，字振寰。例监，拣发河南，补授固始县县丞。

仲忠孚，周霈子，字有威。例监，乾隆壬午捐县丞，癸未分发往河南，历署巩县、鹿邑、南阳县丞。借补光山县典史，兼管县事。以勤事卒于官。

仲步墀，周霈次子。由廪贡生中式，庚辰恩科顺天副榜。

计瑸，字文珍。由附贡生中式，庚辰恩科顺天副榜。现任山东滨州州判。

沈新图，字芹之，云孙，应元子。例监，选授云南顺宁府知事，调任。

陆文起，字方韩。府庠，乾隆壬申廪贡。

宋贵，号慎诸，原名朝贵，桐乡籍。乾隆乙酉拔贡，任浙江西安县训导。是年拔贡，吴江县庞端明，震泽县金德辉，府学康大成，又顺天宛平县陈庭学，俱吴江人，称一时之盛。

周士松，号翠含。乾隆庚寅恩科副榜。

附录

归鸿骧，系盛泽归姓始祖。据归御苍抄谱云，前明洪武丁丑科进士，靖难后弃官不仕。其孙名涵，号清隐，弘治初年贡，即御苍之八世祖也。盛泽诸姓，惟许、仲、归、吴、王、沈、汤、卜八姓为久。查郡邑志，俱未载。故附见于后，存考。【《明清进士

题名碑录索引》无归鸿骧】

封赠

封翁仲春晓，号龙泉，继侄嘉为嗣。嘉登进士，任建安县知县，封文林郎，如其官。

钮观，字襟湘，补秀水邑庠生。子应斗成进士，任福建漳浦县。封文林郎，年八十四饮宾，微疾而卒。

赠翁仲棟，字瑶光，号萃翁，太学生。行高学博，于书无所不读，棘闱屡遁，才名益重。知文者咸称盛泽前有卜孟硕，后有仲瑶光，其为众所推服如此。居家孝友兼笃。师事汪钝翁先生，为其门高第。所交多名士，疏财仗义，久要不忘。计希声先生尝诏霈曰："予曾持银还，若翁偕人记室，启匣查视。但见纸封砝马累累，无姓氏，标年月而已。盖皆贫而交好者，还即取出，否亦莫知谁也。"其厚德类此。翁喜奖拔后进，有知人鉴。礼部侍郎吴家骐以内亲来谒，契重之，遂许以次女，赘于家焉。吴固俊伟不凡，翁尤乐与读书论文。每至午夜，欣然起诵《史记·天官》等书，自始至末，未尝讹脱一字。又论古人作文，亦必有脱胎处。如韩之《新修滕王阁记》，欧之《醉翁亭记》，其起法皆从史迁《西南夷传》化出，其发前人所未发又如此。殁后，以幼子周霈任深泽县知县。乾隆二十六年奉恩诏，赠文林郎。著有《易经衍义》四卷，未刻。

赠翁仲楷，字方裴，号豫庵。孝友，工诗，诗载入《诗最·四集》。年三十五岁，无嗣，继兄子周霈为子。以嗣子贵，雍正十三年奉恩诏，赠修职郎、泰州学正。乾隆廿

六年，又奉覃恩，赠文林郎、深泽县知县。

外应封如陈虞佐等各家，曾否请封，未及周知，俟查明补入。

武科

六官兼学，古不废兵；七子为书，今亦修武。志武科。

卜□□，字少川，武举，海门总兵。其弟梦熊送行诗云：江上旌旗宕日晴，衔衔鸿雁惜分行。金城方略须持重，细柳威名属老成。莫使鲸鲵吹浪起，直教瀚海奏波清。池塘西有疆场梦，露布家音两慰情。

卜梦熊，字景川。万历元年癸酉，武举。连中三科，授镇抚司。

仲云龙，字新宇。万历二十五年丁酉，武举。

卜鲲，字念劬。万历四十三年乙卯举人，己未进士，仕终宁夏中军。

仲龙韬，字南城，榜姓卜。康熙五年丙午，浙籍武举。住茅塔。

吴飞熊，字晋云。康熙癸巳恩科，武举。住徐家浜。

附武职

仲廉，孺文子，号子英，湖州武庠。康熙十三年，任浙江把总都督武骑尉。

仲江龙，孺璋子，字非隐。康熙二十二年，聘入靖海侯施硍[琅]幕府，随征台湾。有军功，授左都督、同知衔。

仲建勋，字绳武，江龙孙。任广东提标千总。

隐逸

许由逃隐，不碍尧天；严子归泉，适彰汉德。志隐逸。

仲君显。有卜景川《悼江湖散人仲君显》诗。陈尧德·武林包氏园遇仲仲子：林花半尘土，春已破三分。竹暗鸠催雨，松高鹤唳云。飞泉当户落，清梵隔溪闻。日暮空山里，行歌独见君。

卜舜年，字孟硕。少负隽才，工书画。入籍嘉兴学生，寻游陈仲醇之门，董元宰亦爱重之。自榜其所居绿晓斋曰："濯足须加汉光腹，抵掌欲捋梁武须。"又自题其门曰："乡人皆恶，国士无双。"惟与同里张汝培端甫结契，时相和酬。晚既失意，坎壈不平，作滔章，有曰："东联淄汶兮南络沅湘，黑者错白兮弱者间强。灾既陷于人坎兮，害乃基于剥床。翘商羊之孑舞兮，安睹鸾凤之跄跄。固帝心之欣祸兮，亦今俗之好殃。"观此亦足见其愤嫉之意云。年三十二而殁。临殁之岁，人有乞其书者，卷后题曰："泥无身近，越中有符。"致乩仙者，亦称泥无身，盖已仙去矣。诗歌诞率，不拘绳律，如"莺坐一身柳蜂归，两股花何减唐音"。见钮琇《觚賸》。陈尧德·寄怀卜孟硕：吴楚江为限，悠悠两袂分。如何九峰月，不共五湖云。病久诗无力，思多酒易醺。夜来贪一睡，为有梦随君。

汤三俊，字俊民，有诗集刻本行世。见朱锡鬯《赠仲涤久诗》，邑志载入《卜孟硕传》。崇祯七年，参侍郎陈奇瑜幕府，卒于三原。

汤豹处，号雨七，以书画名。见邑志。沉思好古，散其素封之业，遍构书法名画，日夕摩玩。所作行草得枝山笔意，而画尤入神。尝以绘事，惟于林峦、楼阁、花鸟求工。至若写无形而为有形，写无声而为有声，则未能也。乃能创意画水，灵幻恢奇，殆难名状，旷世鲜觏。雨七体貌清

癯，挥毫馀暇，复耽长生之学，饵石茹丹，年未五十呕血而卒。**钱宛朱·诗：**百里人迎远客舫，谓开纲行家赴郡接客也。两朝我忆旧巾衫。文章陈仲名家外，陈子昭孝廉以诗名，又善画。仲子服进士、文学鸿璋弟兄、仲尔膺副车弟兄，本朝有仲拱宸、思则叔侄孝廉。仙卜 孟硕为陈仲醇徵君赏识，诗句恢奇，拟《骚》尤绝，画极古淡。癯汤 雨七诗入顾茂伦《百名家英华》，画水尤称绝。殳彤宝有"汤家水，米家山，只在虚无缥渺间。说与世人皆大笑，五百年来称二妙"等句。绝不凡。

计大章，字需亭，号采臣。受知于浙学使黎公元宽，取冠通郡，后高隐不仕，著书乐道。年七十有三，自言我数将尽，嘱诸子曰："处贫在不贪，处贱在自重。"又嘱"勤俭、孝友、廉耻"六字，端拱而逝。其徒仲文涛葬之于琪字圩八转湾。所著有《大学解》、《中庸解》、《玩易随笔》、《洗心斋语录》、诗文六卷。计东云，族叔祖需亭先生隐君子也。**看花易庵斋头：**五柳门前面绿畴，庭阶卉木自清幽。海棠雨后开西府，芍药春深映玉楼。忆昔孤高推蒋诩，时通三径待羊求。素心乐与同晨夕，不厌南村几度游。**大水寄易庵世掌：**坐令室迩叹人遐，匝地波澜良会赊。栖托日怜枝上鸟，寂寥愁看雨中花。相传世事同流水，几负予情望夕霞。不信此生终陷溺，浮沉泽畔侣鱼虾。

钮棨，字森如，博学嗜古，不屑屑于时艺。鼎革后，隐居溪上，著书作诗以自娱。有《贞白楼诗》。疑非盛泽人，仍旧本，候考。

沈承休，字白卿。性僻好奇，博学嗜古。入庠后国变，绝意进取，寄情诗文、书画，皆出人意表。殁后，片纸点墨争视拱璧。少时刻《眺楼新咏》，续著诸体诗及杂述焉。**访隐：**第五桥头访隐沦，葛巾漉酒几留宾。堂依石势成高厦，坐绕泉声作四

邻。风为驱尘随拄杖，月来避世照垂纶。百年地僻还相问，乡井而今不是秦。**钓图**：极浦遥山一派孤，海天云冷待潜夫。欲归江上几垂老，徒羡渔竿入画图。**归隐诗**：新诗斗酒世相违，转眼风尘万事非。同志惟迎三径客，忘情不羡五陵衣。西山带雨生秋草，南浦潮痕上钓矶。卧起江楼同旅舍，归云时向槛前飞。**隐课**：耕岩何患晚来归，此去无令心事违。药圃不求丹灶宅，短畦亦息汉阴机。迷途乍信渊明是，寡过终怀伯玉非。老大悲伤情愈壮，肯教空袭芰荷衣。

朱明德，字不远。明季诸生，鼎革归隐。**有钮琇·百花庵卧病，喜朱不远先生见过诗**：为客偏多病，凄然卧梵宫。雨声秋磬里，虫语夜灯中。药减慵添水，衣单怯受风。故人能数过，犹喜慰途穷。**计大章·雪中别东山、复斋、不远诸同人作**：江天四望雪漫漫，吾党论交多岁寒。郑曲棹舟怀戴子，洛阳僵卧问袁安。支离自笑逢时拙，踯躅还歌行路难。莫漫临岐悲聚散，穷愁慰藉劝加餐。**王奂·秋日严陈二子见过，邀予访朱不远**：严子初离濑，陈登亦下楼。并车遥见过，携我复同游。疏雨淮南桂，清秋郑曲舟。戴逵多道气，十日可淹留。

王孙谋，禹贡子，司理孙。**计大章·和吴世掌，月夜同王孙谋赏坐香波桥，闻道家奏乐**：平野月光白，澄湖秋气清。邀朋图选胜，抚景惬幽情。竹院推名饮，鱼梁羡濯缨。笑谈藏浩森，形影湛虚明。草露皋螽切，林寒鸟鹊惊。此时空万籁，问夜已三更。古殿闻仙乐，高楼调玉笙。乍疑天上曲，不似世间声。大泽烟波远，遥天星斗横。相期招鹤梦，宁许狎鸥盟。未得同游赏，新诗漫自赓。

仲时铉，字孺璋，号节庵，苏府诸生。鼎革时隐居不出，惟与计采臣、朱不远、王孙谋辈吟诗作赋为乐。立说著书，而尤笃于实行，创祀典，修宗谱，定婚丧二礼。每于朔望，集子姓行礼家庙，故家法为阖镇所推。著有《漱石

斋诗稿》四卷、《文稿》四卷、《绿晓斋文稿》四卷、《仲氏二祀定则》一卷、《丧礼补注》一卷。**周灿 字光甫·和节庵前窑村居诗：**围抱芳阴溪水东，窗开临水碧天空。旭连海澨朝光远，露敬花阴夜气通。绕座蕺香舒啸永，半帘竹影写心同。我来分韵难为和，旨酒班荆话绿丛。**倪长圩 字伯屏·己亥过盛川访仲孺璋、孺范昆季：**乞缘重理舍身坛，夙为方外，舍身乞绿。帷棹临风访二难。世事由来归梦幻，梦中说梦旧为官。**又·孺璋出诗一篇见示，并读两郎君文，且装潢其先贤并隐居图，遂拈云：**手吾新诗馥胜坛，文章二子妙能难。诗书自亢先贤泽，不愿梯荣去人官。"洁身乱伦"，先贤语也。今反之，而其大伦岂可泥耶？孺璋一字节庵，以末句包焉。

史玉章，名宗班。博学嗜古，工诗文，精书法。不乐仕进，隐居教授。**仲枢·赠史玉章：**高隐今谁属，清风夙所推。杖藜经路杓，所居必由小桥。环水隔尘埃。居在水中央。赋谢黄金买，书禁白发催。忘年不我弃，时年已七十七矣，工书法，承先施。枉驾肯频来。○自问何为者，无如稚且狂。多君优齿德，待我过谦光。让履因居近，分茶觉味长。最怜予渺末，情重不能当。**又·偶过玉章居，见窗外有栖鸦，古木幽致天成，幸成二律：**在水中央结草庐，过桥门径自萦纡。窗间好景天生就，棚外相看画不如。五柳先生栗里住，七松处士隐岩居。谁知别有幽栖在，枯木寒鸦对绮疏。○翛然竹榻向东隅，坐对栖鸦树一株。昏晓只凭鸦卧起，春秋但验树荣枯。有时拈取供诗料，更可将来入画图。我谓此中饶隐趣，定知不与俗人俱。

王奂，字可庵。诗人顾茂伦先生《百名家英华》。《英华小序》云：余邑盛川素称才薮，如十[卜]孟硕、汤俊民两先生固已声振艺苑，帜树词坛已。近甫草诸子继起，其著作传播人口，令人有积薪之叹。顷复从拙斧上人许，获读可庵之诗，调雅词清，高响奇绝。何此地之多才乃尔

耶？余将买舟溯泛莺湖，一访其里也。顾有李茂伦父书于雪滩垂钓处。

徐寅，字羲宾。父凤竹，以废著起家。自三陈湾迁居镇之中和桥东堍，即卜氏旧址。筑园筑室，遂世居焉。羲宾幼失母，事父尽孝。父亡既久，哀慕如初。后母待之薄，生养死葬尽礼。同堂昆季友爱笃至，视侄如子，抚恤有成。虽不求仕进，留心经术，议论具有卓识。择交最严，与逸民褚砚民、计需亭、朱不远、沈墨庵辈成密契，不愧隐君子云。徐详沈墨庵墓志铭。长子名通，字松友，邑庠生。博学敦行，远迩敬慕，与仲氏萃翁亦山交厚，成世讲之好。孙颖儒、玉儒，曾孙芝芳、陶沧并邑庠生。生平未尝赋诗。其《四十自寿诗》云：鹿鹿无闻四十年，结庐人境愧前贤。门迎好客时投辖，座有高人共解禅。古鼎匏尊为胜侣，焚香涤砚作清缘。闲来却忆开怀处，一曲松风度远天。

齿德

师事友事，自古为昭；父行雁行，于今为烈。志齿德。

仲茂，字世芳。有赵宽寿诗序。

徐继涛，寿至百馀岁。有计大章作《老人杖铭并序》：老人姓徐，名继涛，生明神宗之二年，距今甲寅刚百岁。是年春往省之，颜若儿童，步履卓然，杖虽设而不用。余曰："杖以扶老，胡不用？"答曰："惟未老，故不用耳。"众大笑，因抚玩其杖不置手。既而老人殁，杖适归予。登山临壑，辄携之为济胜具，因曰："杖无足异，异百岁老人者耳。"《诗》所谓"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也，因名百岁老人杖。虽然，余少老人三十岁，老人不用杖，予乃欲扶杖以行，至百岁当何如也？能毋[毋]为所笑乎？铭曰：人生少至百，斯人胡能然？惟心契其人，斯杖亦以传。

宋国用，字调生，号白洋。任侠尚义，究心韬钤，年九十一终。子孙蕃衍，以其孙名永昌者入籍桐乡，传载《桐乡县志》。其弟国显，号东庄。子名存礼，字萸生，迁居闻溪。

义行

推食解衣，岂曰夸富；解纷排患，只以行仁。志义行。

归士起，字集一，本邑庠生。港南大街石块，自东至西俱起铺，其费千馀金。

仲时彦，字少贞，幼孤。兄时俊，嘉邑庠生。当室，亦鬓年。弟时预，一日受豪奴欺，呈之官不胜，议弃产。彦曰："兄读书艰于财，弟幼，产不可弃。弃则视吾产。"遂毁家不惜。里中俞姓者与槜李卜氏争埠，卜故稔恶，又宦族，竟连舟至镇捕俞姓去。彦闻，目眥皆裂，曰："彼何人？斯凶恶至此。"率弟时预及童仆夺俞回，碎其械及舟。预后入武庠，往禾疗马，过卜氏门。卜故识预，夺马缚预，置灰窖中。彦得闻，抚膺起，偕兄时俊赴诉当道。而郡邑官吏素慑卜氏威，寝其事。彦又与叔孝廉舜孚诣备兵，泣三日。备兵震骇，下其事于司理，严讯卜氏。卜贿丐者以代。彦复发其事诉御史台，然后缉卜正刑。卜氏父子皆毙杖下。弟预始得归，阖邑称快。其他济难扶倾，不可殚述。

仲泓，字源长，少贞长子。倜傥豪迈。有句容陈允绥为仇家所陷，一家八口俱入狱中，血书求救于泓。倾囊脱之，初不言德。其后嗣惟留广东，有馀兄弟云。

计德昇，字平之。慷慨不吝，有术者至家曰："公百日有大难。"适族侄淹死，贫无以殓。公出赀与之，又周济其父母，使得所。未几，术者又至，曰："面上有阴骘纹起，悔[晦]已脱矣。"又尝使其妻弟吴某买树。吴构旧坟榆树几株，公得问，立使退还，解其券，所交银亦不责还。其立心正直仁厚类如此。康熙庚戌夏五月，大水淹没，饥民载道。镇中仗义者捐资赈济，量口给米。始事七人，后平芝复与仲文涛粜米救济，民赖以生全者甚众。巡抚马、藩司慕给匾旌奖焉。

王濂，字学周。生平多义行，尝与浙江人陈姓学端木术，陈以二千五百金附之。后数年，陈死，濂往吊哭。毕，以其本及息若干归其家，家人皆惊愕。濂曰："此私附我者，吾岂可以其死而没之？"取簿籍算明而归。杭城有贷营兵金，岁馀当偿三十金。兵迫之急，欲夺其妇。濂适闻之，赠三十金，不告姓名而去。其子楠，系太学生。孙燕、煦俱邑庠生。

附：义仆徐贤。贤系仲仆。当顺治乙酉，兵至盛泽，仲姓举家避匿，贤留守堂宇。兵胁以刃，不言；屡叩之，不答，遂被害。仲氏感其义，埋于祖墓之侧，每遇祭扫时，必遣人致祭不废。

孝弟

本立道生，有子所训；守先待后，孟氏为功。志孝弟。

仲曙，字明发，号月溪。自幼聪敏，博极群书，下笔千言立就。年十四，补嘉邑弟子。继梦有大瓢如盎而缘于

地，以手叩之无声，讶而曳之不动。梦觉，喟然曰："殆瓠[瓢]落而无所容也已。"遂不事进。年十六，母俞孺人病亟，服药不效，割股进之。既逝，悲痛之至，几不欲生。继随父天章之任，侍养无间。父解组后，始完婚事，而志养色养始终如一，里人共称为孝子云。增修仲氏家乘，源流本末井井详明，子孙至今宝之。事见俞炳所作传内。

王尚仁，字桂阳。父有德早卒，母周氏矢节有年，历蒙旌奖。仁事母孝。母爱幼子，仁先意承顺，曲为推解，不循形迹，犹恐未惬母意。弟后为细人所诱，讼仁，几倾家。仁绝不之较，且不令母知，以贻母忧。弟寻感悔，相爱如初。邑令章有"曾闵至行"之奖。

陈清，字西雍，邑诸生。明季，兵至盛川，入清室执清父思贤，曰："馈我金则生，否则膏我刃矣。"时清匿壁后，跃出，绐曰："彼乃吾师，执之何益？"兵因择其父而执清索金，清无以应，遂遇害。时年二十有三。

仲廷选，文第子。奉节母杨氏，克尽孝道。道府其详，奖以纯孝，给冠带。

仲泷，字文涛，时彦季子，例赠文林郎。少孤，事母尽孝，生养死葬，独力肩任。康熙十三年，水灾民饥，捐资赈济，全活甚众。巡抚马公名祐旌其门曰"吴民戴德"。生子六人，棣、楷赠文林郎；果捷、鸾鸣岁贡，候(选)训导；枢，举人，候(选)知县；经邦，太学生。孙曾繁盛，克继书香。详后汪琬墓志铭。

沈士麟，字馀光。幼丧父，事母祭极孝。壬子冬，母疾亟，计无所出。袖刀至土地祠，拜祷默诉，抽刀割心，

忽若有神夺去，曰："汝母已死，无庸事此。"晕绝复苏，带疮奔回。母果死。极哀，疮迸裂，卒无害。康熙三十年，巡盐御史雅公旌曰"孝行流芳"。母蔡苦节事载邑志。

潘三，琪字圩人。性至孝，为人佣，日必归定省。母疾，两兄为医药、祈祷俱不效。三计窘，默祷于祠，以利刃剖心不得，自胸至肠血下淋漓。适其母气绝，纳肠腹中，至与母诀，三亦随死。康熙壬申五月事。潘耒为之传，邑令给旌。

仲有馀。父渊如，祖令昭。康熙年间，祖、父并游幕广东。既而令昭与渊如先后回里。渊如在粤娶妻，生二子：有馀、有光。隔绝既久，不相闻问。至乾隆甲子，有馀年廿一甫娶，奉母赵命寻父。远赴江苏，转辗访询，备尝艰苦，始得父子相见，亦不复相识。盖渊如归时，有馀尚幼，即其母亦未详知里居、名号，故寻亲倍难。卒能寻父回粤，与母相聚，非其孝之所感而若或使之哉？镇人咸称其孝，比之吴孝子云。其在粤，居琼山县牛马口地方。徐渭南有诗云：有子念所生，承命自北堂。新婚衾未暖，反哺离鸳鸯。雏羽顾未丰，寻亲万里长。野店乌啼月，山径草凝霜。途中更寒暑，艰食单衣裳。思母独倚闾，瞻父天一方。此时难为情，涕泣感参商。○参商嗟远隔，何时共朝夕。峨岩复波涛，险阻备跋涉。皇天其佑之，幸不毙劳瘠。力疲途亦尽，父子重相得。已离十六春，相逢不相识。悲喜兹交加，感彼亲与戚。○亲戚问讯来，鸡黍相邀去。情话衷未申，聚散天涯暮。孝子遥迎父，良人宁弃妇。还恋在家山，洒泪别祠墓。江流去不返，魂梦常飞渡。

史栋，邑庠生。徐渭南云：史君高拱，吾里推其孝友。殁后，顾陶元先生为之传甚详，且重其文。远近闻者怜其行而不寿，皆为哀词以吊

焉。今于故纸中得其昔年《次稗惠泉》诗云："酒冽泉香事固连，拜嘉亦复两相牵。趋庭美说君恩渥，留奉高堂不敢专。"又见菽水尽欢，引我山阳之感，因为之跋其末。

张孝子坊，为张德明建也。其子张又彬于坊后建立祠宇两进，共阔九间，兼擅园林之胜。不三四十年，尽售他姓。木主毁弃无存，可慨也。

附记·宋孝子栢深山。龚昇云，坟在市中八斗弄。有诗云："不堪名迹尽销磨，渐近埋身一撮多。邻舍日宽坟日削，痛怜绝似宋山河。"

艺文

艺以成名，何妨执一；文以载道，不贵夸多。志艺文。

何积，字庆馀。幼失恃，事后母以孝闻，终身不娶。精于地理，所得资财尽以与弟侄及亲友之厚而贫者。兼善内功，所注《参同契》甚精。童颜鹤发，寿八十有八。自知其数，预别亲友。

王嵣，字补云。性僻，丧偶不娶，曰："侄犹子也。"栖迹无定，曰："知己者，不啻若家矣。"自幼喜丹青，后遂以丹青名。其一木一石，人为宝重，浙西一带无不知有补云也。所获酬金，尽以给弟侄，并资助贫乏云。

仲濬，字深源，号耕云，孺文子。自幼笃于文行，好为诗，尤工书法。后迁居沙溪，教子读书。子栻，孙学显、学熹并邑庠生。栻曾辑《盛湖志》。钮琇宇书城。赠以诗云：一笑相逢客里天，异乡重话旧桑田。逃名颇近仙人宅，寡过才逾君子年。橘实林寒秋色重，稻花香远夕阳连。君归好试霜晴帖，莫惜山阴九万钱。深源长兄来粟署，出《五十自寿诗》见示，将构晋唐帖以归，率成四韵。

仲滉，字明远。自幼明敏，能文，尤嗜字，法晋唐元明真迹古拓，临摹殆遍。行楷俱工，大小毕妙。庙宇堂舍处处有之，或自名，或代款，远者走数千里外。又精于堪舆，远近咸就正焉。诚实和霭，与时师迥异。寿九十有六。

范风仁，字梅隐。工书法，得钟、王笔意，又工墨梅。

吴焕，字心翼。摹花鸟虫鱼，神似而非形似也。其功力甚深，不以粗率毕事，人或方之虎头云。

徐溶，字云沧。工绘事，后师虞山王石谷，得其笔妙，画益精，识者知为石翁后一人也。 **吴其琰·柬盛泽徐云沧索画：**松陵本朝推画手，顾郎之松沈郎竹。樵水全以简老名，树奇挥洒绝凡俗。近来盛泽有芸[云]沧，笔法本是宗二王。胸中丘壑无不有，奋迅立扫生辉光。入城向在南州住，松风坐听忘朝暮。欣然抵掌共吟诗，扇头乘兴泼烟雾。是时年少质粗豪，握手便共倾浊醪。只谓友朋定永聚，关河那足限吾曹。转眼天涯互奔走，昔皆童丱今老丑。吉光片羽藏箧中，巨幅长笺悔未有。见君旧日沧州图，元气淋漓神鬼趋。反悔真山不灵动，尺寸千里云模糊。层层叠叠分路径，断续连离无一定。俯仰出入具性情，丰韵宁直苍莽胜。顾之啧啧开我颜，我斋无此缘何悭。寄纸嘱君暇便画，堂中何日来青山。从古名画固难得，亦须名人相物色。毕宏韦偃非杜甫，名姓到今谁复识。斯世久已少君才，同辈何人共荐推。流传渐远渐淹没，安知不遽随尘埃。下笔望君勿草草，狂言入耳定绝倒。忘形尔我更何嫌，当使见者齐称好。

薛汉冲。家本业医，人初未识其妙。会镇人有孙姓妇秋后大病，百药不效，莫解其由。延汉冲至，以井水一盆贮发浸之，知为寒天受暑也，一药而愈。盖由盛暑晒衣收贮箱笼，秋后开出著身，感受暑气所致。由是医道大行，时医屈鲁珍，其婿也。后继薛者有张佩兰。

仲月溪先生重修谱序　陈宣

东鲁，古衣冠弦诵之地。其氏族之盛，道德之隆，莫大于古先圣贤之裔。明发仲君，属籍泗水，先贤嫡派也。其家于吴也礽礽然，岂非盛德大业留遗，子若孙绵衍于无穷者哉？读厥祖阆师公序，知益庵公历世变，扈从临安，爰家于吴。有弟曰白庵、履庵，皆依倚播迁中，有天可往，无地能居。方其南也，皆止于维扬。及乘舆指浙，益公又与白公从。而履公不以家累随，久之，遂为扬民焉。当是时，南北既分，干戈未息，四世周甲邈焉。闻问阆公，喟然曰："曾析箸之几何，而睽隔如易世数传，而后孰有知天亲所系，源流所自哉？"爰序其支图，以俾后世。迨乎明发又阅七世矣，踵而修之。自淳熙迄今，春秋二百馀，一倡一修，得母[毋]深怆于是，而欲后世知所源流者欤。

文涛仲翁墓志铭　汪琬撰

由吴江县治东南行七十里，有地曰盛泽。其间川流回环，烟火稠密，四方商旅、云樯风帆相望至止，号为巨镇。而处士仲翁之家在焉。盖居此累数世矣。翁善生殖，喜读书，好客不厌。遣其两子棣、枢挈舟过尧峰之麓，数从予游。予闻翁之训曰："儒者以品行为上，辞章次之。以学问为先，仕宦又次之。"故两子斌斌醇雅，有声庠序间，为辈行所推许。及翁殁将葬，棣来乞铭。侍予侧，竟日与之谈笑，未尝龉齿。揖之饮食，未尝辄举酒肉。访以先人遗事，必掩泪而对。不逾月，枢来速铭，其举止复然。予始知仲氏家学有素，又稔知翁为孝义笃实之君子也。

翁讳泷，字文涛，系出先贤季路，世居山东济宁州。有讳基者，宋建炎初南渡，始徙籍吴江，尝知台州府，即翁之十六世祖也。曾大父应骐，大父问仁，父时彦，皆潜德弗耀。母徐，生四子，翁其季也。甫八岁而孤，临父丧，极哀如成人，里父老以为异。长值湖寇之乱，徙避他境，屡濒于死。家以是遂落，而奉侍母徐逾谨。最后母病将革，夜辄吁天求代，并刳股肉以进。母殁且久，言之必呜咽不止，里父老益以为难。家既中落，以俭勤济之，故复起。其自奉过薄，无世俗华靡放佚之习。轻财好施，虽倾橐弗顾。中外姻族子姓不能衣食、婚嫁者，必以告；不幸死丧，不能含殓坎埋者，必以告。翁悉厌其所欲而去。他如药病者，棺殣者，泉粟其穷独者，不问识与不识也。凳其衢路之淤者、圮者，木石其港渎之不梁与梁而不支者，不问里众之丐募以否也。先是故产已析矣，而伯兄为怨家所讦，遂兴大狱。翁度兄不能支，愿出所授十之四为助。族父或摇手曰："若年少不解事，必贻后悔。"翁奋曰："吾奚悔哉？"既而狱久不决，挺身趋诉上官，乞直兄冤，牵连弥年，尽费其所授产，始得解。伯兄阳阳弗之问，翁亦怡然无秋毫芥蒂意也。呜呼！斯可谓之君子也已，以故远近慕翁者争趋之。殁而里中无少长皆出涕太息。昔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吴人浇浮旧矣，顾以斯镇一隅之地，而得孝义笃实如翁之为者，则孔子之言不犹可征乎？翁自少警敏，虽避乱废书，暇即记诵经史，旁及天官、历数，诸家悉皆通晓。以吴江濒水，尤好言水利。至于合县所赋钱谷，一切款项、本末利病无不了然者。在众中议

论侃侃，不肯骫骳嫜阿，随众意开阖，众亦敬而服焉。临殁，告诸子曰："吾家故先贤裔也，若曹能力学积善，毋辱我与我祖，足矣。"寿五十四。娶吴氏，子六：棟，国学生；果捷，吴江县学生；枢，府学生；鸾鸣，浙江仁和学生；楷、经邦。女四，长适太学生王统，次诸生蔡於德、庞蕙。孙男女四。卒于康熙二十年六月廿四日，葬以明年□月□日。其墓在琪字圩之八转湾，距所居凡九里。铭曰：遥带淞江，近俯具区。有木乔如，有丘盂如。既巩既安，君子之居。维后之振，维前之储。委庆后昆，久益有馀。铭以俟之，斯言非谀。

《池塘遗草》序　仲枢 壬午季和月

余第五弟方裴，名楷。小年失怙恃，甫三十五而殁。殁而无嗣，以伯兄之次子周霈为其子，谓差足慰余弟于地下乎。虽然，犹未足传余弟也。爰命弟侄辈搜辑其平生所著述，散轶者多矣，惟得庚午岁诗草二小帙，继又得己巳岁诗草一编，合古今体诗仅百有三十馀篇，亦足以传余弟矣。先是余弟雅好吟咏，上自三百十一篇，以及汉魏六朝、唐宋元明诸家诗集，无一不穷研深究，以故偶尔戏笔，原原本本悉合风雅。惜乎不尽留也，何忍更置之耶？因和泪录存，题之曰《池塘遗草》。非惟冀我惠连之入梦开余，亦俾当世之采诗者知之，而或有所择云尔。呜呼！余弟方裴，不幸短命死矣。死而有灵，倘亦藉是以瞑目也哉，则是集也其容已欤。若其为人之孝悌忠信而宽和慈恕也，固已不死于道路人之齿颊也已。余未敢赘焉。

郊社迎神曲　孟硕卜舜年

旦旭兮瞳曚，神鸦起兮云中。沐予发兮，于兰汤兮，振予衣兮，蕙风洁斋。俟兮土公，土公不来兮，忧心忡忡。

黄绵袄　改亭计东

齐人爱冬日，呼为黄绵袄。宋周益公语。曝背得奇温，茅檐共相保。吁嗟负暄诗，创始杜陵老。融和得元心，乐天诗更好。晷短尤可惜，晨起向果杲。坐看严霜消，如露浥白草。冷暖皆戴天，何必逢春早。

寄内

我从春暮渡青淄，忆汝深闺独坐时。胆小须教娇女伴，啼痕不遣老亲知。欲操井臼偏多病，自写平安更不迟。怪底池塘杨柳色，年年风雨送离思。

梁园月夜怀门人吴霭、徐钒

霭字虞升，钒字电发，时吴客照台，徐馆吴兴。

二妙光吾党，思深诗渐工。可怜同旅食，谁与念涂穷。踪迹殊南北，襟期誓始终。清宵愁不寐，相望月明中。

雨中家居，喜李山颜令子约山枉顾草堂有作，兼赠山颜，次和叶星期韵

远归暂喜卧江村，急雨连朝野外昏。方共老妻尝菊酒，最宜好友到蓬门。通家孔李情偏切，养子孙刘话并存。何日寒灰看复热，阿翁鞭弭遇中原。

和汪钝翁岁暮杂咏

负米羞看舞袖斑，荷锄驱犊过溪湾。清霜落尽枯杨叶，遥见吴兴一片山。

若无一物答年新，老杜吟诗最怕春。村僻幸迷车马迹，贺年往返只南邻。

楼畔梅花渐次开，疏枝冷蕊亦宜哉。登楼我独倚栏啸，不许旁人一个来。

莫逢俗物话孤踪，岂恋深山屡杖笻。不信试开天畔眼，闲云不落有无中。

辛盘草草进初筵，奉母权为岁事牵。椎髻蓬头看自好，胜他冠盖客天边。

感旧四首赠史三兄

禅智庵头别剑芒，青春红泪洒宫墙。重逢小阮谭畴昔，身是君家旧孔璋。

桃花米熟伴枯鱼，参坐欣然一饱馀。见说相公犹未食，何郎泣献袖中书。

二十三年存没情，无端感旧泪纵横。广陵八月潮来急，似听登陴呜咽声。

上书请驻马耿沙，一线吴天未足夸。不用便从黄石去，禹陵风雨下灵蛇。

吊陈鹤麓先生墓　可庵 王奂

先哲留荒冢，萧萧蔓草萊。名家大邱裔，健笔孔璋才。翁仲生衣卧，儿童刈藿来。伫看华表上，应有鹤飞回。

观卜孟硕先生画作短歌

山嵯峨，树模糊，天地无风水作波。小米是其弟，大米是其哥。身后声价重，世上犹珍旧画图。画图虽好有时败，姓名表表传不磨。先生有遗宅，住我年半百。先生绿晓斋，余居几五十年。依稀庚宋当时迹，往往得看诗画册。笔墨区区沈若新，惆怅斯人不复获。

归愚沈德潜 自咎一律，贻馆甥令贻、计璞侄

蹇步聊乘下泽车，衰年客感未全除。言多散漫周防懈，梦少斋庄功力疏。孤负岁华侪卫武，缅怀风树泣皋鱼。朋交近寄童时课，有愧青灯诵习初。客有寄于少时会课文者。

白洋竹枝词　凌保釐 树屏

二月烧灯分外妍，冶游不数放魂天。侬家最惯听铜阮，柔橹轻随十番船。“盛泽灯，二月兴。”其里谚也。

野赛年年比伏牍，祆宫一一接平芜。几家奉得金元祀，不怕聪明有海都。俗奉金元总管甚严。明都御史海公祠在浮淀港。

百万樗蒲未算豪，荒伧有意赠钱标。须知此是天枰水，不比金窝旋旋销。镇为河朔富商聚处，天枰水，青乌家言也。

采菱渡头风较多，白龙桥外水嵯峨。尖头版舫泼波去，唱彻湾湾月子歌。

计甫草至寓斋 二首　尧峰 汪琬

门巷何萧索，惟君步屧频。青云几故旧，白首尚风尘。身受才名误，文从患难真。耦耕知未遂，相顾倍伤神。

听话频年况，凄然泪不禁。岁荒生事俭，世难客愁深。孝友安时命，文章损道心。五侯空好士，叹息少知音。

又 闻甫草凶问，予既为位以哭，明日作四绝句寓哀。

从来才誉冠群伦，骨相谁知晚最屯。太息东南风土薄，江湖不复有斯人。

皋复难招已逝魂，只留书札数行存。文情最与时贤别，敢惜麻衣恸寝门。

生别何如死别悲，可堪寂寞庑重帷。泪痕点点衰翁血，不为穷交断不垂。

学识虽长命不长，谁司造物迥茫茫。有人解叩通明殿，愿附青词问玉皇。

题揖云楼诗　钱宛朱

云士揖云云满楼，楼中客有阿云留。汪云士、巽中父子皆庠生。云士好客，凡四方缙绅及骚人墨客之流，多主于其楼。时有靖江奕韩郑先生名梁者，传授张符九、吴汉升辈书法于斯楼，后皆以善书名家。巽中尤工于诗。无弦琴忆陶徵士，八咏诗怀沈隐侯。陶、沈皆先予馆斯楼者。

题云隐庵　陈瑜邑庠生，住三陈湾。

禅门静掩对斜曛，境地萧疏远俗氛。惟有一丛君子竹，替僧打扫半溪云。明崇祯中，莲池大师法孙樵野建。康熙三十四年，僧慧音、心月重修中殿，募置僧田。

纪壬申灾异诗 是年三月十三午刻，新街火逾善家桥，延烧北岸计共五百馀家，惟两仲节母居独存。 徐继穉

壬申之春哀我乡，祝融肆虐降奇殃。亭午焞起新街口，风烈烟腾迷天光。倏飞渡河石桥断，远近居民各惊乱。嚎咷囊橐谁负持，杂沓男妇无头窜。滥滥水灌如油煎，哀哀哀聚哭空呼天。顷刻人家五六百，大厦万间一炬连。思昔曾此两被火，戚氏六命同焦土。乾隆三年四月初六，戚道充家。未及六年范又灾，乾隆六年癸亥冬，范汉昭失火，又延烧几十户。今兹三触天公怒。卓哉中山双节异，两母氏曰施与费。自南焚北中屹峙，谓费母为拱宸先生长媳。自东及西逾其第。谓施母为廷瞻兄母夫人。乃知天亦怜其贞，岿然得并鲁殿存。感彼无居露信宿，惨闻有鬼哭黄昏。连夜鬼声不绝。两母诣瑟各数年，未经中道奏孤鸾。焦头烂额何须尔，坚冰严霜终独完。荧惑岂惑明无私，庄子《齐物论》"荧惑"注：星小不明，故谓萤惑。风火回环猛生慈。遇灾知惧各自省，天心悔祸旋转移。顺治乙酉，盛泽兵燹突发，寒家旧宅留存无几。距今壬申适乙[一]百八年，复遭火患，此厄运也。又先曾王母以避匿复壁得免，兹从嫂、弟媳茕茕独居，不罹于火事，亦相类。读徐子诗并录此，以志今昔之感云。霈附记。

题《寒山积雪图》 苇翁 仲棟

蹇足冲寒度远岑，迷离一带入山林。袁安只在孤峰里，雪压山头不可寻。

为金陵丁某题《秋江钓图》

京洛才名十载馀，选楼高拥一床书。近来买得鸟翳

艇，也向江头学钓鱼。

云净天高万里流，鱼[渔]歌唱晚秣陵秋。投竿何必桃花浪，但有清光便下钩。

题《悬崖瀑布图》

万壑千岩尺幅中，飞泉远落咽松风。何年直上最高顶，长啸一声天宇空。

题《牡丹画册》

石栏干外晓妆新，浅碧深红斗丽辰。一自清平传学士，东风长护玉堂春。

题《秋荷画册》

清池香净晚凉天，翠羽双栖芦荻边。安得镜湖分一曲，荷风吹上木兰船。

梦见方裴五弟 亦山仲枢

捡书得诗卷，珍惜弟所遗。乍展犹未读，不觉心凄其。我弟少好学，万卷手自披。学成不乐仕，诗好只自怡。孝友根于性，短折良可疑。爵寿天不与，况复夺其儿。我走千里外，尔死八年奇。容色犹在眼，幽明路已岐。梦中得欢笑，熟睡翻相宜。

次韵和钱竹斐见赠之作

中天行赤日，拂座故人风。妙语开心曲，新诗出袖中。清疑倾雪碗，爽比吸荷筒。早识南塘路，桃园近可通。钱住南塘港，有桃园。

坐燃犀亭

青莲祠外恣周游，高旷偏宜此逗留。我爱一亭开四面，天供万景入双眸。松阴覆岭参差色，江水随矶婉转流。为问钓鳌人在否，捉来明月好为钩。

题蔡素三《松下观泉图》

今代风流两晋人，丹青貌取未传神。清泉白石苍松下，更为题诗替写真。

欲将蔡季比芳兰，家住红桥漱碧湍。箕踞风前潇洒甚，须知不在晋衣冠。倪末清《诗最·四集》跋曰：仲子亦山淹贯百家，尤精《易》理。虽奇才未遇，而京辇诸公靡不望其丰采。其志甚高且远雅，不欲以诗人自命。即以风雅论之，有法外法，意外意，韵外韵，味外味。未易一二为时俗道也。我遇诗人亦多矣，所见好诗亦屡矣，若我仲子，可谓仅见哉。

立秋　豫庵 仲楷

才题秋一字，顿有好怀开。市舍无梧叶，新凉雨送来。

哭沈瑞几先生

万里关山匹马驰，归来犹足慰相思。谁料乍合成长别，海北天南未是离。

读陶诗

北窗多凉风，欹枕读陶诗。任达出天性，心源无所羁。淡处入神妙，不在用意为。愚生千载后，志与古人期。抛卷不成寐，无由梦见之。

题汪钝翁小像

早岁声名籍仕途，晚年踪迹混樵渔。文章老气吞馀子，莫道山翁骨相臞。

夏日

无处问名花，兼旬不出家。睡乡迷蛺蝶，诗国走龙蛇。昼永闲方觉，心宽暑不加。坐来吟思困，篝火自煎茶。

七月初三夜坐

祝融收却火旗红，自入秋来多好风。最爱初三凉夜坐，星如弹子月如弓。

送沈乐山之榆林

久别才相见，春深复远行。关山游子意，诗酒故人情。才擅长杨赋，身投细柳营。送君凭片月，万里到边城。

幽居

幽居市舍即深山，明月清风共往还。世事梦中重说梦，吾心闲处并忘闲。诗书俾我三馀候，富贵荣身一霎间。所得自知人莫会，不妨尽日掩柴关。

览镜

朝来览镜见昂藏，养得痴顽费忖量。腹有别肠消忿怒，心无二用只诗章。梦游栩栩蘧蘧境，醉入陶陶兀兀乡。自顾不知身属我，世间何事更难忘。

秋夜骤凉，有怀三兄。时兄适往虎丘访钝翁汪先生

阴雨连宵滴，西风卷地秋。一灯怜独影，数叶伴孤愁。此际怀灵运，探奇到武丘。骤凉天莫测，曾带夹衣否。

自咏

不富亦不贫，良田百亩馀。不忙亦不闲，吟诗聊自娱。尘心已摆落，世事莫我拘。悠然适其适，并忘蝶与躯。

送别计起元

一住江城一盛川，论文把酒两无缘。共惊乍见如生客，却忆初违已数年。路岂秦吴看尚远，情同金石久弥坚。相逢未罄相思意，又是明朝话别天。

病

绿遍郊原日正长，阴晴难定乍暄凉。病来不倩庸医治，自对方书检药尝。

沈乐山移居盛川

我里本湫隘，堂构讵足论。沈侯卜居地，茅檐覆短垣。但喜野田趣，而无尘市喧。良友复云集，谈笑忘朝昏。梁鸿寄庑下，靖节移南村。陈平未得志，不害席为门。君子居何陋，诚哉尼父言。

效秋崖作

人生毕竟孰为强，莫怪狂夫近更狂。百事不能赢得懒，多方设计替谁忙。消磨岁月诗书囿，辜负风光名利场。千载神交陶靖节，一杯白酒傲羲皇。

出，誓不辱。白刃交于胸，仆地。其子负以归，越七日死。有计大章、钮应斗二传，并有宋嗣京《谒烈母诗》。见邑志，无其夫、子名。旧本云沈仲衡妻，俟考。

徐氏，沈又新妇。烈死，葬于前庄村。子沈若采善书，名家。

烈女程氏，投火死。

烈女张氏，投水死。顺治乙酉，松兵至盛泽，纵肆淫掠。总镇闻，枭示十数人，令搜各船所掠之妇，给还本夫。兵畏，遂以所掠物沉之江。事见《三藩纪事本末》。

徐烈女，幼字仲某。某患疯疾，请改适。父母颔之，女执不可。年十九，闻夫死，掩门自经。救解之，糁粒不入口，越五日卒，时康熙戊申二月二十日也。氏临死曰："女死必归仲合葬，则吾志毕矣。"许之，遂瞑目焉。沈承休有《贞女诗》吊之：不有夫君疾，乌知贞女风。生前怀耿雉，死去尚孤鸿。匪石从人转，茹荼坚此中。幽芳千古在，激烈岂能同。

陈计氏，孝子陈清妻也。顺治二年，清救父被难死，氏即欲自殉。勉抚一岁孤以延宗祧，辛勤拮据，训诲成立。守节四十馀年而卒。夫以孝死，妻以节终，诚可风世云。

马贞女，父文宇，居乾朝坝。许字茅塔浜丁伯仁之子。子年十九，患痧症猝死。讣来，女方与其母食，倏投箸入卧室而缢。时讣者未回，而丁氏子复苏，注目谓母曰："母毋悲，儿死命也，马氏女亦悬梁死矣。他日母苟念儿无已，幸赐合葬。"言毕遂瞑目。时甲子夏五月六日事。仲枢唁之以诗曰：溪水清，溪介香闺淑且贞。未便将身生寄马，故应特地死归丁。○溪水咽，玉女金童两决绝。地密天迷何处寻，生不同衾死同穴。○溪水扬，

马氏芳名与其长。白璧青松千载后，巫云蜀雨敢相望。

仲陈氏，仲时锳妻。顺治乙酉，锳被害，氏抚侄为嗣，茹素守节三十馀年而卒。

徐宁氏，苏家带徐忆岩妻。二十五岁，夫亡，守节抚孤。年逾七十，邑令王旌曰“贞掺寿世”。

管高氏，管国瑞妻。年三十，夫故，有三子：元谦、元临、元震。勤俭织作，抚子成立。寿七十有二。康熙二十五年，邑令郭震给匾曰“节孝流芳”。

仲归氏，庠生仲镳妻。镳年三十三而殁，遗孤一。辛勤茹苦，教子以成家立业。后孙枝蕃盛，寿至八十有七。

仲陶氏，仲云瞻妻。夫卒，氏事姑尽孝。遗孤夭，抚侄文美为嗣，苦节三十馀年。文美字届山，吴邑庠生。

程许氏，许季伦女，程舜容妻。舜容殁，无子，以侄为子，守志坚贞，苦节三十馀年。

沈蔡氏，孝子沈士麟母，苦节。载邑志。

张小姑，工绣作，通文义。幼许字邻居吴大年子长官。既大年故，家益落。小姑父亦卒，母林氏及其兄悔之，遂另受南麻吴姓之聘，嫁有日矣。小姑幼喜读书，学于陶氏，知而哭告之，商避湖滨戚家。时小姑年十六，长官年甫十五。其母兄怒，讼之官。长官弱，不能与争。断归后，吴百计困之，终不能夺其志，因削发为尼。未几，长官亦故。里绅礼部侍郎吴家骐等颜其庵门曰“守贞不二”，法名贤节。

吴贞女，邮亭桥徐武恭甥女。自幼丧母，继丧父，祖如岗抚以长大，许字张鸠颂。年十八，鸠颂死。闻讣号恸，

欲临丧，宗族不可，即自经。以救免者数次，遂听其至张氏，抱木主成婚。抚侄为嗣，长斋守志。康熙四十六年，邑令陈九睦旌曰“完贞无匹”。

崔丁氏，崔申如妻。年十九，结褵数月，夫以痢亡。事姑尽孝，勤纺绩女工，以奉养焉。抚侄若已出，贤孝闻里闬。

钱计氏，计平之孙女，钱楚琳妻。氏年十九归于钱，二十一夫殁，无子，亦无侄。依母家以守志，至六十馀岁而卒。康熙五十八年，邑令王前旌以“贞节可风”。

计曾氏，计士升妻。年二十，夫殁。女红度日，苦节四十馀年。

周杨氏，周岐岗妻。年二十二，夫殁。抚孤国钦、国褒，守节六十二年。于康熙十五年，知县霍勋给匾曰“节孝兼优”。

汪潘氏，汪圣教妻。年二十七，夫亡。值兵荒，育五月孤科达成立。娶媳龚氏，甫及二载，科达又夭。媳年甫十九，抚遗腹三贤。姑媳两孀矢志苦节，潘氏守节四十九年，龚氏守节四十三年。知府胡表曰“双节全贞”，藩司表曰“一门双节”。

许沈氏，许家湾许善先妻。年二十三而嫁，逾年生子旺。又两载而寡。家贫，女工度日，寒暑不辍，尽力抚孤。旺稍长，即弃学为人作佣，得布匹奉母。母令旺制衣御寒，固请母留用。负米餐母，母不尽食，乃绐母曰：“儿适自某来，儿腹果矣。”母不再食，则涕泣跪劝，人共称其母慈子孝。乃旺未娶而卒，母亦以哭子亡。先是孺人有姊适

孝廉桐乡卜舒长，每怜其贫而资之。迨宦闽，以所藏篋寄顿。既归，闻讣来，谾视封识如故。其固穷不苟有如此者。伊戚徐继穉为之传。

宋王氏，鸣岗女，宋起蛟妻也。夫病卒，氏年二十二，无子。将以死殉夫，兄公义以长子永隆嗣，谓可省恩勤，以劝慰之。氏感泣再拜，藉针指佐日用。治婚丧大事，皆克如礼。嗣子欲援例请旌，止之曰："吾以尽妇道耳，岂为名哉？"守节五十五年，寿七十七卒。

张顾氏，廪生顾万育女。年二十三，归张安期子君佐。二载，夫殁。生一女，旋亦殇。叔又幼。上事舅姑，以针纫给甘旨，历三十馀年。叔壮受室，侨居八坼，生子凤鸣。甫五龄，叔又故，与其娌程氏苦志抚养。既拮据营葬舅姑，即挈凤鸣觅夫遗骼。历年既久，厝地棺积累累，不可识别。有老妪指示之，并检得棺中小铜镜，即氏奁中物，因得改葬。咸谓氏诚感所致。年六十有八而卒，时乾隆三十四年八月也。程瑶为之传。

徐凤姑，幼失怙，母改适施姓。女年十六，母许字弋阳优，耻之，遂缢死。时龚昇与凤邻，为作《哀凤歌》，曰：君不见芝从朽木生，莲自污泥出。又不见柏小怀香心，竹稚见坚节。天地钟灵有种耶，淫贞由己谁传家。不谅人只自古嗟，甘教彩凤随乌鸦。凤兮凤兮岂凡鸟，闻言不语心呀呀。以来人名名已愚，若再辱身真可恨。凤身清比清渭清，羞与浊泾同溷溷。生不逢辰死胜生，白练知我伤悲情。解下凤腰缠凤颈，方保肤发归全形。噫吁嘻，梧桐无分栖，枳棘宁安之。母氏圣善儿不令，一灵飞托冬青枝。卓哉凤雏堪立懦，香名倾国争传播。啧啧小年人个个，十五尚幼十七大。我歌哀凤还凤贺，伯夷应让清风座。

孙陈氏，北心庄浜人孙文甫妻。年二十一而寡，抚子君惠成立。守节四十八载而殁。陈太史虞佐颜其门曰"贞节可风"。

沈范氏，庠生范与韩妹，适沈上徵。成婚逾年，夫患痘亡，遗孤二十七日。勤俭度日，上养老翁，下抚幼子。现年六十七岁。子起人，又生子矣。

徐吴氏，吴逢瑶女，徐亭鹤妻也。十六而嫁，六载而寡，遗孤方二岁。守节自誓，家极贫，以针指度日。姑久病床褥，殚心尽瘁，体志不违有年。姑临终曰："吾无以报新妇孝，但愿他日尔新妇亦如尔之事我而已。"现年七十有二，子宗翰具呈待旌。

汤邵氏，汤元恒妻。雍正七年旌，坊在栢家桥东。

计吴氏，计宗藩妻。雍正九年旌，坊建在充字圩。

许徐氏，许士贞妻。雍正十年旌，坊建昇明桥东。

杨贞女，父如玉，许字宋永宁。未婚，宁卒。闻讣欲奔丧，父母难之。决志不移，遂抱夫主成婚。抚侄文思为嗣，守(节)三十馀年而殁。雍正十二年旌，坊建昇明桥东。

宋沈氏，父孔昭，宋景峨妻也。夫亡三月而葬，葬毕遂自殉。雍正十二年旌，与杨氏坊并建宋氏宗祠前。

王周氏，王希旦继妻。乾隆七年旌，坊建东肠圩东秀桥南。

贞女金氏，顾启疆元聘。未婚，守志五十年。乾隆十二年旌，坊建在大钟圩。

郑洪氏，郑世椿妻。乾隆十三年旌，坊建在昇明桥南堍之东。

陆沈氏，陆培英妻。乾隆十九年旌，坊建在北洚圩庄桥东堍。

沈蒯氏，沈昆来妻。□□□□□坊建□字圩北王。

仲赠母吴孺人，为仲萃翁公淑配，生员赤霞公女，礼部侍郎晚枫公姑也。性宽和而有礼，内政肃清，事翁姑能得其欢心，妯娌姻娅亲睦无间言。中年丧偶，子女婚嫁事繁，心力俱瘁，遂得重疾，医皆束手。危时，有术者云，后有大福，当无恙。果以善养复起。迨年登八秩，次婿礼部侍郎吴集同朝九列大僚如大学士陈元龙、张廷玉、尚书任兰枝、杨树穀等寿言制锦为祝，人共荣之。嗣以次子周霈贵，赠孺人。寿八十五而卒。

赠母周孺人，为豫庵仲公继室，明大学士文岸公嫡侄孙，明经宏士公第四女也。年二十而寡，抚侄周霈为嗣。当赠公原配周孺人病亟，时宏士公来省疾。孺人知不起，泣告曰："吾止一幼女七龄耳。惟吾妹贤，若以继，必能善视之。"公以年不相若，未允。哀祈固请，死而复苏者再，曰："不许，死不瞑目也。"乃怜而许之。既来归，治家有法，内外肃然。公有诗云："近来尤喜夸人处，门户于今有妇持。"其贤且能可知。公殁后，有老友朱揆序先生者，入吊哭极哀，手十金置灵前，曰："此某所贷于公者，虽贫，义不敢负。"孺人哭而遣人谢之曰："未亡人未之前闻，义不敢受。"往返数四，卒却之而去。人皆高朱先生之笃于信义，而尤重孺人之克成先志云。子女俱非己出，爱逾亲生。嫁女奁资加厚，教子则不惜脩脯，远从明师，俾学业有成。祭品必躬自调治，一切往来馈问之礼由

旧无改，而自奉淡泊，非祭后不知肉味。又能御辱保家，一生勤苦，从未见有开口笑时也。卒年三十有二。以嗣子贵，乾隆元年，两孺人并贻赠八品孺人。二十六年，并晋赠孺人。

补遗

沈顾氏，沈德洪妻。夫亡守节。题旌，乾隆五年，坊建老字圩。

沈于氏，沈翰如妻。夫亡守节。题旌，乾隆五年，坊建黎字圩。

张陈氏，饭字圩张维茂妻。二十九岁，夫亡。抚字幼孤，身勤织纴，训子成立。守节三十一年，卒于康熙三十七年。

王柳氏，王心复妻。十八岁适夫，二十五岁夫亡。守节三十三年，业经题奏请旌。

百岁寿母程陈氏，住北胜浜，程文昭妻。三十岁夫亡，守志。子宏高又夭，抚二孙、曾孙五人成立。氏生于康熙十一年十二月初九日，距今乾隆三十六年寿登百岁，允为人瑞。现在本家具呈请旌。

王陈氏，王观法妻。少寡无子，抚侄邑庠生燕为嗣。青年守节，白首完贞。现在请旌。

钱吴氏，老字圩民钱圣伯妾。夫殁，氏年二十九。亲邻有以改适劝者，氏曰："正室年迈，妾不忍弃也。"正室今已八旬，相依为命。十指供养，忘无子忧，历二十馀年如一日。得之杨芳渠云。

仙释

鼎湖丹就，龙髯上升；金臂长舒，婆罗得度。志仙释。

道士苏蓬头。其姓名俱未详，居洞真宫。能却寒暑，尝冬月浴于河，乡人皆号曰仙，然不能尊敬之。卜孟硕曰："上品真仙也。"或问其坐功，愕然曰："怎易说得坐字？"即默不言。惟于孟硕呼舜年，而不字。孟硕不可一世，独于蓬头敬执弟子礼。尝与蓬头密语一宵，归大哭三日，悔向者之为死人也。孟硕将羽化，能预知其期，趺坐带笑而逝。蓬头在洞真宫方与汤真常、仲仲子夜话，忽曰："孟硕去矣。"二人疑信未定。以皆有姻娅之系，平生之欢也，旦疾驰归，则人人言孟硕死矣。即之卜氏问其时刻，果苏蓬头夜话时也。

杉杉子。齐人，不知何姓氏，年可二十三四。自少学禅，闻吴江有卜舜年聪明绝类，不禅而仙，意欲度之。千里来吴，止盛泽之目澜庵。停一日，其父迹及之，杉杉子见父，泣拜曰："儿已绝意人间，负阿父阿母，儿不返矣。父有财，何患无儿？即财非儿，财竟何用？父归，第散粟帛，遣奴婢，斋持佛号，便足当倚闾之望矣。"父不许，犹迟留待。杉杉子已见孟硕，初不烦言，夜间共榻，阖户息火，负衣抵足，乃徐言来意，盛称仙学之谬。孟硕方负气，坚据不下。至夜半，乃大号，声彻户外。移时，孟硕稍稍合眼，觉而索之不得，以为必诣父所。晨驰询之，已不知何往。父乃拾装而行。后孟硕思杉杉子不可得，每清夜涕泣。时李中清馆孟硕家，亲见杉杉子情事，出仲时铉所

记。崇祯十年十二月廿五日也。

明宏道大师,字竺隐,澄源里人,俗姓沈,母徐氏。常有梵僧过其居,曰:“此当出名僧。”后生师,颖悟,读书日数千言,《法华》等经历耳成诵。年十九,薙发受戒。闻鲁山法师讲授有规矩,往从之游,于是教典罔不通贯。载谒我庵和尚于上天竺,有深省。洪武初,筑室澄源溪上,为终老计。十年,奉旨笺注《楞伽》等经,颁行天下。御制“竺隐说”赐之。十五年,召入京,为僧录司左善,世赐敕奖焉。二十四年春,以老告闲,上优许之。明年秋,跏趺而逝,世寿七十有八,僧蹢[腊]五十九。当孝慈皇后上升岐阳王,请师作佛事于灵谷。师开示鬼神感天灯数千炬,照耀林表。上为征南阵亡将士设广荐法会,大驾亲临,灵光闪闪若虹霓然,五色卿云冠钟山顶。师入灭后,烬馀舍利无算,藏骨于天竺双桧峰之云隐塔。

后 序

间尝考王文恪、徐鲁庵二公郡邑旧志，吴江之以镇名者有四，而盛泽不与焉。今盛泽独俨然以志闻，得毋近于妄且诞与？而非也。前此五十馀年，我世父亦山公搜罗考订，虽未授梓，早有成书；更前此六十年，曾叔祖怡静公实手编之；更前此六十年，卜景川先生实肇始之，盖志之由来久矣。夫前人不能无待于后，后人不能不资于前，随时增损，理势固然，无足怪者。且盛泽之盛，固视天下之盛以为盛，而不在一镇也。前明嘉靖年间，志称居民百家，以绵绫为市而已。厥后《叶志》则云“如一都会”，《屈志》又云“诸镇第一”。迄于今，烟户稠叠，至不可纪极，而人文蔚起，科目相望，设分防，添汛弁，书院、义塾、社仓以次毕举，遍天下莫不啧啧艳盛泽名，此岂适然之遭哉？惟我国家圣圣相承，湛恩汪涉，幅员之式廓，民物之繁昌，靡不超越前代，属当焕乎有文之会。薄海内外寒暑衣被之所需，与夫冠婚丧祭、黼黻文章之所用，悉萃而取给于区区之一镇。人市交易，日逾万金，人情趋利如鹜，摩肩侧颈，奔走恐后，一岁中率以为常。《诗》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国。”洵然。然则斯志之有事于续也，固将发

扬久道之成，歌咏太平之盛，俾观者得所考信，忠敬之心油然以生。岂仅为一镇志土风，而兢兢于先世之手泽已哉？抑读景川题景序，谆谆致意于还醇去害。以今例昔，不啻倍蓰过之。防微杜渐，所望于职司风教者。予之心视卜氏之心而加切已，爰谨述其原委于末。乾隆三十五年庚寅秋，仲周霖盥跋。

黄溪志

钱　墀　原著

沈春荣　沈昌华　申乃刚　点校

序

吾里黄溪，邑之南乡也。毗浙境，临运河，地方三里许。其在孙吴，曰寨湖。历唐与宋，曰青草滩，曰合路村，见李白诗及陆游《入蜀记》。最后，尚书黄由筑别墅居之，因名黄溪云。居人业织缣，耕且读者什无二三。芦漪荼带，吴粳被畴。地虽偏隅，实为南北通道，是以青莲酒瓢、剑南诗舫亦尝过而问焉。迄于前明中叶，徵士史西村先生以布衣鸿望，遍交吴中群彦，一时如沈石田、吴匏庵、都元敬诸先生扁舟造访，文酒之谳殆无虚月，风流胜轨于斯为盛。曩尝搜辑前闻作诗百首，略纪一乡之事。然而地僻小，生事微，其执经于家，宦游于外者，又寥寥寡徒。欲仿邑志例荟为一书，则艺林、文学不过数人。至于甲乙科第，则三百年来靡得而纪，以故迟之未逮。顾念一家之书则有族谱、家乘矣，古者比闾州党各书其孝弟睦姻、有学者，志无大小，纪其人，存其实可也。钱子舞丹有志是书，远摭博采，积有年所，书成，邮寄示余。条目悉备，详简得宜。余嘉钱子之用心为能不忘原本，且与余向者作诗之旨有合也。《诗》不云乎“维桑与梓，必恭敬止”？夫阐述前徽，搜罗遗嫩，以备采风恭敬之有焉，即以是书为一乡

之志也可。

时嘉庆七年秋九月，同里赵基书于梁溪学署。

序

古今著作，一纵一横而已。纵则历代史书、裨官野史，与夫谱牒志铭、金石文字之类是也；横则山经地志、风俗通、岁时记，与夫绝域海外诸国之纪之类是也。志书，横中之一体耳，其实与作史相表里，苟不具才识学三长以纂录之，断未能信今而传后。黄溪为吴江一小村落，考之《图经》，吴赤乌三年，命司马领濠寨盛斌，分拨地界，建围作田，自青草滩筑寨至野和溪，时属吴兴郡。今滩在溪东，与寨湖相属。吴越时，始属吴江县。宋庆历[元]中，尚书黄由筑别业于此，遂名黄溪。嗣后居民蕃衍，往往有伟奇高旷才笔之士挺生其间，而物产交易日盛一日，是不可以无志。前明史义维曾草创黄溪小志数页，颇多罣漏。于是其里中钱子春翘奋然以作志自任，所采录史传及名人别集多至数十种，凡几阅寒暑而成。缮写既毕，而乞余为序。余惟《史记》所载，自人物外，惟天官、律历、礼乐诸书而已。自两《汉书》创为地里、郡国等志，则纵之中有横焉。自《元和郡县志》杂引古人事迹，而后世志书遂详核于文献，则横之中有纵焉。然则志与史实互相发明，秉笔者殆所谓一纵一横，论者莫当否耶？余与春翘交几

三十年，尝以韵语相唱和。今此志成，其体例、辞句皆可登作者之堂。假使春翘身列国史馆，以表彰昭代名公卿之丰功伟绩，当非难事。而浮湛祭酒、布衣、诸生间，特时未至耳。是则黄溪一志，其春翘著作之嚆矢乎！

嘉庆乙丑岁仲春月十有九日，愚弟翁广平海村撰。

自 序

岁丙辰，邑侯唐陶山先生将有事邑志，延缙绅先生设馆纂修，惟时邑中无不兴起，欲相与有成。余亦留心采访，得二三百条，大半系黄溪之遗闻佚事，益喜不自胜，以为吾里之人文庶可附以传焉。无何，唐侯量移吴邑，其事中止，则邑志竟不克成矣。邑志不成，向之所采者其亦遂舍之矣乎？曰非也，吾将以成《黄溪志》也。黄溪旧有志，始于前明乡先辈史义维先生。余尝求其原稿，渺不可得，仅得其家乘中所录一卷，殆非全本也。况入国朝来，迄今又百七十年，则凡人物之表异，风景之迭更，与夫故老传闻、友朋佳话讵无足纪，而不为之增辑耶？因更于课业之暇，已志者详加引证，未志者广为搜罗，凡数阅寒暑，五易稿而成。纵言之无文，犹幸所记之不失其实也。今日者唐侯虽去，邑志虽寝，而吾里之志以采访而得成，则即谓唐侯之大有造于黄溪，并有造于余可也。

道光辛卯春三月望日，里人钱墀舞丹甫书。

凡 例

一、是书为一乡之志，其体例略仿郡邑志。

一、郡邑志俱有四至，所谓界域是也。兹志南至大珣圩，北至官塘，东至积庆，西至吴泾村，东南至施塔村，东北至官塘七里湾桥，西南至南山田，西北至官塘南六里桥。较旧志增广什之二三，以无相近市镇可附，故援及之。

一、绫绸丝线，邑中所产亦不少，而黄溪人家务此者什有八九。志之以重生业。

一、表坊为职官节孝立者，自明迄国朝不及数人，兹即并入职官、列女本传。

一、旧志园第如西村别构、松丘深居之类，今皆莫详其处，即其址或存，亦多改建，概入“古迹”。

一、国初设守镇官一员，数年后即裁去。官止四五人，不另立表，其姓名即附“旧事”中。

一、史氏为黄溪著姓，有明一代仕宦者惟史为盛。但细阅其谱，有仕而不家于溪者，不敢仍旧志滥入。

一、岁贡有邑志所未载，大约史姓半仍浙籍，谱内亦不尽详注，姑存之以俟考。

一、封赠所以广仁孝，乡饮所以重齿德，但前代无考，

只就国朝载起。

一、旧志有“书目”一门，今皆载入其人本传，以著述无多也。

一、志中每条下俱引证诸书，间或因文增删。其不注者，明以前悉仍史氏旧志，国朝以来皆得之闻见云。

一、此志之辑，墀适馆谷于外，仅得于岁时解馆搜寻采访，恐遗佚尚多。同里诸君子有以惠我幸甚。

墀又识。

参校姓氏

参订：赵基开仲　李堂揩庭　郁承泰映阶　赵兰佩国香　陆镛钧璈

校对：陈爵聿修　门人史致康云衢　男(钱)锋颖如

此志之辑始于丙辰，迄今三十六年。其间访采见闻多赖里中诸君子。至赵约亭、李香严、郁南轩三先生，今皆物故，已见文苑别录，而仍列之参订，不敢没其指误校正功也，识者谅之。墀识。

助刊姓氏

邱应天 韩洪绪 陈绣夫 顾登仁 杨益清 赵国香
平显廷 石玉堂 钱星耀 史正叔 谢溪 史□□ 盛湖
朱载云 海盐 周禹珍 易松南 陆庆孙 邱冠山
黄均和 陆钧璈 于程九 郁建常 张郁文 史云衢
郁仰嵩 沈鹤云 于晴川 陈慕兰 杨嵩龄 沈步蟾
沈宇上 陆子安 周辅廷 陆亮卿

道光甲午，莺湖受业门人邵嘉穀重印送。【上海图书馆藏本(以下称上图本)无此句。另上图本：于程九上有眉批“□□君皆故，□□海琴在”，上有注“别号海琴”，下注“辛酉年仍寓平湖”】

黄溪志原目录

卷首　序　凡例
卷一　疆土　营建　沿革　景物　乡都图圩　风俗
　　土产以上疆土。　坊巷　桥梁　汛地
卷二　营建　庙祠　寺院广善堂　居第
　　邱墓义冢○以上营建。
卷三　人物一　科第表　武科第表　贡表
　　荐辟表　例仕表　吏仕表　封赠　乡饮
卷四　人物二　名臣　孝义　文苑
卷五　人物三　隐逸　寓贤　释道
卷六　人物四　列女　别录
卷七　杂录　古迹 旧事
卷八　杂录　丛记
卷九　艺文一　集诗上
卷十　艺文二　集诗下
卷十一　艺文三　集文上
卷十二　艺文四　集文下

黄溪志卷一　疆土　营建

沿革

黄溪去县治东南六十里，自汉以前其名未著。吴赤乌三年，命上大夫倪让、将军徐杰、司马领濠寨盛斌，分拨地界，建渭作田，渭乃围字之误。自青草滩筑寨至野和溪。《祥符图经》。今青草滩在溪东，与寨湖相属。然是时溪尚无名，仅隶吴兴乌程县而已。后梁开平三年，从吴越王钱镠请，割吴县南地置吴江县。钱俨《吴越备史》。分嘉兴之北境与焉，《嘉兴府志》。溪始属吴江。唐宋名合路村。亦曰合溪，见殷奎撰顾德辉墓志铭。庆历[元]中，尚书黄由筑别业于此，后子孙蕃衍以穆和溪之尾，遂名黄家溪。徐崧《百城烟水》。明以前以村名，居民止数百家。国朝康熙中，至二千馀家，货物贸易颇盛，遂称为市云。沈彤《吴江县志》。

景物

黄溪八景，前明有咏之者，中有青磴晓风、落霞隐树、德海银涛、侍郎泉井，已多成陈迹。至国朝更定八景，一曰帝阁朝霞、龙湾夕照、长春夜月、积庆晓钟、合路风帆、寨湖烟屿、南滩问渡、北角观渔；一曰东阁朝霞、西亭晚

渡、龙湾夕照、积庆晓钟、合路风帆、寨湖烟屿、绿葭渔唱、芦荻归航。

乡都图圩 从康熙五年，吴江知县刘定国《鱼鳞清册》所定。注中所云“旧”字，乃从明万历时吴江知县霍维华《履亩清册》。

范隅上乡：

领都一，曰二十三都。领图二，曰二十七图，旧七图。曰二十九图，旧十图。领圩三，二十七图所属曰根字圩，曰苗字圩；二十九图所属曰委毕圩。

范隅下乡：按邑志：二十五都列下乡，今俗仍书上乡，讹。

领都一，曰二十五都。领图一，曰二十一图。旧十三图。领圩二，二十一图所属曰东依圩，曰西依圩。旧本一圩，今册分东西，“依”原作“翳”。

村落之近溪者，其东曰大陈，曰小陈，曰埭上，曰庄上，曰垛上，曰梧字，曰早字；其南曰匠人港，曰庄湾，曰小珣，曰大珣，曰陆家河，亦名绿葭。曰施塔村；其西曰上沈村，曰吴泾村，曰小基，曰大基，曰坝里，曰南山田，曰大钟，曰沙潭浜。

风俗

按：溪之风俗，宋元以来居民尚少。【上图本“居民尚少”后有“未闻骫法”四字】至明熙宣时，户口日增，渐逐机丝线纬之利，凡织绸者名曰机户。其时绸绫价每两值银八九分，丝每两值银二三分，业此者渐致饶富，于是相沿成俗。入国朝，机户益多。贫者多自织，使其童稚挽花。殷实之家

雇人织挽，供给必得鲜味，故市中卖鱼虾极早，迟则不可得。每遇节候，肴馔更为丰盛。为人佣织者，立长春、泰安二桥待人雇织，名曰走桥，又曰找做。贫家妇为机户络丝，有竟日在其家者。小儿十二三岁，即令上花楼习学挽花。凡销绸者曰绸领头，【上图本“机户益多”以下为：或雇人织挽，或自织，而令其童稚挽花。其贫者立长春、泰安二桥待人雇织，名曰走桥，又曰找做。大抵佣工者极贪口腹，或食无兼味，辄去而他适。每逢节候，肴馔必更丰焉。一遇俭岁无人雇织，则以平日所习之佛偈，沿途求乞以为常。销绸者曰绸领头】每日收至盛泽、王江泾牙行卖之。花样、轻重，必合北客意，否则上庄辄退。卖丝者曰丝领头，亦有大小之称。其开设牙行招客来售者，曰大主人；牵机户来买者，曰小主人。经纬粗细【上图本为：其开设牙行代客售丝者，谓之大主人；牵机户来买者，谓之小主人。凡丝经纬粗细】任机户自择，然后议价一切交易。乾隆中，银钱不行，制钱票以通往来，即古宝钞遗意。今又更以洋钱矣。近年丝价每两制钱一百七八十文，绸价每两二百一二十文，此机户所以生计日微也。至阀阅之家，崇尚诗书，延师训子，备极诚敬，故文人蔚起焉。婚礼先送通信，次行安心、缠红、纳币、加笄诸礼。若贫家男女，有幼时结姻者，女即至婿家，谓之养新妇，其礼稍简。丧礼，新丧时延女尼于灵床前礼忏，名曰系念。富者于七终后，择期丧葬。贫者罕有谋葬，三朝浮厝而已。人有疾病，邻里必敛金以祷，名曰保福。元宵后，有马灯会，择童子秀丽者扮演仙女或故事。附近各乡村刘猛将赛会，亦来东西两庙，名曰拜客。二、三月间，各圩必演剧。种种胜事，大抵仍承平时旧习。四月终，机

房停织，谓之歇新丝。中元节，机户妇女必携糕果归省母家。中秋前后，进香南海、天台、武林及平望小九华，络绎不绝。此溪民风俗之大略也，其馀习尚大约与邑中相同耳。【上图本“古宝钞遗意”以下至文末为：近又更以洋钱矣。溪民于父母之丧罕有谋葬，三朝浮厝已毕乃事。男女多于幼时共相结姻。女即至婿家，谓之养新妇，以其可以节费也。若里党有疾病，必敛金以祷。或自具鼓吹、豚蹄，即倾生平之蓄积而不顾。户又各有香愿，春初进香南海、天台、武林。中秋前后，必至平望小九华。新年走马灯，经旬不辍。三、四月间，各圩演剧，必选优伶之最擅场者。种种浪费又与婚丧之节省大相背谬。且赌博盛行，即卖绸船往还仅数里，舟子亦设赌具以渔利。秋间斗蟋蟀者，甚至以数十金决胜负。上沈村一带有惯铸铜银者，乾隆中此风渐息，今无有矣】

土产

绫绸，所织不一种，或花或素，或长或短，或重或轻，各有定式，而价之低昂随之。其擅名如西机、真西、徐绫、惠绫、四串之类，经纬必皆精选，故厚而且重。若南浜、荡北长绢秋罗、脚踏小花等较稍轻。虽妇女亦有称能手者。

线，在明时已有务此业者。其属不一，曰衣线，曰头扣线，曰二扣线，曰机线。即绸机所用以挽花者。至国朝又有曰帽纬线。

丝，溪民在明时多不习蚕桑。国朝乾隆初，凋字圩、梧字圩一带颇有养蚕者。

三白酒，味极清冽，擅名于时，所谓溪酒是也。品酒者谓出浔溪之上。

蟹，产穆和溪，颇肥大，有重及一斤者，其味亦不让烂

溪所产。

菱，产鲇鱼湾、庄西荡者胜他处。其性脆软，其味甘鲜，其色外紫内白，价亦倍他产。

坊巷

溪分南北两岸，中夹市河。东有寨湖，西有北角荡，又西为穆和溪。东西距三里。

北岸自东至西，曰乐善坊，曰里仁坊，曰百寿坊，原名震兴。曰景福坊，曰西景坊，景原作境。里仁坊；直北曰积善坊。即北兜。

南岸自东至西，曰东永兴坊，曰西永兴坊，曰甸嘉坊，曰万寿坊，曰富润坊，曰长春坊，曰安乐坊，曰泰安坊，曰北景坊，曰南景坊，曰联秀坊。大家浜之南，曰尚馨坊，曰长生坊。即南港。太平桥之南，曰太平坊。在委毕圩。

北岸自东至西，曰十景塘，明正德中，里人史永龄筑，横亘寨湖中央。曰荡湾，曰牛场衖，曰路头衖，俗呼臭衖。曰邱家衖，曰计家衖，曰杨家衖，曰百岁巷，曰西木桥衖，曰钱家衖，曰胡家衖，曰计家衖，曰姚家衖，曰高家衖，曰绞圈，曰庙衖，曰西庙场，曰鸭食滩，曰三里桥港。自牛场衖北，曰牛场。又北曰北兜，曰大溇，折而东曰萧墩汇。

南岸自东至西，曰东河兜，曰计家浜，曰官衖，曰万寿庵衖，曰富家衖，曰大家浜，曰椿树下，曰西河衖，曰唐家浜，曰邵家浜，今淤。曰跨浜溇，今淤。曰砖瓦衖，曰潞里港，亦名芦荻。曰西洋汇。

自大家浜以南，东曰羊角田，又东曰小圈。西曰上乡

地，又西曰唐十亩，曰唐四亩。自枪岸直南，曰南港，折而西曰睡龙湾，曰坟荡湾。过太平桥而东，曰桥潭。

桥梁

官塘自北至南：

南六里桥，初建无考。明洪武二十八年，邑人杜一重建。嘉靖中圮，天启二年再建。

三里桥，俗呼黎泾桥。初建无考。明洪武二十五年，僧如海重建。正德八年，里人史永龄再建。国朝嘉庆二年，知县唐仲冕，里人陆墀、沈锟复募建。

福善桥，俗呼无名桥，明洪武中建。国朝嘉庆三年，里人周永龄募工重建。

鳜鱼桥，初建无考。明洪武二十五年，邑人张亨甫重建。久毁。国朝嘉庆五年，里人周永龄募建。

上汇桥，初建无考。明洪武二十五年，邑人张亨甫重建。久圮。国朝道光三年，僧无碍募工重建。

市泾桥，俗呼积庆寺桥。明洪武十三年，邑人史原建。嘉靖三十四年毁，后为木桥。万历十年重建。

双里桥，在双里铺南，故名。元至正十九年建。

七里湾桥，初建无考。明永乐九年重建。

市河自东至西：

安溪桥，初建用木。国朝乾隆十六年易石。道光二年，里人重建。

长春桥，明宣德四年，里人史晟建。国朝乾隆二十三年，里人陆士玉重建。【上图本无“国朝……重建”一句】

泰安桥，明崇祯五年建。

三元桥，俗呼西木桥，石堍，明时建。国朝乾隆中重建。嘉庆十三年，里人又建。

五福桥，国朝乾隆三十一年，僧自觉募建。用木，七硃，横亘北角荡口，势如长虹。乾隆五十六年坍。

在溪港浜：

太平桥，在南港。明成化四年，里人钮璇、钮玑建。国朝乾隆三十三年修。道光四年，里人沈春沂等重建。

联秀桥，在潞里港。明嘉靖七年，里人史麟祥、鸾祥建。

永兴桥，在潞里港口。国朝乾隆十四年建。

万安桥，在唐家浜口。初建用木，国朝康熙中易石，嘉庆元年修。

贵大桥，在根字圩西北，跨夹河。国朝乾隆五十四年，吴江沈礼百建。

附溪各乡村：

嘉会桥，明洪武十四年建。

溪桥，在穆和溪。明成化十三年，道人沈某建。

思安桥，跨大钟、东降二圩。明嘉靖六年，里人史相建。国朝嘉庆五年重建。

坟前桥，在陆家河，五硃，建置无考。明天启中圮，易木。

鼎方桥，在大珣圩东港。初建无考，国朝乾隆四十三年重建，五十八年修。

福宁桥，俗呼姚家桥，在施塔村。初建无考。国朝嘉

刘猛将军庙五,祀宋将军刘锐。朱鹤龄《神祠记》:神号扬威王,又称吉祥王,不知受锡何时。一在南山田,一在上沈村,一在新填圩,一在早字圩,建置俱无考。一在北角圩,初建无考,国朝嘉庆六年重建。

金城王庙二。一在施塔村,一在吴泾村。

史忠献公祠,在中市,祀明徐王府宾辅史仲彬公。从建文帝出亡,瘐死革除。万历二十二年,诏复爵予祭。国朝康熙三十五年,总督范承勋、巡抚宋荦、学院张榕端题建特祠,有司岁以春秋二仲上戊日致祭,每祭编银一两。

寺院

积庆讲寺,在梧字圩积庆村。国朝乾隆二十七年,纯庙南巡,驻跸营盘,改名吉庆。【上图本无"积庆村……改名吉庆"】宋建炎元年,僧戒南建。明宣德中,僧善见重建。成化中,僧碧潭、了东建钟楼。嘉靖四十年,秀水沈启原、邑人孟霖协修。隆庆五年再修。国朝顺治初,里人曹孟昭修,延出冶果公、隐野省公主之。康熙十八年,复延箨山体禅师开法。募陈思道修大殿,建禅堂,置饭僧田八十亩。道光三年,僧无碍修钟楼。【上图本接下有"将重建大殿,会大水,事寝。明年无碍卒"】八年,僧文峰重建大殿。

莲花庵,在庄浪。宋淳熙二年,秀州史正志建,延僧德海居之,故初名德海庵,后毁。明万历三十九年,僧普济重建,改今名。刻《楞严经》,版藏其中。长洲文震孟记。国朝嘉庆四年修。

喻指庵,在委毕圩。宋淳祐中,僧圆立建。国朝顺治

初,僧智静建静室。康熙间,僧益谦拓基重建正殿及两庑。乾隆三十二年,僧三容修。

慈觉庵,在西依圩。元皇庆二年,僧起莘建。后,僧如海以师骨埋佛座下,故又名骨池庵。明景泰五年修。徐稽记,碑毁。崇祯中,唐和尚增建。国朝乾隆十五年,增建施棺厅于西偏。嘉庆元年,重建大殿。十五年,重建后殿。

定慧庵,在大钟圩。元泰定中,僧法玓建。明洪武二十五年,僧元祯修。嘉靖三十年,僧海容重修。天启中,僧宝相增建,更名过溪庵。僧智逸重修。

会贤庵,在大珣圩。元至正中,僧本原建。明嘉靖四十五年,僧能伏重建。

蕴空庵,即东垛,在寨湖东北。明建文初,僧了然建。天启元年,里人潘一桂捐赀,僧绍觉增葺。国朝顺治十三年,里人于庵前为放生河,植碑其上。邑人叶绍颙撰铭。

圆通庵,俗呼姚家庵,在根字圩。明万历二十九年,平湖姚邻塘、陆半仙建。平湖陆基忠记。国朝乾隆十二年重建。

睡龙庵,又名南圣堂,在西依圩睡龙湾侧。明万历三十年,僧常慎建。国朝康熙五十九年,僧体微拓基重建。乾隆中修。嘉庆二十三年,僧省初又修。

昙华庵,在东依圩。旧系海都堂庙,后改僧庵,故又称新庵。国朝康熙九年,扬州僧素文栖托于此,增建后殿。乾隆中修。

万寿庵,在依字圩,初建无考。国朝康熙八年,僧法如募修。乾隆中毁于火,重建大殿。

慈云庵，俗呼掇转庙，在杭字圩，初建无考。国朝乾隆中修。嘉庆二十五年，僧弥山募里人重建。

西庵，在吴泾村。

邻姑庵，亦名三官堂，在苗字圩，初建无考。国朝康熙五年，建前殿。

慈云庵，在大钟圩，俗呼大钟庵。

福善庵，在新填圩。

天与庵，在东依圩。

太平庵，在委毕圩。

鸣水庵，在凋字圩。

永福庵，在凋字圩。初建无考，国朝乾隆元年修。

天宁庵，在陆家河。

妙珠庵，在南山田。

行如庵，在大钟圩。

西圣堂，在根字圩，初建无考。国朝乾隆四年修，嘉庆二年又修，道光元年重建。

三官堂三。一在东依圩，今名祥云庵。初建无考，国朝嘉庆二十三年修。二在吴泾村。

观音堂，在十景塘。国朝乾隆二十二年建。

福德道院，又名上昇观，在上沈村。元至正四年，道士金悟真建。明宣德四年，道士戴克真重建。湖州杨复记。天顺七年，道士黄一中修。会稽陈贽记，碑毁。嘉靖四十一年，道士□应祯、徐师惠同修。国朝乾隆四年，道士沈仙期修葺正殿，募建弥罗阁、客堂。四十年，道士巴纯一增建养素堂。吴县范来宗记。

广善堂。国朝嘉庆十八年，里人李堂、沈璇源、赵云球创议，同汾湖巡检钟清源，呈知县李廷芳、知府申瑶给示，以万寿庵后殿西偏为办事之所。凡掩埋施棺、舍衣恤嫠，以东依、西依、根字、苗字、委毕、小陈六圩为界。道光三年大水后，事旋废。十年，里人陈锦，邱道遵、道生，赵兰佩、陆镛、周大贡、邱绍鳌复兴之。

居第

尚书第，在大家浜西。宋少师黄由建，中有重庆堂、木兰榭、瑶华阁、绿水池。后属于史氏，增建宜晚楼、清晖阁、瞻绿亭等屋。

忠孝堂，在大家浜西，亦即黄由宅改建，后史氏移其额于浜东大宅。

小雅堂，在大家浜西，明处士史鉴筑。先是建文帝驾临，适鉴初生，因篆“小雅堂”额赐之。弘治元年筑堂，颜其额于上。地高径丈，木纯用桐柏。堂后植大椿树三株，茏葱直上，三十里外望见之，天启间萎。里人称其地为椿树下。今改为史公祠。

梦熊堂、振雅堂，藏书楼也。可斋、鹪居、菊庄等屋，在大家浜东，亦史鉴筑。

国朝胶州知州计鼎宅，在根字圩泰安桥畔。内有“策名天府”匾额，堂后有两朱棺，即鼎夫妇也。嘉庆二十五年，里人陈锦得其宅，与鼎之族孙秀钟共徙而葬之。

树德堂，在西依圩，明经赵秉照所居。

安雅堂，在大家浜西，金匮训导赵基所居。

贻勉楼，在西依圩，太学陆墀所居。

书带草堂，在西依圩，廪生石祖庆所筑。

溪南草堂，在东依圩，乡饮宾沈鉴所居。

丘墓

明徐王府宾辅史仲彬墓，在小珣圩。大学士吴宽表墓。秦王府伴读铎、吴淞游击鹏生俱祔。

太仆卿叶绥墓，在飘字圩。太常典簿龙、举人天叙邑志作叶叙。俱祔焉。

山东佥事史臣墓，在堆字圩。湖广按察司副使沈啓表墓。

文学潘一桂墓，在根字圩萧墩汇。

文学史册墓，在西依圩。

大清胶州知州计鼎，祔葬梧字圩祖茔。

乡饮宾赵廷相墓，在梧字圩。刑部郎中吴岩铭，子赠修职佐郎睿照祔。工部侍郎范灿铭。

明经赵秉照墓，在早字圩。子宿迁主簿五瑞祔。

布政使司理问邱玉麟墓，在杷字圩。震泽县训导袁穀芳志墓。

训导赵基墓，在梧字圩。子候选训导齐峄祔。

贡生史积厚墓，在梧字圩。子增广生善长祔。

廪生石祖庆墓，在西依圩。

刑部七品京官赵云球墓，在梧字圩。

义冢

一在根字圩萧墩汇，一在根字圩西圣堂右，一在西依圩睡龙庵后。

黄溪志卷三　人物一

科第表

举人

明

正德二年丁卯 史　臣 详第。

万历十年壬午 史　谟 秀水籍，详第。

二十二年甲午 陈继徵 贡生郭子，嘉兴籍，详第。

三十一年癸卯 陈万言 继徵子，嘉兴籍，解元，详第。

崇祯三年庚午 史尔铉 字鼎玉，秀水籍。

大清

嘉庆二十三年戊寅 沈福清 吴泾村人，河南祥符籍，廪贡生，推归吴江。北雍中，详第。

进士

明

嘉靖二年癸未姚涞榜 史　臣 详名臣传。

二十三年乙未朱之蕃榜 史　谟 中明通榜，详名臣传。

三十五年丁未黄士俊榜 陈继徵 字颖远，益都知县。

四十七年己未庄际昌榜 陈万言 字居一，翰林院庶吉士。《屈志》云，编修。

大清

嘉庆二十四年己卯陈沆榜 沈福清 改名彦方，字思谦，刑部主事。

【上图本，举人缺陈继征、陈万言，进士亦缺此二人。举人史谟：寄籍浙江秀水，详第。举人沈福清：吴泾村人，详第。进士沈福清：改名彦方，字思谦，河南祥符县籍，廪贡生，后推归吴江，刑部主事。】

武科第表

举人

明

嘉靖十九年庚子 史鹏生 详别录。

大清

康熙五十二年癸巳万寿恩科 周　英 本姓计，字仲谋，海盐籍中，后迁于城。

贡表

岁贡

明

永乐十六年戊戌 史　昊 字原朗，九江府通判。

成化二十二年丙午 史永记 字万言，伊王府审理。

嘉靖四十四年乙丑 陈　郛 大珣圩人。

万历四年丙子 史　论 字仲舆，丽江府通判。以平播功，历官保昌府同知。

二十九年辛丑 史天然 字中之，秀水籍，杭州府学训导。

三十一年癸卯 史叔成 嘉兴府学贡，详别录。

三十八年庚戌 史载道 字文卿，连州通判，升楚雄府经历。

天启七年丁卯 史懋忠 字士良，恩贡，松江府学教授。

崇祯元年戊辰 史懋官 字士评，府学贡，丹徒县学训导。

大清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 王元文 恩贡。详文苑传。

五十年乙巳 赵　基 详文苑传。

拔贡

明

正德二年丁卯 史永龄 详别录。

大清

嘉庆十八年癸酉 赵云球 详别录附传。

荐辟表

明

洪武四年辛亥 史子振 字丕显，明经。吉水县县丞，擢吏部员外郎，迁郎中。左迁乐陵县知县。

沈　玠 上沈村人，人才，户部员外。

二十一年戊辰 张士安 秀才，武陵县县丞。

三十一年戊寅 史仲彬 明经。详名臣传。

例仕表

按：钱霑《续吴江县志》有例贡表，言例贡始于康熙十四年。廪生捐银准作岁贡，起送廷试。续奉不拘廪、增、附生，一体捐纳准贡。兹不另列表，附入例仕。

明

建文 沈　文 贡生，江宁县县丞。

永乐 史　昂 字原振，将仕郎。

沈　梅 贡生，汾阳县县丞。

史　璜 字廷习，迪功郎。

成化二十三年丁未 史　铎　字克振，贡生，秦王府伴读。

史鸾祥　字克周，贡生，武英殿中书舍人。

史永济　字若川，文华殿中书舍人。

正德八年癸酉 史　相　字邦俊，贡生，益王府引礼舍人。

史鸿磐　字安卿，上林苑监嘉蔬署丞。

嘉靖十八年己亥 任　松　贡生，莆田县主簿。

万历 史　论　监生，福建布政使司理问。按：此史论与贡表疑两人。

十三年乙酉 史学诗　字又闻，监生，太医院吏目。

大清

顺治十一年甲午 伍　鼎　本姓计，字履中，贡生。胶州州同，历署即墨县知县，终胶州知州。

康熙 计翼宸　字雯起，监生，考职州同。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 赵藜照　字临川，监生，腾越州吏目。

三十九年甲午 赵五瑞　字毅生，监生，河工试用。历署桃源、铜山主簿，补授宿迁、清河主簿。

四十八年癸卯 陈　喆　字际明，监生，候选从九品。

五十四年己酉 赵齐峄　字岳青，廪贡生，候选训导。详别录。

五十九年甲寅 赵　芝　字秋崖，宛平籍，监生。太平府经历，历署怀远、桐城、当涂知县，泗州州同，终凤阳县知县。

嘉庆三年戊午 陈　浩　字安峤，监生，候选从九品。又见乡饮表。

道光五年乙酉 陈　锦　字绣甫，监生，以捐赈从优议叙县佐。

吏仕表

明

洪武 沈英明　字仲杰，西安府经历。邑志作沈英。

建文 郤士灿　朝奉郎。

嘉靖 史　镗　字克章，吏员，阳江县主簿。

万历 沈　鲲　典史。

封赠

大清

乾隆□十年 赵廷柱　字元英，以子蔡照，赠登仕佐郎、腾越州吏目。

嘉庆元年丙辰 赵睿照　字周万，以子基，覃恩赠修职佐郎、金匮县学训导。

赵省曾　字试三，以子芝，覃恩赠修职郎、太平府经历。

道光元年辛巳 沈　锦　字鹤俦，以子福清，覃恩赠承德郎、刑部浙江司主事。

乡饮

大清

顺治，史宗伦　字文言，乡饮宾。详别录。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 赵廷相　字元宰，知县满福举乡饮宾。年九十三卒。详别录。

嘉庆三年戊午 邱开基　字峻培，知县崔兆麟举乡饮宾。年七十五卒。

九年甲子 沈　鉴　字于民，知县王廷萱举乡饮宾。年六十五卒。详别录。

道光二年壬午 陈　浩　字安峤，知县刘元龄举乡饮介宾。年五十四卒。详别录。

十年庚寅 顾志学　字登仁，知县周恭寿举乡饮宾。现年六十二。

十一年辛卯 平士元　字显廷，知县何士祁举乡饮宾。现年五十七。

黄溪志卷四　人物二

名臣

明

史仲彬，字文质。洪武二十四年，以税户应诏，执贪纵官吏六人献阙下。上命主政户部，彬恐钱粮事重，固辞，给邮传归。三十一年，举明经，授翰林院侍书。建文元年，奉命祭告衡山。秋，靖难兵入，彬奏魏国公徐辉祖忠勇可任。二年夏，改徐王府宾辅，仍兼原官。三年，督饷山东。四年春，擢翰林院侍读。六月燕师薄京城，廷议避难，彬独与方孝儒执死守勿去之说。及城陷，帝仓皇出走，彬期会于神乐观。夜与牛景先潜至河畔觅舟，适彬家侦舟至，遂奉帝至家，居清远轩，未几即去。后为里仇讼匿帝事，系狱死。临终，出所著《致身录》付子晟，曰："存此，以俟后世知我君臣之艰苦也。"崇祯十一年，九世孙册请祀嘉兴府学乡贤祠。国朝康熙三十五年，十二世孙编年以《致身录》呈当事。崇祀特祠，并列苏郡乡贤祠，赐谥忠献。本屈运隆《吴江县志》。

史臣，字邦直，嘉靖二年进士。由工部主事历刑部郎，出为山东佥事，升云南参政，未任解官。其佥山东时，每

语僚属曰："听狱贵虚，拘成案者多冤。"有济南府长白山寺僧以奸杀妇罪论死，臣以尸暴寺门为疑，密访之。知先与郡吏通，按吏，吏言实谋杀其夫，将携以逃。而妇往见姊，惧其言泄，乃复杀之。吏伏辜，东土称神明焉。又尝分巡青莱，巡按御史周宠横索土金。臣具疏上闻，周黜而民困得苏。既归，携一篋甚重，其妻陶怪而启之，则皆石可砚者，其清慎如此。嘉靖中，学使某欲为之立坊，臣止之，遂以平望驿前内翰坊改一面为进士，一面为臬宪。参沈啓撰墓志。

史谟，字尔陈。万历壬午举于浙，壬辰补江右玉山学署。乙未赴春官，中乙榜，授南雄府司李。先是，玉山久乏科第，谟为择地建文星楼。其为司李也，岭南有蔓草，人舐之立死，民有睚眦，愤辄舐之，以故命案颇繁。谟募民尽铲刈之。有梁智者豪于赀，藐视国典，至以淫秽诬其后母。谟发其奸状，依大逆律，而智竟以赂上官得免。谟致仕归，雄民崇祀名宦祠。著有《省韦稿》四卷，《玉山县志》十卷。本陈良模撰传。

孝义

明

史仲彬之仆史仁。明初，以富家丁多者，往北方种马，世其役，谓之马头。仲彬得山东之东亢，仁愿代往供其劳，子孙颇有显达者。

史永锡之仆史均。成化二十一年，永锡应诏输粟陕西，均从焉。时道路人相食。比反，而永锡被执，均泣谕

不从，乃坦腹示之曰："主瘠我肥，请易之。"遂刳其腹。

史鸿逵之仆沈东明。嘉靖中，鸿逵长乡税，为族党构陷，一朝发所负帑二千金。当事者犹严捕，东明匿其主代往，系狱拷掠濒死。后以御史某巡按苏松，奏称粮虽迟，未至于误，得减罪释归。

史伯宗，字敬夫。父羊生，见"别录"。伯宗以孝闻于时，万历三十二年抚按旌表，钦赐八品冠带。

施祐，字未详。岁饥，出钱谷以贷，积券千馀金，悉焚之，曰："因荒以为利，仁者不为也。"鼎革时，盗掠人为质，至期不赎即杀之。有吴奉溪者被掠，限将逾，其子号救无路。祐倾囊往畀，曰："速以此救若翁。"远近咸异之。本屈运隆《吴江县志》。

史记言，字伯顾，仲彬九世孙。有至性，矜名节。游王家彦之门，受《易》学，读书至节烈事，辄呜咽悲愤。甲申，闻庄烈帝之变，大哭投河，救免。后以国事死楚中。乡里重其义，祔祀仲彬庙。本屈运隆《吴江县志》。

大清

史宗班，字玉长，记言子也。痛父远游不返，幸兄弟有子，遂绝婚不娶，躬耕养母。书法晋人，诗工唐句。本徐汝璞《塞斋集》。

钱应荂，字尔康。豪宕不羁，好结纳，为人排难解纷。客海宁，尝与人同宿旅店。其人遗银数百两竟去，应荂坚坐，待其至还之，一时义声振播。

钱应元，字伟抡。天性孝友。伯兄应遴疾笃，适大暑，夜侍床侧视汤药。蚊甚，应遴劝之寝，辄流涕不忍去。既

殁，哭过哀，亦以此得疾不起。先是谓仲兄应选曰："昔韩元长弟兄至老同居，弟窃慕之。"故终其身同爨。应选亦笃于友爱，视侄如子。好施与，言坊行表，乡里称善人焉。

石逢龙，字又岩，武生。性至孝，业医养母。母老，卧床十馀年，逢龙每他出视病，必先为母洗厕牖、涤便器而后行。母嗜猪肉，日一斤奉之。母有不如意，则多方以悦之，如婴儿然。知县陈兆翱旌曰"孝友传家"。

陆士玉，字美斯。慷慨爽直，以籴贩起家。尝遣米艘至江北，失去白金三千两。舟人踉跄奔归，士玉笑而应之，不复深究。卒之日，其人踵门号哭，痛不欲生。时人难之。

张某，字永贞，大家浜人。父漂流不返，欲访无踪迹。后闻殁于陕西，永贞辗转求之，卒函父骨以归。

文苑

明

潘一桂，字无隐，一字木公。少机警，过目成诵。随父贾扬州，每作诗歌，自谓无意学古而神与之似。湖州沈圣岐以宦游道扬州，见其诗大惊，劝归就学。年十六，补邑诸生。又念赋学衰废无振起者，乃杜门研思，作《东征》、《昌言》诸赋，闳博奇诡，为时所称。书法亦遒劲，得古笔意。侨居京口，以诗文自高。弱冠后归故里，结撰益工。崇祯五年，唐世孙好词赋，延四方名士，起高明楼。以书币招一桂，再三辞。家人怪之，一桂叹曰："我非不知世孙向我厚，奈国法不可与蕃邸交。"后世孙立为王，再四遣

使迎候，不得已往居一月，旋以疾辞归。期年王废，株连者甚众，一桂独以见几得免。卒年四十五。著有《古韵通考》二十卷、《中清堂集》十七卷、《元览堂集》、《枫叶社诗选》。参潘柽章《松陵献集》。○钱谦益《列朝诗传》曰，无隐诗多宏丽，今集为史弱翁所定，赋则为西极文太青所推。太青以杨、马自负，目无一世，见无隐赋曰："我心折气涩矣。"无隐之可传者，其在斯乎？

史册，字义维，邑诸生。家贫力学，留心时事，凡屯盐、茶马、户口、贡赋靡不深究。尝谓吴为泽国，赋税甲于中原，所系尤钜。乃遍历六百里之地，考田则高下，相湖海咽喉，著《水利议》、《赋役》诸书。邑侯熊开元重其才，属以更辑县志，未成而卒。著有《建文世纪》、《三闰世纪》、孙吴、钱吴、张吴。《隆平纪事》、《松陵风雅》、《品行》、《品文》、《品诗》共六卷。《黄溪志》等书。子宗勤，字公孙，亦有文名。

大清

潘陆，字江如，明诸生。一桂子，县学生。后遭乱弃儒冠，转客江湖间，故人通显者招之不一见，而于旧好每惓惓焉。故虽侨居润州，时往来故土。与邑中俞南史、朱鹤龄、顾樵、顾茂伦辈相倡和。其诗如老将用兵，纵横挥霍而纪律森然。所著集名"穆溪"，盖其志也。子镠，字双南。生平以酒为性命，故自号饮人。亦能诗，著有《饮人集》。参潘耒《遂初堂集》。

钱新，字绍洙，【旁注：号巽斋】震泽县诸生。少负笈海宁，遍谒一时名宿，文章经术俱有心得，为侪辈推服。秀水唐侍御淮尤重之，属其子作梅、作楫受经门下，后俱显

达。喜作诗，雅健浑成，气体于石湖、放翁为近。又尝辑家谱，寻源究委，世次秩然。生平成就后学，如王元文、石祖庆、李堂，尤称俊异。后贫甚，妻子相继没。二弟妇寡居，无他资藉，常以束脩给之。遂绝意进取，以诗酒娱老。著有《灵颜诗钞》。参王元文《北溪文集》。

王元文，字孝曾，恩贡生。少从里中钱茂才新游。家故贫，父令习贾，恒苦之，辄私作诗文就新。新其姑之夫也，为言于其父，劝应试。即补诸生，旋食饩。后又受业于沈进士祖惠，遍览诸名家制义，撷其菁华，更肆力于诸经传说及《左》、《国》、《史》、《汉》、唐、宋诸家，尤邃于《易》。所为制义，祖惠尝况以古之曾、苏，今之大士陶庵，古文则折衷归震川。诗初法唐贤，后宗苏、陆，一切杂著俱融贯经史。其论河防利害，尤为切要。惜屡踬棘闱，仅以年资充贡。同邑陆中丞燿重其学，客诸幕，互以古人相砥砺。未几归，迁居庙头，年五十七卒。著有《北溪制义》、《北溪诗集》、《文集》，已梓行；选定有《小学言行录》、《古文精宏集》、《古事录》、《唐诗路》、《才调集》、《选古序钞》，《欧阳》、《放翁》、《遗山》诸诗钞，《制义敬业编》六编；评阅有《周易折中》、《左传》、《公》、《穀》、《国语》、《国策》、《史记》、《汉书》、《文选》、《韩文》、唐宋八家、《孔子家语》、《尚书大传》，藏于家。参石韫玉《苏州府志》。

赵基，字开仲，岁贡生。明敏过人，博闻强识，早岁即声誉鹊起。实副其名，意犹不自慊，乃以友朋相切劘。一时名士若长洲张邦弼、王芑孙、沈起凤、清瑞，吴县石韫

玉，崇明张诒，咸与订交，文酒之会殆无虚日。生平岁科试，三冠其曹，两应南巡召试，十七试乡闱，而卒不遇。遂无复昔时意兴，竟以明经谒选，为金匮县学训导。然好学愈笃，诗文亦愈醇。其文高华典重，自是玉堂中品物。诗古体豪健近韩、苏。今体和平尔雅，如其为人。年七十一卒于署中。著有《乳初轩遗稿》。同上。

黄溪志卷五　人物三

隐逸

元

黄尔顺，字颐正，宋长洲状元由五世孙。宋亡，戒不仕元，读书考道，超然尘世之外。有司以礼下之，谢勿见。张士诚据苏州，檄召，亦走避。故明初富室或族或戍，而黄以韬晦得全。

明

史鉴，字明古。聪慧好古，为童子时即工四六近体，出语惊人，徐有贞尝许其才。及长，不乐仕进，益肆力于诗文，沉雄古雅，卓然成家。尤熟于史学，故其所论如风俗、钱谷、水利皆有源本。所居有西村别构，擅园池竹木之胜，奇书名画罗列其中，一时若吴宽、文林、李应祯、沈周、尹宽、曹孚诸名士，时相过从。状奇伟，须髯奋张，好著古衣冠行，多违世俗而仿于古。邑人信巫觋，鉴患之，上书邑宰除之。三原王恕巡抚江南，请见之，谒于学宫。与之论政事，洞见本末，恕敬服焉。晚岁荐修《宪庙实录》，辞不赴。年六十三卒。著有《礼疑》、《礼纂》、《宪庙实录》、《松陵志》、《文约》、《王司马年谱》、《小雅堂

日钞》、《西村杂言》、《西村集》等书。《西村集》，国朝康熙中收入《钦定四库全书》。

寓贤

唐

屈突囗，开元中进士。辞建昌宰，隐居寨湖之南屿，自称青草滩主人，又号庄浪。至今人犹称其所居之地为庄浪云。本史鉴《松陵志》。

宋

史正志，字子亨，嘉兴史家村人。绍兴甲戌进士，官至礼部侍郎。筑别业于溪，有侍郎井，今存。

黄由，字子由，长洲人。淳熙八年，对策举进士第一，仕至刑部尚书。先置别业于吴江，尝游溪，爱其清旷，遂构墅、贮妾、树业而长子孙焉。后因以其姓名溪。著有《盘野诗集》。

元

顾德辉，字仲瑛，昆山人。元末避乱黄溪，营别业，筑来远楼于小珣圩。四方名士若杨维桢、倪瓒、吴镇、刘基、陶宗仪、史荣咸集焉。高会唱酬，极一时之盛。按殷奎作顾德辉墓志云："营别业于嘉兴之合溪。"其实合溪即合路村。云嘉兴者，其地与浙境相接。又梁开平以前，溪本属嘉兴，故未分晓。又史鉴有《会贤庵合溪楼》诗，庵在大珣圩。史羊生集名《合溪吟略》，"嘉兴"二字之误可知。

明

吴颐，字希程，郡学训导简子。震泽桃墩人，赘黄溪史氏，因冒姓史。明初，以明经荐任本县学训导。为人旷

达，作诗文立就数千言。居黄溪二十馀年，有《桃溪集》。参沈彤《震泽县志》。

周鼎，字伯器，嘉善人。好古执礼，博极经史。史鉴父珩长乡税，遇之京邸，深为折服，谓“生平所见，未有奇才如伯器者”。遂延为塾师，馆其家十馀年。后为刑部尚书金濂辟至幕府。平闽寇，得授沭阳典史。致仕后，常至黄溪，与门人史鉴辈唱和。既卒，鉴用柳文例志其墓，曰“桐村茧室”，盖石文。本史鉴《西村集》。

徐有贞，初名珵，字元玉，吴县人。宣德癸丑进士，官至大学士，封武功伯。晚遭放废还籍，寄情山水。与史鉴善，时时过从，居辄经月。既别去，行数里，或偶有欲言，复回舟，仍留数日。参史册《吴江县志》。

沈周，字启南，长洲人。与史鉴契厚，后复为姻家。月必一至溪。每岁夏必纳凉史氏水月观，流连晨夕，互相唱和。参史册《吴江县志》。

张渊，字子静，归安人，馆黄溪史鉴家，终其身。为人清介，诗才如骤骥绝尘，不可控御。文章议论有概于心，感激流涕，或至抗声恸哭，世比之唐衢云。本史鉴《西村集》。

吴宽，字原博，长洲人。成化壬辰会试、廷试皆第一，官至礼部尚书。其未遇时，贫无以资朝夕，史鉴延致之，相与考证今古。计其在溪每岁三之一焉。参史册《吴江县志》。

都穆，字元敬，吴县人。弘治己未进士，官至太仆寺卿。未遇时，祈梦于九仙，有“功名在何处”语，已无进取志。及史鉴延为塾师，何巡抚鉴来鉴家，见穆题屏上诗，奇之，劝其应试。为移书督学，补诸生，连第进士，梦语

始验。鉴家购蓄古今名人真迹甲于吴中，穆日与考究，撰《寓意编》一卷，盖实有所资焉。

文徵明，初名璧，以字行，更字徵仲，长洲人。以诸生岁贡入京用，荐授翰林院待诏。先是尝从学于史鉴，寓小雅堂，故鉴卒，哭之以诗，有“凄凉小雅新堂上，曾把文章勖我曹”之句。参史册《吴江县志》。

薛巳，字新甫，吴县人，太医院院使。武举史鹏生与之善，延致其家。所著医案十六种，大半成于寓溪时。本史册《松陵品行》。

大清

张日华，字瑞舒，嘉兴布衣。好客游，时寓黄溪，每岁必留数月。工诗善书。貌清古，性直谅，然喜引掖后进。见人有吟咏，必为改削，期于尽善。学诗者咸乐亲之。其所作诗清醇真挚，得意处更复沉着精警。楷书仿颜、柳，隶仿《礼器碑》。间写人物花鸟，或弹琴，或围棋，以至篆刻雕镂，无不精妙绝伦。后卒于家，年八十八。著有《复斋诗稿》。

杨煜曾，字吾三；述曾，字二思，阳湖人。与赵藜照称莫逆友。雍正初，藜照尝招至垛上蕴空庵读书，相切劘者数年。后煜曾中乾隆辛酉举人，官中书；述曾，乾隆壬戌榜眼，官侍读。

曹吴霞，字象雷，震泽六都人，乾隆壬午副榜。先后馆黄溪十馀年，门下皆成名士。学务经术，尤熟于史，有《五代史节钞》、《翠亭遗稿》。

曹森，字卓亭，吴霞从侄，乾隆壬申举人。授经黄溪

几二十年，工诗古文词，制义以金、陈为法。每评阅课文，有理法稍疏者，批抹不少贷，故游其门者诗文悉合法度，里中文风由是而盛焉。后任南陵教谕，卒。著有《竹汀诗文集》。

赵存诚，字曾三，震泽朱家港人。授经黄溪三十馀年，因家焉。性耿介，三旬九食，未尝稍自贬也。工楷书，得欧、颜法。尝从钱中翰襄游，与郑太史锦齐名。每为中翰捉刀，人莫之辨。晚年，时尚赵、董，鲜有过而问者。

施学溥，里居未详，或云嘉定人。少从高鼓峰学医，卖药四方。乾隆中寓黄溪汤贤三家，后为某将军携至都门。去后，汤以所遗药煎膏施痈疽者，无不立愈。

计士增，字耕畦，秀水人，诸生，赘黄溪张氏。性刚直，常忤人意。生平以诗酒为性命，有所感辄酣饮。醉则纵笔狂吟，豪放自喜，故其诗雄健，无宋元习气。晚仍归禾中，益不自检束，困顿而卒。有《西湖》、《勾留》等集。

朱鼎基，字禹九，海盐人。中岁至黄溪，善生业，遂致起家。为人方古简重，然喜周恤亲知。在溪三十馀年，不妄交与，惟一二知己，则以诗相酬唱焉。

释道

明

真可，字达观，俗姓陆，或云姓沈，吴江合路人。家贫，年十七至虎丘，有铁佛僧房留之，遂与祝发，时未识一字也。后遍游参方，多所解悟，久之徒侣日众。其教以持诵兼领悟，于经典无所不通。凡为偈颂文翰，出口数千言，

不假思索。又能知未来事，多于文偈中默寓之，事后多验。癸卯冬，因沈讱卿而有诏狱之祸，死狱中。平居尝自题其像曰："这个阿师，心直口快；走遍天下，圜中自在。"古以狱为圜土，或者其先知乎？三十年不倒身卧，每昼夜趺坐一禅榻。有语录几十卷。参沈瓒《近事丛残》。

大清

智静，号樱宁，会稽人，刘忠介公宗周之族。初名肇兹，明诸生。国变后，剃发为僧，隐黄溪之喻指庵。康熙中，主席卞山龙华寺，端坐而逝。精楷书，手钞《金刚经》，墨迹尚存。善画，尤工于诗，著有《率意吟》行世。

海溯，号敏流，姓朱氏。初名灿，字长明。其父羲甫隐居教授，自盐官迁于黄溪。溯少敏悟，读书通经史大义，为文奇险，不能合当世意，故屡试不售。家贫落魄，及母死妇亡，继遭回禄，遂剃发慈觉庵。初为人狂放负气，尝以策干史阁部可法于军门。将渡江，闻扬州破而返。故语及鼎革事，辄欷歔泣下。既为僧，与邑中戴笠、陈康世、张世炜、僧智静相往来。后结茅于唐湖之滨，日夕哦咏，为诗刻意钟、谭。性好洁，焚香煮茗，悠然手一编。晚年禅学精进，参天谷和尚，得契而归，冒暑疾卒。诗一卷，散轶无存。本张世炜撰传。

箨山禅师，宏觉国师之孙，远庵和尚之嗣也。尝住积庆寺，坚苦自持，造诣甚深。后继席瑞岩，以微疾化去。去时，召所往来者与诀。所著语录，潘太史耒为之序。本潘耒《遂初堂集》。

吼云和尚，忘其名。康熙中住东岳庙，旁与金总管庙

通。尝青夜诵经，神必来听，面黑而麻，此修行之精而通于神者。其示寂之日，有邻人遇之道，出怀中新履授之，曰："此系某妇产后所制，不便携之西去，愿假君还之。"

祉禅师，号耳易，智静弟子。康熙中，卓锡喻指庵。人施之钱，辄置之窗隙壁缝中，听人取去，不知私有所蓄也。尝摸一虱，视之曰："孽畜，孽畜！"旋放去。晚尤精于禅理。预知逝期，沐浴端坐，与徒众别。有语录二卷行世。参钱霑《续吴江县志》。

超定和尚，住持天与庵。好行方便，乾隆十六年，虔心募化，铺依字圩石枪岸半里许。后移锡苏州青松庵。其律以真实兼体验为宗。彭进士绍升敬礼之，常与参究元旨。晚居一楼，足不履地，虽贵客诣之，送不下半梯，几似慧远之不过溪也。

鹤林和尚，住喻指庵。其师某，主席卞山龙华寺。乾隆初，大家浜周宅有怪，林往请于师。师授之一瓶，固封其口，命悬室中梁上。越数日，天色晴朗，忽震雷一声，封口迸裂，其怪遂绝。林亦清修苦行，通悟元旨。寂之日，有史积和自苏州归，见其肩一笠，徒步官塘。从舟中招之，曰将入山。史以为往卞也，到家知已化去。

道通师，委毕圩郭氏子，人称郭和尚。少亡赖，中年出家，住昙华庵。精于《金刚经》，人与之辨难，弗能屈，是有宿根者。

无碍和尚，姓易氏，南通州人。少为贾，常失利，赀本渐缩。中年有省，遂披剃，并劝妻子出家。性质直，稍通禅理，常以振兴颓废为事。始罄私橐，既复实心劝募，凡

塔院、桥梁之修建者不下数十处。道光二年，来居积庆寺。寺久倾圮，欲兴之。先建寺后官塘上汇桥，修钟楼。三年，将重建大殿，木料已具，会大水，未兴工。明年，海盐天宁寺造塔，请主其事。至塔成四层时，忽一夕登之，投塔而死。

教证，号弥山，馀姚人，俗姓张。少作染工，继为童子师。中年祝发，来住慈云庵。庵本清苦，又临渡口。师至，见殿宇久圮，即募里人重建。复鸠石工筑岸，便民登涉。其自奉也，虽极恶之食不忍弃。尝有事他出，半月始返。问其徒，亦去数日矣。釜中尚留宿饭，馊馁不堪下咽，仍食之。居常不甚言笑，目不旁视，日夜惟闻诵经声。以上释。

明

戴克真，字南公，号虚白，住福德道院。以旧宇隘陋，扩而新之，宝殿法堂，规模宏整。尝师事华阳沈真人，得五雷秘传，能捕鬼逐祟。凡遇水旱疫疠，登坛祈祷，无不应验，一时官民咸敬信之。

马道士，逸其名，明末住福德道院。精五雷秘诀，能呼召风雨，驱逐邪祟。一日，偶以指画符，天将忽降，问所使。无以应，因指观后有银杏四株，令并为二，移于观前。天将笑应之。忽狂风陡发，屋瓦皆飞，而银杏已移植观前矣。临去，以指点道士头烂，故又称马烂头。今银杏尚在，大四十馀围，高十丈，其并处痕迹可见，亦一奇也。

大清

巴纯一，字敬阳，徽州人。少出家福德道院。性诚朴，

爱闲静，不事烧炼符呪之术。别于院西偏隙地筑养素堂，旁开小池，植蒲荷其中。客至，则留与清谈，终日不厌。后分住平望元天宫。精于医，刻《咽喉司命集》。又好吟咏，著有《可笑斋学吟稿》。以上道。

黄溪志卷六　人物四

列女

明

史义姑，吏部郎中子振女，许字洚溪谢远。远夭，姑闻讣，垢服毁容，誓死不贰。年三十四卒，建文三年旌。

於氏，名静涟，史晟婢。晟妻卒，以静涟侍巾栉。后再娶，将嫁之，涟誓死不许。晟卒，孀居一室，人无敢闯其户者。成化十九年，三原王恕巡抚江南，首彰节孝。有司以涟闻，巡抚上之朝廷。时方有事北方，寝不行，仅得匾额。年八十三卒。本史鉴撰墓志。

史慕贞，晟女，适里人张俊。俊父以事讼于京，俊往代罪。会赦归，死邳州道中，从者火其尸，函骨以归。慕贞号恸气绝者一昼夜始苏，年二十六，守节五十年卒。妹慕清嫁凌春，亦少寡守节。抚按并旌。本史鉴撰墓版文。

莫氏，贞孝先生孙女，将仕郎史昂妻。年十九适昂，期年而昂卒，抚遗腹子，守节垂三十年。

王氏，伊王府审理史永记继妻。年二十而寡，守节六十馀年。

烈女，史纶女，行实未详。

史氏，游击鹏生女，适里人孟观。年二十三，夫卒，守节三十年。

徐氏，长洲人，适黄溪吴某。夫恚其奁薄，锢之别室，复置妾。后姑病，召之出侍。氏务求当意，甘为婢辈所不肯为。已而姑与夫相继殁，氏出女红所积为之殡殓，抚妾子成立。年七十八卒，私谥贞孝。

盛氏，南康太守周女，史成文妻。年二十三，夫亡，守节六十馀年。万历八年，抚按旌。

徐氏，黄溪某妻。年二十五，夫亡，守节三十六年。

徐氏，武功伯有贞元孙女，适史仲益。年十八，夫亡，有劝之嫁，谢曰："我祖为忠臣，夫为名士，忍以一贫故颓其家声乎？得饿而毙焉似矣。"苦节三十馀年卒，抚按旌。参徐九功撰诔文。

杨氏，黄溪某妻。年十九，夫亡，苦节终身。

大清

史氏，丹徒教谕懋官女，适平望潘大参志伊孙、诸生询益。家故贫，询益远馆粤东。氏抚一子三女，支持拮据。数年夫归，旋殁，子核古十一岁。时值鼎革，平望为南北孔道，兵火数惊，氏提携子女窜徙流离。及乱定，仍返故居，为子娶妇。后核古以哭子其炯殁，氏亦旋卒，年七十九。本吴榷撰传。

陈五之媳某氏，西木桥人。乙酉，贼兵害其夫，因逼之。氏伪许焉，挟以登舟，伺间跳水死，年二十。本潘柽章《松陵献集》。

沈氏，根字圩钱起龙继妻。年二十二，夫亡，守节

二十六年。

沈氏，史简妻。年二十三，夫亡，守节五十馀年。顺治十三年，巡抚李森先旌曰“柏舟媲节”。

萧氏，陆允生妻。年二十七，夫亡，矢志自守。家极贫，抚一子二女，拮据婚嫁，又为翁姑及夫营葬，盖节妇之奇苦而难能者。本钱霑《续吴江县志》。

朱氏，陈希曾妾。年二十六，希曾卒，时嫡王氏年三十六，同抚孤四十馀年。康熙十九年，王年八十三，朱年七十三，邑令郭琇给“孤操并立”额旌其门。本尤侗撰传。○旧志云，王年二十九，夫亡。不详朱年。又云，阅数载，妾朱继殒。疑误，今从邑志。

严氏，诸生史在寀妻。少寡，苦节二十馀年。八历凶荒，三遭盗窃，年五十三卒。康熙二十七年，邑令祖允焜有“砥世贞操”之褒。

陆氏，大珣圩尤可成妻。年二十七，夫亡，守节五十年。子文生妻应氏，年十九，夫亡，守节四十八年。本沈彤《吴江县志》。

周氏，监生史炯瑚妻。年二十一，夫亡，守节三十一年。雍正三年旌。旧志作五年旌，误。

陶氏，计士莪妻。年二十五，夫亡，守节四十一年。雍正五年旌。旧志作六年旌，误。子兆奇，秀水诸生，弱冠后以呕血卒。妻陶氏亦苦节终身。

谈氏，史殿英妻。年二十二，夫亡，抚嗣子又夭。葬夫归，键户自缢，时雍正七年也，年二十五。

沈氏，黎里人，许字黄溪计乾学。乾学夭，氏不食死。

枢归计氏，时乾隆四年也。本徐达源《黎里志》。

周氏，苗字圩沈瑞昇妻。年二十八，夫亡，守节三十五年。乾隆四年旌，入节孝祠，坊建苗字圩。本沈彤《吴江县志》。

沈贞女，名律光。父申五早卒，矢志不字，奉母以终。母殁，女独居一楼。凡母生时坐卧处，铺床拂几，三年无虚日，上食进盥必致哀。性好佛，每日持佛号不辍。年五十八卒。

凌氏，石逢龙妻。事姑以孝闻。姑卧床数年，凌日夜侍侧，相依如母女。姑年九十馀卒。

沈贞女，小字宁安，新填圩人。幼育于大珣圩尤敬业家。尤女少姑，许字溪中计义，未嫁而夫亡，归夫室守志。沈偕往，年逾笄，相依不忍去。其父绐归，将遣嫁，泣谓父曰："儿重姑之义，而哀其无依也，愿生死与之俱。必嫁儿，儿请死。"父乃止。后少姑以家贫返母家以终，沈亦卒于尤氏。参沈彤《吴江县志》。

周氏，史在李妻。年十九，夫亡，守节四十三年。乾隆十三年旌。

郁贞女，西依圩人。父御宾早卒，以养母抚弟自任，终身不愿字人。年七十馀卒。

朱氏，杨维龙妻。年二十五，夫亡，守节二十六年。

周孝女，苗字圩人。父锦南染疫垂死，女年十八，刲股以进，遂愈。后字里中史溥，未嫁卒。

李氏，监生陆士成继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三十九年。妾徐氏时年二十八，守节五十六年。

沈氏，西依圩邱星若妻。年二十七，夫亡，守节五十三年。乾隆四十三年旌，坊建凋字圩。

周氏，委毕圩沈奇三妻。年十九，婚八月，夫亡，守节五十馀年。乾隆四十三年旌，入节孝祠，坊建凋字圩。

唐氏，程圣传妻。年二十一，夫亡，苦节二十九年。

朱氏，沈云衢妻。年二十八，夫亡，苦节三十一年。

孟氏，根字圩陈善执妾。早寡，抚十岁孤，以节俭起家。守节四十馀年。

章氏，根字圩钱去非妻。年二十九，夫亡，无子，苦节五十馀年。

吴氏，张朝霖妻。年二十一，夫亡，守节四十馀年。

杨氏，沈景约妻。年二十九，夫亡，守节四十八年。

姚氏，东依圩范宏基妻。年二十一，婚一月，夫亡，守节四十馀年。嘉庆六年旌，入节孝祠。

陆氏，东依圩李恩福妻。年二十七，夫亡，守节四十馀年。

张氏，东依圩监生仲珩妻。年二十四，夫亡，无子，守节四十年。珩之姊奉母遗命抚幼弟，亦终身不字。

张氏，韩会昭妻。年二十八，夫亡，守节五十六年。

张氏，根字圩沈廷章妻。年十八，夫亡，守节五十七年。

沈氏，庄浪文元女，嫁黎里毛德宁。年二十七，夫亡，迁居母家，守节三十七年。

戴贞女，大钟圩钮南山聘妻。南山溺死，女年十七，归钮氏，抱木主成婚。守节二十年。

沈氏，沈大章妻。年二十二，夫亡，守节五十四年。

沈贞女，施塔人，许字东依圩张凤仪。未嫁夫亡，女年二十，归张，抱木主成婚。守节三十九年。

沈氏，施塔沈道南妻。年二十八，夫亡，守节四十六年。

杨氏，西依圩郁甸南妻。年二十六，夫亡，无子。家贫，织缣度日，茹素刻苦十馀年。稍有所积，即为翁姑及夫营葬。【旁注：嗣子即建常】道光九年旌，现年五十六。

钮氏，儒童赵奏钧妻。年二十二，夫亡，无子，守节。道光十年旌，现年七十二。

周氏，根字圩张国祯妻。年二十九，夫亡，无子，守节。道光十年旌，现年七十二。

毛氏，儒童史达妻。年二十九，夫亡，抚孤守节三十八年。道光十年旌。

钱氏，根字圩陆江妻。年三十，夫亡，守节四十年。道光十年旌。

沈氏，施塔杨文山妻。年二十五，夫亡，守节二十七年。

邹氏，东依圩于应麟妻。年二十一，夫亡，抚一岁孤成立。终身茹素，守节三十年。

周氏，东依圩汪秉钺妻。年二十三，夫亡，抚孤守节二十六年。

史氏，依字圩张孝维妻。年二十一，夫亡守节，现年七十四。

萧氏，上沈凌起龙妻。年二十四，夫亡，抚孤守节，现

年七十一。

徐氏，施塔杨某妻。年二十一，婚数月夫亡，守节，现年七十。

仲氏，依字圩张益孙妻。年三十，夫亡守节，现年五十九。

史氏，东依圩储圣林妻。年二十八，夫亡守节，现年五十八。

邱氏，大钟圩沈开明妻。年二十六，夫亡守节，现年五十六。

徐氏，施塔徐德华妻。年二十七，夫亡守节，现年五十五。

周氏，东依圩沈信祥妻。年二十五，夫亡，守节三十三年。

金氏，施塔徐绍荣妻。年二十二，夫亡守节，现年五十二。

仲氏，苗字圩黄龙章妻。年二十二，夫亡守节，现年四十八。

钮氏，苗字圩张元龄妻。年二十七，夫亡守节，现年□□□。

何氏，秀水诸生陆桂森妻。结褵一载，桂森患臌症，氏衣不解带者五阅月。桂森殁，氏即欲以身殉，以遗腹故勉作未亡人。逾月生男，越六月又殇。氏遂践初志，投缳而死，殓时面如生。时道光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也，年二十七。

别录

宋

黄夫人，平江胡尚书元功女，少师由配。善诗文，工笔札，琴棋、写竹等艺皆精，自号惠斋居士。溪墅中匾额，如“木兰榭”、“瑶华阁”皆手书也。参《苏州府志》。

明

史珩，字廷贵。甫冠，即长乡税。时郡县多逋负，朝廷遣使督之。邑又当要道，供费日繁，长吏不能给，往往敛民以应，于是民多叛去，税入愈不充。珩善应之，无滞事，亦无病民。比部谢郎中使吴，召问利病，条对井井。景泰七年，陕大饥，珩输粟七千斛赈之，钦阶宣义郎，辞不受。诏旌其门曰“尚义”。晚居宜晚楼，以琴诗娱老。著有《宜晚楼集》。本史鉴《西村集》。

凌氏淑□，太常卿信从姊，史珩妻。长于琴，著《琴谱》二卷。

史永龄，字德徵。尝梦先儒指点太极心印，妙有觉悟，因叹语言文字皆属后来添人，骎骎乎有圣贤自命之想。八上秋闱，三中副车，以拔贡入监，授翰林院待诏。会秉铨者知永龄家藏唐欧阳询《梦奠帖》、林藻《深慰帖》，索之，且许进秩。永龄正色曰：“我岂肯以宗器媚当事，欺朝廷，而易官耶？”秉铨者愧之。左迁南京翰林院孔目，遂拂衣归。邑大夫三招乡饮，辞不赴。正德末，知县温濡为立内翰坊于平望驿前。本吕柟撰墓表。

沈素瑛，长洲徵士周女，翰林院待诏史永龄妻。善丹

青，兼工吟咏，著有《香奁集》四卷。参徐祯卿《闽秀志》。

史羊生，字元年。九岁能文，督学者奇之，补弟子员。既长，博综群书，靡不窥其奥旨。后值家难，迁居苏之葑门。究心岐黄之术，暇则觞咏寄志。内阁申文定公时行雅重之，既殁，为之营葬。著有《合溪吟略》。

史鹏生，字元晖，嘉庆庚子武举。有经济才，总制胡宗宪聘置幕府，赞画御倭。事平叙功，授吴淞游击，力辞而归，以诗酒自娱。郡邑三招乡饮，礼为大宾。

钱悦，字少桥。性好山水烟霞，尝游楚，历览沅、湘、衡、霍诸胜，归作游记一卷。暇辄披阅，谓如再历其境。晚构获古楼，觞咏其中。年七十一，无疾而卒。

史叔成，字仁夫，岁贡生，官平远教谕。一介不苟，好古文，有《周易图说》、《归田杂咏》。本史册《松陵品行》。

大清

史宗伦，字文言。长于诗，有《澹香诗稿》。从侄在柱，字天立，邑诸生。亦能诗，有《戒园诗稿》。

史炜，字阆章。不喜举子业，究心子史，常以搜罗遗佚为务。诗古文皆善，著有《风雅丛谈》、《竹圃诗文抄》。

赵廷相，字元宰，乡饮宾。勤俭起家，居恒布衣疏食，而创家祠、刻族谱，及里中人公事，每首捐助以为人倡。年四十无子，人劝买妾，不应，后即有子。年九十三卒，时孙、曾男女二十馀人，人以为厚道之报。孙墉，字邦季，亦自奉菲薄，周人之急，抚孤侄如子。遇岁饥，捐银平粜，又代侄捐粜。

赵秉照，字明远，附贡生。工诗古文词，喜论古今成

败事，及当世人材。乾隆初游京师，公卿争延致之。累试京兆，五荐不售。尝客史文靖贻直所，公子侍郎奕昂赠句云："眉宇轩轩似麟凤，词源滚滚若江湖。"范司空灿未遇时，亦深投契，既以细故不合，其巡抚湖北时，招之不往。曹副宪锡宝重其学，聘主邯郸书院。后以子五瑞官清河，就养署中，旋归。卒年八十九。著有《怡堂尺牍》。

石逢龙，精于医。一切大小内外方脉，治之无不立效，视痘症尤神妙。当小儿未病时，一见知欲发痘。并能预决生死，百不一失。都司马如虎题"术善青囊"，颜其堂。著有《石生医案》。子岂匏，以字行。世其业，亦神于治痘，远近争延请之。

计超，字轶凡，邑诸生。多才好学，工制艺。

杨兆麟，字瑞如。工诗，怀才早世。著有《友梅书屋诗草》。

李光祖，字明绍。才干过人，经理社仓二十馀年，以时启放，乡人赖之。子堂，字揩庭，廪贡生。少见知于学使彭詹事元瑞，人泮食饩，俱所识拔。后屡困场屋，遂肆力于诗词，旁及岐黄、堪舆、六壬，咸臻绝诣焉。年八十二，以哭子卒。生平工于词，尝辑词选数十卷，格调大备。所著有《香严诗钞》、《佛桑花馆词》、《东厢杂识》。

郁文秀，字民表，好行善事。乾隆十五年，创设施棺会，建堂于慈觉庵西偏，颜曰"高风古处"。文秀殁，无有继者。从孙承泰，字映阶，攻制艺，困于小试，弃而为贾。晚年子殁家贫，授徒自给。喜作诗，有《南轩诗钞》。

钱照，字朗亭。售丝为业，产不及中人。亲知有告匮

者，靡不应。性尤友爱，弟侄辈或私向织缣家索贷为薪水用，知之未尝过斥，但曰："汝固窘，奈我不能自存何？"欢洽如故。晚年家益落，兄与侄之殁而无殓者，犹勉为经纪焉。

钱文学，字绍曾。好施与，常济人急。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初七日，大雪，有台州士三人过其门，一老者僵仆。文学急灌以汤粥，且覆以被。不苏，遂买棺殓之。又遗二人衣银以去。其生平行义类如此。子景福，字启谟，克体父志。时里中杨永堂，字坤立，亦乐为善。两人谋铺西境坊石径，以赀不足未之举。适有计秀钟，字毓奇者，欲为父庆八旬寿，景福劝以易所费助铺石径。秀钟欣然曰："此事胜寿我父多矣。"

钮昶，字维梅，匠人港人。能诗，与同邑龚上舍昇、里中钱茂才新、王明经元文善，多倡和之作。遗稿散佚。

陆甫里，字渔枫。少师事震泽曹孝廉森，以秀水籍监生应浙闱乡试。乾隆乙亥、乙巳，邑大饥，创捐平粜。壬午、乙酉，纯庙南巡，两次驻跸积庆营盘，供办大差，咸领袖焉。好为诗，问业于嘉兴张布衣日华，有《存耕堂诗存》。子墀，字云骧。不苟言笑，与人接温温，遇公事无推委。邑令崔兆麟题"仁心种福"额以旌之。

赵培，字稼伯，诸生。诗文俱工，有《秋树斋诗稿》。弟塘，字南叔，诸生。长于诗，体弱善病，尝有句云："人比梅花瘦，愁如芳草多"，亦可想其憔悴矣。年三十二卒，有《玉遮山人诗稿》。

史时，本姓沈，字环若，邑诸生，精于六壬。一日见蛇

斗，占之不吉，明年与弟达相继殁。达字用和，好学能诗。从弟坚，字珏斯，郡诸生，以扁、卢技名于时。弟堂，字升初，邑诸生，工文。

石祖庆，字芬予，震泽县廪生。父屾，诸生，早卒。祖庆。少失怙恃，家渐落。刻苦读书，从诸名宿讲究，学有根柢，有声庠序间。后筑书带草堂为授徒计，旋卒。

沈鉴，字于民，乡饮宾，中年丧偶，不复娶。有癖性，不慕荣利，闭户读书，经史释典无不通晓大意。精于青乌家言，尤工诗。年六十五卒。卒前数日，作诗以别亲知。弟锟，字赓陶。乐善好施，有志捐赀铺南港石径，未举而卒。嘉庆十八年，子璇源成其志焉。

范宏谦，字衷和。言笑不苟，人与之接，无敢越礼。晚通禅学，茹素十馀年，日诵《金刚经》不辍。子来凤，字韶九，邑诸生。少多雅游，诗文俱工，书法出入赵、董两家，人争重之。晚年忽双瞽。有《铁琴诗钞》。

陆秀，字芝三。少读书，明敏过人，出就试屡列前茅，卒不得一衿，乃弃去。生平善鉴赏，日居一楼，吟诗自遣。有遗稿。

徐凤苞，字鸣阳，少孤贫。震泽赵存诚寓溪教授，凤苞入塾仅一年，为织缣家挽花。及长，颇自悔，复从存诚学书，讲究经史。后授徒邓尉山中。存诚殁，无子，常以薪米遗其家，岁时且为展墓，其至性有过人者。

周永龄，字长文。为里中科名计，听形家言，于官塘重建鳜鱼桥。知县阮升基题“心存利济”额以奖之。生平修建桥梁数十处，时称周善人。

赵齐峄，字岳青，廪贡生。数应南闱不得志，就试京兆，两荐又不中，遂入成均。肄业期满，例得县学训导，归里以授徒终。有《鹤汀偶吟草》。子云球，字炳南。天资颖异，弱冠游庠。嘉庆癸酉拔贡，朝考钦取为江南冠，授刑部七品京官。未几假归，殁于家。有《莘田遗草》。

王楩，字仰苍。父元文，见“文苑传”。楩克敦本行，父遗集未梓，尝以为憾，故旧嘉其志，酿赀梓行。

陈浩，字安峤，以从九品举乡饮介宾。性直谅，好为人排难解纷。善画山水。

钱彬，字含章，邑诸生。事兄景福如父。景福以贩缯往来吴中，时彬为昆山令陈玉篇延课其子，念兄年力就衰，辞归。兄殁，哭之哀，逾月亦卒。

史彰善，字惕乾。于施塔村开米肆，赀本甚微。有沈姓负其二十馀金，病死。沈之母欲鬻妇以偿，彰善即以笔销计簿，全其名节。

黄溪志卷七　杂录

古迹

青草滩，在溪之东，幽旷闲寂，芦苇弥望。《祥符图经》云“自青草滩筑寨至野和溪”是也。

寨湖，孙吴赤乌初，盛斌为司马领濠寨，建渭当作围。作田，屯兵结寨于此，故名。周环里许，中有五屿，溪之胜概也。

饮马池，亦结寨时遗迹，方可二三丈，大旱不涸。国朝康熙中，渐为村民占据，构宇其上，无可征矣。

庄浪，在寨湖之南，唐进士屈突□隐此，中有明府厅。今莫详其处。

睡龙湾，在潞里港南。史鉴《运河志》云：“其下有泉，常混混波面。”宋建炎三年六月，高宗南渡至此，有泉腾跃绕帝舟左右，视他舟高三四尺许。帝凭视大喜，留三日。命筑亭其上，刻扈从诸臣姓名于石，命其地曰睡龙湾。参史炜《风雅丛谈》，张大纯《采风类记》。

侍郎井，在大家浜西史宅内。宋高宗驻跸时，病暑不豫。史正志凿地得泉进之，病寻愈。其泉与他井不同，能疗暑疾。后正志官侍郎，筑别业于此，因名焉。

来远楼，在小珣圩，元顾德辉避乱于溪而筑。后史氏毁其址为葬地。

合路亭，在塘湾溪之东北隅也。南对寨湖，北与秀水保安寺相望，今废。

水月观，明史仲彬建。初名清远轩，后建文帝出亡至彬家，改题水月观，亲笔篆文。万历甲辰毁。

流波馆，在东垛，明史仲彬读书处。四面皆水，前有钓鳌处，即今蕴空庵也。

西村别构，明史鉴筑。有榆柳园、鹤汀、橘洲、桃李蹊、回塘、迷鱼岛、花坞、芳草渡、芙蓉庄、碧芦湾，共二十七所。吴兴张渊署曰“西村钓游处”，并题诗。后毁于火。

松邱，明史永龄建。有亭榭，树高松数章，因自号松邱。又有倒影楼。

深居，在大家浜东。明史册所葺，以赵孟頫旧匾颜其中。

七图厉坛，在翳字圩；十三图厉坛，在寨田，今俱废。

元武行宫，在合路村。明永乐中，溪人钮子安建。国初毁于兵燹，惟神像兀然独存，里人迎置福德道院。或云元武行宫址即吴司马盛斌衙门。

旧事

元至正十六年四月，杨完者屯军合路。六月四日，张士诚弟士信屯军平望。相持阅六月，溪民多避徙兵燹。

明建文四年六月，帝出奔，至史仲彬家。成祖即位，编籍在任诸臣，遁去者俱命削籍。八月，苏州府遣吴江

邑丞巩德至彬家追夺，且曰："建文皇帝闻在君家？"彬曰："无之。"德微哂而去。次日，帝遂逸。永乐二年八月八日，时天将暝，帝突至，语以明晨当即去。彬曰："何遽也？"帝曰："东南逋臣屈指先汝，我去正为汝计。"彬固留三日，为之制布衣而行。二十二年十月，帝复至，彬具酒肴于重庆堂。有史宏者，彬之从叔祖，嘉兴史家村人，直入至堂上，私谓彬曰："此非建文皇帝耶？"彬欲讳，不得，具以实告，即顿首阶下。居数日，帝行，宏从之去。宣德二年，彬系狱死。九年，帝复至。彬子晟适生孙，帝命其名曰"文随"，转语曰："我文也，而不终，将无疑耶？"适有《宋史》在案，即更名之曰"鉴"。晟乃以《致身录》进，帝阅之辄呜咽流涕曰："彬不愧斯语矣。"参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及黄道周撰《史晟传》。

少参史臣与御史周宠不合。致仕后，宠任福建巡抚，臣子长候于无名桥殴之，辱及其妾。本县林应麒，宠之姻家也，以沿塘抢劫报各宪上。闻长有内援，遣家人三十人，徒七十人，杖长，褫衣巾。宠与应麒亦俱削职。长所著有《韭溪集》。本沈瓒《近事丛残》。

嘉靖三十三年，倭寇三犯黄溪。武举史鹏生率家人力战，射其渠二人，殪之。家所藏书画悉被焚掠，惟唐褚遂良《哀册墨迹》残破独存。三十四年正月，倭又至六里桥。兵备参政任环潜伏沙兵将击之，僧兵泄其机，沙兵被害及溺死者甚众。知县杨芷督兵船分列于桥之东西荡中夹攻，斩首十五级，飞炮击死者二十馀人。参沈彤《吴江县志》。

大清顺治元年四月，民间传李贼陷京师，远近无赖子

有驾械船出没江湖者。五月中，始见福王监国诏，黄溪市上各植军器于门，夜则鸣锣击柝。二年五月十二日，郑鸿逵自镇江班师入浙，经溪，溪人始见兵马。廿六日，浙江有大船北上，张大黄旗曰“奉使清朝”，或云潞王在浙遣使也。六月初，嘉兴兵备道吴某督兵守七里湾，陈兵至三里桥，军容甚盛。初八日，兵俱撤去。初九日，贝勒王统大兵入浙过溪，秋毫无犯。溪之耆老携茶榼迎馈，贝勒王受之，发告示皆满文。无赖子沈某驾船揭白旗，书“大明义师”，白日剽掠无忌。十八日，嘉兴陈瑚自署为都督，起义兵，南北响应，道路梗塞。闰六月廿七日，大兵破嘉兴城，旋师北去，有不薙头者杀之。黄溪始杀一人于翳字圩田中。后每兵过，即有杀者。八月，乡人每村立大旗于树上，云“大清薙发顺民”，兵始封刀。三年正月十二日，黎泾港盗船冲杀无名桥汛兵八名，溪人大惧。时苏州总镇吴胜兆凶暴不仁。四月帅兵至，将屠黄溪。其麾下有降贼，溪人也，先至宣言曰：“吴最喜迎接，若执香跪迎，可免无事。”溪人从之。生员史宗成等诣平望舟次，具呈申救。吴果喜，发告示安抚而去。七月，苏州遣官来镇守，官即苏州人，姓王，字靖公。招降盗贼为官兵，以盗船为兵船，盗降者甚众。设栅三，拨兵船守之，民船出入必加严讯。造挨门册索供应，词讼悉皆守镇审理。四年夏，苏州发兵三百人镇黄溪。官二员，杨某、彭某，皆北人。溪人罢市，兵即调去，乃复为市。九月，王靖公缘事去，溪人具呈巡抚土国宝留之，不允。时官去，兵无管摄，夜出劫掠。乡人获之解县官，县官以杀伤官兵责乡人，而兵不问也。后来镇

守者数人，宜兴吴观周纵兵暴横，令溪人各设灯于门，烛灭者挞之。未几去。李登举，山东人，未及一年去。崔进忠，北人，二年馀升去。黄铉，亦北人，三年调去。皆声势赫奕，受词讼，拘犯人，听审如府县官。嗣后，权日削矣。

按：守镇官，顺治十三年巡按李森先逐革，著为例。

溪之市，旧在梧字、早字两圩。国初时，施塔村刘王庙香工钱姓者，莫详其名字，人呼为钱阿工，年七十馀矣，素未尝以有力著。一日早起，忽仗神剑呼曰："昨梦神，令我为爬平大王，劫富室赀，以予贫者。"人多从之。居民不堪骚动，市遂迁于根字、翳字圩。钱亦寻为官兵所灭。

黄溪志卷八　杂录

丛记

宋乾道六年六月八日，陆游张帆过合路，居人繁夥，卖鲊者尤众。道旁多军中牧马。运河水泛滥，高于近村地数尺，两岸皆车出积水。妇女足踏水车，手凭遗麻不置。本陆游《入蜀记》。

东岳庙神厨下石柱有一穴，可容三四指。相传有异方人凿此，得玉玺而去。旁有血渍痕，改建后始灭。

元至元丁丑，江南讹传拘刷童男女。民间婚嫁不问贵贱长幼，一概忽遽行事。溪人苏达甫时为上海吏，有女年十二，赘里中浦仲明子为婿，明年生一子。旧志年分及苏、浦二人名俱未详载，今从陶宗仪《辍耕录》。

明史仲彬弱冠时，梦止三十三岁。偶见破鱼有子，取置盆水中，未几而蠕蠕动矣，乃命家人凡见鱼有子，胥置水中。至三十三岁除夕，复梦神告曰："汝今数尽，上帝以活鱼之故，益汝半算。"后果六十七卒。

惠帝驻跸时，手一羽扇赐史仲彬。后子孙讳从亡事，称彬为鹅毛扇太公。

永乐间，溪滨有椁半圮，闻啧啧声。居民以钼启之，

见绯衣冠带，颜色如生。众惧，亟掩之，浹日腐气四达。或云将成地仙，因发泄而溃也。

吴尚书洪未第时，馆于史鉴家。一日，同鉴婿吴莹晓起送李梦阳归，见池中有白衣人，长二丈馀。李惊仆，洪端立，莹拱立，良久不见。及旦，质之鉴，曰："此白眚也，诸侯见而萌，士见而贵，无禄者见而亡。"未几，李果死；洪第进士，官尚书；莹亦领乡荐，富甲江南。

史鉴与长洲徵士沈周结儿女姻。周素贫，将嫁女，其妻曰："女无奁具，奈何？"周曰："我有一副盛妆奁与他。"遂闭门挥洒两月，作山水人物数十幅，装一巨箧为媵。鉴初讶新妇无奁具，及启箧，皆画幅也，乃大喜，以为奁赠之厚莫过于此矣。参蔡澄《鸡窗丛话》。

弘治戊申九月二日，史鉴寓宿吴江接待寺。晨起，僧以昨宵东南火焚告。鉴愕然曰："昨梦不祥，必我家也。"有顷家报至，所焚书画灰飞至平望。

吴江史明古藏：唐赵模《集晋字千文》；褚河南书《文皇哀册》文，硬黄纸，米友仁鉴定；欧阳率更《梦奠帖》，行书，疑是临本，元郭昇天锡旧藏，后入杨东里家，郭、杨皆有跋；陆晃《昭君图》；僧巨然山水大幅；韩熙载《夜宴图》；蔡瑞明八帖，洪兴祖、范大年跋，胡珪等题名；《宋贤诸帖》一卷，李西台、周益公、胡邦卫、文文山而下九十八人；李龙眠《九歌图》一卷；王逸老二帖，大行书；宋人画《文姬归汉图》；朱文公《与六十郎帖》，行书，贡尚书、杨铁崖跋；宋孝宗赐虞丞相手帖；赵千里《福禄寿三星图》大长幅；又《春江待渡图》小幅；郭熙《祝寿一望

松图》长幅；赵子固书《梅竹诗》三首，赵子昂、叶士则等跋；陈居中《五马图》；元张师道书《木兰花漫词》一卷，后元人题识；钱舜举《垂丝海棠》，又《班姬题扇图》，舜举自赋诗其上；子昂临《大令帖》，并自书诗一卷，又书《归去来词》一卷；鲜于伯机自书诗文一卷，有邓文肃、龚子敬跋；子昂《人马图》，自有跋，并元人诗跋；子昂《秋江烟霭图》；温日观《蒲萄》；黄大痴《溪山图》，有王国器词，倪云林跋；吴仲圭拟范宽《雪峰萧寺图》长幅；周伯温书《四体千文》一卷，前画伯温小像，门人蒋冕侍立于旁，自有赞。本都穆《寓意编》。

史丈复有《薛尚功摹钟鼎款识》真迹二十卷，后题云：嘉熙三年冬十有一月望后二十一日，外孙朝奉郎新知临江军事杨伯岳拜观于二十四叔外翁书室。后二十年，弁阳周密得之外舅泳斋书房。赵孟頫鉴定，白野不花、周伯琦题名，张伯雨、柯九思跋。成化戊申，余馆史氏。九月，其家火作，书画多付煨烬，惟此帖及欧、楮、赵模数卷独存，岂奇宝鬼神固卫之耶？同上。

史丈新收颜鲁公《刘中使帖》，凡四十一字，行书，白湛渊、鲜于枢、田师孟跋，是嘉兴物。同上。

史明古旧为徐武功有贞知爱。武功赐环后，尝自书所作词数首以赠。词既淋漓感慨，草法亦复怪伟飞动，真可宝贵也。卷首有“武功词翰”四大篆字，“贞伯”二小楷字，下钤“湖山主人”印章。后有沈周题《满江红》词一阕，并跋语七十字，吴宽跋语九十六字。参蔡澄《鸡窗丛话》。

溪人有山老者与史鉴善，尝于病中见二鬼商曰：“明

日史明古当来，我等将避何处？”一鬼指床头瓮曰：“是可匿也。”鉴至，山具以告。乃封瓮沉之水，病遂愈。

沈周尝往来史鉴家。一日因雪霁，往约探梅。鉴方对日饭，周戏曰：“史西村对日吃饭，温饱之家。”鉴即应声曰：“沈石田踏雪寻梅，寒酸之士。”皆拊掌大噱。

弘治甲寅，史某梦神语曰：“三年后，汝宗鉴当化去，冥司已籍其官爵，与李应祯同。”丙辰六月，苏州俞楫晓起往吴县学，以太早，坐人家檐下。闻呵拥声，至则史鉴也。下车相揖，言与同僚李尚书会勘某事。冗不及话，别去。俞疑其已故，日午果得讣音。故沈周有“三年梦已殊”之句。

陈焦死六月更生，穿土而出。《焦氏笔乘》以为吴人，故老相传吴泾村人。

万历中，溪有大鸟啄死小儿。有李潮者，潜伏水际攫之，鸟忽大声呼潮名，沉之湖底亦无害。

万历末，徽商某贩缯黄溪，夜半以银置岸穴。诘旦取之，忽失所在。祷于金总管庙，有严老者忽作神语曰，银在某处。溪民于是益崇奉之。

盛泽卜舜年诣潘一桂，尝出对曰：“白漾湖边雪白，白鸡啼白昼。”一桂曰：“黄家溪上蜡黄，黄犬吠黄昏。”

崇祯初，溪人李二夜闻鹅声，逐之至荒冢，其物渐小。获而烹之，炊薪数十斤，启视如拳，食之亦无恙。

赵庾，字涣之，城中人。崇祯癸未进士，官瓯宁县知县。生平以气节相高，明亡弃官出家，住天台国清寺。辛卯冬，自浙赴灵岩，过穆和溪遇风，舟覆而没。本沈彤《震泽

县志》。

大清顺治十五年，每夜闻狗聚哭。五月，讹传海盗起。溪中无赖子谋乘间劫掠，畏巡抚蒋国柱，未即发。常以屠狗为戏，几无噍类。

史仲彬从亡事，潘太史耒宗虞山钱宗伯谦益“十无”之辨，谓《致身录》为伪撰。仲彬裔孙编年率其仆殴之。著《流芳录》，以表其先世。

赵培楷书秀媚端整，风檐中亦点画不苟。乾隆丙戌，曹学使秀先以试院旭升楼赋题试诸生，得其卷。赋学《选》体，书仿《茶录》，但未完卷。及阅草稿，赋诗俱全，字画端楷如誊真，因日暮不及完。曹异之，取置第二。

大珣圩多低田，乡人淹水作池，以种荷为业。花时极可观，莲子亦较他处为胜。

飘字圩叶太仆墓产黄连，其种类即李时珍所谓如鹰鸡爪形者。乡人多采之，以疗疾。

慈觉庵藏《华严经》十部，每部八十一卷。明万历时刻，装潢精丽，纸色如新。二百馀年之物，今尚完好。

乾隆己丑，东依圩三官堂 今名祥云庵。一老僧植鸡冠花数百本。花开，成鸟兽草木之状，五色璀灿，大过于斗。四方聚观，有至自百里外者。嘉庆丁丑，僧静慧复植百本，花异如前。壁间题咏几至千馀首，里人李堂、沈春沂、陆镛编成二卷，秀水孟侍御晟作序。

乾隆五十年十二月十三日，平望小云台僧果圆卜葬于积庆之野。既启龛，趺坐俨然，神色不变。其徒若孙即以真身送至葬处，定向西南。既正位，忽转向南三寸馀。

其徒以役人误向也，复正之，仍转向南，如是者三。众曰："大师欲南向，何不从之？"遂葬。本翁广平《平望志》。

铁树六十年一花，结红豆，号相思子。支干曰花甲子，以此说见袁栋《书隐丛说》。上昇观有一树，已数百年物，花开于乾隆四十六年，嘉庆间又开二三次，始知候非一定。

乾隆丙午暨乙卯，岁洊饥，贫者多饿死于路。有奸民揭榜通衢，约饥者至人家索食，名曰坐饭。幸长吏痛惩之。旋粜平米，户赖以安。

吴江沈礼百，少贫苦，为潞里港沈氏后。寄母以非礼凌虐，寄祖不忍，命之去。行至西灞桥，跌仆桥板上，板狭不及一尺，幸不堕水。起曰："我有出头日子，必改造此桥。"后十年致富，自苏州鸠石工来兴建。桥成，将命名，曰："我昔在港时，其家人呼我贵大，今即以此二字名之，所以志我少时之孤苦也。"

乾隆五十九年，钱应荪继妻叶氏寿届百岁，知县黎诞登详报。嘉庆二年，奉旨给"贞寿之门"四字，坊银三十两。又行文内务府，额外给上用缎一匹，银十两。

嘉庆三年，西境坊铺石径。沈若林妻张氏，嫠妇也，有一厕，适当其冲。迤逦而西又有六七厕，其人皆不肯毁，共怂恿张勿先毁。张曰："难得诸君捐赀倡此义举，以一厕之故令此径纡曲且狭，我何面目见黄溪人乎？"即日毁之，于是自西诸厕无不毁者。

嘉庆六年六月，中委毕圩沈晋求家有物似狸，常夜出为祟。后于庭槛下掘得一长石，上刻猫形，以铁器碎之，

其怪乃绝。

真人府封威灵王敕文。泰元都省恭奉玉旨金书敕曰：凡守土之神，宁社福民，宜加敕诏。照得江南苏州吴江县范隅乡二十五都西依宇圩地方金神庙守土正神，一方保障，众姓咸依，累积殊勋，亟膺褒奖。兹封尔神为护国佑民威灵王。领赐恩敕，加增荣封。於戏！天宝不私，惟至公而可得，细言亦纳，遂民欲之所从。凡在福世之条，不惜分茅之宠。受兹殊呪，永辅升平，嘉被境民，时臻戢谷，确副宸衷之委，无虚昭惠之名。故行敕谕金石，受持谨敕。嘉庆九年四月　日，正一嗣教五十九代大真人，臣张钰承昭奉行。

道光五年七月二十一日，东依圩诸生沈春沂于舍旁土田开池，深及四五尺，有莲子数粒，皮黑肉白，无心。工人食之如常味。未逾月，春沂卒。

黄溪志卷九　艺文一

集诗上

对酒醉题屈突明府厅　唐 李白

陶令八十日，长歌归去来。故人建昌宰，借问几时回。风落吴江雪，纷纷入酒杯。山翁今已醉，舞袖为君开。

穆和溪　宋 张尧同

净练明田外，源流笠泽通。不因逢旱岁，谁识济时功。

玉山中亭馆拆毁殆尽，仅留一草堂耳。今于嘉兴合溪营一别业，颇幽绝，因赋五言一首　元 顾德辉

我爱新居好，萧然绝世氛。路回青草岸，水合白鹅群。野色排檐入，书声隔竹闻。是中多野趣，难许俗人分。

合路道中　僧 善住

此路何年有，扁舟几度过。晚烟青草岸，春雨白鸥波。野寺楼台小，江村花柳多。客怀无可奈，谁唱采菱歌。

睡龙湾留别史清远　明 吴复

睡龙湾下漾轻舟，平望城南雨乍收。白日不孤君子

约,好风能为故人留。珍羞出釜逾兼味,玉液飞觥不计筹。花竹林塘图画里,琅玕题字纪清游。

侍郎井　吴中伟

共说南朝史侍郎,凿泉当日赐恩光。遗瓯帝子今何在,茅屋萧条几夕阳。

自题宜晚楼　史珩

世路已知晚,山花长自春。曾为独醒者,欲作耦耕人。小妇能蚕事,诸孙理钓纶。青天五柳下,藜杖一闲身。

鸿都歌赠史廷贵　徐有贞

九重春霭开天门,千里拜官遥谢恩。北向嵩呼拜且舞,太微即位从人补。清门宣义东吴豪,助国饷军敢惮劳。金结珠蕤插乌帽,银装香带束青袍。穆溪溪边花似锦,锦连步障延宾饮。饮酣为君歌我词,愿君行义如释之,流芳百代良可期。

过福德道院　史鉴 下同

积雨动经旬,清晨忽遄止。泛舟越清湖,问讯餐霞士。林幽径屡转,云深门未启。琳琅振清响,言谈契元理。临虚倚高阁,栖身碧云里。习习南风来,悠悠东逝水。非由登降劳,岂知川泽美。日暮忍言归,幽赏殊未已。

登会贤庵衍公合溪楼

香台幻出俯金塘,绕寺重重宝树行。上[illegible]一方遗世远,东西二水合流长。风吹旛影疑心动,天近阑干见鸟翔。

若供诗禅归去晚，老僧应望渡溪航。

醉题西垛壁

西风萧萧吹客衣，黄溪道上行人归。一声长笛起天外，白云满山霜叶飞。

黄溪春早　沈周 下同

一水自西东，春流浩荡通。楼台倒明月，舟楫坐长空。芳草渔隈合，柔桑蚕户同。作文须记胜，要自太湖翁。

哭西村史姻家先生

筑台高住似神仙，恰好堂成及已年。歌哭于斯人忽尔，死生无度事茫然。青山底处寻藏史，白雪从今付绝弦。此夜独登惟见月，清光依旧石阑前。

哭西村回，雪中过莺脰湖有感，再悼一章

不复见此叟，归哉空雪湖。低云接清泪，远浪激长吁。肮脏老博士，峥嵘伟丈夫。明廷虚购玉，沧海实遗珠。雄辨长翻口，衰痕未满须。斯人竟微疾，我辈强孱躯。一邑人皆愕，三年梦已殊。妙篇留脍炙，还与不亡俱。

西村钓游处　张渊 下同

榆树园　平芜数亩地，高树一溪阴。众鸟亦有托，春风巢满林。

鹤汀　滩白沙漫漫，鹤鸣风骚骚。孤舟一声笛，沧江明月高。

橘洲　未入筐篚贡，洞庭霜自秋。天涯明月夜，有梦

到龙洲。

桃李蹊　春雨亦云足，繁花亦媚人。吾将拂衣去，紫陌已红尘。

回塘　野屋过桥转，石阑临岸斜。鱼游春水面，随意啜杨花。

迷鱼岛　水上小浮玉，雨来先出云。鱼游不知处，莲叶正纷纷。

花坞　东风吹片雨，花坞出红云。何处一声鸟，沧江半夕曛。

芳草渡　夕阳明细草，春水绿于苔。人立平沙久，渔舟唤不来。

芙蓉庄　水上鱼鳞屋，芙蓉六月春。红妆明镜里，愁煞荡舟人。

碧芦湾　沧江白露寒，葭莩秋揭揭。沙边月黑时，渔火自明灭。

题瞻绿亭

百年怀抱为君开，江上重逢袁绍杯。白发骎骎人易老，南风亭馆几回来。

登小雅堂哭故友西村史先生　吴宽

路绕黄家溪水长，春风洒泪复登堂。草荒求仲常来径，尘满元龙旧卧床。分手死生嗟契阔，伤心聚散觉凄凉。高丘数尺栖神地，碧树争彫不待霜。

哭史西村先生　文林

百里乘舟泪不干，堂登小雅倍辛酸。高台月上人何在，旷世风流骨未寒。好古有心真自许，诒谋无地不为安。伟哉尚觉闻雄辨，漫展遗文一再看。

史明古隐居处　张宁

黄家溪上杜陵庄，数顷山田半里塘。种蕙新开楚人畹，采莲重买越州航。松桥转径斜通谷，石濑分流曲绕墙。世路功名如此远，直须耕钓学柴桑。

前题　汝泰

鱼鸟沧洲上，茅茨覆小堂。芰荷出水浅，薜荔绕垣长。老去观书懒，宾来下榻忙。看花韦曲处，可笑杜陵狂。

前题　鲁昂

竹树萦纡处，亭台置画中。傲时输隐吏，分席许渔翁。窗启官程近，林回曲径通。未夸张仲蔚，门户自蒿蓬。

偕史明古夜坐垛上　曹孚

天外星河转，云端斗柄移。衔杯当此夕，爱尔果前期。淡月临窗户，新凉到绤绨。残灯见萤火，点点入书帷。

自题松丘　史永龄

千尺长松手自栽，青青轩外净尘埃。龙掀暮雨疑飞去，鹤唳秋空欲下来。风月且为诗酒伴，乾坤未老栋梁材。乞闲我欲云边卧，应有清阴扫不开。

题水月观　文徵明 下同

笔床书卷绕壶觞，到此欣然百事忘。自笑频来非俗客，只愁难却是清忙。池塘听雨烦心净，庭槛迎风醉面凉。绿树绕垣啼鸟寂，更从何处觅江乡。

哭西村夫子

六十三年盖代豪，掀髯想见气横涛。乡闾总识衣冠古，流俗空惊论议高。前辈似公何可少，英雄终老亦云遭。凄凉小雅新堂上，曾把文章勖我曹。

穆和溪　姚充

长溪晞晃漾，短棹溯潺湲。鱼跃应知乐，鸥眠自得闲。荡暄菱透水，沙暗苇萦湾。浊酒呼农父，欢言薄暮还。

秋杪至黄溪，闾里萧条，风物惨淡，惟小雅堂大椿及祖茔豫章存焉，感赋　史羊生

秋风萧飒振长裾，落日扁舟抵敝庐。谁谓故家消歇尽，独留乔木记村墟。

小雅堂大椿　史鹏生 下同

堂构几百年，双椿共时植。种树人已杳，遗芳尚可式。

访流波馆遗址

临水无钓台，涉水无钓艇。止持三尺竿，坐向流波等。

睡龙湾

旷漾有一曲，传是睡龙湾。只馀千载恨，南渡不曾还。

登积庆寺钟楼　沈士哲

石桥新涨没苔痕，榆柳千章荫寺门。几点疏林烟火隔，寒汀收网暗前村。

题史义维深居　潘一桂下同

之子逸趣何夷犹，幽栖碧云枕清流。把臂豁然万古意，素襟潇洒乘天游。侠骨朅来龙剑合，闲心一与烟霞幽。纷予孤怀在泉石，世情妩媚都堪羞。逢君自起千秋色，永言掉臂盟闲鸥。

黄溪

数家鸡犬旧山庄，滟滟溪光上短墙。安得兰桡深载酒，闲从花底自鸣榔。

黄溪故庐怅然有作

野日荒荒老雁飞，清溪白石引荆扉。可怜岁暮并州客，对着家山未是归。

过旧庐

即看春树乱春波，千里归心一鸟过。老屋溪南松菊在，十年风雨泪痕多。

壬子春日风雨作图赠史义维深居　卜舜年

紫山一片树千章，白屋数间书万卷。长欲与君谈元元，恰嫌途路多远远。路途昏黑不见天，亦似早兮亦似晚。聊以一幅悬壁头，代言努力加餐饭。

挽史伯顾　吴有涯

布衣奔国难，江水日萧萧。骨暴秋风冷，魂归夜月招。忘家经数载，衲庙自今朝。遗帙何堪理，悲歌续楚骚。

春日垛上即事　史册

树色湖光混不分，俯看流水仰看云。我来春暮浑无事，半听莺声半梵文。

黄溪竹枝词　无名氏

烟火千家两岸回，罗裳肉味笑颜开。梦回不识夜深浅，听得机声远近来。

石桥东畔水盈盈，中有烟林佛阁横。何事村娘偏媚远，武林南海作春行。

花阴密密柳毵毵，麦浪如潮风自南。到处樗蒲随意掷，衣赀输尽不惩贪。

题史义维深居　僧 文浹

东风开遍故园花，看尽红芳总是家。问字每勤倾酒榼，移居先遣驾书车。烟霞谷口常留鹤，葵饭篱头好种瓜。地脉已回新气象，青云须自惜年华。

挽潘江如　国朝 朱鹤龄

薤露歌何数，穷交独叹君。束刍无俗客，挂壁有遗文。纸帐萦虚网，书签惨落曛。魂归应有路，终恋穆溪云。

过黄溪　俞南史

碧水烟开引绿杨，千门相照列成行。卖鱼人带歌声

近,响梵林传暮色凉。日日远劳行旅客,家家夜苦络丝娘。当年高士幽栖处,余亦埋名过此乡。

莲华庵访识得禅师不值,示克己上人　徐崧

水中一片地,小筑字莲华。客到秋冬际,邻疏三两家。孤僧同野老,菱叶间蘋花。飞锡知何处,空回渡口槎。

黄家溪　张霨

几曲陂塘胜,垂杨去路赊。烟云开五屿,机杼足千家。小鸟鸣深树,轻鸥浴浅沙。片帆何处泊,红日又西斜。

怀史玉长　徐汝璞

六世西村后,黄溪迹尚存。老亲游不返,之子誓辞婚。养母躬耕稼,明禋赖弟昆。馀闲时觅句,雨夜共评论。

题僧敏流诗后　张世炜 下同

文章晚达未逃禅,修竹梅花结静缘。酬唱昔为方外友,素交谁得似师贤。

上昇观神移银杏

妙术通元世所无,风雷堪唤雨堪呼。拔山漫诧重瞳力,移树偏惊道士符。

过喻指庵　史在柱 下同

碧院春风度夕阴,香台高处翠微深。不堪听雨寻僧舍,无赖眠云入梵林。满地落花铺净域,到门流水奏清音。绝怜近日多尘鞅,争共幽栖续和吟。

黄溪竹枝词

阿蛮小小已多姿，十岁能牵机上丝。漫揭轻裙上楼去，试看侬撷好花枝。

郎起金梭妾起花，丝丝朵朵著人夸。无端北客嫌轻去，贱煞吴绫等苎麻。

过喻指庵　钱守中

无限烟花款竹扉，春风杨柳故依依。呼童沽酒寻村店，挽友联吟入翠微。消尽凡心无滞迹，弹馀雅操有清机。遐观矫首云窗外，争奈飞红乱扑衣。

前题和韵　金源琦 下同

寂寂禅关昼掩扉，偶来习静漫皈依。同声相应呼将伯，久客怀归赋式微。花柳芳菲尘外景，鸢鱼飞跃道中机。君诗予和浑闲事，僧自裁云补衲衣。

游睡龙庵

碧水盈盈芦荻秋，偶来禅室作清游。南朝驻跸今何在，斜日西风引客愁。

睡龙庵访僧体微不遇　史炜

湖平烟水阔，亭午款禅扉。寂历黄花瘦，飘摇红叶肥。禽鸣杂清籁，客坐对斜晖。衲子知何处，长吟陌上归。

上昇观神移银杏　周芳

偶来古观写黄庭，啧啧犹传道士灵。今夜月明闻鹤唳，依然湖上远峰青。

前题　许文铭

岂是仙人马自然，从来跌宕小壶天。五丁不识为游戏，银杏双移古观前。

前题　吴雷发

从古神仙果有无，尘寰谁为指迷途。试看鸭脚青葱处，恐负昂藏一丈夫。

黄溪观社　张日华下同

缓缓年光因闰别，五月和薰似春节。青秧出水未可插，村人作社彩楼结。迩者吴民望幸虔，翠华亲览稠户烟。新赋赐减旧悉免，庆赛不忧无社钱。四乡闻者于于至，歌声非檄召何驶。幸逢八宇最昌期，不妨一日追欢恣。青畴踏作广场开，人同聚蚁庶矣哉。虽有善计安知数，但看投足难挤排。由来胜事多烦冗，此时纪律谁能董。疲肩畏压山时颓，健拳肆暴海忽汹。环桥听讲如堵墙，未若争先恐不详。天生尔形安得齐，侏儒自短曹交长。饼师果贩成游徼，蝝蚋善钻无孔窍。不须更听楼上歌，千部鼓吹蛙响闹。我本爱闲长闭门，人言此会为君恩。顶香宜预无疆祝，扶杖何辞一出村。鲁蜡如狂圣所恕，芳郊胜赏欣相遇。九耕三蓄尔当知，但可一为难可屡。急管繁弦送晚风，夕阳人影忽然空。雨来千耦明朝出，依旧吴歈遍野中。

舟经八角荡作

摇橹白衣名长年，绿荷冲橹叶田田。将身狎浪沿洄

去,载客吟诗自在眠。八角湖深经雨集,两峰云起似潮颠。眼前便有神仙意,一半桑田可过船。

九日上昇观登高,因过王氏草堂

半醉登高伴侣扶,凭空西阁眺东吴。三山入海寒涛远,双阙呈云落日孤。莫叹秋风新鹤鬓,即看仙观断龟趺。何人采菊要归路,更被王宏劝玉壶。

东庵鸡冠次壁间韵 此己丑年诗。

抱瓮闲僧灌碧溪,东庵秋圃报溪西。万人赏等优昙钵,五色裁成彩帻鸡。鹿女献花奇莫并,金乌散影艳初齐。壁间千首飞鸣势,直使无声亦解啼。

哭陆美斯表弟

汉上机忘出性天,平生我道直如弦。隐沦世有韩康伯,慷慨人怀鲁仲连。忽叹藏舟辞夜壑,空馀朗月照虚筵。应心悲泪临风落,衰白游从少角年。

黄溪志卷十　艺文二

集诗下

移居上沈　钱新 下同

赁得茅檐隔市西，门临水曲板桥低。几年风雾营巢燕，今日花阴带雨犁。红杏帘前春酒暖，绿杨烟里午鸡啼。梁鸿虽是贫无赖，短褐翛然快野栖。

寨湖

道院无人境自清，殿阴宏敞倚轩楹。湖中烟笠参差钓，树里风帆次第行。云锁山门两垛寂，人归渡口一舟横。闲情更觉潇湘远，鼓柁何年泛月明。

观大营盘，因过积庆寺

翩翩裙屐指溪东，春色迎人气渐融。小立画桥香度水，偶穿曲径马嘶空。故交邂逅关情切，老衲清闲避世工。最是归途添逸兴，遥山一角插云中。

读灵颜诗钞即集其句奉题　唐淮

梦里青山拟结茅，盎然真趣溢风骚。高风竚想烟霞外，柳浪生时黄鸟娇。

文阵几人摩壁垒，达观早已陋庄生。清宵坐读谁为侣，人向诗边瘦易成。

老去风情在醉乡，数椽茅屋傲羲皇。抗怀千古怜知己，花发东篱酒正香。

腹有诗书养更纯，瑶华顿尔挹清新。情深汲古诚堪羡，笑我何人此问津。

九日上昇观登高，因过王氏草堂　曹森

霜叶惊飞水国寒，因怜九日强追欢。高秋万里层云人，衰草何年短碣残。泛菊杜陵吟兴远，趋庭王勃旅怀宽。嗟余独结凭栏恨，冷雨斜风湿素冠。

悼石芬子　王元文 下同

总角相亲识，如君左右宜。病侵偏及壮，身死竟无儿。尘掩琴弦寂，庭空草露滋。无生良可学，作达只嫌迟。

追悼钱雪岩夫子

总角追随二十年，吁嗟回首隔重泉。潜夫有论终须录，伯道无儿实可怜。独行他时谁立传，招魂此日未成篇。潘杨谊重情何已，检点残书泪泫然。

青草滩杂诗　赵基

双浆[桨]巡船甲令严，过塘尺步认私盐。细民竞射蝇头利，只是当官怕范廉。下塘浙盐较上塘辄减价少许，巡盐船必诘之。元至正中，芦沥巡检范廉善捕贩者。

邮亭三尺酒帘飘，婀娜风帆自在招。流水桃花词客

去，更无人问鳜鱼桥。桥在塘西，去莺脰湖甚近。张志和《渔父词》"桃花流水鳜鱼肥"本意也。

行尽江南水驿程，船头合路晚烟生。推篷一霎分乡县，水北塘西易送迎。自寨湖至合路村，过塘即秀水界。

波啮风饕水拍堤，村甿万杵马千蹄。补疮剜肉坚牢否，增却塘高岸又低。沿塘圩岸每逢挑筑辄损坏，水潦必决。

槐花逐队为谁忙，欲问蟾宫孰主张。科目自因人地重，荆州准待破天荒。国朝百馀年来，吾乡未有发解者。

暑绡秋罗目易迷，争如荡北与溪西。天家不设机丝税，衣被中原到九氐。暑绢、秋罗、荡北、溪西俱绸名。

仲夏过喻指庵　史时

小桥行过薜萝墙，竹径松阴到处凉。积雨初收僧午饭，蒲团坐处话农桑。

桑柘缘村有几家，却来僧舍试新茶。夕阳影里行人少，但听前溪万部蛙。

前题　史垲

初祖诛茅地，苍凉不计年。窗开红药雨，门绕绿萝烟。境僻人稀到，僧孤犊伴眠。诗人寻旧约，同上钓鱼船。幽栖成结习，门外尽桑麻。布谷催耕急，提壶唤酒赊。云深藏古木，客到试新茶。不觉徜徉久，前溪落暮霞。

怀赵约亭　张诒

百里黄溪时跂望，相思随意好治装。篷窗一夜听春雨，人日题诗到草堂。

题范秀才来凤《铁琴诗草》 洪亮吉

以铁作箫，以铁作笛，何如铁琴声出金石？琴或以石，琴或以铜，何如铁琴逸响遏空？君家铁琴诗，坚古亦如铁。前古与后古，试问欲谁敌。一编能窥天地心，白电掣屋霜飞林。我携君诗及铁琴，海上落落求知音。

过黄家溪 顾王霖

前溪迷晓雾，略彷辨微茫。远水浮天白，残阳带雪黄。鸟啼泥滑滑，山隐树苍苍。安道门前过，扁舟兴欲狂。谓赵约亭广文。

访赵约亭即题《青滩杂咏》后 吴士坚

瑶华春去尚书墅，芳草云迷徵士家。别有溪南诗老在，好凭怀古溯烟霞。

游喻指庵，观撄宁上人《金刚经》墨迹 李堂下同

尘市意不惬，好从方外游。风光何淡沱，南陌野花稠。跂足望鸱吻，竹树隐翛翛。旁穿桑径入，谷谷鸣春鸠。门前尽平衍，远睇豁两眸。乌桕无留荫，池荷圆叶浮。莲宇喜洁净，端与静者谋。古殿深且邃，回廊曲复修。日色不能到，盛夏长如秋。足音隔院响，知是来茶瓯。此庵缅经始，高僧其姓刘。三字见韩诗。生长山水窟，微之夸越州。蓬莱报清浅，人世何所求。长谢青衿侣，来作缁衣流。圆蒲坐兀兀，破衲寒飕飕。结习未能舍，搦管驱蛟虬。夙闻有手迹，命彼沙弥搜。什袭闭檀匣，郑重琳琅球。笔端金刚杵，字与经适酬。气韵脱蔬笋，忠义森戈矛。则知心耿

耿,不忘黍油油。西天贝多叶,渍墨难久留。趁此纸完好,熨贴付双钩。镌之贞珉石,嵌以粉墙头。永作山门镇,玉带遥相侔。人情洵叵测,典守非悠悠。兰亭赚萧翼,幽壑负藏舟。缸面酒虽熟,不饮亦可休。空堂瞻遗像,舒卷张罗帱。披发乘化逝,还念宗人不。吾溪有刘姓,是其族裔。

仲夏至慈觉庵,观万历中所藏《华严经》

来往茅蓬五十年,不知藏室有真铨。大乘力挽牛蹄漏,小劫频更象教延。锦织盘龙愁手触,金书楷字识心虔。禅门此际方持诵,太息浮生累俗缘。

黄溪竹枝词

旷世人还邀旷典,嗣孙速化可怜伤。焉知不有扶鸠杖,遍觅溪西百岁坊。乾隆甲寅,钱太师母叶氏百岁,请旌。其孙城将谋建坊而殁。

题福德道院,次巴怀庄道人韵　沈鉴

野田一径石梁开,跨鹤仙人去不来。帆影回塘通合路,雁声排阵落平台。帝乡云白空千载,铁树花红又几回。重九当年觞咏客,山阳笛里半蒿莱。昔年九日,同人为曹竹汀先师祝釐,集院中者二十馀人,今大半物故。

青草滩　郁承泰 下同

青草滩边路,青青杂芡菱。鱼虾争早市,机杼急宵灯。水驿通南北,蓉庄感废兴。井烟望稠密,高阁晓频登。

昙华庵赠方美上人

傍水禅关闭若虚，闲来时叩远公庐。地临幽寂深山似，人对清臞太古如。冒雨栽蔬泥滑滑，当檐补衲日徐徐。香添一炷斋方罢，阁阁空堂响木鱼。

广善堂六咏

忆昔原归三寸桐，难禁兔掘与狐攻。有心种福非无地，指点荒烟蔓草中。掩埋。

生前已苦迫寒饥，何物还将死后遗。我劝三年为石椁，好分几片薄杉皮。施棺。

一灯如豆隔窗明，饥鼠床头格格声。指欲堕时肤欲裂，萧萧络纬到三更。恤嫠。

文契光华贯日星，作时黄玉降天庭。糊窗覆瓿频相诫，幸免他生不识丁。惜字。

木棉花发足三秋，九月先施卒岁谋。须识单寒无过望，一肩布衲胜狐裘。舍衣。

鱼乐聊从庄惠观，披裘钓客且投竿。古来解网恩犹浅，此处偏能四面宽。放生。

寒露日招同孙古杉携小孙涵泛舟黄溪，访东庵看鸡冠花，感而有作 连下计作，皆丁丑年诗。 宋景和

昨闻黄由墅，溪东有梵宇。矮屋八九椽，庭宽馀旷土。花疑陈宝种，栽自瞿昙侣。笼烟耸绛节，曜日炫金距。若斗浑希声，初开似振羽。昂藏傍垣墙，植立近堂庑。如斗复如毬，欲飞还欲舞。观者竞喧传，游人常接武。余亦动

幽兴，晴旭才过午。闲招长啸翁，携桡泛洲渚。到岸已斜阳，舟楫集水浒。沿村列茶肆，兼得市酒脯。童叟既偕来，妇女并群聚。静玩围锦屏，百十不计数。询彼住持僧，陈词更缕缕。云昔老禅师，栽花遍环堵。扶竹与灌泉，晨昏伴钟鼓。尚记己丑秋，灿烂盈老圃。迄今逾四纪，繁英盛如故。看花娱老眼，再到谁堪诩。我儿述土风，旧闻曾采取。简册征遗诗，乾坤叹逆旅。我今复来此，须发皓如许。畴能固筋骸，坚比金刚杵。回首顾孤孙，踟蹰久延伫。老友屡慰藉，归篷丛絮语。

穆溪东庵鸡冠盛开，用东坡粲字韵　计楠

泛舟看花来，夕阳明溪半。古庵隐溪东，有花各赞叹。迤逦入蓬门，喧哗多游玩。昂首立风前，锦绣一庭散。不争名士场，好与优昙伴。霜叶舞秋丛，露华滋旭旦。记种悬竹牌，题诗据香案。色相原是空，高低却不乱。或恐尘土污，净水将手盥。今昔阅卅年，来看不宜缓。天巧非翦裁，枝枝脉络贯。丹翰势若飞，翠脰骨不软。老僧供客茶，竹炉时添炭。香输黄菊篱，艳夺芙蓉馆。是时天气佳，九秋正晴暖。归棹尚回头，晚霞共花粲。

登黄溪文昌阁　陈大绩

面面轩窗放眼宽，瘦筇引我凭雕栏。春云舒卷连山动，暮色苍茫隔水寒。村落两三机轧轧，官塘灯火夜漫漫。庞眉说偈留人住，为道人闲此最安。

纪黄溪广善堂六事　赵齐峄

埋骨　蒿里谁家地，累累块砾繁。贤愚同枕藉，新旧各烦冤。荷锸青山骼，穿狸白草墦。鹘鹠凄独语，仿佛与招魂。

施棺　念此沟中瘠，谁从原隰求。敝帷同惜马，藉干免亲蝼。薄劣存孤楮，凄凉委一丘。安知蓬颗下，或有似黔娄。

舍衣　短褐推馀暖，酸风集垢壑。总非慈母线，颇似故人绨。秃尾怜穷鸟，华颠感冻梨。男儿不自庇，颜色使人低。

恤嫠　漆室天光黯，馀生蓼苦仍。营身惟十指，恤纬少孤灯。拾穗无盈掬，炊糜或斧冰。眷言桑梓谊，喘息尚哀矜。

惜字会　扫地谁言尽，藏山良独难。雄文酱瓿覆，蠹简羽陵残。疥壁经年剥，灾梨几帙完。平生憎爱意，到此亦灰寒。

放生河　漫说潜渊乐，非关畏水清。龟鱼知报德，蛹蛤恋微生。断罟匡君义，投刀忏佛情。如何万钱食，兀自弃残羹。

题福德道院，次韵巴怀庄道士　陈赫

可能摆脱此关开，度世还应自度来。曾吏玉皇传宝笈，试排铁树傍灵台。年周甲子看花去，夜守庚申梦鹤回。我倘白榆种天上，谁堪采药共蓬莱。

福德道院铁树花歌，用少陵《古柏行》韵 树为元时物。

钱墀 下同

荒村古院无松柏，独有铁树根蟠石。繁花开期六十年，孤干挺高五百尺。凌厉冰霜阅三代，冰霜怪讶转相惜。一气接引青山青，千枝穿破白云白。料得骑牛去向东，真人章奏元天宫。明时，院中有马真人。玉皇诏敕群仙吏，岁岁年年护碧空。莫使精英历久耗，施以甘雨翔和风。村民但候花结子，采撷都忘造化功。吁嗟乎，元家大厦倾梁栋，桢干无人堪藉重。遂使陵社树千章，劫数难逃兵火送。惟此灵根寿最长，仙坛久傍常栖凤。更与人结大因缘，豆惹相思供玩用。

溪上晚步至邻姑庵

闲情何处寄，信步不知赊。桥外观渔网，田间听水车。径纡芳草乱，庵古夕阳斜。邂逅村翁话，香厨正供茶。

次韵巴敬阳道士，题福德道院　周仙根

仙宫筑向野田开，控鹤真人去复来。蓄水应同放鱼涧，道人新建养素堂，旁开小池。谈经合并雨花台。炉中火沸成丹候，袖底云生采药回。愧我缘悭曾未到，人间咫尺有蓬莱。

侍郎井　赵兰佩 下同

玉槛银床载简编，平芜何处觅涓涓。侍郎空有头衔贵，古井谁知穿凿年。一勺寒泉迷蔓草，半弓遗址剩荒烟。

我来抱瓮徘徊久，凭吊斜阳断础边。

徵士宅

遗宅溪南四百年，西村游钓仅流传。三征隐士同周党，一代高名媲石田。鱼岛鹤汀埋旧径，芦湾花坞换新阡。只留小雅高堂在，犹见春秋享祀绵。

重集广善堂示诸同人

祇园借得一椽宽，结伴同来话古欢。天下莫如为善乐，斯人只恐信心难。福田宁冀终将报，方寸惟期得所安。但愿始勤勿终怠，绵延不致此盟寒。

同李香严、陆蓉香蕴空庵看菊　赵楚湘

黄华时节雨频催，问渡欣瞻霁色开。湖上刚逢三径辟，篱边遥指一僧来。秋容却比禅心淡，夕照偏随云影隤。笑我看花无厌意，临行犹乞几枝回。

过来远楼故址有感　陈爵

此地曾传旧有楼，四方名士共来游。翻因避乱成高会，却使闻风忆胜流。一片寒烟连野岸，数株老树但荒丘。今为史氏葬地。玉山佳处同颓废，凭吊斜阳引客愁。

福德道院铁树花　陈佑清

初开铁树共喧哗，古院相传时代赊。树为元时物。气应庚金凝就质，期周甲子炼成花。青霜耐去看人老，红豆抛来向客夸。我岂玉皇香案吏，此生偏得近仙家。

吊潘无隐先生墓　钱锋

才命难兼实可哀，一抔浅土剩溪隈。曾闻作赋推司马，徒使登台重郭隗。流水斜阳淹岁月，残碑短碣没蒿莱。子孙遥隔天涯路，后人家京口。谁向荒原酹酒杯。

明府厅　陆镐下同

我慕屈明府，出处真自在。偶思闲居好，竟辞建昌宰。筑室青草滩，室中列兰茝。招隐者谁与，谪仙句可采。

侍郎井

筮卦得水风，改邑不改井。如何邑不改，而井反荒冷。破甃碧古苔，寒水浸残荇。空传侍郎名，不见侍郎影。

福德道院看铁树花

铁树闻初放，携朋策短笻。此花开不易，而我喜重逢。老干云空绕，孤根蘖乱封。好风吹一阵，香影落蒙茸。种自横州出，仙坛植有年。青霜催树老，红豆惹人怜。旧梦犹堪忆，新诗此又传。刻期丁卯岁，一笑付陈编。

登文昌阁看雨　于应鹏

崔嵬高阁傍溪隈，怅望遥空景不开。水气渐腾云气合，风声更挟雨声来。惊疑窗里轩波起，真似山中石鼓催。直向天公私祷祝，江头樯楫莫倾催。

福德道院看铁树花　韩壬

飘然杖策到仙坛，老树扶疏石磴蟠。廿载始逢此花发，一生犹得几回看。子抛圆豆当阶堕，叶里浓云拂槛寒。

小立斜阳还不去，新诗题遍曲栏干。

上昇观 即福德道院。 道士 巴纯一 下同

院僻红尘隔，泉清碧水深。观后有土泉。琼仙留一窦，黄真人创始。铁树挺千寻。阁有香云绕，帘无草色侵。此间足安乐，应忆古人心。先师祖虚白沈公重兴此院，置田以供香火。

福德道院漫成

古院幽深一径开，携镵劚药我频来。花香带雨侵书幌，月色寻诗照砚台。倚槛静观鱼跃上，抚琴闲唤鹤飞回。个中旧有仙真墓，不使残碑卧草莱。

黄溪志卷十一　艺文三

集文上

重建福德道院碑记　明 杨复

洪惟国朝崇奉道教，其来盛矣。而于元帝真君尤深敬礼，常遣使武当，追尊本始，加上徽，称元天上帝。益宏□□□□神而明之，章示灵庆，震动宇内，俾知所寅奉欤。是故京师以至四方郡县之中，莫不各有祠庙以奉祀之。吴江之南、平望之东福德道院，则其一也。稽之郡乘，肇建于前元至正甲申道士金悟真。迨今□□□□□宣德甲寅，住院戴南公以旧祠宇隘陋，欲广而新之，即命善士沈智宗与其徒黄崇理共勷，实心劝募。有史公原弼、盛公复善、沈公德誉等辈，悉皆捐资乐助，以赞其成。遂乃鸠工庀材，择日起建大楼一座。上供九天三元诸圣，下塑元天梓潼帝君、老祖天师，将吏翊卫，气象威严；左右两壁，悉图入山修持成道事实，旛幢花灯，无不备具。朔望元腊，则与其徒宣扬玉笈之典，上朝金阙之尊，于以祝延圣寿，茂振元风，阐其教也。其前法堂，则仍其旧。旁构从屋，翼以两楼，昭其明也。功既成，轮奂尊永，翼翼巍巍。兹

道院之改观，闾里为之悚瞻，于是闻者、见者莫不稽首作礼，祇敬寅畏，赫乎有临。既又施以□□□□□□□□□甓，由是气概高明，潇洒虚敞。登其堂，入其室，若置身于蓬壶仙馆之中。琅音振响，香馥纷纭，仿佛衣染烟霞紫气，上属于空。皆曰耿耿祉哉，南公之功大矣。事既竣实，命其徒孙吕祖阳来京，求文刻石，以贻永久。予惟天虽高而听卑，神聪明而正直，故能祸福下民，无幽不察，无微不显。是以古先哲王教民，使其荐德报功，载诸祀典。人若能尽诚敬之心，庶几感格。此天人孚应之理，不可诬也。矧南公为吴中得道之士，运值熙明，是院之兴，诚□□光矣，殆非偶然哉。吁，后之来者，尚当以南公之心为心，以答天庥，则其福德之来，思可量哉。《诗》曰："昭示上帝，聿怀多福。"《传》曰："敬恭明神，无有怨悔。"其斯之谓与！南公尝师事道会华阳沈真人，法名克真，号虚白，得五雷秘传。凡遇水旱疫疠，恳请祷祈，无不灵验，故为人所倾信，积有年矣。因其请并记。

大明文约访采序　史鉴

《序》曰："孔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夫圣人以天纵之才，生知之圣，犹以无征为患，况乎后之学者，其可不资文者乎？三代之作，尚矣。周衰，处士横议，家自为书，固无汇萃。自秦以来，作者渐多，卷帙浩繁，雅郑并列，学士大夫穷日弥年，绝编溃简，有不得其要，于是选类之作兴矣。故两汉、三国、四朝之有《文

选》，唐之有《文粹》，宋之有《文鉴》，元之有《文类》。虽不能必无遗憾，然后世欲考当时之制作，舍是数书，何征焉？大明混一海内，光岳气完，文教大同，作者兴起，于今百有馀年。以时则若是其久也，以人则若是其多也，以文则若是其盛也，而编类之书无述焉，庸非缺乎？《传》曰："礼乐，非百年不能兴。"于是吾苏参政刘公选为"类集"，未及成而殁，人咸惜之。今侍御史马公慨前人之志未完，将广而继之，期于博且精焉。某承乏任使，然生于穷乡，见闻寡陋，不能周知四方之贤，今昔之制作，欲求无遗失之罪，其亦难矣。是以受命以来，夙夜忧惶，大惧弗称以忝我二公，如涉渊冰，未知攸济。伏望四方君子，嘉与成人之美，遍加搜访名家令作，赐而教焉。将使前辈典型，粗得见于天下后世。若夫成一代之典，则吾岂敢？盖将学之焉。

西村集序　周用

庄周有言曰："刻意尚行，离世异俗，高论怨诽，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渊者之所好也。""语大功，立大名，礼君臣，正上下，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强国，致功兼并者之所好也。"夫仁义忠信以为学，出则朝廷，处则山谷，人徒以为为亢也，以为为治也。而不知亢之未始不为治，治之未始不为亢也。故曰，夫人幼而学，壮而欲行之。行则君子欲之，然能必其行乎哉？欲之而不可得，则其学犹是也。是故亢而不为倍，治而不为矜，则固世之所谓通儒者已。西村先生自少好学，

于书无所不读，卓然举大义，不掇拾以为文辞。而尤攻于史学，于古今治乱之端、官府政事、名物数纪，纵横上下，指掌论说，莫不有肯綮归宿。以为学者宜如是而已，而不屑以求一试，声名隐然起东南。成化中，三原王公巡抚江南，以百姓之利病，坐先生而问焉，则历历语所以，退复疏其事，以道诸所宜更置。公叹曰："子之才，可当一面。"乃今得先生所著述，自诗歌文辞之外，其与旬宣大臣、台部诸使、郡县长吏往复论白，及于政事者，居其三之一也。莫不适常变尽利害，闾里韦布之所推逊，而无有选择；搢绅大夫之所以向用致理，而不能合去者，皆是也。则所谓通儒者，非先生欤？吾吴中经生学士讲求时务，水利莫先焉。决塞变迁，大要委诸海而已，殆难按迹而求，复得其旧也。《职方》、《禹贡》以来，互为援据。夫人而能之举，而加诸水则悖矣。不然则又吏于兹土者，大发在官之盖藏，而以畚锸从事，坏庐舍，敝腓胫，掘地数十里，引旁流内其中，而曰水去矣。明年不幸而恒雨，曾不能损水之分寸。其如浮而不实，费而无功何哉？至读先生《论水利书》，首以谨堤防。其大法，有司者、使田者因地势豫为防以拟水，于是立之表以程其功，课之艺以益其厚，贷之粟以傅其力。夫民水也，大为之坊，民犹逾之，况不为之坊乎？裕民成赋之道未有能行之者，其有用之学可以画一而论也。余生也晚，不获操几杖以从，读其书，而每有感焉。先生既殁，其冢孙进士臣裒其稿为集。余曰："是集也，约而达，劲而节，谋而有征，不独论水利若是矣。可以传也。"余所尝欲见先生所著《礼纂》若干卷，尚不在集中。

先生姓史氏，讳鉴，字明古，吴江人，学者称西村先生。吴文定公表其墓，家世行实具可考也。

姚家庵碑记　陆基忠

盖惟大明□戒□□珠宫梵宇错肃□□□□奕于示时。慕西方圣人者，斋心祓意，百世渊赴而虞奔矣。乃黎献启□□往往左袒。大士□□□□裔有人焉，捐金钱，置田土，仿佛修葺紫林，以为虔奉之。□□□□□大士禄□使人归依，敬信如此哉。去吴江而南两舍许，曰黄溪。溪之北有浮屠□□然庄严□□远迩瞻之。溯厥鼎建之初，实惟善知识姚邻塘暨同志陆半仙所筑。而其配卢又将膏腴□业兹□垂诸绵永。夫佛氏应感冥漠难觅，迟速钜纤非容思议，或福田等之秽路，或□□□于信心，真弗相参，率由人造，有如当世墨货之。夫沉于俗虑，约结徽缠，兢兢守一，情钟而不能弃去，则孰有舍所有而畀彼缁衣者之流乎？兹举也，姚君创之，陆君佐之，姚配卢氏成之。凡为堂奥几楹，香积几楹，田拾亩。由此承承继继，不忝前修，固知檀信功德，当与直理同不朽者矣，因为之颂。颂曰：有水□□，有舍禺禺。爰清爰静，大士之宫。竹苞齐固，结构如松。谁其作者，猗与姚公。亦有半仙，合意轻赀。落成之日，□睹之时。曰菑曰畬，令人是施。于万斯年，勿替引之。

金山赋　潘一桂 下同

岷源斥，玉轮割，涪汶汇，沅湘辟，千流既同，百谷来

宅，澎澎焉，灏灏焉。委蛇于后土，运元气而不息焉。其迤沧瀛而趋于京口也，则浩滉潢漾，滂滭潨洸，渹濞澎濞，奔訇溯湃，稽天绝汉，包峦襄埭，驰波跳沫，怒薄天外。于是天纪荡，地维陨，灵气涣，神化隐。上帝东顾，爰咨而轸闵焉。乃命娲积葭烬，鲧窃息壤，神禹操铎，巨灵伐掌，驱悬圃之秀嵘，割太华之奇崒，躨跜岾嵲，虬据鳌峙而立乎泱漭尔。其峰峦之为状也，则岧嶷岪岁，嶂巃嵷崚嵴，嵚嵚焉。其陖孑也，斧脊剑锷，霞驳云彀，妩妩焉。其韫烨也，排骇浪以卓矗兮，绝游氛而负青天；劈淫涛以隤怒兮，杀万里之骄澜。基以蛟宫，隍以鲸波兮，廓遥岸而衢奔流。包牛曜以肇胎兮，奠朱方之上游。负蹇踬以碣起兮，绝氛块而不留。仰夭嫽若龙游兮，俯蹲踆如伏牛。肇孕金而浮玉兮，锡嘉名于六朝尔。其灵脉之四协也，则肱焦股玉，引岘控雩尔。汝北顾襟带，南圌石簟，扬袂盘陀，曳裾发茜，贡妍跂踵，俯躯若朋昵以相劳，亦绰约以共娱。苍然鳞次，称附庸之国，琛献而赀轮尔。其洒睇之遥含也，则溟渤呼吸，旸谷曈昽。朝日夕月，互经西东。五州蔀天，高骊刺穹。庞嵩封阙，轂骑而袭观兮，玲磕揭旎，繁乱而汹汹。郃云吐雨，靓何嫚姗兮，蓊然宾然，开陆海之芙蓉。千甍百雉，拥天堑以对峙兮，嚣嚣訾訾，烝以郁葱。迤封逖域，限南北，界吴楚而分邦焉。至若林开波府，浪蹴香城，考险列构，循危载甍，龙蟠绣栱，鹤矫雕楹，珍台弥乎嶙峋，峣榭抗乎峥嵘。槛骞翥以翚翔，亭夐奕以鸾擎，梁要眇以霓起，铃答蜡以檐鸣。塔寻云以上出，幢千烟以孤停，廊四辟以纳爽，洞玄邈以延清。乃有瑶珉承陛，琅玕

粹楯，玉版分辉，金绳对整。琼函芝检，鸟棁藻井。燻碧鎏黄，争煴竞耿。五色相耀，虚外含影。日月荧其晶莹，星辰袭其彪炳，飞廉衙衙而敛辔，冯夷辑辑而延颈。迓景纯于云墟，礼头陀于烟岭。大彻标顿悟之门，玉带落箭锋之颖。处士擅响于绝唱，蕲王失虏于速骋。游魂依法以脱波，神龙梦游而凿井。信神明之所庐，而栖心之静境。若夫饯寒迎和，淑气初敷。夭桃扬赪，艳杏挺趺。柔蓝净绿，贴霄而铺。轻飔微澜，若有如无。于是陶嘉月，藉芳辰，宾从鼎来，群楫竞臻。银鲥刀鲞，衔鲜漱新。既乃释舲，辞羽逦步，岩峤攀蹑，颢气登躯。林杪跻驺，荡蹑窈窕。践飞鲲，轶游鸟，奇抚云上，异拔霄表。嶕突兮，远岫之隐嶙而缥缈也。泱瀚兮，洪波之噓虹磷日，浩漻而渺森也。织绎兮，吴帆楚缆鸟飞电写，乘波途而践云道也尔。乃经虑涤烦忧，捐漱浸液，招游仙，吊梁衍，悲吴权，睨蓬壶，睇蕊渊。惝怳自顾其乐忘年尔，其娱乐未终。流光将夕，绿霞尽灭，绛云微集。瑶海上月下荡秋汐，摇琼曳玖，涣汗漾溔。若金在镕，飞跃注射，馀绚隐见。览不可悉，起凄响于江澨，泣鲛珠于崖隙。钟霏微以烟度，鹘惊栖而不息。于是为之歌曰：翔天波兮拥明月，与至清兮并游歇，安得冲举兮恣超忽。若夫长离南迈，融风扇氛，爽榭郁矫，里闬如焚，更簟骤盥，扬炎益煴尔。乃逃暑山馆，招涼江谷，风穴凝寒，阴岩却燠。移高荫之萧森，蔽琪枝与珍木。渐水气之浥泫，落飞飚之穆稷，汲虚无之清荧。斯骨廪而神肃，结幽梦于华胥，与仙者而为族。若乃浓云威[嵬]嶷，猛吹欻侈，波如活山，乍伏乍起。霆崩箭疾，岳

颓电驶。散类天裂，合疑地圮。飞沫摇岑，澉洚刷屺。欹樯侧帆，倏忽生死。乃有怒龙、悫蜃、水马闯犀阳侯海，若云君、霓师扬鬣鼓浪掉尾卷澌。友风子雨，妖谲多奇，骇心眩目，悚息而崩摧。信兹山之雄快兮，变昏旦以展媚；隔视听于域表兮，栖神明于天际。虽灵迹之冥昧兮，犹夜浮乎金气；愿违世以蜕驾兮，脱人群之战兢；向白云以独耽兮，濯灵腑于中浚。

募葬卜孟硕茂才疏

问才于今，吾必以孟硕为第一焉。其气豪上，谓一第可以俯首拾，而夷然不屑也。于是聪明之所溢放而为词赋，为书画，为度曲，又放而求神仙。至于学仙不成，卒以病死。死十年久矣，而流风馀韵沁人耳目间而不可去。三吴数百里间，称诗者，师其宫商之位；征歌者，师其抗坠之节；临池而染瀚者，师其挥洒磐礴之势。即残简断幅，人宝之为吉光片羽、濯濯矜视，至有燕缇楚凤以徼重赀者，亦可以窥孟硕之梗概矣。或曰孟硕盖仙去不死，云某也见于西泠，某也见于目澜，皆有时日，不妄也。夫孟硕灵心颢气，神明炯然，必不与化俱尽。然孟硕自有所以不死者，形见其末也。孟硕既死，而家益罄，上有垂白之母，下无烝尝之胤。遗褡吊影，以纺织自活。予入吴扫基[墓]，必哭于其庐。荒旌败壁，尘土数楹。寻向之清歌燕笑之地，已鞠于荆榛而不可问。嗟乎！才如孟硕，品如孟硕，生不能策名丹陛，绾半通之纶，死不得戢体元丘，依一坏之土。且并其母若妻日就冻馁焉，而卒无效脱骖捐

麦舟者，则平居所为缔金石之交，同芝兰之臭者，果何人也？大司马吕益轩先生未识孟硕之生也，读其遗文而怜其死，垂慈醳惠，恤死虑生，于上方山顾野王墓侧，谋为之茔，以安魂魄；谋为之祠，以寄吟眺；谋为之置田若干亩，以赡其茔。独司马之行义可谓周矣，司马之怜才可谓至矣。又不忍独擅其名，命桂洮笔以倡疏焉。吾愿交游之豪杰，许与之气类，毋徒轸流水之弦，勿空下山阳之泣，共襄兹举，以慰才魂。悲夫！生而友之，没则已焉。一死一生，能不为交情之负者，又多乎哉？奈何吝无用之囊橐而轻弃朋友之伦也。爰以引代涕，告诸天下之好行其义者。

《中清堂集》序　李维桢

班孟坚曰："赋者，古诗之流也。"称古诗，则必有今诗矣。当是时，诗自三百篇外，惟郊祀铙歌、苏李十九首，体小别耳。孟坚诗传者七篇，《明堂》、《辟雍》、《灵台》、《宝鼎》、《白雉》则系于《两都赋》，犹赋之有乱也。《咏史》与《郊祀灵芝歌》自为目，而其体亦仅四言、五言、七言。《昭明文选》，《两都赋》甲首，《幽通》居庚，赋外二诗不在《选》中。岂其长于赋者，不必长于诗耶？安在赋为诗之流也？今人率长于诗，不长于赋，即二三大家，赋亦鲜合作。而诗多近体，不出三唐之调上者，乃沿六朝，与孟坚所谓古诗相去弥远。松陵潘无隐，年未三十，作赋若干篇，诗若干篇。赋则溯扬马而上方驾屈宋，诗则由汉魏以前本原风雅，即降而六朝三唐，靡不操其奇赢。目中所见，后来之彦，殆无出其右者。余尝考《诗序》，诗有六

义，一曰赋。《正义》云："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故诗可以寂寥数言，而赋必春容大篇。"古诗之流取其义相沿，非论其体也。《诗品》又云："孟坚才流，而老于掌故。观其咏史，有感叹之词。"由此言之，孟坚史才，所撰《汉书》与司马子长颉颃。至于赋亦不免在屈宋扬马之次，诗可知已。无隐为诸生，治举子业擅场，而诗赋复欲前无古人。孟坚所云"大汉文章，炳然三代同风"者，孰与本朝得人为盛，请以无隐征之。

《致身录》序　焦竑

往岁戊辰，余同二三友薄游茅山。会淫雨连旬，兀坐一室，老道以所藏杂书供翻阅，竟日无可意者。最后得史翰林《致身录》，读而抚掌曰："革除多疑事，读史者深不决之悲，得此足发覆矣。"询其得之由，则成弘间史之裔孙尝携以游，道士窥而窃之者也。袖之归，寻亦失去。今阅五十馀年，于敝箧中得之，完好如故。因叹革除最饶节义，而史未有闻，读兹录而彝俭不二，建文君卒有赖焉，不啻诸侠烈士矣。然史之子孙失之于前，予亦失之于后。革除之多疑义，若有阙而惜之者。然今幸圣天子已多昭雪，不讳之世，不可不梓之以传。

重建莲华庵碑记　文震孟

原夫高岸深谷，互换递迁，其间兴废之因往往不可致诘。故虽前代寝陵、故侯第宅多付诸荆蓁瓦砾、败址颓垣，惟供养空王皈依莲土之地，虽历千禩终不泯湮。盖上而

天龙呵护，下而此土四众，往昔劫中，曾于象教稽颡发愿，以是夙因，世世生生，每逢佛宇倾圮，金容黯淡，便欲维持而兴起之，当不与人间成毁同日而语，明矣。自松陵而东为黄溪，其地与浙中接壤，烟波浩淼，四望无际。有地一区，孤峙水面。神庙末年，里人有周应宾者，为其先人营吉壤。广狭既定，将择日而卜葬焉。其夜感梦，梦地中缶生莲华，其华皆作金紫色，光彩陆离，洞骇心目。华中有佛结跏趺坐，旁有比丘合掌侍立。觉而异之，方议别葬，比晓即有一比丘诣门，乞其地结茅供佛，其貌盖宛然梦中所见者也。周应宾者遂欣然许之，略无难色。嗣后，里中优婆塞每于静夜遥见金灯数百，遍烛遐迩，因相率瞻礼，曰如来像教现大神通，未闻有若斯之灵异，殆将为此境善士作大慈航耶？于是比丘普济募善知识，鸠工协力，不日而成。会欲有以名庵而无所属，为感梦莲华而建，即以名焉。续考郡志，则宋淳祐中古德海庵旧址也。夫自淳祐迄今，其间兴而废，废而兴者，不知其凡几。独此地经数百年而放光，而入梦，而慨施，而乐助，卒使殿宇复新，钟呗如故。是知比丘之与宾等，往昔劫中同一愿力，同一因缘，必非萍聚之踪，不期而合，明矣。普济，讳广隆，昔在四安山中苦行十载，所遇无贵贱，作平等观。其德行有足称者。重恐数世后庵复沦没，属予为文，以冀不朽云。

黄溪志卷十二　艺文四

集文下

放生螺蛳碑记　国朝 叶绍颙

尝读《南康记》，载螺亭事。一女采螺为业，夜宿亭上，闻风雨声，见众螺张口而至，分啖其肉。诘明，惟骨在焉。噫！螺何识知，能得其所仇者而甘心乎？虽语或近诞，然乐生恶死，蠢类同情。家居无事，恒思结大因缘，安水滨之介士而未能也。余侄孙隽千，融目惺心，愿为之倡。适遇契友史善仓同有是念，以所有水路周溪五里，捐为放生螺蛳河。且一时乐附者各助工赀，勒碑河畔，以垂永久。余为此乡祝曰：生不逢淮南之乱，共效为断罟之行。自此以后，山不槎蘖，泽不伐夭，生机旁旁，传此螺乡。

史忠献公祠堂记　沈涵

天下庸有或绌之数，断无不伸之理。今圣天子当阳懋建中和之极，金声玉振，神欣人悦。御史商丘宋公奉命巡抚江南，宣德达情，无不仰体圣天子德意，以和洽神人。丙子春王三月，特祀故明从亡忠臣吴江史忠献公之祠，令有司岁给公帑，永修春秋祀事，且令他人毋得引例陈乞，

实从忠献公裔孙编年请也。夫靖革之举，以臣逼君，甚至革除年号易世，而后竟以"赴火"二字完逊朝一局，致正史模糊，抑有数存其间。岂知史忠献公辈二十二人捍主于艰，埋名秘迹，究使名山之藏，若《致身录》、《随笔》诸书以时发见，岂非理之不容泯灭者与？考《英宗实录》，正统五年，升广西思恩州为府，土官知州岑瑛为知府，以其获异僧故，是则建文逊国无疑。而《致身录》所载君臣之出亡也，由鬼门，由御沟、水关，皆宿神乐观西房。史忠献公以家侦舟载帝幸黄溪，由是而入蜀入滇，真逊国之实录，亦千秋万世之信史矣。厥后徽称让皇，恤祀从亡死节诸臣，数乎，理乎，何容拟议乎？即就史忠献论之，能正色立朝，危言激论以启沃君心，而不能决策以挽金川之失；能重趼万里，尚膳尚衣，二十六年声影不露，而不能使一十七家之告奸潜消默化，至于毕命囹圄，能从异世后忽见光华，使名公钜卿若焦太史竑、钱师相士升发闻其狱底遗书，而不能见信于逞臆，私者指为射天之矢，吠尧之犬。盖公之有时而绌者，数之所，或然；卒之历年弥久，公论弥昭者，理之所当然也。始忠献公以祖籍崇祀禾郡乡贤祠。其时禾郡守郑公瑄以裔孙诸生册之请，移文建有江邑之祠。今御史中丞宋公于五十年后，秩之祀典，一时荐绅士庶咸欷歔瞻拜，徘徊祠下而不忍去。是宋公之治化，合幽明而无间，通神人为一致。其循乎数，顺乎理，厚裨益于人心风俗，以仰副圣天子简在之至意，岂可以寻常议论测之哉？编年，册之曾孙，克绍先志，请书余言于石，因作诗三章以遗之，使祀之日俏人歌之以祀。其词曰：忠魂

降兮，黄溪之湄。乘龙轴兮，展戴云旗。缚贪生像兮，陟降在兹。减赋愁容兮，恍闻痛噫。　君行遁兮，臣遥应援。君获安兮，臣躯殒捐。犴狴遗留兮，致身一编。阐扬幽忠兮，名笔如椽。　惟兹春秋兮，陈牲荐觞。披发下降兮，翩然大荒。历久论定兮，百代传芳。永绥后人兮，奕世其昌。

《流芳录》序　顾汧

古今治乱、兴衰之理，盖相寻于宇宙间，不能不归之气数也。而履仁蹈义之士，智深勇沉，独能与造物争剥，复当其一诚所将，九死靡悔。真有金石不能移，寒暑不能变，雷霆不能怒，鬼神不能窥者。此特本乎天理之至正，而行其心之所是。虽刀锯鼎镬，安然任之有馀快，岂才美自负，沾沾名位者所可测其万一哉？余读史忠献公《致身录》，重有慨焉。革除祸烈，顺逆易位，良心既死，斥忠为奸，千载覆盆，有莫可如何之叹。孰知烟销雾歇之馀，碧血丹心，昭回日月，前此之隐忍不敢讼言者，可大白于昌言之朝而无所忌。即向无所捃摭，犹将探索而详考之，况名贤宿德著作如林，章章不可磨灭如斯者乎？公之后人以文章政事著者所在多有，皆已凋谢。今其裔孙编年恂恂一儒生，能以祖烈陈之大吏，用光俎豆，辑《流芳录》以请序于余，谓非忠孝传家，性生有本不可也。独怪王褚下流变乱黑白，己不能自即于正，又耻人之抗节守正，每力排正气以为己容身之地。抑知西村鸿冥有过伟元，赍志不言，蓼莪并废，孰谓其无隐痛于中者？卒之贞志孤忠，历久弥耀，不能掩后世之公论，而彼自负国华，名节扫地，

丧厥本心，一败不可收拾。视曩者指陈疑似，狺狺不已，其靦颜地下当何如耶？乃始信天经地义之不可终泯，而乱臣贼子之无所逃于斧钺也。因并哀而志之，以戒世之好行其私者。

《潘饮人诗》序　潘耒

古之以文学世其家者，若班彪之有固有昭，崔骃之有瑗有实，应奉之有劭有玚，颜之推之有游秦、师古，史书所载，代不数家。至于冠冕蝉联，科名接踵者往往而有，岂非稽古之难，而逢时之易欤？然古之取士以经史词赋，故文学与名位常相合。今之取士以帖括制义，故文学与名位常相离。惟其相离而能守之以世其家，乃益可贵矣。而世知贵之者甚希，要其文词声光自在不可得而掩也。吾宗双南兄世居松陵之穆溪，去吾家莺脰湖数里，而近其祖无隐公。始侨居京口。无隐公词赋妙天下，江如公继以诗显，至双南三世矣。祖孙既并负隽才，为人复皆经奇磊落。无隐公尝为唐王上客，比王建号闽中，发使招之，辞不往。江如公遭乱，弃儒衣冠，转客江湖，故人通显者，招之不一见。双南负才使气，不肯与世浮沉，以故世有文而皆不达，然诗学益昌也。无隐公诗如餐霞仙人，脱口无凡语。江如公诗如老将用兵，纵横挥霍而纪律森然。双南诗不规规家学而天才烂漫，奇气勃发如鹰翮横秋，剑光出土，盖惟不甚似乃为真似，惟独诣乃可以并传耳。双南雅善饮，与酒人游，酒酣，以往肮脏磈礧一发之于诗，故自号饮人，而遂以名其集。饮人坐饮与诗，其穷日益甚，

而饮人不少悔，曰："吾无废家学，足矣。"吾潘固多文人，如安仁正叔、逍遥邠老、柳塘苍厓诸公，皆以诗鸣。今乃三世踵美，蜚声艺苑，比于古之闻家。视夫阀阅相承，一时轰灼，过则已焉，固不足以彼而易此也。耒少尝学诗，衰病侵寻，欲废笔砚。读兄之集，天机忽动，将复自力焉。且愿兄仍还穆溪，一觞一咏，壎篪相应，皮陆倡和，近出一门不亦美乎？兄而许焉，当种秫以待矣。

答王北溪书　陆燿

某力疾顿首，奉复北溪学长兄先生讲席：去冬眷属来楚，接奉手书。惓惓以晚节末路之难，与国计民生所系，谆切诫勉。读至"恐或牵引，惮于自异，则因循之闲，所欲为而优为者，亦竟不能为"，尤令人悚然自省，跃然惊异。洵非真读书人，不能作此书；非真知己，亦何能为此言？自得书半年以来，屡欲稍抒寸诚，奉答雅意。所以迟迟者，亦欲勉竭其愚，作一二称意事，庶可为良友告。然不自意病且亟矣，诚恐溘先朝露，不得再见故人，并无一言以所报德音，含恨何极。此时巽斋方急急料理观风卷，儿辈又仓皇医药之类，不得已口授沈甥了此欠事，惟览而垂鉴焉。某荷圣主特达之知，自部曹外擢，遂任封疆。受恩愈深，战兢愈切。自念芦墟一寒士，惟恐有玷于家风清白，有忝先君子刚正之品，是以读书励志，不懈初终。材无足以报君恩，行或免于辱君命，素所蓄积以为义理。当如是，元无求异于当世之心。然而道非易尽，心窃难安。发一言惧其取怒于世也，行一事恐其见疑于人也。古人

深渊薄冰之戒，虽不分于穷达，要惟位高责重者为弥甚耳。巽斋辄引高而不危，满而不溢，称美而兼以相慰。然高未有不危，满未有不溢者，自信不危不溢，必至于危且溢，而负君恩益甚矣。是未死之日，皆积愆之时，精衰力竭，终未有以仰答主知，所以惴惴焉不敢自宽者也。至所示藏富于民之道，清静率属之方，皆颇勉焉孳孳，幸不相背。承念及猺人杂处，筹及安全驯熟之宜，足征吾兄所学有体有用，允惬鄙怀。衡永以西有青苗、白苗、峒苗诸种猺，又有高山、平地之别。前代所不能绥辑者，圣朝皆已招徕而臣仆之。其或重岩僻陋，顽犷性成，尚馀斗狠之风，多有灭伦之案。常思设法抚循，平其桀骜，咸与渐摩，然岂数月中能行之事？此某之遗憾一也。又楚俗本信机祥，因惑溺于风水，停棺不葬，葬辄屡迁，甚且冒认祖茔，改谱改契。士民一辙，讦讼纷纭。常欲出示禁革，则人心迷锢，非数行条教所能破除。近乃委两司通饬各属，将坟茔之丈尺宜核，私改之形迹须辨，历年之祭扫可稽，并申严葬期、驱逐术士，诸条妥议详定焉。未观成效，恐复竟作空谈。此某之遗憾二也。即此二事，亦可见称职之难，况大于此者乎？抑又有欲为而未行者二事，惟吾北溪能为之，谨以相累。其一，何义门先生《四书文》，羽翼经传，足为后学津梁。舍甥携一卷来，颇有未经传习者，一时莫辨其真赝。其一，亡友仁寿宰俞菩园尔昌，为少年来第一知己。其子近寄《四书文》三册，作序将问世。此二种，某欲独任开雕，无如又添遗恨，病中不胜怃然。兹嘱儿辈且缴还，如其奉质法眼，乞为各选数十篇，弁以叙言，俾得传之后

世，某亦藉以含笑九原，幸甚，幸甚。《敬业》六编，近想陆续梓行，吾兄不朽之业岂止于此？此特如发轫之初，所造乌可限量耶？虽然，行百里者半九十里，斯言愿与诸故人交惕而共勉之也。痰嗽方甚，不能多谈，东望不胜呜咽。

《青草滩杂诗》序　金学诗

花封百里，幸同桑梓之乡；泽国三秋，尚阻蒹葭之慕。将携桂棹，带水萦纡。忽启琅函，笔花璀灿。擅词林之藻缋，音操土风；撷艺苑之丛残，香霏玉屑，则有天水才人，鸥波遗韵。琴心鹤性，家风能诵清芬；让水廉泉，世泽尚延仁里。赤乌结寨，沉沙折戟之区；青草名滩，射鸭捞虾之处。明府辞建昌而酌客，地擅烟霞；尚书开盘野以临溪，望隆阀阅。洎乎胜代亦有闻人，藉缟纻以往还，逐云龙而上下。常悬徐孺榻，青荧元敬之灯；或泊米家船，苍润石田之画。列牙签之万轴，都人品题；探香雪之千株，尚传雅谑。既而地遭兵燹，世阅沧桑。属当戎马之冲，易致烽烟之警。揭竿响应，捷泛凫舟；设栅侦防，严增鹭堠。守土既置棋莫定，虎帐频移；居民则悬磬堪嗟，鸿嗸初集。百年休养，当时瓦砾之场；比户弦歌，此日枌榆之社。一片芰荷香里，秋雨濛濛；千家机杼声中，夜灯轧轧。浊醪初熟，共赛神祠；巫鼓喧挝，竞趋村妪。依桥为市，乘风每集估帆；傍水起楼，对月便闻渔唱。稻田沃衍，平分吴越之疆；苔径苍茫，闲吊废兴之迹。爰乃搜罗轶事，博采舆图，纂述曩闻，兼资家乘。仿太冲之体例，价重三都；踵长水之歌谣，吟成百首。捕风捉影，始笑赋名六合之愚；

论世知人，莫嫌友善一乡之隘。云笺细擘，试写乌丝；玳管轻舒，刷推黄绢。倘使携之画舫，按歌宜付小红；如其侑以芳筵，命酒应浮大白。一斑已见，非仅传枫落之吟；十手争抄，喜新谱竹枝之调。猥以糠秕之导，索我题词；相期鸥鹭之盟，从君结屋。他日卸帆舣岸，当就访东道之主人；后儒考献征文，便堪续西村之佳话。

《北溪诗文集》序　袁榖芳

天下有真人品，斯有真学术。有真学术，斯有真文章。真者，诚也。人之所以合乎天，而孔、曾、思、孟之所以为学也。虽圣贤之学，不以文章重。而欲学圣贤之学者，舍文章则曷所窥寻哉？《六经》、《论语》、《孟子》之书，皆圣贤之文章也。其所以明伦理，广教化，而与天地无终极而常存者，不过一诚而已矣。自汉以来，惟董子稍见本原，馀则各师其学，人主出奴，琐碎支离，不醇不备。彼所为注疏、训诂之言，非修辞立其诚之谓也。至宋周、程、张、朱四先生起，而孔、曾、思、孟之道始焕然大明于世。学者即其言以求之，而后知学之不可以不诚。不诚无物，而尚何有于文章乎？夫文章之诚不诚，不系乎言语之工也，不系乎议论之奇也。盖有愈好奇，而愈见其庸；益求工，而益形其陋者。识者观之，殆于学术人品不啻明镜悬，而妍媸自露矣。吾尝读古今诸作者之文，而察其立言之本。其诚者必光明而正大也，必和平而笃挚也，必情深而谊厚也，必理足而气昌也。不者，言虽本于经意，实背乎道。即子云氏之《法言》，仲淹氏之《中说》，犹不足以言文章

也，而矧其下焉者耶？吾友王君北溪，少时为举子业，即能本宋儒之理，以发孔孟之蕴，殆无一言之不诚者。予已序其端，以谂于学者已。今复示予以所著诗古文数大册，予为之反复吟哦者，凡屡月而毕业焉。集中之作，半出于穷愁劳苦、友朋羁旅之馀。然按之以古君子立言之旨，如予前所云云者，其有不合焉者，亦寡矣。吁！非言之诚而能若是乎？非其立品之有素，殖学之已深，而能以诚立言若是乎？虽然，古之君子不得已而后有言，以北溪之品与学，而终其身于穷愁羁旅中，是亦有不得已者乎。吾又愿读北溪之诗与文者，毋徒以诗人、文人目之也。

养素堂碑记　范来宗

距吴江五十馀里，曰平望。平望东数里，曰上沈。上沈有清游观者，即福德道院也。按其碑，元至正甲申，道士金悟真开山。明宣德甲寅、天顺癸未，住持戴南公、黄崇理、吕祖阳相继重修。迨国朝雍正间，嗣席无人，守宇亦陊剥圮危矣。乾隆己未，院中铁树忽花，人以为异。乃有平望元天宫道士沈虚白入院主持，毅然以振兴为己任。绅士踊跃，乐为之助。仅一载而玉皇阁、三元殿成。山门及斋寮、厨湢之所不可无也，遂次第营之，并置斋田五十亩。其徒杨春芳、唐士元、杨本源戮力赞勷以葳厥事。岁乙未，徒孙巴纯一增建养素堂，以待宾客之往来。院之规模备矣。庚戌秋，纯一以记来请，且曰："吾师祖虚白沈公复兴此院，而前明兴此院者戴南公师事华阳沈真人，亦号虚白，又一异也。不为之记，何以告诸方垂来者？"余

嘉其志，爰叙本末，俾勒诸石。

书《乳初轩遗诗》后　王芑孙

吾先友赵约亭先生，德人也。不当以诗论，即诗亦未足以载其人。而今往矣，所可见者惟诗。于是其子齐峄等以属予与琢堂为之审定。呜呼！予与约亭缔交忽忽四十年，当时所与追从下上，独予与琢堂犹在。其子之来问于两人，宜也。然古者，一书不两序。琢堂既序之详矣，又奚取予之重僝也哉？乃为之书其后曰：君为人长身玉立，赪鼻多髭，轩然众中，望而知其非凡流也。生平以文字、友朋为性命，多识于前言往行。与人温温无所町畦，而可不可历然胸次。奋欲自见于时，累试辄绌困甚，有田数百亩，斥弃殆尽。不得已出为金匮学官，居之二十年，无疾坐化。君四子皆能读书，补诸生。一孙以选贡试于廷，冠其曹，为刑部七品官。君往尝试此，俛得而失之，乃收报于其孙。予与琢堂未尝不快之，而惜君之弗及睹也。予与琢堂皆少君十馀岁，君折年辈与讲昆弟之好，申之以婚姻，琢堂为子娶其第五女，予为子娶其少女。晚岁，又数数过从往来，契密最久，未有如三人者，不宜无一言以塞其子若孙之请，于是乎书。